

楔子

天会老？地会荒？花会残？月会缺？海会枯？石会烂？每三个字以后，全是一个问号？但下面不同了，八个字以后，竟是一个惊叹号！“致爱纯情不会磨灭！”这是什么？这是一方墓碑！——一方形如令箭、高才尺许的小小墓碑——方矗立在一座小巧玲珑、抔土二尺的小坟头前的墓碑。坟前、坟后、坟左、坟右——也就是除了这方墓碑以外的小坟周围，栽着七株蔷薇花，是从哪里觅来的奇异品种？七株七彩，人世罕闻，色呈红、黄、蓝、白、青、橙、紫。坟头太小，其中埋的是人？不是！埋的是兽？也不是。只是半朵花——半朵嵌在石匣之中、精工巧手所雕凿的“紫玉蔷薇”。休看轻这一座蔷薇坟，它的声名，几乎远盖当世武林的八大门派。

蔷薇坟地在岷山金玉谷底，据传说，凡属武林儿女，只要彼此真诚相爱，环境却加阻隔，难圆夙愿，便可设法双双同到蔷薇坟前，献上两朵蔷薇鲜花，低声诵读坟前碑文，即能获得神奇愿力，从此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终于鸳鸯梦遂，金玉盟谐，有情人得成眷属。

但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只要一到岷山回头峰前，便会遭遇各种意想不到的障碍阻挠，极少有人能克服万难，越回头峰、度扞心壑，而进入金玉谷中，在蔷薇坟前供奉鲜花、低诵经文，获得使月终圆、使花终好、使人终合的神奇愿力。

为什么？这是不是默默上苍不容人轻易称心如愿？一定要在事前加以种种磨折，使经过刻苦奋斗方始获得的爱情果实，更香！更美！

九十春光已逝，如今正是芙蓉红沼、薜荔绿墙的初夏季节。

夜，好静，好沉，尤其好闷。

蓦然间，黑云掩月，金蛇掣空，豆粒大的急骤雨点，笼罩了整座岷山。

风狂得慑人！雨大得慑人！并在风狂雨大之中，不时震响着慑人的霹雳。

细将风教入章回

诸葛青云

从小跟随家长，足迹流转国内。就学于北平、上海等地时，便嗜读“武侠小说”成痴，还珠的“蜀山”、“青城”，朱贞木的“罗刹夫人”、“七杀碑”，郑证因的“鹰爪王”，白羽的“十二金钱镖”，平江不肖生的“火烧红莲寺”，赵焕亭的“洪扬豪侠传”，王度庐的“鹤惊昆仑”等名著，都看得我神游其中，废寝忘食，甚至掩卷都能背诵！

等到了台湾，大学毕业，充任公务员时，因欲寻找副业，弥补微薄薪资，遂受友人暨出版社怂恿，仗国学修养、地理知识，暨腹中“武侠存货”，试为“侠稗”写作，冀能“煮字疗饥”！

有意栽花，花多难发；无心插柳，柳竟成荫？谁料得到起初仅想辛苦笔耕、略助浇裹的“副业”，竟成为谬获众嗜、欲罢不能、无法甩脱的“专业”，成为“相当累”，但也“相当有趣”，多交了海内外无数“知音朋友”的专门“爬格子动物”！

星、马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通报”、“新明日报”，泰国的“星暹”、“京华”，香港的“成报”、“快报”、“新报”、“星岛”、“工商”、“华侨”，日本、韩国以及菲、美的“侨报”，加上台湾本土的各家报刊，同时都有“连载”。我几乎日撰万言，要写十个长篇以上，才略堪应付！这一篇，正在卿卿我我，妾意郎情；那一篇，却剑底飞魂，刀头舔血，情绪要不停转变，汗水要不停滴落，手脑要不停劳动思索。这工作，有“荣誉感”，也有“空虚感”！换言之，这种“消耗心力，娱乐别人”的“特殊职业”，是乐事，也是“苦事”！！！！

同文中，着实有几位老友，都是“超超好手”！金庸的“深厚学识”，古龙的“新颖才华”，卧龙生的“沉美笔力”，高阳的“丰特史眼”，都是足令我倾心拜手，深愿“尊之为师”、“敬之为友”的！

可惜，金庸住得远，港台非迤，海天相隔，致疏亲近；古龙和高阳，又谪期已满，先弃“红尘”；只有一位“卧龙生”（牛鹤亭兄），和我彼此所居，近才数里，可以常相往还。说也有趣，“诸葛”、“卧龙”，关系本妙，一个是“出山之龙”，一个是“在山之龙”，只不知两岸的“出版社”与“读者”中，有没有肯“三顾茅庐”，赏我们饭吃，要我们“六出岐山”，“七擒孟获”，为他“鞠躬尽瘁”而已？

卧龙生迁移新居，写副“对联”，送他补壁，彼此的关系、成就，以及抱负，于其中略见端倪，录供知音一粲！！！！

“铸侠骨，状奇行，与君以玄思妙想齐名，各有声华惊海宇！
振黄魂，扶正气，劝人持大孝精忠立世，细将风教入章回！”

第一章 花残月缺

倒转银河，斜鞭紫电，狂飏乱卷，天鼓频挝，在这样的风雨之下，岷山似乎被苍天的震怒所惊，让那沉重漆黑的夜幕，把它紧紧覆盖，只有震耳欲聋的横空霹雳带来的奇亮电光，才会偶然把岷山所披的这件神秘外衣轻轻掀开一角。

风狂吼，雨狂倾，电狂闪，雷狂鸣，在这样的情景之下，这样的浓夜之中，回头峰后，扞心壑底，金玉谷中，蔷薇坟前，这亘古以来便少人迹的地方，居然有人发出一声悠长的叹息！

叹息之声虽然轻微，但其中却似含蕴着不知多么沉重的愁苦、忧伤和怨毒之意？

如此深夜，如此风雨，是谁在这象征着“至爱纯情”的蔷薇坟前，发出如此愁苦、忧伤的沉痛叹息？

突然，又是一声震天霹雳击下，电光耀目疾闪，蔷薇坟前竟孤独地伫立着一个体态绝美的玄衫少女！

风雨，湿透了她的单衣，却掩不住她动人的丰姿和窈窕的体态。但电光过于短暂，而玄衫女子的脸上又自额间垂下一幅细纱，以致无法得见她的庐山面目。

短暂的电光闪后，是一片短暂的沉默，跟着第二声霹雳击下，第二道电光闪起，玄衫女子动人的娇躯竟起了一阵剧烈颤抖，银牙微咬，莲步轻移，往那代表神秘灵奇的蔷薇坟前走近两步，两只手掌，渐往胸前合什。

这时，风声转弱，雨势渐收，但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之中，却发出一个苍凉低沉的人声说道：“来人止步，你有两般规定未合，不准到蔷薇坟前瞻拜诉愿！”

玄衫女子闻言，愕然却步凝立，两道炯炯的眼神，似乎透出面纱，望向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又复说道：“第一，你似乎未带蔷薇鲜花在坟前供献？……”

玄衫女子的娇躯不禁又是一震，暗舒左掌，瞥眼偷窥，她掌中握着的一朵蔷薇残花，花瓣均已散乱零落，并枯萎得成了紫黑之色。

苍凉的人声是在坟后发出，自然未曾注意到玄衫女子的这些细微动作，继续以低沉的口音道：“第二，凡属来这蔷薇坟前诉愿之人，必需是至爱纯情、成双成对的武林儿女，你独身来此……”话音未了，一连声的悲凄苦笑，突然发自伫立蔷薇坟前的玄衫女子口中，宛如空山鹃泣、巫峡猿啼，令人闻之心酸。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也被这玄衫女子苦笑得有些莫名其妙起来，讶然问道：“你如此苦笑，究竟是何用意？”

玄衫女子突然自面纱之内垂落两行珠泪，但立时借着整理鬓间乱发暗地拭去，反向蔷薇坟后暗影中人冷冷问道：“你能不能代表这座蔷薇坟与我答话？”

暗影之中的苍凉人声咦了一声，接口答道：“我是‘蔷薇使者’，守护蔷薇坟，掌管‘蔷薇诉愿’，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怎会不能代表蔷薇坟与你答话？”

玄衫女子银牙微挫，低低哼了一声说道：“三年以前，我与我心上人，

不辞千里、历尽艰苦地远上岷山，越回头峰，度扪心壑，穿金玉谷，来到这蔷薇坟前，恭献了两朵蔷薇鲜花，同声低诵碑文，祈求神奇愿力，使我们之间排除万难，得谐永好……”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听到此处，插口说道：“守护蔷薇坟的蔷薇使者共有三人，每三年轮值一次，你上次来时，应在第二蔷薇使者的值勤期间，我是第三蔷薇使者……”

玄衫女子不等对方话毕，又复说道：“谁知蔷薇坟的神奇愿力却徒具虚名？我们未曾来此以前，彼此倒还誓海盟山，两心如一。但来此祈求愿力以后，心上人变作负心人，居然盟誓成虚，移情别恋，使我月缺花残，碎心铸恨！”

暗影中的苍凉人声仿佛有些不信，发话问道：“你所说可是实情？怎么月缺花残……”

玄衫女子又是一阵凄声厉笑，打断对方话题，伸手把自己脸上所覆的面纱，一揭而起。

此时风雨已停，彤云尽散，星月微光映照之下，只见这玄衫女子的年龄约莫二十二三，右半边面颊如花似玉、娇艳绝伦，但左半边面颊却满布紫黑疤痕、丑如鬼怪。

玄衫女子重又松落面纱，幽幽长叹一声，咬牙说道：“自称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我要向你请教，我被当年同在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之人害成如此光景，是不是月缺花残？是不是碎心铸恨？故而今夜在疾雷闪电、狂风暴雨之下，重来蔷薇坟前，就是要毁却这座根本蠢蠢无灵的妖坟，免得再复害煞多少跋涉万水千山、抱着满怀希望来此献花诉愿的武林痴情儿女！”

话完，双掌当胸，合什一拜，一股奇强无比的劲气罡风，便自照准蔷薇坟头，疾卷而出。

玄衫女子内家真力所化的劲气狂飚刚刚出手，蔷薇坟后也复吹来一阵微风，但这阵微风虽然平淡无奇，却似隐蕴着一种极其祥和的无比威力，未使玄衫女子感受丝毫震荡，便将她所发的看来颇为凌厉的劲气狂飚，轻轻化去。

玄衫女子也是当今武林八大门派之中的一流好手，生平纵横江湖，尚未见过如此神奇的武学。方自微愕却步，蔷薇坟后沉沉暗影中的“蔷薇使者”也诧然发话说道：“蔷薇愿力不会无灵，蔷薇坟岂容轻毁？你方才所用的‘般禅掌’已达九成火候，莫非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凌波玉女’柴无垢么？”

玄衫女子被“蔷薇使者”从所施的“般禅掌”上一言道破身份，不由颇为钦服对方眼力之强，知识之广。银牙微咬，恨恨说道：“柴无垢痴情铸恨，落得这般光景，不仅本身蒙垢，连罗浮派均觉贻羞，你还吹嘘什么蔷薇愿力？”

话音了处，伤心怒火又腾，再度凝气调元，觑定蔷薇坟头，欲待举掌全力击出。

“蔷薇使者”见状，在暗影中沉声发话说道：“柴无垢，你切莫恃技骄狂，自寻无趣；等我问完事实，倘若蔷薇愿力真个无灵，这座蔷薇坟，由我召集三位蔷薇使者，自行毁去就是！”

“凌波玉女”柴无垢自“蔷薇使者”以一阵祥和微风，在无形中化去自己傲视江湖的“般禅掌力”一事之上，早看出对方武学神奇，高到不可思议

地步。闻言遂收掌不发，扬声答道：“你要问便问，柴无垢知无不言，言无不实。”

“蔷薇使者”问道：“三年前你与何人同到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

柴无垢略一迟疑，低声答道：“‘龙飞剑客’司徒畏。”

“蔷薇使者”诧然说道：“‘龙飞剑客’司徒畏是‘点苍三剑’之一，当代武林八大门派之中，互有嫌隙，点苍、罗浮两派，结怨尤深，你既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怎会又与

点苍派主要人物中的‘龙飞剑客’司徒畏两情相洽？”

柴无垢愤然答道：“就因为司徒畏与我两意相投，而罗浮、点苍两派又势如水火，才不辞万水千山，来这蔷薇坟前，献花诉愿。司徒畏在金玉谷外摘了三朵蔷薇鲜花，各持一朵，献在坟前，另一朵则由司徒畏替我插在衣襟之上。”

“蔷薇使者”听得低声赞叹说道：“这段故事真够美丽，足令人荡气回肠。”

“凌波玉女”柴无垢银牙微咬，举袖拭去自黑纱面罩之内滚落腮边的点点泪珠，恨声说道：“你说得不错，但美丽的背后是凄凉，荡气回肠的结果是不堪回首！司徒畏插在我衣襟上的那朵蔷薇花，虽已萎残变色，仍为我仔细珍藏，而我却被他用‘紫焰神砂’把容颜毁到这般地步。”

说完，情思难禁，娇躯又是一阵剧烈颤抖，愤然拈起左掌中那朵已成紫黑色的蔷薇残花，一瓣一瓣地细细撕碎。

雷雨虽歇，山风犹劲，“凌波玉女”柴无垢手中的蔷薇碎瓣，一丝一丝地随风飘扬，颊上则不断滚落泪珠，弄得她那件为风雨所湿、刚刚略见干干的玄色长衫胸前，又是一片模糊泪渍。

“蔷薇使者”也暂时默默无声，蔷薇坟前，形成一刹那的凄凉沉寂。

“凌波玉女”柴无垢抛去手中最后一瓣蔷薇碎瓣，目注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冷然问道：“蔷薇使者，我的话已讲完，月缺难圆，花残莫续！己身既然铸恨，何必再贻害后人？这座蔷薇坟，究竟是由你来毁？还是由我来毁？”

“蔷薇使者”闻言，又复沉默片刻，缓缓答道：“你三年以前，来此诉愿，结果不但无灵，反而铸恨，则这蔷薇坟委实该毁。但你能不能把毁坟之举，再复延缓三年？”

柴无垢愕然问道：“你既认为应该毁坟，则何必要延缓三年作甚？”

“蔷薇使者”答道：“我想延缓三年时光，是要调查你与‘龙飞剑客’司徒畏这段情孽纠缠的详细因果，倘若司徒畏当日与你在蔷薇坟前诉愿之时毫无别意，确系真情，中途负心，又无其他因素，则三年后此日，由我们蔷薇三使者邀集武林八大门派掌门人，共毁此坟。否则，蔷薇三使者一向愿花常好，愿月常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誓以此项愿力，为你与‘龙飞剑客’司徒畏排除万难，务使缺月重圆，残花再好，并希望你们能在这蔷薇坟前缔结良缘，把罗浮、点苍两派的积怨深仇，也因此而化成一团祥和之气。”

“蔷薇使者”的这一番话，委实充满悲天悯人的无边愿力，听得那位心比天高、命如纸薄，怀着满腔激愤奇哀，盛怒而来的“凌波玉女”柴无垢，心头魔障渐消，灵明渐朗，不由自主地跪在蔷薇坟前，合掌当胸膜拜不已。

“蔷薇使者”知道这是柴无垢明心见性的表现，故而由她在坟前膜拜，只是微叹一声说道：“女孩儿家天性爱美，你容貌被点苍派独门暗器‘紫焰

神砂’所毁，可能连罗浮山都不敢回，怕见你的掌门师姊。”

“凌波玉女”柴无垢被“蔷薇使者”道中胸怀，不由幽幽一叹，但“蔷薇使者”又复说道：“故而我第一件事，便拟为你先复容貌

柴无垢缓缓自蔷薇坟前站起身形，摇头苦笑说道：“点苍派的‘紫焰神砂’，向称点苍山步虚道观镇观四宝之一，中含七种奇毒，厉害绝伦。据‘商山隐叟’赛韩康说，我虽然得他妙药疗治，死里逃生，但左颊伤疤，却非用东海‘千年芝液’及大雪山‘朱红雪莲’两种武林圣药配合调敷，否则无法复原。这两种罕世灵药，一种生长在素与我师姊冰心神尼不大和谐的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所居的玄冰原中，另一种则在潜修东海、向不与世人往还的一钵神僧卓锡的钓鳌礁上，却教我怎生……”

“蔷薇使者”听到此处，哦了一声，截断柴无垢语音说道：“原来你受伤以后，曾经求治于当世医道第一的赛韩康？他说得对，这两桩灵药委实珍贵，稀世难求。但大雪山‘冰魄神君’申屠亥与我尚有渊源，东海一钵神僧也或可打打交道，我既发愿力，何辞东海西陲？你在今年的九九重阳，到商山天心坪的赛韩康居处，听我好音便是！”

“凌波玉女”柴无垢喜心翻倒，兼之感激无穷，望坟再拜，然后回身举步，玄衫飘飘，刹那之间，便自隐入金玉谷内。

蔷薇坟后的“蔷薇使者”见柴无垢去后，微叹一声，渐次自那沉沉暗影之中举步走出。

星光隐约，蟾彩依稀，就在刚见坟后飘起一角灰袍，尚未看出这位愿花长好、愿月长圆、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的面目形相之时，突听他咦了一声，身形又复退隐入那沉沉暗影之中，讶然自语说道：“怎的又有人来？今夜我这蔷薇使者的生意倒是蛮好。”

果然，略过片刻，一条黑影自金玉谷中闪出，接连几纵，便到达蔷薇坟前，轻功身法，似较刚刚离去不久的“凌波玉女”柴无垢，稍稍逊色，但也算是上乘路数，只不过火候微差而已。

来人向坟前缓步走出，危崖暗影，星月微光照耀之下，竟是一个约十七八岁，猿臂蜂腰，剑眉星目，相貌身材均极其英挺，青衫飘拂的俊美少年。他双手捧着一朵紫色蔷薇鲜花，恭恭敬敬地献在坟前，但并未拜倒，只是微一抱拳，便目注蔷薇坟前那方形如令箭、高才尺许的小小墓碑，照着碑文，低声诵念道：“天会老？地会荒？花会残？月会缺？……”

低诵至此，坟后暗影中的“蔷薇使者”便即发话说道：“少年人莫诵碑文，蔷薇坟自今夜开始，暂时封锁三年，在此期间，不赋蔷薇愿力！”

· 9 ·

青衣少年闻声微愕，目光凝注坟后暗影问道：“尊驾何人？”

“蔷薇使者”答道：“我是掌管这蔷薇坟一切事务的蔷薇使者。”

青衣少年闻言，一声冷笑，继续低诵着蔷薇坟前的碑文道：“……海会枯？石会烂？至爱纯情不会磨灭！”

“蔷薇使者”见这青衣少年根本漠视自己所说，不由诧异问道：“我已告知你，这蔷薇坟在三年以内暂停赋予蔷薇愿力，你还诵那碑文作甚？”

青衣少年冷冷反向“蔷薇使者”问道：“这蔷薇坟暂时封锁之事，你可曾昭告武林？”

“蔷薇使者”想不到对方有此一问，只得应声答道：“不曾。”

青衣少年又复问道：“你可曾在回头峰上，扞心整口，金玉谷中，悬牌

相示？”

“蔷薇使者”默然不答，青衣少年道：“你一未昭告，二未悬牌，则我不辞千里远来，自然应有在蔷薇坟前恭献鲜花、低诵碑文的诉愿之权。并且，除非你自认这座蔷薇坟虚幻无灵，否则便应该如同传说一般，赋予我蔷薇愿力。”

“蔷薇使者”居然被这神情高傲、语利于刀的青衣少年辩得几乎无语可答。微一沉吟，缓缓说道：“就算如此，你依然难获蔷薇愿力，因为你与蔷薇坟的规定未尽副合。”

青衣少年讶然抬头问道：“我已献过鲜花，诵过碑文……”

“蔷薇使者”接口说道：“到这蔷薇坟前诉愿之人，一定要是互相至爱纯情、成双成对的武林儿女……”

青衣少年不等“蔷薇使者”说完，便即仰首长空，发出一阵纵声狂笑。

“蔷薇使者”对这位少年人简直有点头痛，沉声问道：“少年人，为何发笑？”

青衣少年两条剑眉往上一轩，目中闪射奇光，又复反向“蔷薇使者”问道：“蔷薇使者，你到底讲不讲理？”“蔷薇使者”如今业已深知这位少年人物强傲难缠，遂哼了一声说道：“你又找到我什么错处？”青衣少年应声说道：“我若已有与我情投意合、能够双双相伴千里长途的心上人儿，岂不早就誓海盟山、月圆花好？何必还眼巴巴的远上岷山，来到这蔷薇坟前诉愿？”这几句话，听得那位“蔷薇使者”既觉无法相驳，又觉有趣地失笑问道：“听你这样说法，大概虽已有了心上人儿，但只是你爱人家，而人家却并不爱你！”青衣少年俊脸微红，摇头说道：“我确实很喜欢她，但却不知她喜欢不喜欢我，所以才跑到这蔷薇坟前，祈求蔷薇愿力。”“蔷薇使者”此时对这青衣少年的印象，已由强傲难缠逐渐转变成颇觉对方天真有趣，遂笑着问道：“你们二人相处多久，她叫什么名字？是哪一派中弟子？”青衣少年闻言，双颊竟自红上加红，摇头答道：“我们共只见过一面，既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也不知道她是哪一派中弟子。”“蔷薇使者”听得不禁连连苦笑，暗想今夜来这蔷薇坟的一男一女，所需为助之事，委实过份离奇，只怕非把自己这名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使者，累得个心力交瘁不可。但越是离奇，也越发引起这位“蔷薇使者”的兴趣，遂继续向青衣少年问道：“你既不知道她的姓名门派，总该把自己的姓名师承告诉我了！”青衣少年接口说道：“我叫夏天翔，你最好只帮我的忙，不要多问其他。因为我师傅脾气太怪，不许我随便告诉人，反正我不是当今武当、峨嵋、少林、昆仑、祁连、雪山、点苍、罗浮等八大门派之中任何一派的弟子。”

“蔷薇使者”听了青衣少年夏天翔这种答话以后，只得暗暗摇头，蹙眉苦笑道：“你这种无头无尾的忙，委实叫我太以难帮！那位姑娘在容貌身材，或是衣着兵刃方面，可有什么特殊之处？”

夏天翔想了一想，点头笑道：“有，有，有，当日我在湖南九疑山麓，远远瞥见她骑的是一匹青骢宝马，身穿墨色披风，所用兵刃，则因距离过远，未曾看清，但不是跨虎篮，便是吴钩剑！”

“蔷薇使者”嗯了一声，略作寻思，夏天翔又复说道：“她那匹青骢马委实跑得太快，等我赶到近前，早已鸿飞冥冥，留在地上的，只是裂脑飞头、洞胸剖腹的‘祁连四鬼’！”

这末后数语，听得“蔷薇使者”微觉一惊，接口问道：“她单人匹马，

居然能杀却武功并不太弱，并各怀毒技在身的‘祁连四鬼’？”

夏天翔的俊脸之上，自然而然地现出一种佩服的神色答道：“杀得不但容易，而且极妙极快！我在九疑山腰遥见她被‘祁连四鬼’拦路邀斗，但不等我把这区区百来丈路途赶到，‘祁连四鬼’便已名副其实！”

“蔷薇使者”听到此处，暗忖自己既已立意暂时封闭蔷薇坟，亲出岷山，查究“龙飞剑客”司徒畏与“凌波玉女”柴无垢的一段情孽纠缠，则便中何妨索性管管夏天翔这桩一厢情愿的片面相思，以试试蔷薇愿力是否无事不验？

主意既然打定，遂向夏天翔说道：“你这桩心事虽属可笑，但听来似出至诚，故而我破例赋与你三年之内不会再有的蔷薇愿力。”

夏天翔闻言，俊脸上方自现出一片高兴神色，“蔷薇使者”又复说道：“但莽莽江湖，茫茫人海，要寻得你口中所说的那位姑娘，并化消有关的百劫千难，护持你们地久天长，情投意合，委实太非易事。”

夏天翔点头接口说道：“我知道难，不难也不会千里迢迢的前来此地。”

“蔷薇使者”说道：“你这桩心愿的完成期限，定为三年，但自今夜开始，你就要照我所说的行事。”

夏天翔点头答道：“我要你帮忙，自然听你指挥，但三年期满，假如愿力无灵，却莫怪我要以一颗‘乾天霹雳’，把这座蔷薇坟夷成平地。”

“蔷薇使者”听夏天翔如此说法，不禁暗叹这座蔷薇坟大概真将劫数临头，遂低哼一声说道：“怪不得你说你不属当代武林八大门派中人，原来竟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弟子，据我所知，皇甫翠的‘乾天霹雳’又名‘死珠’，虽然威力奇强，号称足可震山摧岳，但为数却仅三粒，你年轻气盛，身怀此物，万不能随意滥发，致造无边杀孽。”

说到此处，突然扬声问道：“蔷薇愿力若三年无灵，你便将用‘乾天霹雳’夷平蔷薇坟，但假如愿力有灵，又待怎说？”

夏天翔想了一想，剑眉双挑，正色答道：“你这句话问得有理！假如愿力有灵，等你死后，我与那位姑娘便继任蔷薇使者，誓尽所能，使花长好、使月长圆、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

这种答话，听得“蔷薇使者”高兴异常，自蔷薇坟后的沉沉暗影中，发出一阵充满祥和意味的“哈哈”大笑。

笑完，继续说道：“如今我要你去做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持我一片‘蔷薇令’，到东海钓鳌礁拜谒一钵神僧，求他见赐两滴千年芝液。第二件是趁着这一趟数千里长途，顺便寻觅一位踪迹靡定的‘天涯酒侠’慕无忧，因此人江湖阅历之丰，当世无二，寻得以后，他或许能指点出你在九疑山所见的那位姑娘的来龙去脉。”

夏天翔含笑点头，“蔷薇使者”又在暗影之中向他抛过一物说道：“这片‘蔷薇令’必须好好保存，不可遗失损坏。你求得千年芝液以后，不论是否寻获‘天涯酒侠’慕无忧及那位姑娘的踪迹，均要在本年九九重阳，赶到商山天心坪当代神医赛韩康的居处，听候我分派。”

夏天翔伸手把“蔷薇使者”抛来的“蔷薇令”接住一看，原来是片紫玉所雕的蔷薇花瓣。知道“蔷薇使者”既然这等说法，此物必甚重要，遂仔仔细细地揣在怀中，向蔷薇坟微一恭身施礼，回头展开轻功，驰往金玉谷内。

穿金玉谷，登扞心壑，越回头峰，这一路所经景色均极清幽，夏天翔来时既因正值疾雷猛作，暴雨如倾，胸头又有心事，以致无暇赏鉴。如今业已

求得虽甚虚无缥缈，但颇足安心的蔷薇愿力，雷雨亦停，自然情怀旷远，逸兴遄飞，一面飘然举步，一面眺览这岷山夜景。

时令虽属初夏，但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飒飒凉风，依然吹得人满襟寒意。

夏天翔刚刚驰下回头峰，眼前地势，左边是一排峭壁，右边是片小小森林，突然听得身后峭壁之间“刷刷刷”低微三响。

“北溟神婆”皇甫翠武功之高，性情之怪，在当代武林之中极称难缠，连八大门派的掌门人，均曾告诫派中弟子不许轻易与之结怨。故而夏天翔虽然仅得皇甫翠六七成传授，一身功力，已非小可，入耳便知这三声微响颇似剑风，遂身形略闪，一式“弱柳飘丝”，横飞出八尺以外。

足尖方始点地，身后“夺夺”连声，夏天翔回头看时，一株古松的巨干之上，并排插着三柄长不逾尺的金色带翅小剑。

夏天翔年岁虽轻，对武林中主要门派的特殊兵刃暗器，却颇有所闻，一见之下，愕然自语说道：“点苍金翅剑，三柄连飞，来人莫非是‘点苍三剑’中的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

峭壁间一大盘藤蔓之后，凌空飞起一条黑影，用的是“神龙渡海”身法，天矫轻捷，纵向松林，并低声说道：“此处未离回头峰，仍属蔷薇禁地，不便惊扰，我且在这片松林以外等你一会。”夏天翔冷笑一声道：“堂堂‘点苍三剑’居然也怕‘蔷薇使者’？……”话犹未了，对方人影早已隐入松林。

夏天翔因幼受“北溟神婆”皇甫翠的怪僻熏陶，性情自亦极为刚强高傲，提气飞身，跟踪猛扑，不顾凶危地随后也复抢进松林之内。

这片松林深约半里，夏天翔赶到林口，果见一位身材颇为英挺的黑衣蒙面之人，在微弱月光之下，肩插长剑，傲然卓立。夏天翔虽然一向傲不服人，但知“点苍三剑”威震武林，极称难惹，遂亦真气微凝，功聚双掌，一声轻咳，缓步上前。

黑衣蒙面之人一见夏天翔如此年轻，似出意外，但又诧异对方那等大迈迈的高傲神情，淡笑一声，发话问道：“朋友不避雷雨，深入岷山，并自回头峰上走下，不知来意为何？是否到过蔷薇坟左近？”

夏天翔颇嫌对方神情托大，冷冷答道：“既上回头峰，怎会不拜蔷薇坟？既拜蔷薇坟，自然是为了祈求蔷薇愿力。你这些话，岂非多问？”

黑衣人被夏天翔顶撞得愕然无语，夏天翔咦了一声，又复说道：“你这人怎的只会问人，不会答话？你适才以三柄带翅金剑联飞示威，是不是‘点苍三剑’中的‘龙飞剑客’司徒畏？”

黑衣人傲然一笑，伸手肩头拔剑，青芒冷射，一阵龙吟，夏天翔不禁微退半步，探手青衫襟底。

谁知黑衣人拔剑在手，并非发招攻敌，只用剑尖斜斜一挑，便把脸上的蒙面黑巾挑得飘飞数尺以外。

黑巾覆盖之内，是张年约三十一二，但英朗俊美的程度决不输于夏天翔分毫的白净面庞，而最引人注目的，则系在两条斜飞入鬓的剑眉当中，生有一颗大如黄豆的殊砂红痣。

这柄青芒闪烁的长剑，这颗双眉之间的殊砂红痣，以及这副英挺潇洒的风神，正是在武林中曾获盛誉的“龙飞剑客”司徒畏的模样。

夏天翔目光向这位“龙飞剑客”司徒畏上下微一打量，依旧以那种毫不买帐的高傲神情，冷然说道：“你何苦如此张致？一个‘龙飞剑客’有什么

大了不起？就是你们点苍派的掌门人，点苍第一剑铁冠道长在此，也未必就看在我的眼内。”

司徒畏目闪精光，略注夏天翔，晒然不屑问道：“朋友年岁轻轻，出语甚狂，你究竟姓甚名谁，师承何人？是哪一派门下弟子？”

夏天翔一阵狂笑，朗声答道：“我叫夏天翔，不属武林中任何门户，也与你们点苍一派素无恩仇。你如不信，无妨以那柄青芒剑赐教几招，试试我的手法路数！”

“龙飞剑客”司徒畏手中长剑徐徐入鞘，摇头傲笑说道：“‘点苍三剑’不遇身份相若之人，向不出手……”

话犹未了，夏天翔剑眉双轩，沉声叱道：“你有什么身份？居然不知羞耻，腆颜自尊，你不斗我，我来斗你。”

话完探手青衫襟底，呛然微响，撒出一对锯齿钢圈，粗如人指，径约半尺，除了森森锯齿，隐蕴精芒，似颇锐利以外，其他毫无奇处？

“龙飞剑客”司徒畏平生足迹几遍江湖，却居然认不出这对钢圈的用法名称，不由微吃一惊，傲气稍抑，知道面前巍然卓立的青衣少年夏天翔，可能是哪位隐迹奇人的门下，必定大有来历。

眉峰微蹙之下，心头一转，摇手笑道：“夏朋友既然自称与我点苍一派素无恩仇，则彼此何必过手？司徒畏向你请教一事，可使得么？”

对方一换笑颜相向，却弄得夏天翔手握一对独门兵刃三绝钢环，空自满怀争胜之心，而告无法进手，只得皱眉答道：“你要问什么？”

“龙飞剑客”司徒畏索性换了一副和颜悦色，微笑问道：“夏朋友既已瞻拜蔷薇坟，则必然经过扞心壑、金玉谷等处。请问你在这一路之间，可曾遇见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凌波玉女’柴无垢？”

夏天翔摇头答道：“进出蔷薇坟虽只有这一条路径，但我却不曾遇见你所说的‘凌波玉女’柴无垢！”

司徒畏一面倾听，一面向目光凝注夏天翔，似在估计对方所言有无隐瞒，是否正确？

夏天翔见状，两眼一翻，怒声问道：“你难道不相信我所说的话么？”

司徒畏好似对夏天翔这等狂傲的语气深为不满，但仍竭力忍耐，蹙眉摆手说道：“我并不是不相信你所说之话，但根据密报，这贱婢间关千里，远奔岷山。难道她竟不是来拜蔷薇坟么？”

夏天翔咦了一声说道：“‘凌波玉女’柴无垢人如其名，孤芳自赏，冷艳无双，在武林之中声名极好。你为何要对她暗地追踪？以图……”

“龙飞剑客”司徒畏目光略瞥松林后方回头峰的巍峨耸拔的暗影，好似回忆前尘，微叹一声，缓缓说道：“三年前，我与柴无垢曾经携手来此，同拜蔷薇坟，恭献鲜花，低诵碑文，祈求蔷薇愿力……”

夏天翔不等司徒畏话完，便即接口问道：“你既然与她有过这样一段感情，怎的适才语气之中……”

话方至此，松林中突然响起一片银铃似的娇脆语音，“咯咯”笑道：“小兄弟，你也是刚拜完蔷薇坟，难道就忘了坟前碑文所说的‘天会老？地会荒？花会残？月会缺？’这几句话，确实讲得不错，只不过应该把否定语气，改成肯定语气而已。美人最重颜色，柴无垢既已‘花残月缺’，司徒畏还和她谈的什么‘地老天荒’？何况……”

说到这里，人已轻盈曼妙地缓步出林，是个妖艳无俦、年约二十四五的

着粉红衣裙的少妇。

少妇走到“龙飞剑客”司徒畏身旁，两道荡逸无比、勾人魂魄的秋波，深深一注夏天翔，继续笑道：“何况点苍派与罗浮派结有宿怨深仇，誓不两立，每隔七年，即约地决斗，大动干戈。司徒畏身为‘点苍三剑’之一，纵然有意怜花，亦复无从释怨！何况……”

夏天翔看不惯这粉衣少妇的妖淫神色，由衷厌恶地哼了一声，问道：“左一个何况右一个何况，你哪里来的这多……”

粉衣少妇瞟了“龙飞剑客”司徒畏一眼，风情万种地截断夏天翔的话头说道：“何况，他如今业已有了我呢？”

夏天翔越看粉衣少妇的这种情形越觉有气，剑眉双蹙，冷冷问道：“你是个什么东西？”

“龙飞剑客”司徒畏见夏天翔说话过份难听，脸上神色业已微变，但那粉衣少妇却仍毫不在意，哟了一声，“咯咯”笑道：“小兄弟，你人倒长得英俊绝伦，令人喜爱，说话怎的这么不客气？我在武林之内的名头，不会弱于‘凌波玉女’柴无垢，你有没有听说过祁连派中的‘桃花娘子’靳留香？”

夏天翔不答所问，却自目注“龙飞剑客”司徒畏，嘴角微撇，满脸不屑之容，仰首长天，发出一阵纵声狂笑。

司徒畏明知夏天翔决无好话，但仍不得不皱眉问道：“夏朋友为何发笑？”

夏天翔笑声一收，俊目之中神光暴射，沉声说道：“我未曾见你之前，以为‘龙飞剑客’司徒畏在点苍派中名声最好，定然是位顶天立地的豪杰英雄；谁知名过其实，依然是一名为色欲所迷、甘与无耻淫娃同流合污的江湖浪子。”

这几句话骂得太重，不但“龙飞剑客”司徒畏眉笼杀气、面罩寒霜，就连那位仿佛脸皮极厚的“桃花娘子”靳留香，眼角眉梢，亦复隐含愠色。

夏天翔又是一阵狂笑说道：“司徒畏，你何必装出这副样儿，夏天翔早存斗斗你们‘点苍三剑’之心，你怎不拔剑？”

司徒畏仍自矜持身份，冷然叱道：“要教训你这种乳臭未干、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小儿，司徒畏还用拔剑？”

夏天翔见对方不肯拔剑，遂把手中那对锯齿钢圈，觑准一株古松巨干，凌空掷出。

锐啸划空，精光电旋，“夺夺”连声之下，钢圈入木几半，震得这株古松枝干狂摇，松针纷落，威势竟比“龙飞剑客”司徒畏初现身时所发的那三柄金翅飞剑还要强胜不少。

夏天翔掷去锯齿钢圈，双掌一搓，傲然叫道：“司徒畏，你不拔青芒剑，我也不用三绝钢环，就赤手空拳地接你几招点苍秘学‘飞花掌’。”

“龙飞剑客”司徒畏见这夏天翔年岁轻轻，见识极博，竟能随口叫出点苍派中的上乘秘学，不由不暗里惊奇。但夏天翔知道他矜持身份，决不肯先行发招，竟自踏中宫，走洪门，一式“渴骥奔泉”，双掌挟着劲风，直向司徒畏胸前击到。

司徒畏见夏天翔这种打法过份骄狂，根本就未把自己“点苍三剑”的威名看在眼里，不由郁怒难禁，冷哼一声，足下微退半步，双掌齐推，凝集了八九成真力，硬接对方来势。

这时那位“桃花娘子”靳留香却退到一旁，口中低念“三绝钢环”四字，

仿佛有所思索。

夏天翔、司徒畏四掌一合，两人同觉脏腑微震，赶紧互相卸劲飘身，心中各有所感。

司徒畏更惊讶这位武功极好但傲不讲理的少年，究竟艺出何门？夏天翔则知道“点苍三剑”果然名不虚传，自己以十成劲力猝然出掌，未占丝毫便宜，足见火候尚差，再不能强傲硬拼，只可倚仗师门秘传神妙身法，与之一斗。

“龙飞剑客”司徒畏冷笑一声，攻势首先发动，他们点苍派素以一套“回风舞柳剑”、一百零八手“飞花掌”及几件奇绝兵刃暗器，与其他武林各派，争胜江湖。如今司徒畏知戒之下，不敢小视夏天翔这位年轻对手，一出手用的便是这套变化无穷的点苍秘学。

掌名“飞花”，自极轻灵美妙之致，尤其是在这位身材英挺、貌相风流的“龙飞剑客”司徒畏施展之下，身形招式，份外矫捷飘逸无伦，流水桥边，东风陌上，沉华共露，卷絮随风，简直把一天掌影，幻成了朵朵飞花，刹那之间，便将那心高气傲无比的小侠夏天翔，逼得险象环生，连连后退。

夏天翔这才知道点苍绝学，果然名不虚传，遂狂笑一声叫道：“点苍‘飞花掌’，果然名不虚传，但夏天翔立愿会尽天下绝学，你最好再赐教几手‘回风舞柳剑法’！”

话音落处，身形往右一翻，接连三转，足下也以一种极其奇妙而迅疾无俦的步法，进退回环，移形换位，居然在转瞬之间，便即脱出了司徒畏的飘飘掌影之外。

司徒畏枉称点苍派中三大高手之一，竟又认不出夏天翔所用奇异身法的来历名称，但真火已被勾动，双眉一挑，目射精光，点头朗声答道：“夏朋友一身艺业，果然不凡，司徒畏从命献丑，请你接我几招点苍俗技‘回风舞柳剑法’。”

话完，青芒电掣，一阵龙吟，夏天翔也傲然长笑飘身，纵到那株古松之前，把自己适才脱手飞掷、深嵌树干的一对锯齿钢圈取回手中。

就在这种剑拔弩张、双方即将再度交手的紧要关头，那位站在一旁、沉思甚久的“桃花娘子”靳留香，忽然娇喝一声：“且慢！”香风飘处，纵到两人之间，以一双水汪汪的目光略注夏天翔，“咯咯”荡笑说道：“小兄弟，我看出你的师承来了！你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心爱弟子，在不久以前，偷了她一颗‘乾天霹雳’，私自游侠江湖……”

“北溟神婆皇甫翠”七字一入耳，已使“龙飞剑客”司徒畏眉头深蹙，再听得夏天翔竟有武林中最称霸道的“乾天霹雳”在身，越发不愿轻结强仇，但斗意虽无，真火已平，那柄刚刚拔在手中的青芒剑，却不好意思自行还鞘。

夏天翔被“桃花娘子”靳留香叫破自己的来历，并说出偷取师傅“乾天霹雳”，私行游侠江湖之事，不禁脸上微红，心头暗诧，对方如何得知此讯？

靳留香偏头向司徒畏瞟了一眼，佯嗔说道：“你怎的还不收剑？我们与这位小兄弟萍水相逢，既未结一天二地之恨，更素无三江四海之仇，彼此比划两招，略为切磋，正好一笑而罢，难道真还要拿刀动剑的见真章么？”

“龙飞剑客”司徒畏趁机下台，微笑收剑，“桃花娘子”靳留香又转向夏天翔说道：“小兄弟，不要惊疑，我是从你自称的三绝钢环之上，才猜出你的来历，更曾听说你师傅因不放心你独闯江湖，又恐你不知厉害，滥用‘乾天霹雳’，还准备亲下北溟神山，来找你呢！”

话音到此略顿，换了一副荡逸入骨的娇媚神情，继续向夏天翔连瞟几眼，曼声笑道：“至于我们今夜之事，既然谁也不曾吃亏，便谁也不必记在胸中。常言道得好：‘萍水相逢总是缘。’异日江湖再遇，或者是小兄弟路过点苍山步虚道观，祁连山绛雪岩头，司徒畏及我靳留香，必有一番人情招待。”

说完，转对“龙飞剑客”司徒畏笑道：“柴无垢既然不曾来此，你又何必定欲寻她？不如把点苍、祁连两派联名的柬帖，派人径送罗浮，约请冰心神尼于明年立夏之日，到终南死谷一会！”

司徒畏好像对这位“桃花娘子”靳留香迷恋颇深，百依百顺，闻言之下，看了她一眼，微笑问道：“我们是否此刻就走，不到蔷薇坟去祈求蔷薇愿力？”

靳留香伸手往“龙飞剑客”司徒畏额间轻轻一点，荡声娇笑答道：“我与你花前月下，早有深盟，地老天荒，此情不二。彼此既结同心，还祈求什么蔷薇愿力？”

话完，向夏天翔微笑点头，便自携手飘身，双双离去。

夏天翔目送这一双男女转过山阿，不由冷哼一声说道：“凭你们这种无行败德的荡子淫娃，怎配玷污那圣洁无边的蔷薇愿力？”

就在“龙飞剑客”司徒畏、“桃花娘子”靳留香双双携手离去之际，回头峰峭壁半腰的暗影之内，现出了那位“凌波玉女”柴无垢的窈窕身形，她花容惨变，咬碎银牙，惨然垂泪地低声一叹，便欲投身百丈幽谷。

柴无垢为情牵恨，死意才萌，夏天翔自言自语那句“圣洁无边的蔷薇愿力”，恰好随着山风送到。

这九个字宛如具有无边佛力的禅唱梵音，在柴无垢已碎的芳心之上，给以莫大安抚，使她魔障潜消，灵明渐朗，转身遥望蔷薇坟方向，合掌低眉，喃喃默祝。

夏天翔因赶来参拜蔷薇坟之时，恰好与“凌波玉女”柴无垢互相错过，“蔷薇使者”也未对他明言，遂根本不知道柴无垢与“龙飞剑客”司徒畏之间的这场情恨纠缠。如今更未发现自己无意中一句“圣洁无边的蔷薇愿力”，竟救了回头峰峭壁之上几乎坠崖自尽之人，只顾兴匆匆地展动轻功身法，驰出岷山，准备遵照“蔷薇使者”的指示，远赴东海钩鳌礁，拜谒一钵神僧，求取两滴千年芝液，并顺便寻访“天涯酒侠”慕无忧，探听自己于九疑山所见的那位骑青马，穿玄衫，用一柄带钩剑形兵刃，独毙“祁连四鬼”的姑娘姓名及踪迹何在？

夏天翔回忆前情，不禁茫然失笑，自己与那位姑娘仅属匆匆一面，但她那种矫捷轻盈的绝世身手，及极端清丽高华的风采容光，却始终深嵌心头，魂牵梦萦，推排不去。这才使得自己根据江湖传说，远上岷山，祈求能够使花长好、使月长圆、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蔷薇愿力。

如今这桩心事，将来是否如愿？虽然还在未可知的虚无缥缈之中。不过却已因此参与及得悉不少热闹情节，可以大开眼界，不致再像先前那等在江湖中盲目无聊地东闯西撞。

但根据“桃花娘子”靳留香所说，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为了不放心自己，准备亲下北溟神山相寻。则今后行踪固宜隐秘，几桩师门绝学及独门兵刃暗器，除非迫不得已，更须避免显露施为，免得被师傅闻风赶到，一把捉回北溟神山，又要苦度那种清闲岁月。

“蔷薇使者”曾经指示，一钵神僧所居的钓鳌礁，是在浙江三门海外的鹅冠山附近，夏天翔因向往三峡之奇，遂由广元奔万县，准备到了奉节，在

瞿唐峡口买舟顺流东下。

一路之间，无事足述，但到了奉节以后，夏天翔览尽白帝城、八阵图等胜迹，欲待雇船之时，却发现无船可雇。

夏天翔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沿江漫步，看见一位白发渔人，手持兜网，站在江流最急之处，目光微注波中，举网逆水一捞，便有盈尺银鳞随手而上。这种网鱼手法，颇为新鲜，夏天翔看得有趣，竟忘了自己是要设法找船，停步不前，站在白发渔人身后，凝神瞩目。那位白发渔人一共捞了十四五尾鲜鱼，停手转身，向夏天翔“呵呵”笑道：“小哥儿看了半天，我送你一条鲜鱼下酒好吗？”对方这一回身发话，夏天翔才看出白发渔人年事虽高，精神却矍铄异常，分明是位隐迹渔家的不凡人物。心中一动，抱拳含笑说道：“老人家既要送我鲜鱼，不如连酒也一并叨扰！”白发渔人双眉一轩，重又向夏天翔打量几眼，点头笑道：“小哥儿豪爽直率，是位妙人。我这些鲜鱼都有定户，你且在此少待，等我把鱼送去，弄些酒来，就在这江边，对着明月清风，现煮现吃！”

夏天翔含笑点头，那位白发渔人遂提着所获的鲜鱼，高兴异常地作歌而去。

这时斜阳欲坠未坠，奔腾而来的长江激浪，几乎化成一片带着金红光辉的百丈冰墙，排空疾泻，澎湃汹涌，壮观无比。

夏天翔独立江边，暗想长江尚未入峡，水势便已如此奔腾，则李青莲“千里江陵一日还”的诗句，可能确是写实之语。

黄昏夕阳，颜色最好，天空云霞更随之变幻无穷，但这种美景，消逝最快，刹那间，东天月吐，夜幕已垂，身后响起那白发渔人宛若洪钟的笑声说道：“小哥儿是否对这东流逝水，感慨无穷？俗话说得好：‘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像你这等年纪，正如皓月初升，清光无限……”

夏天翔知道这是老人感叹之语，遂转身道：“九派东流，终成大海，人生能得几度蟾圆？江中水，天上月，各有其可悲，也各有其可喜之处。浪花淘不尽真正的英雄，折戟沉沙，无非留得周郎千古？年高年少在蜉蝣百载以内，好似无甚区分，就看谁能留下不朽声名而已？老人家……”

白发渔人被夏天翔这几句话讲得似乎豪情勃发，放下手中酒坛、铁锅、鱼篓等物，“哈哈”笑道：“小哥儿年岁轻轻，竟有如此见地，委实难得。但你这老人家老人家的，叫得我仿佛寒毛直竖，有点快进棺材的森森之感。最好是彼此互称姓名，我叫宫楠，你呢？是不是想往巫山赴约的武林人物？”

夏天翔被这自称姓宫名楠的白发渔人的最后一语，问得微愕，赶紧接口笑道：“我叫夏天翔，虽然薄习技击，勉强也可算是武林一脉，但却不知道有什么巫山赴约之事。”

宫楠闻言，点头笑道：“不知道此事最好，那位‘巫山魔女’实在令人难缠，连‘武当七子’、‘少林双杰’之中，都有人被她害得归诸劫数。”

夏天翔越听越觉其中颇有热闹，扬眉叫道：“宫老人家……”

四字甫出，宫楠即向他摇手笑道：“夏老弟，我知道你年轻喜事，想听听这段情由，但你却必须把‘老人家’三字取消，叫我一声宫大哥，便已足够。”

夏天翔早就看出这宫楠不俗，遂如言改口笑道：“宫大哥，小弟初涉江湖，见识太浅，因有事东海，却在这奉节左近无法买舟，才知必有异事。我们一面对月倾杯，一面请宫大哥把什么‘巫山魔女’见告如何？”

宫楠微笑点头，生火煎鱼，开樽取酒，与夏天翔同坐于江边一块大石之上，举杯笑道：“十二巫山，素多神话，朝云峰里，偏住魔头。夏老弟虽然初涉江湖，但也总应该听说过‘天外情魔’四字？”

夏天翔哦一声，失惊问道：“‘天外情魔’仲孙圣，号称当代武林三大难缠人物之最！武学诡异无伦，行踪飘忽无迹，他难道便住在巫山十二峰中的朝云峰上？”

宫楠呷了一口杯中的泸州大曲，微笑说道：“夏老弟说得不错，‘北溟神婆’皇甫翠、‘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号称当代武林中的三大难缠人物。而仲孙圣的怪僻飘忽，尤为三人之最。但他素来行踪不定，怎会长住巫山？朝云峰中，只是住着他一位半兼徒儿、半兼义女的‘巫山仙子’花如雪。”

夏天翔被泸州大曲的醇香所诱，连尽三杯，含笑问道：“仲孙圣虽极难缠，但他门下弟子却未见得有甚大了不得，‘巫山仙子’花如雪怎会弄得这奉节江边无舟可乘？”

宫楠见夏天翔酒量颇好，又在听得“天外情魔”仲孙圣那大威名之后，依然毫无怯色，神采飞扬，知道这位少年人物，亦必大有来头，遂应声答道：“任凭花如雪何等难缠，也不致断绝长江舟楫。只是在每年五月十五、十六、十七三日，船家均避免行经巫山，招寻无谓烦恼而已。”

夏天翔一算日期，今夜果是五月十五，东天皓月，已将全圆，不由向老渔人宫楠举杯含笑问道：“宫大哥请道其详，倘若在这三日以内舟经巫山，有何无谓烦恼？”

宫楠笑道：“花如雪隐居朝云峰中，极少出世，唯独每年五月月圆之日，却必在江边独自赏月，遇有武林人物的舟船经过，往往无端挑衅。或是强邀交手，或是提出极其怪异的问题与人赌赛！去年的五月十六，‘武当七子’中的离尘子及‘少林俗家双杰’中的‘铁掌银梭’骆九祥，乘舟路过巫山，巧遇花如雪，结果‘铁掌银梭’骆九祥败在这位‘巫山仙子’的诡辣招术之下，离尘子亦为她的奇异问题所窘，双双羞愤难禁，跃入奔腾汹涌的急湍江流，同归劫数。”

夏天翔听得剑眉双剔，目射奇光，微一寻思，缓缓说道：“这花如雪必然伤心人别有怀抱，否则不会每年定期在江边与武林人物作对。宫大哥如有胆量……”

宫楠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笑道：“夏老弟是否想要我陪你放舟巫山，一会花如雪？”

夏天翔方一点头，宫楠又复笑道：“宫楠别无所能，但操舟手法与水内功夫却尚有几许自信。现与老弟风萍偶聚，情性相投，何妨送你一程？遇上花如雪时，便看老弟斗斗这位‘巫山仙子’，一开眼界。遇不上时，便送你出西陵峡口！”

夏天翔闻言，不禁大喜，起身长揖称谢，青衫大袖微拂，坐下大石，居然碎裂一角。宫楠目光微瞥，“哈哈”笑道：“老弟不必暗中炫技，宽我心肠，你那风华器宇，及眉目间所含的高傲神色，在稍有江湖经验之人眼内，一看便知绝非凡流！我们如今便往舍间，解缆放舟，明夜可到巫山，但花如雪一身武学或许较易对付，她那专门用来与人打赌的希奇古怪的问题，却最是难缠，老弟务宜对此多注意呢！”

夏天翔心中虽未以为然，但口头却唯唯称是，老少二人，遂略为添备酒

菜，共乘小舟，顺流东下。

第二章 海枯石烂

万里长江，以三峡之行最险，也以三峡之景最称奇秀。重岩叠嶂，遮天蔽日，江流本已奔腾澎湃，再为山势所束，急湍怒涛，益发卷起无数飞花，一泻千里，更加上水狭礁多，舟行其间，委实惊险万状。但这位白发渔人宫楠却随意操舟，谈笑自若，遇上风景绝佳之处，并能顺着水势使小舟略作回旋，与夏天翔指点眺览。

夏天翔素来胆大好奇，见宫楠操舟手法太高，竟要他选择江流最急之处，冲波飞驶。并因宫楠曾自诩水上功力，忽然想起一位江湖中传说归隐已久的水路奇人，遂一面对景倾杯，一面向宫楠道：“宫大哥，你这‘宫楠’二字，如果加以颠倒，恰是‘南宫’，又有这好操舟手法，莫不是昔年啸傲洞庭，被江湖称为‘烟波钓叟’的南宫沛么？”

宫楠闻时，初觉一愣，旋即“哈哈”笑道：“夏老弟真好眼力，不瞒你说，‘烟波钓叟’南宫沛是我兄长，业已故去多年，我叫南宫浩，但这姓名早已不用，你还是叫我宫大哥比较好。”

夏天翔听出这南宫浩化名的白发渔人宫楠的笑声之中，隐寓悲怆，知道这等江湖豪侠，决不会无端隐姓埋名，其中必有伤心恨事，遂双眉微挑，朗声叫道：“南宫大哥，你既说与我风萍一聚，情性相投，怎的似有隐衷不肯说出？夏天翔……”

南宫浩似乎勾动前尘，情怀激荡，仰头目注排青千尺的夹岸峭壁，略定心神，截断夏天翔的话头说道：“夏老弟，我知道你是个血性汉子，豪侠男儿，但南宫浩心中的隐事暂时不便道出。一年以后，江湖如再相逢，则当细倾肺腑，或许还要相求老弟，助我一臂之力！”

夏天翔听南宫浩这等说法，自亦不便追问，两人遂在江涛汹涌之中，目送夹岸青山如飞倒退，指顾烟岚，一泻千里。

回环曲折，暮雨朝云，不知不觉之间，舟到巫峡，一轮冰魄，已在青山缺处，偶可瞥见。

南宫浩倒打船桨，略缓去势，向夏天翔笑道：“如今瞿唐峡业已过尽，前面的参天峭壁，便是巫山。倘若机缘凑巧，最多江流三转，那位‘巫山仙子’花如雪便将出现！”

话音方了，前路江流转折之处，已有依稀可辨的凄迷婉约的歌声传来，听出是：“年年玉镜台，梅蕊宫妆困；今岁未还家，怕见江南信！酒从别后疏，泪向愁中尽，遥想楚云深，人远天涯近。”

夏天翔闻声笑道：“她唱的是宋人幽栖居士朱淑真的‘断肠集’中的词句，莫非这位‘天外情魔’仲孙圣的义女兼爱徒的‘巫山仙子’花如雪，真个被我一言道中，是伤心人别有怀抱不成？”

说到此处，小舟顺着湍急的江流业已转过一重峰脚，只见左侧千寻峭壁之下，远远站着一位白衣女子，似在临风仁立，缟袂飘飘，抬头凝望东天皓月，口中仍作凄歌，但歌词已变，唱的是一首有名的祭文：“巫山一段云，阆苑一堆雪，瑶台一枝花，峨嵋一轮月，呜呼！云散，雪消，花残，月缺！”

歌声幽幽袅袅之下，突然有一线十来丈的金色奇光，自白衣女子袖中射出，破空横飞，直坠江流之内。

南宫浩见状，眉头略蹙，一面操舟度越急流，斜斜向那白衣女子所立之处驶去，一面向夏天翔说道：“花如雪一见来舟，便将‘金蛟长索’抛向江

中，我们如不及时靠岸，她只消潜运内力，一抖蛟索，便将舟覆人亡，决无幸理！”

夏天翔听到这“巫山仙子”如此蛮横，剑眉方自略轩，眼前金光疾闪，“夺”的一声，又是一根带有倒刺尖钉的奇形长索，钉在般头之上。

南宫浩“哈哈”一笑，索性收桨不用，由那“巫山仙子”单臂挽索，舟行如飞，刹那之间，便即傍岸。

夏天翔卓立船头，目光如电，早就看清这位“巫山仙子”花如雪年约二十七八，长得修短适中，纤秾合度，但人虽极端秀美，神情却仿佛隐含幽怨，眼角眉梢并微笼凶煞之气。

离岸尚有两丈三四，夏天翔与南宫浩便飘然纵出舟中，“巫山仙子”花如雪一面把手中蛟索绕在岸边突石之上，一面目光略注南宫浩，发话问道：“老头儿操舟手法既好，对于江流又熟，应该是这三峡上下之人，偏在禁期以内路经巫山，难道不知我花如雪所定的规例？”

南宫浩微微一笑，捋髯答道：“你那规例有什么大了不得？不过因为昔年有人在五月十五至十七的三日之间，未曾到这江边赴你之约，遂迁怒此时此地，自定规例，把凡属年年在这段期间经过巫山的来往旅客，均当作心头上既极痛恨，又极悬念之人，加以报复而已。”

“巫山仙子”花如雪似乎惊于对方探知自己底细，柳眉微扬，妙目中射出一股冷酷的光芒，缓缓说道：“你们既然知我定这规例的根由，莫非故意到此，怎不通名？”

夏天翔看不惯花如雪的这副冷傲神情，朗然接口答道：“我叫夏天翔，这位是我宫楠大哥，常言道得好：‘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滔滔东去的万里长江，总不会是你私人所有？我有事东海，宫大哥送我直下西陵，虽然知道有你在途中作祟，也不过准备接几招‘天外情魔’仲孙圣所传的诡异武学，及答复你几个刁钻古怪的问题而已，根本谈不上有意无意！”

花如雪静听夏天翔话完，目中反而煞光渐敛，傲色稍除，换了一副笑容说道：“小兄弟，你好口才，好骨气，居然不怕‘天外情魔’所传的诡异武学，及我‘巫山仙子’花如雪刁钻古怪的问题，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是当今武林八大门派之中哪一门派的弟子？”

夏天翔眼珠一动，扬眉答道：“我听说你专门爱以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与人打赌，则我们何妨先赌一阵？我若答不出你所提的问题，便照实吐露师承，答得出时，你便先弄些酒肴之属，来请我们吃吃，不要如此小气。”

“巫山仙子”花如雪又复深深打量夏天翔几眼，点头含笑说道：“你这位小兄弟实在是我数年来所遇人物中最妙之人！不管你对我所提的问题能否答复，花如雪都应该略尽地主之谊。”

说完，忽然仰首绝峰，发出一声宛如鸾凤的悠长清啸！

夏天翔知道花如雪这是招呼她手下使者准备酒食，遂拉着南宫浩就石而坐，静待对方提出问题，加以答复。

花如雪啸毕，一抬纤手，微掠云鬓，并指着天边皓月，向夏天翔微笑说道：“小兄弟，我们第一场赌得不大，所以我问得也不太难，这长空皓月，为什么会有阴？有晴？有圆？有缺？”

夏天翔大笑道：“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又道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你这第一个问题，委实太……”

话犹未了，月光下人影忽闪，自那百丈绝峰之上，飘落两名绿衣侍女，

手中各提食盒，在石上摆设了五六样精致酒菜，两大壶美酒，及杯盘之属，然后向三人敛衽施礼，垂手侍立。

“巫山仙子”花如雪一面亲自持壶，替夏天翔、南宫浩斟酒，一面笑道：“小兄弟，你不要以为题目容易，要知道难的还在后面，我们第二场赌些什么？”

夏天翔见这位“巫山仙子”先替南宫浩斟酒，意态颇为从容，但持壶转向自己之时，却玉臂略颤、娇靥微红，似在暗聚功力？

“天外情魔”仲孙圣，“风尘狂客”厉清狂与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一向齐名。这花如雪既是仲孙圣的义女而兼弟子，夏天翔自然不敢怠慢，遂暗凝师门绝学“乾天气功”，贯注右臂，单掌擎杯，含笑相接。

壶口杯沿才一搭上，夏天翔便觉对方真力太强，自己必难久持，不由脸上微红，正待加功施为之际，花如雪内劲忽收，斟酒满杯，盈盈一笑说道：“小兄弟，第一个问题，虽然算你答出了，但我也试出了你的来历，你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弟子。”

南宫浩闻言，不觉一惊，暗忖难怪夏天翔不惧“天外情魔”仲孙圣的名头，原来他竟是当世武林内三大难缠人物中“北溟神婆”皇甫翠的门下！

夏天翔被人家看破来历，只得赧然点头，向花如雪笑道：“第一阵赌约是你所提，这第二阵赌些什么，应该由我决定！”

花如雪笑道：“小兄弟，你这脾气，真像你师傅一般倔强，不过她倔强得令人可怕，你却倔强得令人可爱而已。花如雪因有誓言，在昔年违约之人未曾到此践约以前，不离巫山，故而第二阵赌约，想订为：我若得胜，你在三年以内，须代我找寻那违约之人，催他来此赴约。你若得胜，我便送你一样颇有妙用之物！”

夏天翔微笑点头，“巫山仙子”花如雪依旧手指那轮皓月问道：“小兄弟，你方才说是‘月如无恨月长圆’，请问这轮清辉朗照人寰的光明皓月，怎会有恨？”

夏天翔知道这种虚无缥缈的问题，根本没有什么正确答案，只看自己是否能投中对方心意而已，遂在微一寻思之后，缓缓答道：“我记得李商隐有两句诗：‘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蟾光桂影，高处清虚，碧海青天，离愁索莫，只怕你这‘巫山仙子’，可能与嫦娥仙子所恨相同，情怀相若呢？”

夏天翔这番答话，果然深深打动花如雪的心怀，蓦地珠泪泉流，垂头不语。

南宫浩恐怕双方弄僵，一声轻咳，正待发话，那位“巫山仙子”花如雪已举袖拭去颊上泪痕，自怀中取出一叠约莫方圆五寸的朱红丝网，递向夏天翔，凄然笑道：“小兄弟，第二阵又是我输，这叠网儿，送与你吧。”

夏天翔目光略注花如雪掌中的这叠朱红丝网，不由神色微惊，一面伸手接过，一面皱眉问道：“这是不是又名‘情网’的‘红云蛛丝网’？”

花如雪点头说道：“你师傅与我师傅齐名，这‘红云蛛丝网’又与‘乾天霹雳’齐名，一属至柔，一属至刚，仗以行侠江湖，确有无穷妙用。”

夏天翔喜出望外之下，收好那叠“红云蛛丝网”，向花如雪笑道：“做人处事，首重公平。适才在第一次赌约前，你曾经声称无论胜负，均一尽地主之谊。如今我却在第二次赌约后，声称必于三年以内替你找那违约之人，催他来此践约，聊当琼瑶之报。”

花如雪看了夏天翔一眼，方从妙目中射出两股感惭交迸的光辉，夏天翔又复问道：“那违约之人，究竟是谁，你该告诉我了吧？”

花如雪娇靥之上一阵飞红，竟似微带羞赧地讷讷答道：“他……他……他就……就是以前住在东海钓鳌礁，如今业已云游天下、不知去向的一钵神僧！”

这几句答话，听得夏天翔与南宫浩好不愕然。因为自“巫山仙子”花如雪的神情语气之上，分明知道必系一桩情孽纠缠，谁会料到对方竟是名震八荒的佛门高手？

尤其夏天翔更为关心，急声问道：“你不是立誓在对方未曾来此践约以前不离巫山？却怎么会知道一钵神僧业已离开钓鳌礁，云游天下？”

花如雪脸上微现惭悔的神情，接口答道：“这是我去年今日，听得武当离尘子及少林‘铁掌银梭’骆九祥所说，料无谬误！”

夏天翔闻言，不禁暗蹙双眉，自忖一钵神僧既已云游天下，而自己奉“蔷薇使者”所差的东海之行，究竟应否再去？

正在忖度之间，花如雪目中又复一射英光，向夏天翔说道：“小兄弟，承你之情，花如雪极为感激！我向来对人都是提出三项问题及过手十招！如今因你我师门颇有渊源，十招可免，不必过手，只把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便送你们登舟，自己也回转朝云峰暮雨壑中，静待一钵神僧践约，不再在江边向人寻衅了！”

夏天翔知道这第三项赌约的题目，花如雪必然要让自己来出，遂想了一想说道：“谈到此处，我们之间根本无仇，暂时也不必争胜。则这第三项赌约的题目，倒真煞是难出，不如以未来作赌，谁败谁就须竭尽心力，帮助对方了却一桩生平大愿！”

花如雪拊掌赞道：“小兄弟这桩题目出得太有意思，我不甘心三场发问，场场都败，故要好好想个问题，难你一下。来来来，我先敬你与这位宫老人家一人一杯‘朝云仙露’！”

话完，举杯邀客，夏天翔、南宫浩入口一尝，这种“朝云仙露”果然不仅香醇无比，并还名副其实，在连尽数杯以后，便使人有微觉栩栩飘飘的神仙之感。

花如雪一面敬酒，一面口中微作沉吟，突然灵机触发，目注坐下青石，向夏天翔笑道：“小兄弟，第三项问题来了。俗语云‘海枯石烂’，请教‘海’要怎样才枯？‘石’要怎样才烂？”

夏天翔皱眉笑道：“你这个问题，问得确够刁钻！我必须想个古怪答法，才好相配！”

说完，擎杯沉思，久久不答。

花如雪略候片刻，微笑说道：“小兄弟，不要过份逞强，你已连赢两阵，难道还不知足？这最后一阵却大概是我赢了？”

夏天翔委实苦思未得，正待含笑认输，突然看见一只夜鸟冲天高飞，不由大喜叫道：“答案有了，是两句我自己胡诌的诗，但保管叫它‘海枯石烂’！”

话音到此略顿，然后满面得意神色，朗声吟道：“世间有鸟皆精卫，天下无人不女娲！”

南宫浩听得“哈哈”笑道：“这真是妙问妙答！精卫填海，女娲炼石等两桩故事，几乎尽人皆知？倘若‘有鸟皆精卫，无人不女娲’？确实海必填枯，石将炼烂！”

花如雪也感慨无已地长叹一声说道：“小兄弟聪慧绝伦，使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彻底惨败，花如雪心服口服！但方今武林各派，歧见日深，尤其对你师傅表面畏之甚深，暗里恨之甚切。据我们这片刻倾谈观察所得，小兄弟灵性虽高，傲性太强，故在江湖行走，难免险厄极多，艰危迭至，那面‘红云蛛丝网’，防身攻敌，妙用无穷，务须善为珍藏，不要轻易失去才好！”

夏天翔谢过教益，便与南宫浩纵回舟中，花如雪金蛟长索一收，挥手示意，依旧缟袂临风地伫立江边，目送他们所乘的小舟，破浪乘流，顺势飞泻。

两岸猿声，一路清景，南宫浩把夏天翔送出三峡，到了宜昌，因自己尚有要事，遂与他互道珍重而别。

夏天翔年轻喜事，并因与南宫浩相交颇称投契，一旦分袂，也未免微觉黯然，信步走上一家酒楼，凭栏买醉。

因夏天翔登楼之际，时已不早，楼中除他以外，只有一位黄衫酒客犹在独对杯盘，流连未去。

此人虬髯如戟，相貌在威猛之中略带潇洒，尤其一对炯炯的眼神，开阖之间，隐蕴精芒，夏天翔与他目光微对，不觉一惊，暗想江湖中哪来这多异人，自己一路所经，已够新鲜，难道在这宜昌酒楼，又有奇遇？

越是好奇，目光便越是老向这位虬髯黄衫酒客看去，由他桌上业已堆起的不少空壶空碗，便可见此人酒量饭量均非等闲。夏天翔不禁心头一动，想起“蔷薇使者”曾经嘱咐自己沿途寻访一位江湖经验极丰而行踪无定的“天涯酒侠”慕无忧，或可向其请教出自己与她匆匆一面便告怀念难释，骑青马，着玄衫，使吴钩剑或跨虎篮的姑娘的姓名宗派。

此人酒量既好，相貌又如此不凡，会不会就是“天涯酒侠”慕无忧？被自己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地，误打误撞，撞个正着。

夏天翔越想越对，越看越像，竟忍耐不住，起身走过，见那虬髯黄衫酒客手边放着一柄湘妃竹骨折扇，遂搭讪说道：“尊扇甚雅，能否见借一观？”

虬髯黄衫客怪眼一翻，向夏天翔说道：“少年人说话，越爽直越好，你想看扇子，便尽管拿去，这等文诌诌、酸溜溜的样儿，多么讨厌！”

夏天翔平素对人向不客气，今天是因心中怀疑这位虬髯黄衫酒客可能就是“天涯酒侠”慕无忧，自己少时还有要事相求，所以才特别文雅雅地客套两句。谁知居然碰了这大一个钉子，遂没好气地取过那柄湘妃竹骨折扇，“刷”的展开，心想叫看就看，既然不识抬举，自己又何必对牛弹琴，白费气力？

谁知折扇才一打开，夏天翔神色又变。

原来扇上一面画的是几竿墨竹，苍劲脱俗，笔意高绝，另一面则龙飞凤舞地写着辛弃疾的“西江月”道：“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扇尾并镌有一方朱红小印，赫然正是“天涯酒侠”四字。

夏天翔目注虬髯黄衫酒客，含笑问道：“老前辈就是‘天涯酒侠’慕无忧慕老前辈？”

虬髯黄衫酒客摇头答道：“我不是慕无忧，慕无忧如今大概正在忧到无可奈何，四面受敌之下。”

夏天翔还以为对方故意推托，方自一指那颗朱红小印，虬髯黄衫客又复瞪他一眼，冷冷说道：“小娃儿怎的如此啰嗦？这又不是我的印章，我的印

章在几竿墨竹那面。”

夏天翔这才知道这扇上字迹，虽是“天涯酒侠”慕无忧所书，但另一面的墨竹，却是这虬髯黄衫客所书。

翻转看时，果然也钤有两颗小小的印章，印文一朱一白，朱文字学钟鼎，镌的是“殷勤理旧狂”，白文则系小篆，辨出是“狂之又狂”四字。

夏天翔弄不清楚这“殷勤理旧狂”及“狂之又狂”两方小印，是何人印章，只因听出“天涯酒侠”慕无忧似有险难，遂关怀颇切地问道：“在下夏天翔，请教慕无忧老前辈现在何处？”

虬髯黄衫酒客哼了一声答道：“慕无忧除了眼皮宽、肚皮大、能喝酒、爱说话以外，别无所长，你苦苦追问他的下落作甚？”

夏天翔剑眉微挑，朗然答道：“在下一来想向慕无忧老前辈请教一桩小事，二来慕老前辈是位名声极好的前辈江湖奇侠，既在四面受敌之下，理应设法略尽绵力，帮助他分忧解愁。”

虬髯黄衫酒客闻言，眼中突然射出两道亮如闪电的炯炯奇光，略注夏天翔，“哈哈”一笑说道：“连我都在拈杯无计，你还能替他分忧解愁？”

夏天翔听出虬髯黄衫酒客的这两句话不仅狂傲无伦，并对自己颇为轻视，不由扬眉答道：“江湖之大，宇宙之广，未必除老前辈以外，便即无人。”

虬髯黄衫酒客见他这等不服的神情，又是微微一哂，抬头问道：“你知不知道当今武林中八大门派，以哪一门派最不好惹？”

夏天翔毫不迟疑地应声答道：“老前辈这话未免问得有些不通！”

虬髯黄衫酒客眼中又射奇光，凝注夏天翔问道：“你这小娃儿倒蛮有意思，且说说看，我不通之处何在？”

夏天翔傲性已动，冷笑一声答道：“自负侠肝义胆，仗剑江湖之士，根本只问事之情理曲直，不应顾及人之好惹难惹，不当为则妇孺不欺，当为则强梁不惧……”

话犹未了，虬髯黄衫酒客突然狂笑说道：“小娃儿倒真狂得可爱，反把我教训一顿！但你不知内情，且慢议论……”

夏天翔也不等对方话完，便即接口问道：“慕无忧老前辈与人怎样成仇？在何处有难？老前辈不妨明言！”

虬髯黄衫酒客点头笑道：“你若能饮尽我面前这一壶美酒，我便告知你慕无忧而今安在。”

夏天翔见那一壶酒最多三杯，遂满满斟了一杯，擎在手中，一倾而尽。

谁料这酒味之香，及酒性之烈，夏天翔居然前所未尝，加上饮得过急，先前又复喝了不少，故仅一杯入腹，已觉蹙眉，但为

了亟欲得知“天涯酒侠”慕无忧与人结仇遇难的这段事情，遂把这壶香烈的美酒，勉强饮尽。

夏天翔第三杯酒入喉，脑际业已微眩，但他置杯就桌之际，却不由目瞪口呆。原来那位虬髯黄衫酒客，竟然如鬼魅一般，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那柄湘妃竹骨折扇及一锭纹银，留在桌

上。

这酒楼后窗便临江岸，夏天翔微愕以后，探头看时，果然瞥见那位虬髯黄衫酒客的身影，到了三十来丈以外的一丛树木之间，并仿佛似对自己回身招手。夏天翔自私下北溟神山以来，尚未见过身法如此快捷的武林人物，惊

佩万分之下，知道那锭纹银是对方留给店家，作为酒菜之资，遂顺手取了湘妃竹骨折扇，也自穿窗而出，施展轻功，向那丛树木暗影，如飞扑去。

但等他赶到距离那丛树木尚有十丈左右之际，却瞥见那位虬髯黄衫酒客居然身形凌空纵出五六丈远，落向江心，以绝顶轻功，飘飘然踏波而去，并有隐约吟声，随风送到。

夏天翔见状越发心惊对方功力之高，居然可与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仿佛？知道追已无及，只得立在岸边，愕然目送，并听出虬髯黄衫酒客口内所吟的是唐人李义山的诗句：“重帏深下莫愁堂，卧后清宵细细长，神女生涯元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风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谁教桂叶香？直道相思了无益，未妨惆怅是清狂！”

明知对方吟诵此诗，必有深意，但一时哪里推究得出？茫然片刻，蓦地想起对方既是绝世高人，则答应自己只要饮尽那一壶香烈美酒，便告知“天涯酒侠”慕无忧现在何处之语，似乎不会食言，何不到他纵身入江的岸边一看，也许有所留语也说不定。

夏天翔念动身飘，十丈距离，展眼就到，果然不出所料，就在岸边一块大石之上，被人用金刚指之类神功，镌出两行龙飞凤舞的字迹，写的是：“明夜初更，荆门山仙人桥下！”

鄂中胜景，夏天翔已有所闻，沿途又得南宫浩相告，知道荆门山就在宜昌东南的长江南岸，与北岸虎牙山隔江相对，山水势湍急，为长江绝险之处。

时地均有，夏天翔心神一懈，酒意倏然上涌，再被凉爽的江风一拂，越发眼皮奇重，倦不能支，索性就在这块虬髯黄衫酒客留字的巨石之上，倒头大睡。

这一觉睡得香甜酣稳之极，醒来已近次日中午，夏天翔略进饮食，便又复雇舟渡江，在夕阳才坠，下弦月初起东天之际，即已赶到荆门山绝顶的仙人桥下。

谁知昨夜酒楼相逢的那位武功奇高的虬髯黄衫怪客，竟比夏天翔到得更早，正自独对苍茫，负手眺览。

夏天翔目睹人家几度显示神功，不由颇为钦佩，一揖到地，含笑说道：“老前辈神功绝世，果然旷代高人……”

话犹未了，虬髯黄衫怪客已自看他一眼，摇头笑道：“小娃儿不要前倨后恭，你的来历甚怪，究竟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弟子？还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门下？”

夏天翔被对方问得一愕，虬髯黄衫怪客又复笑道：“你身边藏有‘乾天霹雳’及‘三绝钢环’，应该是皇甫翠的弟子，但北溟门下，又怎会身怀‘天外情魔’仲孙圣心爱的至宝之一‘红云蛛丝网’？……”

夏天翔听到此处，恍然顿悟，自己昨夜醉卧江畔，全身业已被人家细搜一遍，倘若对方心存恶念？不仅重宝尽失，性命还不是在糊里糊涂之间便告断送？看来这莽莽江湖，委实步步险峻、寸寸危机，必须时刻小心，丝毫不能懈怠。

虬髯黄衫怪客继续笑道：“你身边除了有这两桩门户绝对不同的武林异宝以外，更令我惊奇的是，居然尚有比‘乾天霹雳’及‘红云蛛丝网’珍贵百倍之物。”

夏天翔起初听得深觉不解，但一转念间，恍然顿悟地微笑问道：“老前

辈言中所指，是不是那片紫玉所雕的蔷薇花瓣？”

虬髯黄衫怪客眼中射出两道奇异的光辉，一注夏天翔，缓缓点头说道：“紫玉蔷薇，乾天霹雳，红云蛛网，再加上我送你的那柄湘妃竹折扇，一人获此四宝，机缘之好，简直闻所未闻！纵然遇上当代武林八大门派的掌门人，也要对你恭恭敬敬，不敢有所骄妄！”

夏天翔这才知道那柄湘妃竹折扇，对方竟已赠送自己！但“乾天霹雳”是本门傲视武林的重宝，妙用素所深谙！“红云蛛丝网”的用法，亦经“巫山仙子”花如雪略加传授。只有这湘妃竹折扇及被虬髯黄衫怪客夸赞得价值更高的那片“紫玉蔷薇”，怎样用法，尚自毫无所知。

疑诧惊喜交集之下，夏天翔先向对方称谢，并正待请教来历及“紫玉蔷薇”、湘妃竹折扇的用法之际，那位虬髯黄衫怪客，忽然略一凝神倾耳，向夏天翔急急说道：“‘峨眉四秀’已来，慕无忧也立刻就到！我因故必须回避，你可藏在那两株高大乔松的虬枝密叶之内，静看热闹，等到慕无忧陷入极端窘境、无法应付之际，你随便打着‘北溟神婆’皇甫翠或‘天外情魔’仲孙圣任何一人的门下旗号现身，说是听得‘风尘狂客’厉清狂正西上峨眉，要到坤灵道院之中，盗取峨眉派传宗异宝‘天玄剑谱’！或许仗此一语，便可为慕无忧解脱大难。”

话到尾音，人已飘下仙人桥，夏天翔这时也听出山下有衣襟带风的“飒飒”之声，遂如言纵身藏入那两株背崖乔松上月光照射不到的虬枝密叶之中。

凡属武林人物，都对八大门派中出类拔萃的高手，莫不耳熟能详。峨眉派传宗至此，阴盛阳衰，辈份及武学最强的，是师姊妹五人，由大师姊“玄玄仙姥”掌门，其余四人，或道或俗，有长有幼，但均功力绝高，又极合群，世称“峨眉四秀”，在她们的“四象追魂剑阵”之下，委实罕有敌手。

加上江湖中对于妇道人家总要礼让三分，非有生死深仇，避免争斗，久而久之，“玄玄仙姥”及“峨眉四秀”之名，居然变成八大门派中最难缠的人物。

故而夏天翔听说来人竟是“峨眉四秀”，也自微觉蹙眉，静气屏息地隐身松间，打算细看这几位闻名已久、尚未见面的巾帼奇人，怎样向那“天涯酒侠”慕无忧寻仇作对？

身方藏好，四条人影宛如云飘电掣，轻轻翻上峰头，清一色的玄衣背剑，两道两俗，但年龄相差太多，最老的是位白发道姑，双鬓如银，足有八十开外，最幼的是位十五六岁的清秀俗装少女，其余一位是四十左右的中年道姑，一位是二十四五花信年华的美艳玄衣少妇。

四人均面罩严霜，尤以那玄衣少妇的神情最为悲愤凄苦。

“峨眉四秀”卓立峰头，目光电扫四周，由那白发道姑发话说道：“三位师妹，慕无忧尚未到来，少时我们莫再留情，各自尽力施为，不要让这多言酒鬼，逃出‘四象追魂剑阵’之下！”

那中年玄衣道姑仿佛火气最大、性情最狂，眉头双挑，接口冷冷说道：“卫三弟被这酒鬼一语成残，今夜自然最少也要砍下他一条右腿解恨，然后再去找那邪连妖妇算帐。但二师妹莫把慕无忧看得太高，凭他一人，在我‘乱披风剑法’之下，尚决难支持百招，哪里用得着施展‘四象追魂剑阵’？”

玄衣美妇闻言，眉梢略动，正欲发言，突有一阵豪朗的笑声，远远传至。

白发道姑挥手说道：“不管少时怎样收拾这可恶的酒鬼，我们且先占了四象方位再说！”

“峨眉四秀”身形“刷”的一分，南北东西，傲然卓立。

夏天翔从这几句话中，业已听出“天涯酒侠”慕无忧不知怎的会因一语使人成残，而此人又与“峨眉四秀”中的那位玄衣美妇关系极为密切，才导致今夜之会。

但中年道姑所说的祁连妖妇，不知是否岷山所遇的“桃花娘子”靳留香，倘若这些人事均有关联，岂非越发热闹有趣？

想到此处，只见荆门绝顶，身形轻飘，一位青衫飘拂、意态悠闲、腰间悬着一只朱红葫芦、儒生打扮、年约四十来岁的眉清目朗之人，眼光电扫东西南北冷然傲立的“峨眉四秀”，抱拳周围一揖，“哈哈”笑道：“慕无忧正在黄鹤楼头买醉，突奉‘峨眉四秀’的‘追魂剑令’相招，才赶到这荆门绝顶，不知可是为了贵派‘冲云鹤’卫家琦被‘祁连双煞’及‘桃花娘子’靳留香断去一腿之事？”

神情哀怨的玄衣美妇冷冰冰地发话问道：“慕无忧，江湖中是不是讲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天涯酒侠”慕无忧抱拳笑道：“盛秀芝姑娘……”

这五字刚刚出口，却被那位年龄最幼的俗装少女截断话头说道：“慕无忧，你也算得上是当代武林中响应的汉子，怎不知血债血还，难道非等我霍秀芸拔剑递招，才肯切下一条右腿？”

慕无忧闻言不禁微愕，但立即扬眉笑道：“盛、霍两位姑娘请不要误会，你们如欲血债血还，应该前往祁连找那‘铁面鬼王’佟巨、‘阴司笑判’吴荣及‘桃花娘子’靳留香，他们才是伤害‘冲云鹤’卫家琦的主脑人物。”

站在南面的中年道姑冷哼一声说道：“佟巨、吴荣、靳留香是主脑人物，慕无忧却是罪魁祸首！若非你自诩渊博，说起靳留香天生尤物，精于素女偷元媚术，能使近她之人欲仙欲死，我卫三弟怎会好端端的跑到祁连山去断送一条右腿！”

“天涯酒侠”慕无忧也自冷然一笑，摇头答道：“秀圆道姑，此事是慕无忧与友人屈指细数天下淫娃，认为其中几名恶孽太重，务宜加以诛戮，免得贻害江湖子弟之际，‘冲云鹤’卫家琦在一旁闻得，忽动淫念，才远上祁连，自招祸变……”话犹未了，“峨眉四秀”之中那位神情悲怨、风华颇美的盛秀芝，伸手肩头，“铿锵”拔剑，戟指慕无忧咬牙叫道：“慕无忧休得血口喷人，我丈夫不是那等无行之辈，他远上祁连是为了除害，不是贪淫，一条右腿既然断送在你轻轻一语之中，你今夜若不自行断腿还债，便赶紧亮出兵刃，接我一百招峨眉剑法！”

慕无忧江湖经验极广，自然深知“峨眉四秀”骄纵狂傲的性情，今夜之事，决难善了，遂轩眉狂笑说道：“百招峨眉剑法未必便砍得下慕无忧的一条右腿，诸位若想如愿，最好还是施展你们那倚多为胜的‘四象追魂剑法’！”

盛秀芝听得越发寒霜满面，扭头向那站在东面、年龄最大的白发道姑，厉声叫道：“二师妹，小妹百招之内，砍不下慕无忧一条右腿，便由这荆门绝顶自跃长江，你与三师妹、小师妹等，只防止这厮脱逃，千万不可让他讥笑我们倚多为胜、施展‘四象追魂阵法’，致弱峨眉威望！”

满头银发的秀朗道姑知道“峨眉四秀”之中，单论剑法，要推小师妹霍秀芸最高，四师妹盛秀芝为次，百招之数，足能制服对方，遂点头探手，“呛呛”连鸣，“峨眉四秀”全部拔剑出鞘，由盛秀芝横剑当胸缓步进场，其余三人，则在外围占了三才方位。

慕无忧眉头双蹙，调气凝神，抱元守一。

盛秀芝见状，停步问道：“慕无忧，你的兵刃何在？”

慕无忧双目霍然一张，神光四射地朗声长笑答道：“慕无忧仅仗一身肝胆，游侠天涯，身边从来未曾带过兵刃！”

盛秀芝银牙一咬，厉声叱道：“不知天高地厚的酒鬼狂徒，你若赤手空拳，只怕逃不出盛秀芝掌中长剑的百招半数！”

招随声发，一出手就是峨眉剑法绝学“千峰竞秀”，一柄青铜长剑，被内家真力所震，化成无数急旋的剑花，令人目眩神摇，斜空疾落。

乔松顶上的夏天翔看得好不皱眉，暗想“峨眉四秀”难怪名震武林，使得人人侧目，所施的剑法，确实精妙无俦，大概除了那年龄最轻的少女之外，自己全非其敌。

他这种想法恰恰相反，“峨眉四秀”的剑法造诣与众不同，是倒序而排，最年轻的霍秀芸，才是最强的高手。

“天涯酒侠”慕无忧则深知自己恐非这剑术造诣极深的盛秀芝之敌，但事到临头，非拼不可，只得施展生平最得意的一套“醉游仙”身法，在对方如山剑影之中，避重就轻地腾挪闪展！

夏天翔一看便知慕无忧虽然也是一身不俗的内家武学，但吃亏在素来不用兵刃，对方峨眉剑术又复强得惊人，相形之下，支持不到廿招，便已险象横生，危机屡现。

如此情况，自己再不出面，慕无忧一世英名即将付诸流水，故而赶紧在青衫衣底取出那对独门兵刃三绝钢环，自高临下，脱手飞掷！

第三章 迭起风波

锐啸划空，风生十步，尤其那一对三绝钢环，被夏天翔真力所贯，嵌入石地时迸射的火光，使得“峨嵋四秀”及“天涯酒侠”慕无忧全都大吃一惊，仰头向这突然而至的钢环来处，凝神注视。

夏天翔“哈哈”一笑，提气自乔松顶端施展“神龙御风”身法，翩然下降。但他这手轻功却唬不住人家“峨嵋四秀”，只见那满头白发的秀朗道姑，晒然问道：“小娃儿何派门下？竟敢在‘峨嵋四秀’之前卖弄生事！”

夏天翔确对“峨嵋四秀”心存怯惧，但却依旧神色自若地傲然笑道：“你们在此打架，本来不关我事，但四人用剑，一人空手，却未免太不公平，令人看得生气，我才把这一对兵刃，借与这位以喝酒成名的老前辈一用。至于何门何派？你们自负是峨嵋派中的一流高手，难道从我这对铁圈儿上，还看不出名称来历么？”

这位蓦然出现的年轻人物的风神器宇，连“天涯酒侠”慕无忧都觉暗暗称奇，但他毕竟见识极博，目光微瞥深嵌石内的那对三绝钢环，不由低低哦了一声，业已看出这胆大出奇的青衫少年，乃是当世武林三大难缠人物中“北溟神婆”皇甫翠的门下。

而“峨嵋四秀”因平素自视极高，除了其他各派掌门或出奇高手以外，几乎目空一切，故而八道目光，空自齐注三绝钢环，却看不出丝毫来历。那年岁最轻、剑法最好的霍秀芸，反而冷笑一声说道：“一对自己打造的怪环儿，顶多钢质稍纯，其他有甚来历？”

夏天翔星目一翻，炯炯精光注定霍秀芸，狂笑说道：“你自己见识太浅，眼界太窄，居然还敢轻视别人？要不要与我这对既无来历又无名称的铁环儿斗上百合？”

霍秀芸柳眉双扬，异常不屑地哼了一声，说道：“凭你也配斗我百招？只怕不满十招，不是洞腹穿胸，便是人头落地！”

夏天翔见她说得太过狂，不由大怒说道：“慢说你这样一个年轻丫头，就是你们自以为了不起的‘四象追魂剑阵’，我也能一举手间，将之毁灭！”

霍秀芸听得双眉满罩煞气，并不住“嘿嘿”冷笑，剑光屡掣，似欲出手。

“天涯酒侠”慕无忧因看出夏天翔来历，生恐双方万一弄僵，各出辣手，则整个武林可能从此天翻地覆，闹得血雨腥风，永无宁日，故而赶紧向霍秀芸摇手笑道：“霍姑娘，我与这位老弟素昧生平，但却知道他适才所说，不是虚语。”

“峨嵋四秀”中排行第二的秀圆道姑接了口说道：“慕无忧，你在武林中总算微有声名之人，怎的也随着那乳臭未干的狂妄小儿，信口开河，乱发呓语？凭他能在一举手间毁去我们的‘四象追魂剑阵’？”

慕无忧这时的神情，越发镇静，自腰间取下酒葫芦来，喝了两口，目注秀圆道姑点头说道：“可能，可能，我认为这位老弟极其可能在一举手间毁去你们的‘四象追魂剑阵’！”

霍秀芸气得戟指慕无忧怒道：“你说，你说，你若说不出他怎样能毁我们的‘四象追魂剑阵’，就让你同时尝尝‘四象追魂剑阵’中四剑分尸的滋味！”

慕无忧先把酒葫芦递与夏天翔，请他饮用，然后指着深嵌石内的那对三绝钢环，微笑说道：“我从这对独特兵刃三绝钢环之上，认出这位老弟是‘北

溟神婆’皇甫翠的门下！”

夏天翔闻言，深佩“天涯酒侠”慕无忧果然见识极博，觉得向他请教心中渴念在九疑山独斩“祁连四鬼”，骑青马、着玄色披风的姑娘之来历下落，定必大有希望。

“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名头，果然把不可一世的“峨嵋四秀”暂时镇住。但那年轻气盛的霍秀芸，因自己狂傲半天，觉得有些骑虎难下，在沉默片刻以后，又向慕无忧扬眉说道：“他师傅‘北溟神婆’虽然听说高明，但他却不一定能有多少成就，何况即算皇甫神婆亲自到此，也未见得能在一举手间便毁得了我们‘峨嵋四秀’的‘四象追魂剑阵’！”

“天涯酒侠”慕无忧点头笑道：“霍姑娘讲得不错，你们那‘四象追魂剑阵’变化巧妙，威力强大，并可借力归元，生生不息，确实无论遇上多高的好手，均能最少斗上个三两百招！……”

霍秀芸接口说道：“你见识确实极博，但既知‘四象追魂剑阵之妙’，何以还说可能会毁在对方一举手之下？”

慕无忧觉得这帮年轻人物的好胜之心，委实太强，遂微叹一声，目光略扫“峨嵋四秀”，发话问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乾天霹雳’？”

这回是那年轻最大的秀朗道姑应声答道：“‘乾天霹雳’是北溟神山的镇山至宝，皇甫神婆决不会轻易交给这等年轻门下妄用造孽。”

慕无忧摇头笑道：“这位老弟既敢夸口，可能他身上便带有这种威震武林的北溟至宝！”

“峨嵋四秀”尚待发话，夏天翔却自身畔取出一颗比人拳略小的墨色球状之物，托在右掌之上。

“峨嵋四秀”虽然依旧不大相信这枚毫不起眼的墨黑圆球，就是威震武林的“乾天霹雳”，但风闻此物又号“死珠”，威力直能摧山震岳；血肉之躯，纵然功力再高，当之亦无生理，故而谁都对之怀疑，却谁也不愿以性命作为赌注，逼得夏天翔出手一试！

夏天翔见对方均已噤若寒蝉，遂剑眉微轩，把那颗“乾天霹雳”极其谨慎地揣回怀内。

霍秀芸看见夏天翔眉目间高傲的神情，忍不住微咬银牙，问道：“你叫作什么名字？”

夏天翔应声答道：“我叫夏天翔，你是不是还想与我一斗？”

霍秀芸点头道：“我认为‘北溟神婆’皇甫翠门下倒没有什么大了不得，但你敢不敢用这“乾天霹雳”？”

夏天翔笑说道：“‘乾天霹雳’何等威力，岂能妄用？只要你们不倚多为胜，施展什么‘四象追魂剑阵’，我便以这对三绝钢环，斗你百合！”话完，身形一飘，双掌微蓄真力，便自石中把自己那对独门兵刃三绝钢环取回手内。

钢环才一入手，夏天翔忽然想起了虬髯黄衫怪客对自己所说之言，遂目注霍秀芸问道：“你们峨嵋山坤灵道院之中，是不是藏有一部武学奇书，‘天玄剑谱’？”

这“天玄剑谱”是峨嵋传宗秘籍，必须历代掌门人方准学习谱中剑法，故而江湖中知者甚少。

夏天翔一言出口，“峨嵋四秀”不禁神色齐惊，由秀朗道姑问道：“夏朋友，你怎会知道我们坤灵道院之中藏有武学秘籍‘天玄剑谱’？”

夏天翔微笑答道：“我曾在宜昌城内巧遇‘风尘狂客’厉清狂

……”

话方至此，“峨眉四秀”神色更惊，盛秀芝柳眉微蹙，向秀朗道姑问道：“二师姊，‘风尘狂客’厉清狂的踪迹居然在宜昌出现，他会不会溯江而上？……”

夏天翔也不等她话完，便即接口说道：“对对对，我听得厉清狂对另一人说是他准备溯峡观赏，西上峨眉，到坤灵道院之中，设法弄取‘玄玄仙姥’的‘天玄剑谱’！”

“峨眉四秀”越听脸色越变，生恐掌门师姊玄玄仙姥不知“风尘狂客”厉清狂暗起盗心，以致失去本派传宗至宝“天玄剑谱”，或拼斗强敌，势力孤单。遂互一商议，由盛秀芝向慕无忧说道：“我们因峨眉有事，今夜这段过节，便暂告结束，但异日有暇，还请慕朋友……”

夏天翔“哈哈”一笑，截断盛秀芝的话头说道：“你们尽管放心，一年以内，我准定奉陪慕老前辈游趟峨眉。但我觉得你们‘峨眉四秀’有点舍本逐末，欺孤怕众……”

霍秀芸听到此处，柳眉双挑，怒声问道：“夏天翔，你如此说法，有何根据？”

夏天翔冷哼一声，继续说道：“我方才听说‘冲云鹤’卫家琦的一条右腿，分明是断在祁连双煞‘铁面鬼王’佟巨、‘阴司笑判’吴荣及‘桃花娘子’靳留香手内。你们不先找他们报仇，反联手欺凌向来独行天下的慕老前辈，岂非显然畏怯祁连派势力？并不敢招惹祁连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手中那枝重达一百五十斤的奇形钢拐！”

秀朗道姑闻言，单掌当胸，念了一声“无量佛”道：“夏天翔，你不要轻视峨眉剑派，那祁连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手中的一枝九鹏展翼钢拐，不过在武林中小有声名，其实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能，鬼神不测之妙。你们一年后来我坤灵道院时，‘峨眉四秀’倘拿不出一条佟巨或是吴荣的右腿相示，慕无忧这段过节就算彻底了结，从此不提，一笔勾却！”

话完，道袍大袖微挥，“峨眉四秀”一齐飘身，刹那之间，这荆门山绝顶的仙人桥上便静寂异常，只听得远远传来霍秀芸银铃似的语声，傲然叫道：“夏天翔，一年以后来时，不要忘了和我在峨眉金顶单独一斗！”

慕无忧静待霍秀芸的语音在夜空之中消失以后，用一种颇为感激的目光，看着夏天翔，摇头叹道：“常言道：‘好男不与女斗！’这‘峨眉四秀’委实难缠。夏老弟是适逢其会，还是受人指使，特来助我脱此一难？你方才所说的‘风尘狂客’厉清狂西上峨眉，欲盗‘天玄剑谱’一事，不像是真的呢！”

夏天翔好生佩服这位“天涯酒侠”的见识之高，遂把宜昌酒肆巧遇虬髯黄衫怪客的情节，细述一遍，并向慕无忧探听这位武学极高的奇人来历，及是否还会现身相见？

慕无忧听完，失笑说道：“这位虬髯黄衫怪客是我生平唯一的酒友，也就是老弟刚才所说的‘风尘狂客’厉清狂。此人向来做事犹如天际神龙，变化万端，不可捉摸。他这时真可能业已买舟西上，溯峡观赏，远游峨眉并一探坤灵道观去了！”

夏天翔听得恍然大悟，原来所遇的虬髯黄衫怪客，就是当世

三大难缠人物中，与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及“天外情魔”仲

孙圣齐名的“风尘狂客”厉清狂，怪不得会有那高功力！

但听完以后，却又不解，问道：“老前辈不是说他西上峨嵋，欲盗‘天玄剑谱’一事，不会是真的么？”

慕无忧微笑答道，“当时不会是真，但如今却不会是假。因为厉清狂若不授意老弟如此说法，则‘峨嵋四秀’必不肯轻易放我过去，彼此破脸恶斗之下，除非老弟拼舍至宝，甘造杀孽，施展‘乾天霹雳’，否则恐怕虽尽我们两人之力，也难逃出她们的‘四象追魂剑阵’！”

夏天翔因已见识过“峨嵋四秀”中盛秀芝剑法的威力，知道

慕无忧此语不是虚言，遂含笑点头，听他继续说道：“如今此围既解，厉清狂因生平言出必践，自然溯江西行。我料他是要抢在‘峨嵋四秀’未回坤灵道院以前，一会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夏天翔哦了一声，仍自怀疑问道：“以这位‘风尘狂客’厉清狂前辈之力，他若在此亲自现身，吓退‘峨嵋四秀’，岂不比较简单？何必绕上这么一个圈子，还要跑趟坤灵道院？”慕无忧微笑答道：“老弟有所不知，厉清狂如此作法，是为了避免与‘峨嵋四秀’中的霍秀芸见面。”夏天翔大诧问道，“霍秀芸不过是个黄毛丫头，那位名满乾坤的‘风尘狂客’厉老前辈却避免与她见面作甚？”慕无忧神色之上仿佛有点感旧伤怀，缓缓答道：“这桩事的因因果果，是一段极富曲折的武林秘辛，但如今尚不到披露的时间，请老弟恕我暂难奉告。”夏天翔听人家如此说法，自然不便追问，只见慕无忧举起酒葫芦喝了一口，微笑道：“清风明月，烦热全消，想不到这荆门山绝顶，非但景色甚佳，并还是个避暑的极好所在。老弟适才曾说找我有事相询，不妨明讲，慕无忧知无不言。我们坐对碧天万里，下临滚滚长江，正好披襟挹爽，清谈永夜！”夏天翔好不容易误打误撞地才遇见这位萍踪浪迹、居无定所的“天涯酒侠”慕无忧，但话到舌尖，却又有点讷讷难于出口。慕无忧见他这等神情，微笑问道：“老弟器宇英朗，豪快无伦，怎的似有难言之隐？你究竟是想问人还是问事？”夏天翔一老面皮，应声答道：“我想问人。”慕无忧眉头微蹙，缓缓说道：“尘海茫茫，乾坤莽莽，问人确实极难。老弟欲问之人，是男是女？有何特征？曾在何时何地，何种情况之下相逢？如今寻他何事？”慕无忧的这一连串“何”字，弄得夏天翔深蹙双眉，只得把湖南九疑山麓所见细说一遍，但对慕无忧最后一问“如今寻他何事”，却避而不答。

慕无忧静静听完，又举起酒葫芦来喝了两口，便即坐在石上，背倚长松，闭目思索。

夏天翔不敢惊动，走到崖边，俯视月光之下滔滔东去的万里长江，但心头兀自有点不由自主地紧张忐忑。

足足沉默了约莫两三盏热茶光阴，慕无忧起身向夏天翔叫道：“夏老弟，你这个问题，可能要把我难倒！”

夏天翔闻言，不由大为失望。但那位“天涯酒侠”慕无忧，又向他宽慰笑道：“老弟不必发愁，且喝上两口，我们互相研究研究！”

夏天翔无奈之下，也只得借酒消愁，但慕无忧偏又不让他多喝，要过酒葫芦，招呼夏天翔与自己并肩相坐，微笑说道：“我方才所说可能要被老弟难倒之意，并非想不出那位姑娘，而是居然想出了三位之多。不过其中却无一能与老弟九疑山所遇之人完全相似！”

夏天翔自绝望中又生出几分希冀，急急问道：“慕老前辈，你且把你所

想起的三人说出，我们推敲推敲，再加判断！”

慕无忧略作沉吟说道：“御墨色披风，用剑，而能在一刹那间，独诛‘祁连四鬼’的年轻姑娘，第一位便是你方才所见‘峨眉四秀’之中，年岁最轻，要和你单独一斗的霍秀芸！”

夏天翔摇头说道：“当日九疑山麓，我虽未曾认清那位姑娘的面貌，但与霍秀芸却不大相像！”慕无忧又复说道：“独斩‘祁连四鬼’，需要相当身手，故而除了霍秀芸以外，普天下仅仅尚有两位年轻姑娘具此本领，但不知是否用剑及爱着玄衣？”

夏天翔问道：“老前辈请先说出这两位姑娘的姓名，我们再加研判！”

慕无忧蹙眉说道：“这两位来头均大，比‘峨眉四秀’中的霍秀芸还要难缠，一位是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的衣钵传人鹿玉如，另一位则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

夏天翔倒不对什么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及“天外情魔”仲孙圣的名头感觉畏怯，反向慕无忧笑问道：“慕老前辈，这事应该容易判断，她们这三位之中，哪位豢有一匹脚程极快的青色良驹用以代步？”

慕无忧摇头苦笑说道：“难就难在这里，霍秀芸、鹿玉如、仲孙飞琼三位姑娘，平素无一乘马，而青色千里良驹，武林中却有两匹！”

夏天翔知道事情越来越复杂，只得静听慕无忧说道：“这两匹青色宝马，一匹就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所有，名为‘千里菊花青’，另一匹则系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韩康的坐骑，名为‘青风骥’。”

夏天翔听完“天涯酒侠”慕无忧的话后，胸头反更一片茫然，莫知所决。

慕无忧含笑说道：“依我之见，老弟不如先找马，后找人，若能探听出‘九首飞鹏’戚大招或‘商山隐叟’赛韩康之中，谁曾将马借与一位年轻姑娘骑往湖南，岂非便可知道此位姑娘的姓名来历？”

夏天翔对慕无忧这种说法颇为同意，并暗想自己恰好奉了“蔷薇使者”之命，要在九九重阳赶到商山天心坪当代神医赛韩康处，正可顺便打听。但根据“巫山仙子”花如雪所说，一钵神僧已离却东海钓鳌礁，云游天下，却无异又给了自己一个难题，就是怎样才能寻到一钵神僧，用“蔷薇令”求取两滴千年芝液，赶到商山，去向“蔷薇使者”交代。

慕无忧见夏天翔听完自己的话后，低头思索良久，遂向他含笑问道：“老弟想得如何，我这先找马再寻人之策，是否尚可应用？”

夏天翔称谢笑道：“老前辈的高明指教，怎会有差？我是在思索另一位武林奇人，行踪缥缈，令人难寻的为难之事！”

慕无忧笑道：“老弟大概身负重任，要寻的人真还不少。这一位武林奇人是谁？或许慕无忧得知蛛丝蚂迹，可以相告！”

夏天翔俊脸微红，应声说道：“我要找的是住在东海钓鳌礁的一钵神僧，但听说他已云游……”

慕无忧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一阵“哈哈”大笑说道：“老弟运气真好，又算问对了人，那一钵神僧的下落，大概除我以外，尚无人知道。”

夏天翔大喜请教，慕无忧笑道：“老弟不知道当世武林八大门派之中，除了峨眉、祁连为了‘冲云鹤’卫家琦之事新近结仇，便数点苍、罗浮两派夙怨最重。”

夏天翔点头笑道：“我不但知道点苍、罗浮两派每隔七年必将约地决斗，大动干戈。而且这一次并由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祁连掌门人‘九首飞鹏’

戚大招，联名函请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于明年立夏之日，率领罗浮派下人物，至终南死谷一会。”

“天涯酒侠”慕无忧因不知夏天翔在岷山回头峰前巧遇点苍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及祁连妖妇“桃花娘子”靳留香之事，故而听他说得这般详尽，未免微觉诧异，缓缓说道：“老弟说得一点不错，但点苍第一剑，也就是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在邀请冰心神尼赴会终南死谷的柬帖之内，另外附了一封密柬，大意是说两派每七年一斗之余，教下弟子均不免死亡狼藉，彼此元气大伤，不如由铁冠道长及冰心神尼两位掌门人，先期暗至终南死谷一会，谁也不许另约帮手，互尽一身所学相拼，以胜负了恩仇，或可避免两派之间的大量流血。”

夏天翔听到此处，发话问道：“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的这种建议用意颇佳，冰心神尼是否接受？”

慕无忧微叹一声说道：“冰心神尼傲骨冰心，刚强无比，见了这封密柬，立即同意。但这样一来，罗浮、点苍两派的掌门人，同进终南死谷，以后却最多只有一位生还，甚至双双埋忧遗恨！”

夏天翔眉头微蹙，默然不语，“天涯酒侠”慕无忧喝了两口美酒，继续说道：“铁冠道长的这种打算，不知怎会事先泄漏？致被冰心神尼的方外好友一钵神僧得知。一钵神僧遂早离东海钓鳌礁，一面云游济世，一面到期远赴终南，准备仗他佛门的慈悲愿力，为这一道一尼消除嗔念名心，弭此劫数！”

夏天翔把原原本本听完，哦了一声，向慕无忧问道：“慕老前辈，铁冠道长与冰心神尼订于何时互至终南死谷相会？”

慕无忧答道：“他们约定是八月初五，距今尚有两个半月

语音至此略顿，用一种异常关切的目光看着夏天翔，神色颇为郑重地沉声说道：“我虽将这项重大秘密告诉老弟，但老弟千万最多在谷口徘徊，等待一钵神僧，却不可贪看热闹，妄进终南死谷。须知这等秘密性的武林决斗最忌人窥，尤其当事人又是堂堂两派掌门，万一迁怒之下，一举手间……”

夏天翔剑眉微挑，接口笑道：“老前辈是说铁冠道长或冰心神尼一举手间，夏天翔便将立成齑粉？”

慕无忧知道自己措词偶一失慎，业已激动夏天翔好胜不服之心，赶紧含笑说道：“老弟不要误会，你身怀北溟绝技，又有武林异宝‘乾天霹雳’，即令铁冠道长及冰心神尼位居一派掌门，也必另眼相看。慕无忧之意，是恐外人一加参与，他们羞怒之下，容易酿成更大、更难于收拾的奇灾浩劫而已！”

夏天翔起立向慕无忧恭身笑道：“老前辈不必如此煞费苦心。夏天翔也不会狂妄到敢对一派掌门有所不敬的地步。一席长谈，天光已曙，老前辈何去何从？我们一年后尚须同上峨嵋，彼此是否应先约定怎样见面？”

慕无忧笑道：“我向来飘泊天涯，行踪无定，本来大可奉陪老弟，但江汉之间尚有事未了，故只好暂别，我们既上峨嵋，不如便定于明年此日，在峨嵋舍身岩下相会。老弟眉心带煞，双眼笼威，虽是绝代英才，却微嫌锋芒过露，故而今后神泽固长，可能灾厄亦重。慕无忧略通风鉴，临别赠言，尚望老弟不要怪我唐突才好。”

夏天翔长揖称谢，慕无忧微笑飘身，在曙色微微之下，隐迹于荆门绝顶的奇松怪石之中。

自高瞰下，晓色朦胧中，奔腾澎湃的江景尤绝，夏天翔直看到辉辉日出，皎皎天开，方一面下山，一面哑然失笑，自己与“天涯酒侠”慕无忧一夜长

谈，只顾听那些武林秘辛，却忘了向他请教，“风尘狂客”厉清狂送自己的“湘妃竹扇”及那片“蔷薇令”，究竟有何用处？

由此欲奔终南，方向是正北微西，并须穿越武当山，路途颇不在近。

夏天翔因时间颇为充裕，在行经武当之前，遥望天柱峰巍峨的青影，不免心头暗想，是否顺便上峰一访武当派中人物？

武当派是当世八大门派中的大宗派，剑法、内功均有独到之处，但近年似乎比较消沉，不大与其他门派争名斗胜。

夏天翔心念既动，转身斜扑天柱峰，但刚刚转过一角山坳，便听得一声颇为清宏的无量佛号，响自路边小林之中，并自林内走出两位青袍道士。

夏天翔明知人家这声佛号可能是为自己而发，但依然折扇轻摇，缓步登峰，俨如未觉。

右面一位比较年轻的青袍道士身形微闪，挡住去路，沉声说道：“小施主请留贵步！”

夏天翔见对方阻止自己登峰，不由剑眉微剔，手中湘妃竹折扇“刷”的一收，冷然问道：“道人何故阻路？”

青袍道人应声答道：“武当生变，奉本派掌教之谕，三元观百日以内，谢绝外客！”

夏天翔闻言心内暗惊，近来真是多事之秋，看情形武当派变故亦不在小，否则何至由掌教传谕，将三元观封观百日？

心头虽是惊奇，口头却冷冷说道：“你们武当生变，至多不让人进入三元观随喜，难道连天柱峰也禁人登临眺览不成？”

那名拦路的青袍道人见夏天翔神情语气过于冷傲，也不禁眉梢微轩，脸上有点勃然变色。

但另一位年龄较大的道人，此时也已走到近前，目光在夏天翔手中湘妃竹折扇之上一注，不由微惊，向同伴略施眼色，并对夏天翔微笑说道：“明人之前不说暗话，本派掌教因‘武当七子’连丧其三，遂传谕召集本派所有高手，齐聚三元观共商对策，并封观百日，锻炼神功，准备搜集证据，向下手挑衅之人兴师问罪。故而小施主手持‘风尘狂客’厉清狂的湘妃竹折扇，必系大有来头的武林一脉，平日确为我三元观内的上客贵宾，如今事出非常，却望见谅止步才好！”

夏天翔见对方这等掏诚相告，自然改了笑颜说道：“既然贵派发生如此剧变，夏天翔自不会强人之难，且待他日有缘，再复登峰瞻仰三元宝殿。但‘武当七子’，均系当世一流高手，怎会突然连丧其三？并从道长言中听出，似连下手之人都尚未发觉……”

说到此处，突然想起巫山所闻之事，但因对那“巫山仙子”花如雪印象不恶，故未明言，只是装作随口问道：“这三位遇难的‘武当七子’之中，有无离尘子在内？”

青袍道人恭身答道：“我离尘师叔是去年五月在巫峡自行投江，武当派不便对‘巫山仙子’花如雪报复，只留他日向花如雪之师‘天外情魔’仲孙圣要一交代便是。至于我涤尘、悟尘、浮尘三位师叔，却均是在毫无防范之下，中了他人暗地施为的一种紫黑三棱毒刺，全身麻痹瘫痪，慢慢不治而死！”

夏天翔暗想可惜“天涯酒侠”慕无忧未与自己同行，否则以他那等渊博已极的江湖见识，或许知道这种能令人受伤人麻痹瘫痪、渐渐不治而死的紫黑三棱毒刺，是哪一派武林人物的独门暗器。

方想到此处，天往峰头突然传下几声玉磬。

那名年龄较长的青袍道人，闻声以后向夏天翔稽首笑道：“贫道一凡奉三元观玉磬相召，不能久陪，愿夏小施主江湖行侠，无厄无灾，多福多寿！”

夏天翔深喜这一凡道人谦和有礼，遂也长揖笑道：“关于适才道长所说的‘武当七子’中，涤尘、悟尘、浮尘三子遇害一事，夏天翔江湖如有见闻，当飞赴天柱峰三元观，报知贵派掌教。”

话完，彼此含笑为别，夏天翔自然不便再复登峰，遂依旧直奔陕西终南，但心头兀自暗地猜疑，武当派修真养性，与世无争，何人对他们派中主要人物暗下毒手？岂非存心要把武林中搅得地覆天翻，要弄成一片腥风血雨？

疑念盘旋之下，夏天翔特意一路登临，冀有所遇，但事不凑巧，无非徒费心力，山川岁月，两两如飞，不知不觉中，时已八月初三，也到了终南山内。

夏天翔暗忖既称“死谷”，必在深山，遂穷幽极险而探，但连寻两日有余，到八月初五的中午时分，犹自毫无所获。不由急得他连连顿足搓掌，生恐误了参谒一钵神僧，及瞻仰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与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相互较功的这场绝顶精彩好戏，而暗悔一时粗心，未曾向“天涯酒侠”慕无忧问明路径。

目前形势，东南北三面均系排云峭壁，西面则是匹练垂天的三折飞瀑，夏天翔奔驰竟日，寻得心烦，遂欲到那瀑底潭边，小休片刻，使头脑略微清醒，再作计较！

哪知到了潭边，忽然发现怪事，瀑后居然有一方圆数尺、黑黝黝的深洞，而洞口左右两侧的山壁之上又复各自镌有图画。

左壁画的是—枝垂柳，但柳梢斜扬，似乎微风吹拂？右壁则画的是两只合捧的人掌。

垂柳，人掌，均非刀斧凿出，分明是内家高手用神奇指力所镌，夏天翔瞩目之下，不禁心头暗忖，这是否铁冠道长及冰心神尼所为？难道终南死谷竟在那黝黑的深洞之内？

不管是与不是，自己入洞一探，又有何妨？夏天翔念头打定，因恐这等深山古洞藏有恶毒蛇兽，遂先行把真气调匀，贯聚双掌，左前右后护住当胸，便自缓步往洞口走去。

但才一迈步，耳中听得低低一声“阿弥陀佛”，夏天翔不禁大愕回身，因为这潭水四周，适才明明无人，加上自己耳力之灵，能辨十丈以内的金针落地，怎的会突然有佛号传出？

身后丈许以外的潭边巨石之上，盘膝坐着一位灰袍僧人，但看去年龄最多仅有二十五六，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右手中却托着一只方圆六七寸的紫色玉钵。

既有这只玉钵作为标记，自然不问可知，石上僧人便是住在东海钓鳌礁的一钵神僧。夏天翔看清这位方外奇人的年龄面貌以后，恍然顿悟，怪不得“巫山仙子”花如雪会为这一钵神僧那等相思欲死。

好容易在此相逢，似应取出“蔷薇令”，向一钵神僧求取千年芝液，并替“巫山仙子”花如雪传言，请他到朝云峰下赴约。但夏天翔目光微转，竟自略变初衷，装出一副不认识这位佛门高手的样儿，向一钵神僧长揖施礼问道：“在下夏天翔，这位大师法号怎样称呼？你方才那声佛号，似乎阻我入洞，难道这洞中藏有什么奇异蛇兽？”一钵神僧略举手中玉钵，含笑说道：

“贫僧向居东海，即以此钵为号。”夏天翔闻言改容，又复施一礼道：“原来大师竟是名震武林的佛门高手一钵神僧，晚辈夏天翔多有失敬……”一钵神僧摆手笑道：“我与武林各派均无渊源，故交往之间，向来一视同仁，不分尊卑长幼。你难道不认得那洞外左右山壁上所镌的表记？”夏天翔又复看了那山壁上所镌风扬垂柳及合捧人掌一眼，茫然摇头，一钵神僧笑道：“垂柳代表‘回风舞柳剑法’，是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的表记；合捧人手，则代表‘般禅掌力’，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表记。他们……”夏天翔一听瞿然接口说道：“点苍、罗浮两派掌门人的表记既在洞外，则这黑洞之中，难道就是终南死谷？”“终南死谷”四字入耳，一钵神僧眉头略蹙，目中突射炯炯精光，笼注夏天翔，冷然问道：“你是哪一派弟子？怎会知道点苍、罗浮两派掌门约聚终南死谷？”夏天翔知道自己业已把话说漏，若再虚言，定然便会引起这位一钵神僧的怀疑，遂朗笑答道：“家师‘北溟神婆’，但有关这铁冠道长与冰心神尼约聚终南死谷一事，却是听得‘天涯酒侠’慕无忧老前辈所说，才想赶来一开眼界。”一钵神僧摇头叹道：“慕无忧沉溺杜康，惯喜多言，总有一天要在‘言多必失’四字之下，吃场大苦。”

夏天翔闻言，心中不禁暗暗失笑，一钵神僧此语真灵，慕无忧业已为了多言贾祸，几乎在荆门绝顶难逃“峨眉四秀”的“四象追魂剑阵”。

一钵神僧又道：“你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虽然名满天下，威震武林，但终南死谷之中的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均为一派掌门，尤其是双方秘密决斗，最忌人窥，故而这种足以惹火伤身的热闹，你不看也罢！”

夏天翔缓缓走到一钵神僧身前，方看出那只方圆六七寸的紫色玉钵之中，居然还盛有紫色泥土，土里并长着一株紫色的九叶异草。

一面心中暗暗称奇，一面含笑问道：“大师叫我最好不看热闹，你自己却由东海钓鳌礁赶来作甚？”

一钵神僧被夏天翔问得微愕，但旋即含笑答道：“我是想尽我所能，为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挽回这场极可能两败俱伤的悲惨劫数。”

夏天翔双眉微剔，接口问道：“大师抱着慈悲情怀，欲为双方挽回浩劫，难道就不许夏天翔本着侠义肝胆，略尽绵力，分你几分功德善果么？”

一钵神僧又被对方问住，不禁点头笑道：“夏小施主侠肝义胆，慧心灵舌，倒是武林中极难见的少年英杰。好好好，贫僧愿意与你协力完成这场功德！”

夏天翔笑道：“大师大概来得极早，冰心神尼与铁冠道长两位掌门人何时入谷？”

一钵神僧答道：“今日凌晨，这两位掌门人便各在山壁上镌完表记，同时进入终南死谷。”

夏天翔闻言，不由深吃一惊问道：“清晨入谷，迄今已有不少时光，大师既欲为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排难解纷，消灾弭劫，怎的还不进入终南死谷？”

神僧摇头笑道：“你怎的把这两位掌门人看得如此一钱不值？他们进入终南死谷以后，由掌法到兵刃，由兵刃到内功，至少也要耗上两天到三天之久，才会筋疲力竭，互相作最后的拼命搏斗！”

夏天翔恍然顿悟，哦了一声道：“大师要等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及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一桩桩地比完各种功力，到了最后搏斗之时，才进终南死谷。”

一钵神僧看他一眼，含笑说道：“像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这等一派掌门身份的武林人物，无不孤介自高，惜名如命，若不等他们筋疲力竭之际，谁能进得了这终南死谷？即或勉强偷偷进谷，只要一被发现，定将被他们联合讥嘲得灰头土脸，甚至会被赶出谷外。”

夏天翔听完，知道一钵神僧所说，确是实情，不由满面惋惜之色。

一钵神僧见状，诧然问道，“夏小施主，你满面惋惜神情，是为了何故？”

夏天翔剑眉微蹙，叹息一声说道：“铁冠道长号称点苍第一剑，七十二手‘回风舞柳剑法’，名震江湖。冰心神尼则系罗浮掌门，她那‘般禅掌力’及一柄金丝云拂，更是我崇拜已久的武林绝学。这等罕见难逢的名家较技，却无缘得睹，请教大师，是否令人惋惜之至？”

一钵神僧目光对夏天翔上下微一打量，忽然问道：“你师傅有没有教过你‘缩骨神功’？”

夏天翔虽觉一钵神僧问得有些突然，但知必有深意，故而脸上

微红地应声答道：“我师傅教是教过，但我因悄悄偷下北溟神山，功行未竟，大概只练到八成左右。”

一钵神僧微笑说道：“‘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嫡传心法，必然异于常流，你能把‘缩骨神功’练到八成，或许已够应用。”

话音至此略顿，夏天翔正待请教要自己施展“缩骨神功”何

故之际，一钵神僧又复手指那黝黑的洞穴笑道：“你方才说得对，

好容易才遇上这一场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这等绝世武学名家、一

派宗主，互相毫不藏私地拼命恶斗，若不一饱眼福，未免太虚此行……”

夏天翔听出一钵神僧语意，高兴得接口问道：“大师许我进入终南死谷悄悄一开眼界？”

一钵神僧点头说道：“但我要你必须保持‘悄悄’二字，须知在这两位掌门人的耳中，尘沙落地，宛若惊雷，故而千万不可接近到十丈以内，否则不但误人，并将误己。”

夏天翔点头领命，方待纵身，一钵神僧又复叫道：“你入洞以后，必须通过四层石壁，才到达终南死谷。但第四层石壁，你既难以通过，更不可通过，只准隔着这层石壁，屏息静气地遥加观看！”

夏天翔的脑海中早已幻想冰心神尼与铁冠道长，在终南死谷以内打得如火如荼的精彩景象，闻言一面点头，一面纵身，两个起落，便自进入那黝黑的深洞之内。

四五转折过后，洞中便达毫无光亮、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程度，并有一层石壁堵住去路。

夏天翔伸手扞壁，果然发现离地四尺来高之处，有一尺许小洞，遂施展“缩骨神功”穿越而过。

第二层石壁上的洞穴更小，方圆盈尺，等到第三层时，壁上洞穴仅比一钵神僧手中那只玉钵略大少许，夏天翔运足功力，方始勉强钻过。

此处因第四层石壁之外便是终南死谷，故而稍有光亮。但所谓光亮，只是洞顶上五六寸方圆的一圈淡光，显然这层石壁上的洞穴，只有五六寸大小，并系自上斜行向下，光影才会映照在洞顶之上，但由于光影太淡，洞中其他景色，仍非目力所能见。

夏天翔双手拊壁，施展“壁虎游墙”功力，上升丈许，方始找到洞口，果然壁外那终南死谷地势较低，这洞穴方向，确是斜行往下。

终南死谷，名不虚传。夏天翔虽因洞穴太小及方向关系，不能多窥谷中景色。但目光触处，已见白骨成堆，而白骨堆中，却相距六七尺远，对坐着一位相貌极为英秀的中年白衣女尼，及一位看不清面貌，仅从那花白须发之上，估计出约莫六十来岁的黄袍道士。

这一尼一道，全是闭目静坐，不发片言，但双方的缁衣及道袍之上，均微起波纹，看出似乎是在全身抖颤。

夏天翔不由大失所望，暗想这两位罗浮派及点苍派的掌门人，哪里像是比较武功？简直好似互相在忍受一种莫大痛苦。

谁知夏天翔在黝黑的古洞之内，隔着第四层石壁，注视终南死谷之时，却又有两道极为凶毒、狠辣、诡谲的目光，就在他身旁数尺以外，向他暗中狞视。

可惜夏天翔绝想不到洞中另外有人，也未曾回头与此人目光相对。否则他可能会发现这两道目光好熟，进而精密研判，看破好徒们的阴辣心思，便足防止以后的多少不幸之事发生，及挽回几乎血染整个武林的奇灾浩劫。

暗影中潜伏之人几度抬手，想对夏天翔有所不利，均不知由于何种顾虑，终告忍耐未发。而夏天翔也看出终南死谷中的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及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确似双双身受重伤，性命危殆，而决定赶紧回报一钵神僧，请示究应如何处理。

一钵神僧也决未想到终南死谷之中会有这种突然剧变，见夏天翔入洞不久便即退出，并满面惊惶的神色，不由诧然叫道：“夏

小施主，你怎的回来这快？是不是发出声息惊动他们，吃了什么苦头？……”

话犹未了，夏天翔已自苦笑答道：“大师快去看看，我倒未吃苦头，只怕那两位掌门人，苦头吃得不小。”

一钵神僧哪里知道其中曲折？犹自含笑问道：“是铁冠道长吃了冰心神尼‘般禅掌力’的苦头？还是冰心神尼在人家七十二式‘回风舞柳剑’下……”

夏天翔感觉事机紧迫，遂一把抓住一钵神僧，同往那黝黑的古洞中纵进，边行边自把适才所见详加叙述。

一钵神僧听得仍自将信将疑，但等他到达第四层石壁，由穴中窥察终南死谷以后，方知夏天翔所言，丝毫不谬。

第四章 终南死谷

夏天翔在这段途程之中，见第三层石壁的洞穴那等狭小，一钵神僧依然手把玉钵，毫无难色的一钻而过，不由深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自己虽得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真传，但功力火候方面毕竟尚差，要想与这干出奇高手共争一日之长，必须刻苦用功，加倍努力。

心头警惕之下，见一钵神僧默视着对坐在终南死谷白骨堆中的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似乎束手无策？遂低声说道：“大师何不用佛门‘狮子吼’或‘天龙禅唱’神功，试试可能将这两位仿佛已入昏迷状态的掌门人加以唤醒？”

一钵神僧觉得夏天翔所言大可一试，遂神功微凝，先以极其柔和但最能启发人灵智的“天龙禅唱”笑着叫道：“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二位怎的齐到这终南死谷之中？真真雅兴不浅！”

终南死谷之内白骨堆中对坐的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闻声之下，先是铁冠道长似乎微微一惊，冰心神尼也眼皮连动，但终于无力睁开，身上仿佛颤动得越发剧烈。

这时洞内暗影中所潜伏之人，早自秘道中悄然退去。

一钵神僧见“天龙禅唱”仍不能对二人奏效，遂提气运用佛家“狮子吼”神功，大声叫道：“二位道友，怎的这等痴迷？贫僧一钵在此！”

语音宛如百万天鼓齐鸣，震得终南死谷及这古洞之中，嗡嗡不已。

这回那位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勉强自喉间迸出一丝微弱语音，断断续续地说道：“终南死……死……谷之……外，有……人暗……算。我……我……与点……点苍掌……掌门……人铁冠道……长，交……手未……久……便……自同……中……剧毒……”

一钵神僧闻言，不由更出意外地惊叹一声，夏天翔如今因已无顾忌，遂晃着火折，略察洞内形势，向一钵神僧说道：“大师是否想把这第四层石壁毁去，我给它一颗‘乾天霹雳’好么？”

一钵神僧摇头苦笑说道：“你师门的‘乾天霹雳’，虽然威力足能震岳推山，但若在此处施为，不仅终南死谷中的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必然同遭粉身碎骨，连你我也将活埋洞内……”

说到这里，突然面色一整，双目中射出炯炯神光凝注夏天翔，一举手中那只六七寸方圆的紫色玉钵，语音异常郑重地缓缓说道：“贫僧自入空门，以‘一钵’为号以来，手中从未离过此钵。今日为了要施救这受人暗算，显见即将奄化的罗浮、点苍两派掌门人，不得不一破惯例，烦夏小施主代托此钵，就在这洞穴口际听我招呼，千万不可使钵中所植那株九叶异草，触及任何金属之物！”

夏天翔见这位佛门奇人神色如此郑重，遂恭恭敬敬地接过那只紫色玉钵，托在掌上，目送“一钵神僧”施展上乘“缩骨神功”，自那奇小的洞穴之中，慢慢进入白骨如山的终南死谷之内。

一钵神僧钻出小洞，跃下终南死谷，首先对那些堆积如山的狰狞白骨，合掌低眉，念了一声“阿弥陀佛”。

这时位居罗浮、点苍两派掌门人、功力极为深厚的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竟连坐都坐不住了，双双跌倒白骨堆中，全身抽搐，显见最多再复支持片刻，便将永绝人寰，泉台埋恨。

一钵神僧口中又是一声“阿弥陀佛”，右手拇、中二指凌空连弹，以佛门“弹指生花”的绝顶神功，暂时截断这两位掌门人的全身血脉。

然后急忙纵回洞穴下方，向夏天翔叫道：“夏小施主，你赶紧用手在我那玉钵中所植的九叶异草上摘下顶端一叶，与我使用！”

夏天翔如言施为，只见那叶断之处，溢出半点乳白汁液，顿时散发一股清绝奇芬，使人闻之神智安宁、心胸一爽。

这种异草的汁液竟然如此清芬，夏天翔忽然想到“蔷薇使者”之命，不由暗自猜测，难道这就是所谓武林圣药千年芝液？

一钵神僧接得夏天翔凌空抛落的那片草叶以后，立即一撕两半，分别喂入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口中，并在二人身上凌空寸许之处，双掌往复虚摩，仿佛费力已极，光头之上，汗落如雨。

夏天翔看得分明，知道一钵神僧因男女有别，只得大费真力，凌空按摩，使那片草叶早生神效。

但一钵神僧是冰心神尼的方外至友，如今却对她生死强仇铁冠道长照样无分先后厚薄地一般施救，这种佛门子弟的博爱仁心及公平举措，看得夏天翔好不钦佩！

片刻之后，一钵神僧出了一口长气，微笑收手，夏天翔知道已大功告成，这当世武林八大门派中，罗浮派及点苍派的两位掌门人，即将解毒醒转。

果然又过片刻，冰心神尼与铁冠道长便双双带煞气地翻身跃起，两人并同时把手一伸，掌中各自托着一根大小式样完全相似、长约寸许的奇形紫黑毒刺。

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翻覆一看那根紫黑毒刺，仔细揣入怀中，向一钵神僧稽首为礼，谢了救命之德，然后对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说道：“我们今日之会，既遭奸人暗算，自然作罢。但贫道想与大师商议，可否把罗浮、点苍两派所约定的明年立夏一战，略为

延缓？”

冰心神尼冷冷笑道：“既已定期，延缓作甚？”

铁冠道长双目一张，神光四射，厉声笑道：“冰心大师，你不要会错了意，‘点苍三剑’及派中弟子岂是怕事之人？我不过想先查出这暗中对我们用毒刺暗算的无耻鼠辈，加以剪除，然后再举行点苍、罗浮两派间的门户之斗而已！”

夏天翔听到此处，忽然想起“武当七子”之中，涤尘、悟尘、浮尘三子遇害之事，正与目前情况有些类似。只可惜距离太远，无法看清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掌中所托紫黑毒刺是否三棱形状？

心中正在起疑，又听得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答道：“你这种说法我倒同意，我们各自设法对此人搜查蛛丝蚂迹，等得手以后，再行互定会期便了！”

铁冠道长说道：“一言为定，贫道心急查缉这暗箭伤人的无耻鼠辈，我且先行告别！”

话完，向一钵神僧又复稽首为礼，便即飞身向这小洞之中，施展“缩骨神功”钻出。

夏天翔本想避开，但一转念间，却又毫不隐藏地托钵卓立。

铁冠道长钻过这重石壁，突见夏天翔，不由愕然举手，似欲凝劲待击？

夏天翔向这位点苍第一剑，也是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微

微一笑，略举手中玉钵。

铁冠道长见了这只紫色玉钵，方知夏天翔是一钵神僧的同路之人，遂顿足飘身，向第三层石壁的洞中钻去。

这时终南死谷之中，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与佛门奇侠一钵神僧，居然四目相对，半晌无语。

夏天翔见状，不由好生诧异？也自屏息静气，不敢惊动。

对立终南死谷白骨堆中的两位奇人，默然久久以后，冰心神尼微叹一声，向一钵神僧问道：“你不在东海好好坐关，又跑到终南来管这场闲事作甚？”

一钵神僧微笑道：“我若不自万里远来，又恰好遇上皇甫翠门下的一位小友，巧窥谷内景象，你岂不要与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玉石俱焚，同归于尽？”

冰心神尼秀眉一轩答道：“我与铁冠道人倘若同时尽命终南死谷之内，或许可为罗浮、点苍两派，消除不解之恨。”

一钵神僧摇头大笑说道：“你这种想法简直错误已极。万一今日罗浮、点苍两派掌门人同自陈尸终南死谷，又是受人暗算，武林之内，势必掀起无限风波，岂不成了‘我入地狱，众生亦入地狱’？”

冰心神尼被一钵神僧驳得无话可答，遂突然提气纵身，向石壁小洞之中一钻而进。

一钵神僧含笑声叫道：“许久未曾相见，你怎的匆匆便去？”

冰心神尼一面运用“缩骨神功”在洞内蛇行，一面高声答道：“你东海坐关，好不容易才禅功大进，不要又动尘心。等我查出这毒刺的来源，及与点苍派会战以后，再邀你到罗浮香雪海中快聚十日！”

语音说到未了，人已穿洞而出，但瞥见手托紫色玉钵的夏天翔后，这位罗浮掌门人居然面色微红，缙衣大袖展处，便自毫不停留地钻入第三层石壁洞内。

夏天翔看得好不惊疑？暗想“巫山仙子”花如雪那等痴恋一钵神僧，如今这位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又好似与他交情不浅？则一钵神僧哪里像是戒行卓绝的佛门高人，简直无殊衣香鬓影、到处留情的风流种子。

他正在惊疑参半之际，一钵神僧已在夏天翔身后笑道：“夏小施主想些什么？你虽艺出名家，武功颇具火候，但有些佛门妙谛，却非你这等年龄，及入世太浅、经验不够之人，所能领会参透！”

夏天翔脸上微红，将手中所托紫色玉钵交还一钵神僧，双双施展“缩骨神功”，穿洞而出，等经过三层石壁，到了黝黑的深洞以外的水潭附近，方向一钵神僧含笑问道：“大师方才可曾看清那两根暗算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的紫黑毒刺是否三棱形状？”

一钵神僧愕然目注夏天翔点头问道：“你怎会猜出那根紫黑色毒刺体作三棱？”

夏天翔听得紫黑毒刺果是三棱，知道武林中又潜伏了一股险恶暗潮，如果任其演变，不加载止，定然将变成不可收拾的无限风波，遂憬然答道：“大师可知‘武当七子’中的涤尘、悟尘、浮尘三子，也遭人暗算，业已死在这种三棱紫黑毒刺之下？”

一钵神僧听说“武当七子”之中，已有三位被这三棱紫黑毒刺害死，不由悚然动容，向夏天翔探问究竟。

夏天翔遂把武当山玉柱峰下一凡道人之言，尽己所知，对一钵神僧转述

一遍。

一钵神僧静静听完，目光又复凝注那通往终南死谷的黝黑洞口。

这时洞口两旁石壁之上，所镌代表罗浮冰心神尼的合捧人掌及代表点苍铁冠道长的风扬垂柳的表记，已由两位掌门人在出洞之时，各自毁去。

一钵神僧神色凝重地沉思片刻以后，皱眉说道：“这使用三棱紫黑毒刺之人，连向武当、罗浮、点苍三派中主要人物暗下毒手，其动机已极可疑，尤其今日之事，更令人有点诧异莫解。”

夏天翔愕然问故，一钵神僧缓缓说道：“我来得极早，是在昨夜初更便即藏身此间，一直等到今日凌晨，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与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才双双赶到，镌好表记，同时进入终南死谷。除此以外，根本未见旁人入洞，则对他们暗算之人，从何而来？难道有人具此深谋，事先又复知晓冰心神尼与铁冠道长要在此间约斗，特地费尽心机，在这洞内凿有其他秘道，事后并能从容退走？”

夏天翔也觉疑不可解，一钵神僧便向他挥手笑道：“小施主江湖行侠，无妨对这桩极具阴谋，并颇饶趣味之事，多多注意，倘能凑巧揭穿暗中弄鬼之人的真实面目及险恶心机，可替武林中消弭一场奇灾浩劫，功德无量。贫僧也要为‘武当七子’遇害一节，走趟天柱峰三元观，访谒武当掌教，一询究竟！”

说完，刚待回身，夏天翔含笑叫道：“大师暂留贵步，我们是在此巧遇，否则夏天翔还有事要去东海拜谒！”

一钵神僧哦了一声，讶然问道：“我还以为我与小施主是风萍偶聚，谁知你本来就要寻我？但北溟门下，与我向无……”

夏天翔含笑接口说道：“夏天翔要想拜谒大师，共计有两事，但均与我师门无关！”

一钵神僧听他要找自己，并有两事之多，未免参详不透地目注夏天翔，微笑问道：“夏小施主，贫僧虽修佛法，难解禅机，你要到东海找我，究有何事？尽管明说。”

夏天翔目光往一钵神僧手中那只紫色玉钵之上连看几眼，含笑说道：“第一件事，是向大师求取两滴千年芝液。”

一钵神僧闻言颇出意外，看了夏天翔一眼，略为凝思，缓缓说道：“我钵中所植这株千年芝草，共只九叶，每叶均能起死回生，芝液则更具灵效。除了今日在这终南死谷之中，为救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摘下一叶以外，生平极为珍惜，从未用过。但我与小施主似有前缘，你既需要，贫僧奉赠一滴，无论何等重伤奇毒，均已足够祛解！”

夏天翔早已知道千年芝液是罕世难求的武林圣药，自己与一钵神僧萍水相逢，尚未打出“蔷薇使者”旗号及取出那片“蔷薇令”，便肯赠送一滴芝液，这种人情委实太以可感，遂赶紧含笑称谢说道：“夏天翔本身幸无奇厄飞灾，怎敢向大师妄求武林圣药？我只是受了另一位老前辈所差，代他跑趟东海而已！”

一钵神僧眼内突射奇光问道：“何人如此倚老卖老？叫你漫漫万里的去往东海，难道他能吃准我非允所请不成？”

夏天翔应声答道：“这位老前辈的姓名来历，我一概不知，甚至连年貌均所不识！”

一钵神僧微笑说道：“夏小施主，你这禅机怎的越打越深？姓名、来历、

年貌，均所不知，你如何受他差遣？”

夏天翔苦笑答道：“这件事说来确实有点令人可笑，但当时我却只觉得那位老前辈有种不可抗拒的神奇魔力，能够使人唯命是从。”

一钵神僧越听越觉好奇地问道：“夏小施主你在何处遇见此人？”

夏天翔答道：“四川岷山的回头峰后，扪心壑底，金玉谷内，蔷薇坟前！”

一钵神僧失声叫道：“如此说来，夏小施主是‘蔷薇使者’所遣的使者？”

夏天翔这时方把那片紫玉蔷薇花瓣取出，恭恭敬敬地递与一钵神僧过目，并微笑说道：“大师猜得不错，夏天翔奉了蔷薇坟守坟使者之命，以这片‘蔷薇令’为信，向大师求取两滴千年芝液。”

一钵神僧对夏天翔紧盯两眼，先交还那片“蔷薇令”，但夏天翔目光极锐，突然发现这片“蔷薇令”的玉质、色泽，竟与一钵神僧手中那只玉钵，几乎完全一样！

两者是否另有渊源？抑或偶然巧合？这种观念在夏天翔心头一幻即逝。因一钵神僧交还“蔷薇令”后，随手自怀中取出一只极小玉瓶，并用指甲轻轻划破紫色玉钵之内的千年芝草，盛了两滴芝液，塞好瓶塞，神色颇为郑重地向夏天翔递过。

夏天翔恭身双手相接，仔仔细细地揣到怀中，一钵神僧含笑道：“夏小施主，你说找我共有两事，第一件我已遵嘱照办，第二件又是什么？是奉他人所差，还是你自己之事？”

夏天翔微笑答道：“大师这回却完全猜错，第二件既非受人所差，又与夏天翔无关，反而是大师本身之事。”

这位空门怪侠一钵神僧，真被夏天翔东一句西一句地弄得如坠五里雾中，讶然问道：“小施主说是为我自己之事，要到东海找我？”

夏天翔点头含笑，反向一钵神僧道：“江湖人物讲究不轻然诺，遵守守信，佛门弟子是否对此……”

一钵神僧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摇头笑道：“佛门弟子更应该不打谎话，一诺千金。小施主言中之意，难道我有什么背信违约……”

夏天翔也不等一钵神僧话完，立行接口笑道：“以大师这等道德身份，怎会对人背信违约？但或许有所厌恶避忌，才故意不加以理会？”

一钵神僧又念了一声佛号说道：“夏小施主此语未免过份看轻佛家，三宝弟子欲以慈悲愿力，普度众生，爱仇敌同骨肉，履刀山若莲花，怎会有所厌恶避忌？你如知晓我有何偶然遗忘之约，便请坦白相告，贫僧当立即往践，并感激不尽！”

夏天翔暗笑这位一钵神僧已被自己层层驳入，用话套住，遂正色说道：“大师，你记不记得昔年五月十五至十七日间的巫峡江边朝云峰下之约？”

一钵神僧大出意外地蓦然一惊，抬头仰视长天，似在思索当年往事，口中并喃喃低声问道：“夏小施主认识‘天外情魔’仲孙圣的义女而兼爱徒，住在巫山朝云峰暮雨壑中的‘巫山仙子’花

75

如雪？”

夏天翔摇头答道：“花如雪与我毫无交情，但大师尚不践此约，每年五月十五至十七三日之间，巫峡江心，却不知要平添多少无辜冤魂！”

一钵神僧闻言，愕然不解，夏天翔遂把自己在巫峡所遇所经，略加叙述。

一钵神僧静静听完，向夏天翔单掌为礼，深深一打问讯，僧袍飘处，霍

然转身，刹那之间，便如流水行云般，走得无踪无影。

夏天翔虽不知一钵神僧何往，及是否会去巫山践约？但一来千年芝液业已求得，二来也已替“巫山仙子”花如雪把话带到，自然感觉一片轻松，准备离开终南，直奔商山天心坪当代神医赛韩康之处，看看“蔷薇使者”尚有何差遣？及打听打听赛韩康的宝马“青风骥”，曾否借人骑往湖南？以便寻访深嵌心头的那位姑娘的姓名来历。

自从“天涯酒侠”慕无忧，在荆门山绝顶，判断那位御墨色披风、用剑，而能在一刹那间独诛“祁连四鬼”的年轻姑娘，定然不出“峨眉四秀”中的霍秀芸、昆仑派掌门知非子的衣钵传人鹿玉如、“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等三者之内，并替他定下先寻马、再寻人的计划以后，夏天翔遂决定如言照做，但若在两匹青色宝马身上依旧无所获得，则何妨设法一晤鹿玉如及仲孙飞琼，总可认出哪一位是湖南九疑山匆匆巧遇，竟使自己旦夕相思、无法排遣的绝代佳人，武林侠女。

夏天翔情思满腹，痴痴迷迷，一面眺览云烟，一面随意举步，但尚未离却终南，又遇到一桩奇事。

两峰夹立，一径通人，苍碧泉青，云迷雾笼，当地景色在险峻之中，颇带清幽，夏天翔正心中暗赞终南风物，博大精深，不愧有“关中第一名山”之称，突然目光略注前方，倏地止步。

原来两三丈外，大堆怪石之中，一块较为平坦的青石之上，高高盘踞一物，在雾影轻笼下，看出是条径约七寸、蟠成一座塔状的青色巨蟒。

这类巨蟒，夏天翔见过颇多，本来无甚足奇，但目前情况不同，巨蟒全身抖颤，好似正在忍耐什么莫大痛苦？并自那张闭得紧紧的大嘴之中，流下一滴一滴的紫黑鲜血，有时来上一两声忍不住的凄厉惨哼，更令人听得毛发皆竖。

夏天翔知道这条青蟒可能无毒，但径约七寸，长度最少也在两丈以上。如此巨物，自然力大无穷，连狮虎犀豹等兽，均远非其敌，怎会变成这副惨状？究竟是被人所制，还是被物所克？

“蔷薇使者”是要他在九九重阳赶到商山天心坪当代神医赛韩康处，千年芝液既得，不必再去东海，时间方面，自然尽有余裕。夏天翔既见这条青蟒的怪状，遂索性跃上峭壁，坐在离地数丈的一块藤蔓之间，静看究竟。

这时青色巨蟒口中不住连声惨哼，周身皮鳞，也自尾际逐渐向上，一阵阵地急遽颤抖。

夏天翔正看得又觉惊心，又觉有趣之际，忽然听得谷口方面，似有些微异响。

偏头望去，因目光为峭壁所遮，未曾看出是何物生响，但转面再对那条青蟒看时，夏天翔不禁咋舌称奇，眼前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怪异景象。

青蟒全身逐渐往上的剧烈抖颤，业已抖到颈部，本来紧闭的血盆巨口，亦复大张，但咽喉之间，却仿佛有一点小小的红白相衬的暗影，不住晃动。

夏天翔心头猜疑：“难道这点红白相衬的暗影是条罕见的蛇虫，如今要自青蟒腹中，慢慢爬出？”

念犹未了，青蟒力竭声嘶，发出生命即将终绝的最后一声凄厉怒啼，全身宛如长虹电射般，凌空窜起四五丈高。

窜得虽高，落得也快，等青蟒气息全无的陈尸乱石堆中之际，果然自它口中，慢慢一拱一拱，钻出一条长未四尺、细如人指，但头上却长着一簇血

红鸡冠、全身雪也似白的锥头奇蛇。

这条全身雪白的鸡冠锥头奇蛇才自青蟒腹中拱出，夏天翔耳内突闻低微人语声息，遂赶紧凝神倾耳，只听得峭壁遮断之处，有人说道：“潘师妹，‘雪甲鸡冠’业已出现，我去把它捉来，这次奉命所采的药物，便告一样不缺的了。”

夏天翔闻言，才知道这条奇蛇，名叫“雪甲鸡冠”，壁后来人，似欲擒去合药，但此蛇形状凶毒异常，倒看他怎么下手擒捉，长点见识。

这时另一个女子口音向先前那人问道：“赵师兄，‘雪甲鸡冠’全身各处刀剑难伤，毒力之强，更无与伦比，你准备怎么下手？用‘天丝罩’还是用‘天荆毒刺’？”

先前发话那人答道：“这种天生异物，诚如师妹所说，毒力太强。即令被‘天丝罩’罩住以后，一样令人无法下手，仍需费事。还不如用‘天荆毒刺’，以毒攻毒，把它制住，比较来得干脆。”

那条奇形怪蛇“雪甲鸡冠”，自闻人声以后，早就把颗钢锥似的三角尖头，昂起老高，并瞪着一对精光闪烁的炯炯凶睛，注视着峭壁。

夏天翔听对方两次提到“天荆毒刺”，不由心头一动，暗想既然这条“雪甲鸡冠”奇蛇周身刀剑难入，而对方仍欲用“天荆毒刺”，以毒攻毒相制，则无疑这种暗器的毒力，比蛇更强，并能无坚不摧，专破内家护身真气之属。自己倒要好好留神细察这“天荆毒刺”，是否即系终南死谷中，有人持以暗算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的色呈紫黑、体作三棱之物？及壁后来人，是哪一门派中的采药弟子？

刚刚想到此处，石后来人业已发动，三道银色精光，破空电闪，带着一片锐啸之声，直向那条“雪甲鸡冠”袭去。

夏天翔见对方所发暗器，色作亮银，方失笑自己疑心太大，所料不确。但目光注处，却又不禁眉头暗蹙。

原来那条名叫“雪甲鸡冠”的奇形怪蛇，居然气派极大，见那三道银光袭到，竟连闪都不闪，一任暗器打中它那细才如指的身躯，如击败革，往外激撞出数尺远近，砰然自落。

三道银光落在草中，夏天翔始看出是专破“十三太保横练”等硬功、极为霸道的暗器“白虎亮银锥”，心头未免惊奇交迸。

惊的是以“白虎亮银锥”这等霸道的外门暗器，居然伤不得“雪甲鸡冠”丝毫？则自己今后江湖行道，倘若再复巧遇此类罕见的奇异蛇虫，委实必须慎重对付，万不能恃技轻视，致遭不测。

奇的是仿佛记得这种“白虎亮银锥”，是昆仑派专用暗器，但昆仑在当世武林的八大门派之中，最称高蹈自隐，与人无争，则那对武当、罗浮、点苍三派主要人物屡施暗袭的三棱紫黑毒刺，应该绝不会在昆仑门下的手中出现。

夏天翔惊奇之念未已，峭壁后来人却发出一声龙吟长啸。

那条“雪甲鸡冠”既是天生毒物，自然凶戾无伦，早就觑定峭壁之间，蓄势待发。对方再一长啸勾引，遂“呱”的一声怒啼，身躯微一屈伸，宛如银虹电掣般，便自向啸声发处，凌空穿去。

“雪甲鸡冠”奇蛇窜起当空，壁后又发出三缕紫黑暗光，打的是它头上鲜红鸡冠及七寸要害。

蛇虫之属，纵然天赋凶毒，也敌不过人类巧思。“雪甲鸡冠”恃着鳞甲

奇坚，连对那三枚“白虎亮银锥”都不加躲避，自然更不会怯于这三缕毫不起眼的紫黑暗光，故而依旧照直前穿，未加理会。

但谁知这三缕紫黑暗光就是所谓“天荆毒刺”，比那“白虎亮银锥”厉害何止十倍？只听“雪甲鸡冠”一声极难听的怒啼起处，身躯凌空跌落，头上鸡冠及七寸要害之上，带着三根长约寸许的三棱紫黑毒刺，微一翻滚，便即全身急颤，竟与夏天翔所见冰心神尼与铁冠道长在终南死谷之中的情状，颇为相似。

夏天翔见对方所用的“天荆毒刺”果是色呈紫黑，体作三棱，不由心头越发凛然，遂屏息静气地欲看对方究竟是否自己意料中的昆仑门下？

“雪甲鸡冠”一阵急遽颤抖以后，渐渐不动，峭壁间嵯峨怪石丛内，遂转出一男一女，年龄均在三十左右，全作道装，男的英挺潇洒，女的俊俏风流，相互神情并极为亲密。

男的走到如今业已不动的“雪甲鸡冠”身前三尺之处，低头略一探视，便向女的含笑说道：“潘师妹，我们这种独门暗器‘天荆刺’的威力之强，大概可与‘北溟神婆’皇甫翠的‘乾天霹雳’，并称双绝。”

女的微笑点头，自腰间解下一只玄色皮囊，用树枝把那条“雪甲鸡冠”奇蛇，连着三根“天荆毒刺”，挑进皮囊之内，便自双双飘然离去。

夏天翔略一思索，等他们转过峭壁走出数丈以后，突然现身赶出，高声叫道：“昆仑门下，暂且留步慢走！”

那道装男女闻言愕然停步，目光一注夏天翔，双双飘身纵回，由那道人发话说道：“贫道赵钰及师妹潘莎，奉命云游采药，与朋友素昧生平，不知怎会知我是昆仑门下？出声相呼，有何见教？”

夏天翔听对方业已自承果是昆仑弟子，遂决心寻衅，以便一探究竟，遂傲然冷笑连声说道：“草地上现有三枚‘白虎亮银锥’，我怎会不知道你们是昆仑门下？”

那名叫赵钰的道装之人，发现夏天翔神情极为冷傲，颇似有意寻衅，遂哦了一声，微笑问道：“朋友怎样称呼，有何见教？你眼力见识之博，使贫道好生钦佩！”

夏天翔把两只大眼一翻，依旧冷冷地答道：“我叫夏天翔，为了那条‘雪甲鸡冠’奇蛇，已在此守候多日，却被你们捡了便宜……”

话犹未了，那名叫潘莎的道装女子便即咦一声，诧然接口问道：“这雪甲鸡冠奇蛇只有一桩用处，并且非以生在我们昆仑绝顶的一样稀世难逢的药物相互配制，方具灵效，你守候多日，却有何用？”

夏天翔未曾料到对方有此一问，不禁弄得有些张口结舌。

潘莎见他这等神情，知道是信口胡言，有意捣蛋，遂冷笑一声，索性再加以挖苦道：“何况那‘雪甲鸡冠’天性绝毒，皮骨如钢，凭你能捉得住么？”

这最后一语，激得夏天翔傲性大发，双眼神光电射，觑定潘莎，冷然答道：“我守候这‘雪甲鸡冠’之故，便是爱它一身雪白的蛇皮。如今蛇已死去，无法再斗，我便斗斗你这捉蛇之人，不也一样？”

潘莎的一双妙目之中也射出炯炯精光，冷然一注夏天翔，自鼻中哼了半声，意似不屑地晒然说道：“昆仑门下，向来淡于名利，与世无争，但你既想斗，便与你斗斗何妨？软硬轻功，掌剑内力，由你挑选，我就用这条‘雪甲鸡冠’奇蛇作赌，你却以何物，作为赌注？”

夏天翔听潘莎所说“昆仑门下，向来淡于名利，与世无争”之语，不由

暗想这才叫“菩萨面孔，蛇蝎心肠”，你们昆仑派与人无忤，与世无争，“武当七子”中涤尘、悟尘、浮尘三子，及点苍铁冠道长、罗浮冰心神尼，却怎样身中色呈紫黑、体作三棱的“天荆毒刺”？

对方既以那条“雪甲鸡冠”奇蛇作赌，自己一时却寻不出适当物件，遂取出“风尘狂客”厉清狂赠送自己的那柄湘妃竹折扇，凌空抛向赵钰，狂笑叫道：“赵朋友，你识不识货？我与你师妹赌斗一场兵刃，便以这柄扇儿及那条‘雪甲鸡冠’奇蛇作为赌注。”

话完，探手襟底，“呛啾啾”一阵清越龙吟，把自己那对独门兵刃三绝钢环，撒在手中。

潘莎正想发话相讥对方，一柄折扇，能值几何？但忽见师兄赵钰注目扇上字画，满面惊讶神情，遂暂时忍话未发。

赵钰并未看出扇上书有墨竹一面所铃朱文“殷勤理旧狂”及白文“狂之又狂”的小印，是号称当世武林三大难缠人物之一“风尘狂客”厉清狂所用的闲章。但看出那几竿墨竹，画得苍劲脱俗，笔意高绝，另一面题字的“天涯酒侠”慕无忧又属知名，遂认为不必因此小事，无谓结仇，向夏天翔含笑叫道：“夏朋友不必与我潘师妹一般见识，你喜爱‘雪甲鸡冠’的一身雪白蛇皮，我们却只要它顶端那鲜红的鸡冠，彼此所需，并无冲突，不过目前暂难分配而已。夏朋友若肯相让，他日你西陲游侠之际，何妨枉驾昆仑，赵钰定将这蛇皮精工制好，敬以相赠。”

夏天翔闻言暗谗，这两名昆仑弟子，怎的并不似自己意料中那等阴恶凶毒？但自己现身寻衅之意，本来不在什么“雪甲鸡冠”之皮，只是为了探查有关“天荆毒刺”的秘密，并制造日后远上昆仑，访谒昆仑派掌门知非子衣钵传人鹿玉如姑娘的借口，故而自然想取胜这场赌注，赢得那条上有三枚“天荆毒刺”的“雪甲鸡冠”奇蛇，以作他日向武当、罗浮、点苍等派，揭破昆仑派阴毒面目之无上铁证。

心中如此想法，故在听完赵钰的话后，也换了一副比较和蔼的神情，微笑答道：“赵朋友请放宽心，一条蛇儿本来无足希罕，夏天翔生平好武，爱访高人，只是想借机在令师妹手下讨教几招昆仑绝学而已。”

潘莎因自己与师兄赵钰均是昆仑门下有数的人物，故起初颇为轻视夏天翔，但等对方撒下那对三绝钢环以后，看出这兵刃打造特殊，威力定然不俗，遂也伸手肩头，亮出一柄奇形兵刃。她这一亮兵刃，却更使夏天翔目光发直，心头反复疑思，惊诧交集。

原来潘莎自肩头所撒下的这柄奇形兵刃，似剑非剑，似钩非钩，厚脊薄锋，长约三尺，几乎全作剑形，但在近剑尖处，却多了一枝看来极为锐利的三棱倒刺。

夏天翔惊愕失神之故，并非为了怯惧对方有甚精妙招术，只是想起昔日九疑山腰，遥望心头渴欲相寻的那位玄衣少女，独诛“祁连四鬼”之时，仿佛用的就是这种奇形兵刃。

潘莎见对方目光凝注自己手中的兵刃，若在深思，不由冷笑一声，晒然说道：“你口口声声说要领教昆仑绝学，难道连我手中这柄昆仑刺都认不得么？”

夏天翔手内三绝钢环交叉略错，发出一片清越龙吟，抬头轩眉，注目潘莎，傲然答道：“兵刃称谓可以随意命名，有甚希罕？我委实不识你那昆仑刺，难道你就认识我这对三绝钢环？”

潘莎听得三绝钢环之名，虽觉有点耳熟，但仍不太在意，昆仑刺横护当胸，目光笼住夏天翔，便自宛如流水行云地向右活开步眼。

第五章 青骢一现

夏天翔左右分执双环，巍立如山，静待对方发难，以师门所得，斗斗江湖少见的昆仑绝学。

就在二人一动一静，均自剑拔弩张，即将交手之际，赵钰忽然微一凝神，诧声叫道：“夏朋友与潘师妹且慢交手，你们听听这是什么奇异声息？”

夏天翔与潘莎的武功耳力，均不会逊于赵钰，至少也在伯仲之间。但因两人表面各自强傲，心头早就看出对方是位罕见强敌，不敢怠慢，互相心神专注之下，未再兼顾周围环境有何异动。

如今既经赵钰这一提醒，双双倾耳聆听，果然听得有一片既似波涛怒卷，又似万马奔腾，从来未闻的奇异声息，正对着自己所处的方向狂驰而至。这片奇异的声息来得委实太快。初闻之际，似乎尚在里许以外，如今业已将到谷口。

夏天翔与昆仑门下的赵钰、潘莎，凛于这片莫测高深的奇异声息来势太凶，谁也不敢再逞意气，各展身形，一东二西，抢上峭壁藏身，静观其变。

他们刚刚在峭壁之间援登丈许，便已听出那奇异的声息是一片蹄声，并有几只高大健壮的野骡，自谷口急窜而入。

夏天翔独立东面峭壁的一块突石之间，见状不由心中暗诧，所闻蹄声，为数极众，难道全是野骡？它们如此合群狂奔，却属何故？

他疑念未了，谷口又复涌进数以百计的成群野骡，一只只均向前绝尘狂奔，毫不旁顾。

夏天翔惊奇交集地凝神侧耳，听出后面蹄声尤多，但奔驰入谷之兽，业已不是野骡，而换了一批豹、狼、鹿等互相混合的杂牌队伍。

怪的是这些平素互相残杀吞噬的无知兽类，如今却决不相斗，只顾拼命向前，狂奔不已。

这时那远方传来的绵绵不绝的奇异声息，仿佛越发洪厉，并有“希聿聿”的连声马嘶，高昂嘹亮已极。

夏天翔一听马嘶，便知是匹神骏无比的千里龙驹，不禁暗想，难道这些野兽之中，还杂有罕见宝马？

心头惊奇，目光自然凝注谷口，只见马嘶声中，泼风似的驰进一匹上驮一条黄影及一条白影的青色骏马。

这种景象入目，更搅得夏天翔心头疑念纷纭，莫明其妙。

因为分明记得在荆门山绝顶，向“天涯酒侠”慕无忧请教心中所念那位骑青马、披玄衫姑娘的来历姓名之际，慕无忧指出鹿玉如、仲孙飞琼、霍秀芸三人，并建议自己与其寻人，不如先行寻马。盖普天下能够日行千里的青色龙驹，仅有两匹，一匹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坐骑“千里菊花青”，另一匹则为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韩康所有的“青风骥”。

如今面前驰过的这匹青马，若论脚程，照它那等飞云逐电的神奇速度，足当千里龙驹之称，难道竟会就是“天涯酒侠”慕无忧所说的“千里菊花青”或“青风骥”？

马已极度引人注目，但等夏天翔看清马背上所驮的一条黄影及一条白影的形状之时，不由越发目瞪口呆，暗道自己自上岷山参拜蔷薇坟以来，怎的一连串遇上这多怪到极点的怪异之事？

原来马背上所驮的黄影白影均不是人，黄影是只通身金毛披拂的奇形异

兽，白影则是只高有二尺左右的小小白猿。

跟在这匹青色骏马之后的，是一片波涛狂卷的厉声，青马双耳竖处，再作骄嘶，足下也益发加快，刹那之间，便即超越群兽，驰出三四十丈。

马驰得快，水也来得极快，谷口波光猛现，水花怒卷，宛如百尺冰墙，排空下压。草树之属，自然随流摧折，逐浪飘浮，连那些嵯峨怪石，也被冲击得“咔嚓嚓”的，一片裂响。

夏天翔方自憬然顿悟，那些狂奔的野骡、狼、豹等兽，原来是为了逃避这暴发的山洪！但身上一凉，满目波光，这山谷之中，业已成了一片汪洋，水势并还不停上涨，距离自己足底，仅约三尺。

怯于那等奔腾澎湃的山洪威势，夏天翔只得施展壁虎功、游龙术，沿着峭壁往上攀登，直到高达二十来丈，才找了株崖缝古松坐下。只见谷中水位已约五六丈高，而在对壁藏身的两名昆仑门下的男女弟子赵钰、潘莎却不知退往何处，毫无踪影。

夏天翔寄身绝壁，目注洪流，虽然知道水势决难涨到自己所坐之处，但心头兀自忽而忧烦忽而失笑。

忧烦的是从潘莎所用的奇形兵刃昆仑刺绝似自己昔日在九疑山所见之物一事上，几可判断心头想念的那位姑娘，就是昆仑派掌门知非子的衣钵传人鹿玉如之际，突又发现那匹青色龙驹，而马背却又驮的是兽非人，岂不叫自己难以决断，到底应该先去寻人？还是先去寻马？

失笑的则是自己白白与潘莎故意作对，不但交手不成，“雪甲鸡冠”奇蛇未得，反而使“风尘狂客”厉清狂送给自己的那柄湘妃竹折扇轻易落入昆仑门下的赵钰手内。

心头思索之间，谷中水势已告不再上涨，夏天翔瞥见那条半沉半浮水面，未曾随波流去的青蟒遗尸，不由又复想起武当涤尘、悟尘、浮尘三子，及罗浮掌门冰心神尼、点苍掌门铁冠道长，是否均死伤于自己所见昆仑门下用来对付“雪甲鸡冠”的“天荆毒刺”之下？

倘若不是？则何以同样长约寸许，体作三棱，色呈紫黑，并含有那等能毒死罕见毒蛇的奇异毒力？

若是？则昆仑一派向来闭关自守，淡泊名利，与世无争，何以突向武当、罗浮、点苍三派的主要人物下此毒手？

正反两种意念，在夏天翔心头盘旋久久，仍觉难下结论。而谷内山洪，来得虽快，退得也速，如今积水不过只剩尺许。

夏天翔一头玄雾，满腹疑云，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聊以解嘲地认为自己这一路奇遇太多，无妨把这各种难猜难测的问题，寄望于虚无缥缈之中，也许前途尚有更多奇逢，可使一切疑问迎刃而解。

至于探查心头所系念的那位姑娘的姓名来历一节，究应先行寻马，还是寻人？也暂时搁置，慢加决定。先轻于为己，重于为人，把这向一钵神僧求来的两滴千年芝液，送到“商山隐叟”赛韩康处，免得误了“蔷薇使者”之命。并可顺便向赛韩康请教，他可曾将那匹“青风骥”借人骑往湖南九疑山附近。

夏天翔起初不注意“奇逢”二字，自上岷山的一路之间，几乎处处奇逢，但如今这渴望奇逢之下，却一路平平淡淡，连半件奇事均未遇上。

关中辗转，到处登临选胜，不知不觉间，时序已近重阳，夏天翔遂直奔商山，欲往住在天心坪的当代神医赛韩康处，交代“蔷薇使者”嘱办之事，

并向赛韩康有所请教。

天心坪是在商山深处，形势绝佳，三面环山，一面临壑，飞

87

泉涤俗，古树藏幽，就

在这飞泉古树间，朴素无华地建有三间茅屋。

夏天翔生怕误事，在重阳前一日便自赶到，只见那三间茅屋之前，有一葛衣布履的清癯老者，正与一位身段极其窈窕但以黑纱覆面的玄衫女子，倚松对弈。

赛韩康虽然隐居商山，甚少出世，但他是当代第一神医，声名自然震动江湖。故而夏天翔一见便知那位葛衣布履的清癯老者，便是自己要寻的“商山隐叟”，因对方无姓无名，向以外号行世，遂抢步当前，恭身一礼说道：“在下夏天翔，参见赛老前辈！”

“商山隐叟”赛韩康神态十分谦和地伸手让坐，含笑说道：“夏老弟请坐，在我未曾请教老弟来意前，先为你介绍一位武林高人，这位姑娘就是罗浮派中高手，‘凌波玉女’柴无垢。”

夏天翔因在岷山回头峰前，曾遇点苍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并几乎互相破脸，故而一听“凌波玉女”柴无垢之名，不由一面见礼，一面略为偷眼打量这位孤芳自赏、冷艳无双、在武林中声名颇好的罗浮侠女。

柴无垢更因隐身回头峰峭壁，听得“龙飞剑客”司徒畏移情“桃花娘子”靳留香后，曾萌死意，意欲投身百丈深谷，多亏夏天翔适时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圣洁无边的蔷薇愿力”，才宛如禅唱梵音，使自己迷梦潜消，魔障渐退，恢复灵明，静心等待“蔷薇使者”，发挥他那圣洁无边，能使残花再好、缺月重圆的“蔷薇愿力”。

故在夏天翔一报姓名时，便自覆面黑纱之中，暗暗投过两道感激的眼色。

夏天翔于“商山隐叟”赛韩康那句“请教老弟来意”的语中，听出“蔷薇使者”尚未到此，遂向赛韩康及柴无垢含笑问道：“我是奉‘蔷薇使者’之命而来。赛老前辈与柴女侠认不认识掌管岷山回头峰后、扪心壑底、金玉谷内那座蔷薇坟的‘蔷薇使者’？”

赛韩康及柴无垢听说夏天翔竟是奉“蔷薇使者”所命而来，不由均觉惊奇。尤其那位夙昔容光绝代、如今却已月缺花残的“凌波玉女”柴无垢，知道这位青衣少年之来，定对自己有莫大关系，遂含笑接口答道：“我曾两拜蔷薇坟，并与‘蔷薇使者’答话，蒙他许以蔷薇愿力助了夙愿。赛大侠则与其素昧生平，老弟既奉‘蔷薇使者’之命，可是携来大雪山朱红雪莲及东海千年芝液？”

夏天翔也对柴无垢猜到自己携有千年芝液一事，略感惊讶，暗忖难道“龙飞剑客”司徒畏追踪之举不谬，这位“凌波玉女”当时确在自己之前先到岷山，瞻拜蔷薇坟有所诉苦。

柴无垢话音方了，夏天翔便含笑说道：“那位‘蔷薇使者’只派我到东海钓鳌礁向一钵神僧求取千年芝液，却不知什么大雪山朱红雪莲……”

“商山隐叟”赛韩康插口笑道：“一钵神僧的千年芝液比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的朱红雪莲更为珍贵，也更为难得。夏老弟可否求到？”

夏天翔笑道：“我未到东海，便在终南死谷之外，巧遇一钵神僧，蒙他赐了两滴千年芝液……”

赛韩康闻言失惊叫道：“一钵神僧向把他紫玉钵中的千年芝液珍逾性命，能赐一滴半滴，已是罕世奇逢，他怎的竟肯对老弟一赠两滴？”

夏天翔微笑说道：“这位空门奇侠与我特别投缘，相求之时，允赠一滴。等我说明系奉‘蔷薇使者’所命，又将其余一滴，一并相赠！”

说到此处，忽然想起“凌波玉女”柴无垢正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遂又复笑道：“我在终南死谷之外，不但巧遇一钵神僧，并在终南死谷之中遇见了柴女侠的师姊，也就是贵派掌门人冰心神尼暨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

柴无垢越听越惊奇，不由向夏天翔讶然问道：“司徒畏不是在岷山回头峰下向夏老弟说，点苍、祁连两派联名传帖，邀约我掌门师姊率领罗浮派中人物，于明年立夏，到终南死谷一会。怎的我师姊又与点苍掌门人提前同到终南……”

夏天翔截断柴无垢话头，神色凝重地缓缓说道，“岂但点苍、罗浮两派掌门提前同到终南，大概更出柴女侠意料的是两位掌门人并同遭暗算，身中奇毒。若非一钵神僧以千年芝叶及时相救，冰心神尼及铁冠道长，难免双双埋恨终南死谷！”

“凌波玉女”柴无垢听得掌门师姊居然曾受如此奇灾，不由关心颇切地目注夏天翔，急声问道：“夏老弟，你能否将目睹终南死谷中所生之事，对柴无垢说一遍？”

夏天翔端起石桌上赛韩康为他所斟的一杯松子茶来，呷了两口，含笑说道：“我此行奇遇极多，加上‘蔷薇使者’大概要等明日才到，正好对二位详细叙述。说完以后，夏天翔并还有事欲向赛老前辈台前请教！”

“商山隐叟”赛韩康与“凌波玉女”柴无垢，倾耳凝神，静听夏天翔说完终南死谷中一段经过之后，柴无垢暗喜吉人天相，掌门师姊总算无恙；赛韩康却拈须沉吟，口中不住自语“三棱紫黑毒刺”数字，双眉紧蹙，似在深作思索。

夏天翔因此事关系太大，可能影响整个武林，故不敢轻易吐露曾见昆仑门下施展“天荆毒刺”一节，反向赛韩康含笑问道：“老前辈是当代第一神医，见闻必博，莫非对那暗算罗浮、点苍两派掌门人的三棱紫黑毒刺的来历，或是何人惯用，有所知悉？”

“商山隐叟”赛韩康摇头苦笑说道：“我虽然知道某派某地，所产某物，与老弟所说那种长约寸许、体作三棱、色呈紫黑形状的毒刺极其相似，但想来想去，此派人物，决不会持以在武林中无缘无故地乱肆凶锋，并因一语猜度，便可能导致整个江湖的浩劫奇灾，关系委实太大，故而纵然柴女侠的师姊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曾为此物所伤，我也不便在未获充分证据以前，妄加揣测。”

赛韩康见夏天翔听到此处，剑眉轩扬，俊目闪光，似欲插口发话，遂向他神色郑重地摇手，含笑道：“此事确实干系太大，必须各方探讨，综合所得，方易寻求正确论断，故而老朽亦望夏老弟权衡利害，尽量慎言。”

夏天翔本因听出赛韩康似乎也知晓昆仑派有那“天荆毒刺”一物，正待就此发问，却见人家如此神色，遂只好改变话题，向这位当代神医微笑问道：“老前辈既然这等说法，我们便暂时不谈此事也好。但夏天翔本身亦有几桩问题，想在老前辈台前请教。”

“商山隐叟”赛韩康伸手替夏天翔斟了一杯商山特产的葡萄美酒，点头

笑道：“夏老弟有话尽管请说。”

夏天翔问道：“老前辈以回春妙手行道江湖之时，是否有一神骏良驹代步？”

赛韩康尚未答语，旁边坐的“凌波玉女”柴无垢已微笑接口说道：“赛大侠的坐骑‘青风骥’乃是罕见龙种，不但日行千里，并能威慑虎豹。”

这“威慑虎豹”四字，使夏天翔听得想起终南所见群兽飞驰、趋避山洪之事，不由微愕问道：“老前辈这匹日行千里、威慑虎豹的龙种神驹，如今可在天心坪上？”

“商山隐叟”赛韩康闻言，脸上突然浮现一种颇为尴尬的奇异神色。

“凌波玉女”柴无垢见赛韩康这等神色，也不禁诧然问道：“赛大侠怎的这等神情？难道你把那匹青风骥送人了么？”

赛韩康苦笑说道：“我昔年卖药苗疆，历尽蛮烟瘴雨，因替一位苗峒峒主治愈沉痾，蒙他送我这匹异种龙驹青风骥，怎会再复

91

平白送人？”

夏天翔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说道：“这等异种龙驹人见人羡，大概老前辈疏于防范，被江湖朋友偷得去了。”

赛韩康看了夏天翔一眼，摇头说道：“慢说我在江湖之中人缘尚好，无甚仇家，又复薄有微名，不会有人潜登商山天心坪，胆大妄图。就是那匹青风骥本身，亦颇通灵威猛，二三流的寻常身手，休想对它有所算计！”

“凌波玉女”柴无垢听得好奇起来，目注赛韩康，缓缓问道：“赛大侠这匹龙种神驹，既未送人，又未被窃？却……”

话音未了，突然又复有所猜度的转口问道：“莫非何人身有急事，特向赛大侠借得去了？”

赛韩康又是极其尴尬地微微一笑，举起葡萄美酒，饮了半杯，向柴无垢、夏天翔摇头说道：“这件事说来既令人好气，又令人好笑。我那匹青风骥未送人，又未被偷，更未出借，却是作为赌约赌输，被人家赢得去了。”

这种答话，确实大出柴无垢及夏天翔的意料之外。柴无垢惊奇颇甚地发话问道：“赛大侠是与哪一门派中人物打赌？”

赛韩康又饮了半杯葡萄美酒，微笑道：“此人不属当今武林峨嵋、武当、少林、昆仑、祁连、雪山、点苍、罗浮等八大门派中任何一派。”

夏天翔忽然触动灵机，插口问道：“是不是与‘天外情魔’仲孙圣有关？”

赛韩康目注夏天翔，讶然问道：“夏老弟怎的这等料事如神？一猜便中！”

夏天翔是因忽然想起“巫山仙子”花如雪在朝云峰下与自己赌约之事，才触动灵机，遂得意笑道：“因为我深知‘天外情魔’的门下最爱寻人打赌。”

赛韩康哦了一声，向夏天翔微笑问道：“夏老弟也与‘天外情魔’的门下曾经有过赌约？”

夏天翔嗯了一声，但因暂时不愿吐露与“巫山仙子”那段赌约的经过，遂转移话锋，反向赛韩康问道：“这互相打赌、赢去老前辈那匹龙种神驹青风骥之事，是‘天外情魔’仲孙圣亲登商山天心坪，还是由他们门下来此？”

赛韩康摇头答道：“既非‘天外情魔’仲孙圣亲来，亦非他们门下来此……”

话音至此，略微一顿，柴无垢及夏天翔不由听得齐觉愕然，赛韩康拈须微叹，继续说道：“是老魔头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

“仲孙飞琼”四字入耳，夏天翔不禁剑眉双蹙。因为自从看见昆仑门下的女门人潘莎使用那种又似吴钩剑、又似跨虎篮的昆仑刺后，几乎业已认定

自己昔日在九疑山所见的玄衣少女，便是昆仑掌门知非子的衣钵传人鹿玉如。但如今听赛韩康这等一说，似乎倩影深嵌心头的骑青马姑娘，又应该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岂非越缠越是糊涂，越打听越发莫明奇妙？

“凌波玉女”柴无垢向赛韩康问道：“赛大侠武学绝世，医道尤精，见识经验更复高人一等。那仲孙飞琼与你是怎样打赌？并怎会让她得胜？”

赛韩康眼皮微阖，似在回忆前情，但瞬即睁目笑道：“这位姑娘美丽可爱到了极处，也聪明调皮到了极处，一登天心坪便开门见山，自道身份，并说她有一位师姊，身在‘情魔’门下，偏偏却陷‘情网’，致罹重病，要想向我请教三样药方。”

夏天翔知道仲孙飞琼所说身在情魔门下，偏偏却陷情网的师姊，定是“巫山仙子”花如雪。

柴无垢点头说道：“赛大侠岐黄医道，当世无双，那位仲孙姑娘向你求教药方正属得人，怎的又会有什么赌约？”

赛韩康笑道：“这位仲孙姑娘说她爹爹门下从不求人，这次是为了师姊之病，才破例特来找我。药方开得出时，愿以罕世宝物相酬，但万一我徒盗虚名，竟无实学，药方开不出时，却又怎处？”

夏天翔问道：“老前辈怎样回答？”

赛韩康苦笑说道：“我当时一来对医道确颇自负，二来也决想不到仲孙飞琼会有那等刁钻古怪的问题，遂傲然答道，既负医名，药方开得出，是份内之事，并不要她酬赠什么罕世宝物，倘若无法开方，则天心坪所有一切，随她处置就是。”

“凌波玉女”柴无垢闻言赞道：“赛大侠却酬仗义，一片天心，但不知那位仲孙姑娘所求的是什么药方？竟会把你难倒？”

赛韩康脸上微红，摇头笑道：“仲孙姑娘倘若真个问病，我自然不会无词以对。”

柴无垢诧异道：“仲孙飞琼是为她师姊罹病而来，不问病症，却问什么？”

赛韩康苦笑连声答道：“病倒是病，但不是普通伤寒中暑，五痨七伤等病。”

夏天翔听得有趣起来，接口问道：“仲孙飞琼向老前辈请教的第一个药方要治何病？”

赛韩康吁了一口长气答道：“第一个药方，她问我‘痴人梦’是怎样醒法？”

“凌波玉女”柴无垢哼了一声说道：“这第一个问题，在新颖之中微带荒唐，不像是求医问疾，倒有点像是盘禅问道。第二个呢？”

赛韩康回忆前情，又好气又好笑地答道：“第二个药方，与第一个互有关系，异曲同功。她问我‘不了情’是怎样断法？”

夏天翔失笑说道：“这位仲孙姑娘越问越觉有趣。第三个药方，大概她要问你‘相思病’怎样治法了？”

赛韩康拊掌点头笑道：“夏老弟真够聪明，猜得一点不错。但有趣虽然有趣，我却瞠目以对，开不出治疗这等趣病的有效药方，终于被那位刁钻得可爱的仲孙飞琼姑娘，把我那匹日行千里、威慑虎豹的龙种神驹青风骥赢去了。”

“凌波玉女”柴无垢觉得这等趣事，果然又是好气，又觉好笑，令人感

到闻所未闻。但听至最后，不禁诧道：“赛大侠那匹青风骥威猛异常，何况神驹多半识主，怎会甘心随那仲孙飞琼而去？”

赛韩康点头说道：“柴女侠问得有理，我也为了此事，至今心头尚自略感不服。因为平素生人决难走近的青风骥，但居然对那仲孙飞琼服服贴贴，并且神情颇为亲热，任凭她纵身上背，渡涧越峰，狂驰而去。”

柴无垢觉得此事委实奇趣无伦，但忽然瞥见夏天翔在闭目深思，不由含笑问道：“夏老弟，你在想些什么？”

夏天翔霍然双目一睁，神光四射地看着“商山隐叟”赛韩康，大笑说道：“我在想，赛老前辈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这三张药方并不难开，却被那仲孙飞琼把匹龙种神驹青风骥骗得去了！”

“凌波玉女”柴无垢目光一注夏天翔，颇感兴趣地问道：“夏老弟如此说法，难道这三张药方，你都会开么？”

夏天翔点头笑道：“仲孙飞琼的第一个问题‘痴人梦’及第二个问题‘不了情’，问得颇为空洞，我们答得也不妨虚无缥缈。只有她第三个问题‘相思病’，问的是病，我们便开方治病好了。”

“商山隐叟”赛韩康替夏天翔斟了三杯葡萄美酒，自己也以三杯相陪，含笑说道：“老夫竭诚求教高明，每敬夏老弟一杯，便请老弟开张药方，替那仲孙飞琼坠入情网中的师姊治病！”

夏天翔取了一杯葡萄美酒，擎在手中，微笑说道：“老前辈尽管请问，夏天翔试为作答。”

这时“凌波玉女”柴无垢因自己也是深陷情网之人，自然凝

95

神注目 静听夏天翔怎

样作答。

赛韩康向夏天翔举杯一笑道：“请教夏老弟，‘痴人梦’如何醒法？”

夏天翔饮尽手中第一杯葡萄美酒，应声答道：“听几声暮鼓晨钟，‘痴人梦’岂不霍然而醒？”

赛韩康举起第二杯酒，继续问道：“再请教夏老弟，‘不了情’如何断法？”

夏天翔一饮而尽，含笑答道：“挥慧剑，悟真如，‘不了情’岂不杳然而断？”

“凌波玉女”柴无垢听到此处，插口说道：“我先前原说仲孙飞琼有点像是盘禅问道，如今夏老弟果以禅机作答。问得自属古怪，答得更为聪明，寓真知于趣味之中，颇足发人深省。”

赛韩康手擎第三杯美酒，向夏天翔点头笑道：“老弟对这第一第二两问，答得确极空灵高卓。但第三问比较实际，是‘相思病’如何治法？倒看老弟的这张治病药方，怎样开呢？”

夏天翔饮完了手中那杯甜香醇厚的葡萄美酒，微喷嘴唇，满脸得意神情，含笑答道：“这张药方，古来就有，不必我搜索枯肠。相思病是心病，常言道得好：‘心病还须心药医！’……”

赛韩康暗骂夏天翔太以聪明，遂有意相难地截断对方话头，问道：“夏老弟你所谓的心药何在？”

夏天翔剑眉一挑，应声答道：“诚心诚意地跑趟四川岷山，越回头峰，渡扪心壑，穿金玉谷，到蔷薇坟前，恭献鲜花，诵念碑文，祈求蔷薇愿力，便是治疗相思病的最好心药。”

这几句话听得“凌波玉女”柴无垢及“商山隐叟”赛韩康均相互点头，认为夏天翔答语太妙。但就在此时，突然赛韩康所居茅屋背后的绝峰之上，传下一阵祥和的笑声，有人发话说道：“夏天翔，你不要替我乱拉生意，须知我在未能助你与柴无垢把两桩心愿完成以前，金玉谷暂告封谷，不再接受蔷薇诉愿了呢！”

柴无垢、夏天翔一听便知“蔷薇使者”已来，不禁肃然生敬，双双合掌恭身，赛韩康也起立目注绝峰，微笑说道：“‘蔷薇使者’请现法身，容我这草野俗人，一识金面。”

绝峰之间，未现人影，仍旧飘下那片祥和的语音，缓缓答道：“赛大侠当代神医，功同良相，回春妙手之下，积德比我多多，何须如此谦抑？我因事暂时不便相见，这半朵朱红雪莲，产自大雪山中，请与夏天翔所携来的一滴千年芝液并用，为柴无垢先复容光。至于另一滴芝液，即赠夏天翔，留备不时之用吧！”话完，当空青光一闪，自峰头掷落一具异草所织的药囊，赛韩康伸手接过，打开看时，果然有半朵武林圣药朱红雪莲贮在其内。

柴无垢、夏天翔听得“蔷薇使者”不肯现身，正自微感失望之际，祥和的语音又复飘落问道：“柴无垢，点苍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是否还有一位兄长，叫做‘辣手纯阳’司徒敬？”

柴无垢恭身答道：“司徒敬与司徒畏一胎孪生，容貌极为相似，区别之处，只是司徒畏的眉心正中多长一粒大如黄豆的硃砂红痣。他们兄弟二人，兄归三清，弟在俗家，但‘辣手纯阳’司徒敬于两年多前，因手下太辣及过份骄狂，被我掌门师姊冰心神尼施展‘般禅掌力’，震落弱水而死，罗浮、点苍两派结怨更深，司徒畏也许即由于此故才突然变情，并以紫焰神砂暗下毒手，将我毁容泄愤。”

绝峰上的“蔷薇使者”听完以后，默然片刻，又向夏天翔问道：“夏天翔，你既巧遇‘天涯酒侠’慕无忧，得知终南死谷之事，可曾问出你在九疑山所见骑青马、披玄衫、手使吴钩剑或跨虎篮、独斩‘祁连四鬼’的那位姑娘的姓名宗派？”

夏天翔脸上微红，应声答道：“慕老前辈猜度有三位姑娘均有可能，就是‘峨嵋四秀’中的霍秀芸、昆仑派掌门知非子的衣钵传人鹿玉如及‘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

“蔷薇使者”闻言，失笑说道：“你的眼光真高，这三朵娇花，均如玫瑰蔷薇，颜色虽佳，却无不带刺扎手。慕无忧既已如此猜度，你自己可有看法？”

夏天翔脸上红云略退，想了一想，大大方方地答道：“霍秀芸我已见过，并不太像。其余两位，若论手中兵器，则鹿玉如比较近似……”

“蔷薇使者”的语音垂天而降，接口说道：“你这种想法颇对，昆仑派所用的昆仑刺，倘若远远看去，确实既像跨虎篮，又像吴钩剑。”

夏天翔剑眉微蹙，继续说道：“但若论座下良驹，则又像是曾与赛老前辈打赌、赢去那匹青风骥的仲孙飞琼。”

“蔷薇使者”哈哈笑道：“我早知其中必然矛盾重重，倘若太过容易，蔷薇愿力又怎能被称为治疗相思病的最好心药？”

赛韩康、柴无垢及夏天翔三人，听得全自耳根一热，“蔷薇使者”又复说道：“我如今便去查探几桩可疑之事，为你们一尽心力，江湖之中，随处均可相逢。赛大侠何妨亦暂移良医身份，且作良媒，替这两位痴儿痴女，设

法玉成好事？”

话完“哈哈”一笑，便告寂然，使得赛韩康、柴无垢、夏天翔三人，同自仰首峰头，神驰不已。

“蔷薇使者”既有吩咐，又将半朵朱红雪莲送到，“商山隐叟”赛韩康遂向夏天翔要了一滴千年芝液，立即开炉炼药，准备为“凌波玉女”柴无垢治疗玉颊上紫焰神砂所留的伤瘢，使她恢复昔日的绝代容光，倾城颜色。

圣药奇功、神医妙手双管并进之下，柴无垢不消多日，容光便复。而夏天翔也在这段期间，与她相处得极为熟悉，并因柴无垢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师妹，要比自己长出一辈，遂改口以柴姑姑相称。

柴无垢容光既复，便拟除去所戴面纱，夏天翔眉梢一挑，含笑叫道：“柴姑姑，你何必这样太爱漂亮，亟于除下面纱？不如等与‘龙飞剑客’司徒畏的一段纠纷，被圣洁无伦的蔷薇愿力化解以后，再令这位曾经一度负心的薄幸郎君，出于意外地骤睹姑姑天人颜色，惊惭交进多好？”

“凌波玉女”柴无垢凄然说道：“司徒畏不仅对我负心，并已坠入‘桃花娘子’靳留香所布的欲网之中。故而，纵令‘蔷薇使者’何等孤心苦诣，蔷薇愿力何等圣洁无伦，恐怕依旧难使缺月再圆，残花重好。但你既如此说法，我便暂时不除去这片面纱，留作警惕也好。”

夏天翔听完，方待发话，三人忽自同有所闻。主人“商山隐叟”赛韩康目注天心坪下，含笑叫道：“来者何人？莫非是想打我几坛特酿葡萄美酒的念头，并连吃带偷的老化子，‘三手鲁班’尉迟巧么？”

天心坪下一阵“哈哈”怪笑，身形晃处，纵上一位鹑衣百结、两鬓花白的清癯化子，手指赛韩康高声叫道：“你这卖假药的郎中，怎的只猜我爱喝酒？可知江湖多事，劫数临头，上门求你医伤疗毒的生意，必将接踵而来，恐怕快没有功夫喝酒了呢！”

赛韩康含笑说道：“老化子且慢张牙舞爪，我先替你引引介绍。”

话完，方对柴无垢一指，那尉迟巧便即微一抱拳，怪笑说道：“这一位我认得，是罗浮派中高手‘凌波玉女’柴姑娘，你且把那位神采飞扬的年轻朋友，为我一介。”

夏天翔知道这位“三手鲁班”尉迟巧，也是当代武林中的一位奇侠，诙谐玩世，在江湖内素有神偷而兼巧匠之称，遂起立抱拳，恭身一揖说道：“在下夏天翔，艺出北溟，家师皇甫神婆！”

· 99 ·

……………”

话犹未了，尉迟巧已伸手提起石上所置的一壶葡萄美酒，嘴对嘴地一气饮干，拊掌大笑道：“柴姑娘是罗浮侠女，夏老弟是北溟高弟，幸会，幸会！不俗，不俗！尤其是你这葡萄美酒，味道越来越好，着实不俗。”

柴无垢、夏天翔见“三手鲁班”尉迟巧这副神情，齐觉忍俊不禁，赛韩康也含笑骂道：“老化子，究有多久时日未曾喂你腹内酒虫，怎会馋得这般模样？你方才说是江湖多事，劫数临头，为何说了一半，便不往下说？”

尉迟巧向赛韩康翻了一个白眼，怪声叫道：“酒来，酒来，老化子跑你这天心坪跑得有些口渴，倘若无酒润喉，你叫我怎生饶舌？”

赛韩康摇头一笑，索性进屋取来半坛美酒、一只巨觥，放在“三手鲁班”尉迟巧面前说道：“有你这等恶客光降，我天心坪确实劫数临头。这是半坛十年陈酒，老化子一面喂你腹内酒虫，一面叙述你所见所闻，江湖之中，怎

又突然多事？”

尉迟巧捧起酒坛，斟满巨觥，持在手中，向赛韩康、柴无垢及夏天翔，含笑说道：“你们知不知道，今年十二月十六日，黄山天都绝顶，有一场极为热闹的武林盛会？”

赛韩康等闻言，全觉愕然，“凌波玉女”柴无垢首先发话，向尉迟巧问道：“这场武林盛会是何人主动发起？邀约何人参与？”

尉迟巧把巨觥之中所贮美酒饮了大半，才举袖一抹嘴唇，目注柴无垢，怪笑答道：“柴姑娘的师妹、罗浮派掌门冰心神尼，便是三位发起人物之一。其他两位是武当派掌教弘法真人及点苍派掌门铁冠道长，所邀约与会的对方人物则为……”

夏天翔听到此处，知道此会定是为那一再暗中伤人的紫黑三棱毒刺而起，遂接口问道：“请问尉迟前辈，罗浮、点苍、武当三派掌门人所邀约的对方，是不是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

“三手鲁班”尉迟巧愕然凝视夏天翔，点头笑道：“夏老弟猜得不错，罗浮冰心神尼，武当弘法真人及点苍铁冠道长所邀约的正是昆仑知非子。但知非子怎敢以一派之力，独抗三派掌门？故而也约了生平至友峨嵋派掌门人玄玄师太暨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助阵。三位请想这定期十二月十六日举行的黄山天都绝顶大会，竟有当代武林八大门派中的六派掌门列场，其他闻讯赶去看热闹的三山五岳人物，尚未计算在内，是否必将鬼泣神惊，天开石破，精彩无比？”

话音到此略顿，面上现出一片感叹的神色，继续说道：“八大门派之中，除了相互间不可避免的争名好胜以外，罗浮、点苍深有夙仇，祁连最近又与点苍结成死党。加上这天都大会上，昆仑、峨嵋、雪山，复将与武当、罗浮、点苍为敌，武林中哪里还会有片刻清宁？必然从此飞扬着无了无休的腥风血雨！”

说到此处，神色益发怆然，“咽”的一声，饮尽觥中余酒，指着“商山隐叟”赛韩康，怪笑连声说道：“综合我以上所述，岂非江湖多事，劫数临头？你这老怪物既负当代神医之名，却莫再在这商山天心坪高蹈自隐，吝惜回春妙手及炉内灵丹，且赶紧下山济世，为即将相互狠拼、伤亡累累的武林人物，略挽劫运。”

夏天翔静静听完，向“凌波玉女”柴无垢笑道：“天都大会既有冰心神尼，柴姑姑大概总非到不可？我们不如立时便下商山，一路顺便打探各种可疑情节，或有意外发现，也说不定。”

柴无垢含笑点头，夏天翔遂又向“商山隐叟”赛韩康问道：“赛老前辈是否也和我们一同行止？”

赛韩康摇手笑道：“我到期必然赶到黄山天都绝顶，一开眼界，但目前不能与老弟及柴女侠同行。”

夏天翔诧然问故，赛韩康含笑答道：“老化子说得对，我要仗着一手医木，上体天心，为武林人物略挽劫运。准备以几样平素不舍轻用的罕见妙药，炼一炉功效较强的灵丹带去。”

夏天翔闻言，立从怀中取出那只内贮千年芝液的小小玉瓶，递与赛韩康，微笑说道：“赛老前辈，这瓶中尚存一滴千年芝液，老前辈以之合入灵丹，效用当可增大。”

赛韩康手持玉瓶，目注夏天翔，正色说道：“老弟不要过份慷慨，这滴

千年芝液几乎功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万一老弟江湖行侠，遇上意料不到的奇厄飞灾，有此灵药在身，足可挽回一劫……”

夏天翔不等赛韩康话完，双眉微轩，满面神光湛然，朗声答道：“夏天翔以师承所学游侠江湖，只问是非，不计祸福。老前辈还是请用这滴千年芝液炼药济世，亦可使慨赠芝液之人一钵神僧的慈悲德泽，更为广被。”

“三手鲁班”尉迟巧听得“ ”的一声，放下手中巨觥，向夏天翔双翘拇指，大笑说道：“古人说得好：‘自古英雄出少年！’我老化子今日方知此语丝毫不差，后生端的可畏。夏老弟赠药，赛老怪物炼药，我也在旁扇扇炉火，沾些功德。”

“商山隐叟”赛韩康失笑说道：“老化子一生爱占便宜，你哪里是要扇扇炉火，沾些功德？分明不把我所藏陈酒喝光，不舍得离开此地他往而已。”

尉迟巧怪眼圆睁，瞪着赛韩康，厉声叫道：“赛老怪物不要瞧不起人，我老化子立意在这黄山天都大会之上，作场大大功德。”

赛韩康嘴角微撇，向尉迟巧晒然问道：“老化子，你我那几手毛拳毛脚与八大掌门相较，何啻天壤？我还可仗着平生所习医道，从旁为人祛毒疗伤，你却凭借何术，夸此大话？”

尉迟巧冷哼一声答道：“赛老怪物不要动辄以那比江湖郎中高明不了好多的医道自诩！不信且看老化子他日所为，必较你强胜百倍。因为祛毒疗伤，只能治之于已发，老化子胸头妙计，却系防患未然。”

赛韩康微觉惊奇地哦了一声，问道：“老化子怎的信口开河？凭你还能在武当、罗浮、点苍及昆仑、峨嵋、雪山等六派掌门业已互相约定以后，阻止他们，使其不举行这场黄山天都大会？”

“三手鲁班”尉迟巧颇为得意地怪笑连声答道：“我并未说我能阻止六派掌门不举行黄山天都大会，但却可设法使这场满寓凶险的武林大会减少伤亡，缩小祸变。”

赛韩康目光中仍带着怀疑不信的神色凝注尉迟巧，缓缓问道：“真能做到你所说的这‘减少伤亡，缩小祸变’八字，功德业已无量。老化子既有妙计，何不明言，使我们得承指教？”

尉迟巧摇手大笑说道：“天机不可泄露，否则我这戏法到时便会变不灵了。”

柴无垢、夏天翔听赛韩康及尉迟巧两位武林奇人的这番笑谚，颇觉有趣，但听到此处，见诸事既定，遂双双起立告辞。

“商山隐叟”赛韩康知道他们除了江湖行侠，及于十二月十六日赶到黄山天都峰绝顶观光盛会以外，尚各有心事在怀，遂不予挽留，互订到时在黄山会场相晤之约而别。

夏天翔一下天心坪，便向“凌波玉女”柴无垢问道：“柴姑姑，昆仑派平素行径究竟如何？怎的赛韩康老前辈词色之间，似乎不大相信他们会做坏事？”

柴无垢点头答道：“昆仑派平素在掌门人知非子约束之下，确颇淡泊名利，少涉江湖恩仇。”

夏天翔剑眉微蹙，又复问道：“既然柴姑姑与赛韩康老前辈都是这等说法，为什么我在终南山中，看见昆仑采药弟子所用暗器‘天荆毒刺’的毒力形状，均与终南死谷之中冰心神尼暨铁冠道长所中之物，是一般无二？”

柴无垢闻言未加细问，在听完夏天翔叙述，并微一寻思以后，柳眉略聚，

点头说道：“你既曾目见‘天荆毒刺’，并认出就是终南死谷行凶之物，则可能昆仑派表面淡泊，实具雄心，要想暗中消灭其余各派势力，独霸武林，也说不定？否则我掌门师姊及武当掌教、点苍掌门，若无真实凭据，怎会突然邀约昆仑知非子赴会黄山天都，平白无故多生事端？”

夏天翔应声说道：“至少我可以指证昆仑派下弟子赵钰、潘莎，曾经用这种长才寸许、体作三棱、色呈紫黑的‘天荆毒刺’，在终南山中杀过一条‘雪甲鸡冠’奇蛇。除非他们能提出其他有力的反证，害死武当涤尘、悟尘、浮尘三子及暗算罗浮、点苍两派掌门之嫌，终难洗脱。”

“凌波玉女”柴无垢无论在年龄、班辈及经验方面，均比夏天翔略长，自然比他懂事多多。知道这桩用毒刺害人的疑案，若果属昆仑所为，则武当、罗浮、点苍三派向之兴师问罪，自然义正词严，旗鼓堂堂。否则昆仑含冤不服，峨嵋、雪山再一义助昆仑，岂不成了一场混战？不但杀得黄山天都绝顶变成日月无光、天昏地暗的罗刹屠场，更将贻祸武林，不知伊于胡底？

故而心中暗忖，十二月十六黄山天都盛会才开，如今不过九九重阳，时间尚有三月有余，尽可从容游览。倘若途中偶得蛛丝蚂迹，加以追寻，或可为昆仑派洗脱嫌疑，恢复盛誉，并消弭一场宛如暴风雨般的武林浩劫。

心中既然如此想法，凡遇名山大川，自即尽兴流连，夏天翔也怀着与柴无垢差不多的念头，并更为好事，但却偏偏无甚遇合。

他们是由陕经豫，再往安徽，直到出了陕西省界，深入河南伏牛山，穷幽探险数日以后，方始遇上诧异。

当地是座耸拔险峭的高峰，柴无垢因嫌所见几处洞穴污秽不洁，遂与夏天翔欲在峰腰一株古树之下，行功吐纳，坐消长夜。

两人一遍功行做罢，正值十月初八的上弦明月朗照中天。夏天翔气畅神和、天君舒泰地睁开双目，对着“凌波玉女”柴无垢微微一笑，要想开口说话之际，突然发现西北方数十丈外，另一座高峰脚下，有朵形如灯焰的荧荧绿火，冲天飞起两丈来高，碧光微闪，随即幻灭不见。

夏天翔讶然问道：“柴姑姑，这是什么？是江湖人物所为，还是山谷之间的腐骨磷火？”

“凌波玉女”柴无垢闻言正待答话，突然见那高峰脚下，又是一朵绿荧荧的焰形怪火飞起当空。两人于是默不作声地屈指细数，数清那绿火一共飞起九朵以后，始不再起。

夏天翔此时不用再问，已猜出定是江湖人物所为。果然柴无垢向他附耳低声说道：“这是祁连派所用的毒辣暗器，也是他们本派中人夜间所用的互相呼应的暗号，名叫‘九幽磷火’。并以所发数目代表身份，最低三朵，九为至尊……”

夏天翔愕然插口问道：“刚才一共飞起九朵磷火，难道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就在那座高峰脚下？”

柴无垢点头低声说道：“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正在用九幽磷火召集他门派中之弟子，不知要在那峰脚下作甚秘密集会。”

说到此处，突然轻轻咦了一声，讶然又道：“十二月十六的黄山天都大会，虽然包括六派掌门，却无祁连、少林两派在内。就算‘九首飞鹏’戚大招要参与观光，也不必来得这般早法。他远自祁连，率众到这伏牛山中，却是何意？”

夏天翔笑道：“他们既在那边峰脚集会，我们何必白费心思加以猜度？”

悄悄掩住一看，不就明白了么？”

说完，青衫一摆，便待飘身，柴无垢急忙摆手相拦，低声说道：“戚大招用九幽磷火召集祁连门下，又放起那高，足见人数颇多，并不全在近处。我们此时前去，极易狭路相逢，暴露行迹，岂非打草惊蛇，必无所得？”

夏天翔闻言，遂依然坐下，低声笑道：“柴姑姑之意，是要等祁连派人物到齐以后，我们再前去探听了？”

柴无垢仰面一看天星，点头说道：“如今二更刚过，我们等到三鼓再去不迟。”

话音方了，手指西北方又复说道：“那边已有回音，来人还是祁连派中有数的人物。”

夏天翔注目看去，果见西北方远远的夜空之中，升起七朵绿色火焰，慢慢随风而灭。

跟着东北、东南及西南各方均有响应，升起了七朵、八朵不等的荧荧绿火，竟无一处在六朵以下。

柴无垢瞿然自语说道：“祁连高手，几乎倾巢而出，真是怪事！”

夏天翔则根本不替古人担忧，暗想高手来得越多越好，反正自己今夜最少可以看场精彩好戏。

柴无垢沉吟片刻，向夏天翔低低说道：“祁连派中高手业已到得不少，再过顿饭光阴，我们便可悄悄前去一探，我知你秉性倔强高傲，‘凌波玉女’柴无垢生平也从不让人，但今夜却有一项原则必须认定，两桩要事必须注意。”

夏天翔见柴无垢说话之时，神色极为郑重，不禁低声含笑问道：“柴姑姑，是一项什么原则，两桩什么要事，你怎的不说？只要说得有理，我不会不听你的话。”

柴无垢对这位倔强高傲、刁钻古怪的夏天翔，委实有点头痛，看他一眼，眉头微蹙地缓缓说道：“因为祁连派几乎调集派中所有出类拔萃的高手，倾巢而至，用意太以可疑，故而我们今夜应认定一项原则，就是探听秘密重于争强斗狠。”

夏天翔点头一笑，承认这项原则颇有道理。

柴无垢眉梢略展，继续说道：“但对方集一派精英，个个均非庸俗，万一被他们识破形迹，而非互相动手不可之时，却有两桩要事，必须注意。”

夏天翔听到“动手”二字，精神更振，满面含笑，静听自己这位“凌波玉女”柴姑姑往下说道：“第一桩就是适才我们所见的祁连派独门暗器九幽磷火。这种暗器水浇不灭，手拂不去，一旦沾身，便非被烧得皮焦肉烂，并中剧毒不可。”

夏天翔记在心头，向柴无垢含笑问道，“第一桩是九幽磷火，第二桩又是什么？”

柴无垢说道：“第二桩就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掌中那根重达一百五十斤以上的九鹏展翼钢拐。戚大招所创的‘飞鹏拐法’，不但专毁对方兵刃及能点一百零八大穴，并天赋神力，勇健绝伦，委实在当世八大门派的掌门人中，也可算是佼佼之选。”

夏天翔因深知柴无垢“凌波玉女”四字，在武林中极著声名，对罗浮绝艺“般禅掌力”已锻炼到九成火候，武学比起自己，只高不弱。她尚对“九首飞鹏”戚大招那根九鹏展翼钢拐及祁连派独门暗器九幽磷火如此忌惮，并

谆谆告诫，自己委实应深加警惕，不要轻狂惹祸，弱了师傅“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威望。

就在柴无垢一再说明利害，夏天翔由心存高敬而转到憬然知戒的这段期间，那九幽磷火曾经升起的各方，共有三四条身法轻灵迅疾、显见武功极高的人影，先后不一地扑到“九首飞鹏”戚大招发出信号的高峰脚下。

柴无垢仰观月色，已达三更，遂略一定神，刚待发出号令，与夏天翔一同往探祁连派纠众何为？忽然又复听得东南方十来丈外的一片浅谷中，传来“铮铮铮”三声弹剑微响。

第六章 江湖多事

这三声不会太令人注意的弹剑微响，听在柴无垢耳中，却似乎威力极强，使得这位已达第一流身手的“凌波玉女”，为之全身一震。原来柴无垢不但听出这就是点苍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的弹剑之声，并且是昔年彼此情深爱重之时，互相约会的暗号。夏天翔却哪里知道内中尚有如此玄妙？见柴无垢看过天时，分明已将起身，却忽又失神微愕，不禁催促说道：“柴姑姑，祁连派中人物已赶来不少，天色也快到三更了吧？”柴无垢闻言顿觉脸上一热，向夏天翔勉强笑道：“我的一位昔年旧识，忽然也到此间，并发出暗号约见……”夏天翔看出柴无垢的为难神色，遂含笑说道：“柴姑姑尽管赴约，我一人先到那高峰脚下左近等你，并决不鲁莽出手，惹祸债事就是。”柴无垢银牙一咬，点头说道：“这样也好，你奔西北，我往东南，双方事了以后，仍在此处相会。”夏天翔早就心急，闻言立即飘身，但耳中仍听得“凌波玉女”柴无垢低声嘱咐道：“不要忘了注意九鹏展翼钢拐及九幽磷火！”夏天翔闲了多日，好容易才有热闹可看，自然高兴异常，以致不曾想到会有何等要事，能使得柴无垢临时变计，不与自己同往，几乎就这样的把位“凌波玉女”生生断送。直等身形驰出十来丈外，心中才起疑思，但回头看时，业已不见柴无垢的踪影。

夏天翔虽觉自己怎的忘了请问柴无垢有何要事，突然分身。但也决想不到“龙飞剑客”司徒畏头上，遂依旧转身，向祁连派纠众聚会的峰脚赶去。

不过由于柴无垢告知祁连好手云集，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功力又复绝高，夏天翔不禁心生警惕，知道倘若如此掩去，可能无论怎样小心翼翼地蹑足潜踪，均在距离十丈左右，便会被对方发觉。

故而未近峰脚，便先停步打量周围形势，暗想自己何不援登高峰半腰，再复利用藤蔓，悄悄缒下，或可略微避免对方注意？

他此时无人商议，心计既定，自然照计施为，轻身蹑足，先绕到侧方，提气飞登高峰半腰，然后再回向那九朵九幽磷火升起之处，觅条坚韧的山藤，一把一把的往下援去。

夏天翔知道援藤下落，依然不会毫无声息，且幸此时天空有云，月光时掩，山风也飒飒生威，遂每趁一阵风来，万叶齐响之际，便往下援落数尺。

这种方法，果然暂时瞒过了峰脚下的四五名祁连高手。夏天翔悄悄援下十来丈后，凭借目力已可看出距离自己八九丈之下，共有四人，似全在翘首西南，若有所待？

接近到如此距离，再若往下，必为所觉。何况足旁恰好又有一块不大不小的突石刚好容身，并有藤蔓掩护，正是处绝好窥秘的所在。只可惜仍嫌上下相距略高，语音虽可依稀听到，月光倘全被云遮，目力所及却有些模糊难辨。

半盏茶时过后，皓月脱出云层，远近峰峦，顿为清光所笼，夏天翔这才看清峰脚下四人之中，除了一位身材最为高大、额上凸出九个肉包、手中持着一根又粗又长奇形钢拐、精神矍铄的老者，令人一望而知定是祁连派掌门人、威震江湖的“九首飞鹏”戚大招以外，其余三人均为不识。

这三人之中，两男一女，女的是位年龄甚大的白发婆婆，男的是一位年约五十来岁的老者，虬髯海口，狮鼻巨目，加上青黢黢的蟹面，形状颇为怖人。另一位则身着红袍、手持铁笔、满面笑容，神色诡谲至极。

“九首飞鹏”戚大招目光又往西南一瞥，向那青面虬髯老者及身着红袍、手持铁笔之人，冷冷说道：“佟三弟及吴四弟，我以九幽磷火召人聚会，‘桃花娘子’靳留香尚可说是有事相羁，不便前来，那‘辣手丧门’焦五弟却怎的也不见到？”

夏天翔听了这种称呼，立即恍然，知道那青面虬髯老者及身着红袍、手持铁笔之人，便是与“桃花娘子”合谋，断去峨嵋派“冲云鹤”卫家琦一条右腿，“峨嵋四秀”正欲寻仇报复的“铁面鬼王”佟巨、“阴司笑判”吴荣。但不知那白发婆婆又是何人？难道竟是那位据说在祁连山雪峰冰洞之中闭关静坐、已有十数年不问世事，并还是戚大招师姊的“白头罗刹”鲍三姑么？

因为“九首飞鹏”戚大招适才几句话儿，说到最后，业已深含怒意，故而佟巨及吴荣均眉头双蹙，未便作答。

那位白发婆婆奄奄搭搭的眼皮一翻，炯炯寒光，俨如电闪，向四外略微扫视，缓缓说道：“掌门人不要性急，焦五弟平素作事沉稳，迟来必有原因。”

戚大招对这白发婆婆颇为敬重，闻言恭身含笑说道：“鲍师姊

三字才出，“阴司笑判”吴荣插口笑道：“掌门人请看，那不是焦五弟所发的九幽信火？”

戚大招抬头看去，果见西南方有七朵九幽磷火，在夜空之中一闪而灭。

夏天翔从“九首飞鹏”戚大招所叫的那声“鲍师姊”之上，知道自己所料不差，这位白发婆婆，正是在祁连山雪峰冰洞之中闭关多年的“白头罗刹”鲍三姑。他不由越发心惊，暗忖十二月十六日的黄山天都大会，是点苍、罗浮、武当及昆仑、峨嵋、雪山等六派所约，祁连、少林两派，并未牵涉恩仇。即令祁连派意欲观光，也不会千里迢迢地尽驱派中高手，倾巢远出。

其中用意，着实极费猜疑。夏天翔正在反复思忖之际，西南方一条人影，业已电掣而至。

人影身形现处，是位身材长瘦、斗鸡眼、八字眉、驴脸厚唇，穿着一件月白麻布长衫，鬓边并还一边挂有一串纸钱，随风往后飘起，活脱脱地，绝似传说中的丧门吊客模样。

“九首飞鹏”戚大招沉声问道：“焦五弟怎的此刻才来，难道

……”

那位形似吊客之人，恭身怪笑说道：“启禀掌门人，焦乾已在这伏牛山中的一处古洞之内，发现金鹏遗骨。”

戚大招闻言，怒容全泯，大喜问道：“焦五弟，那只金鹏遗骨左近，有没有我们所需之物呢？”

“辣手丧门”焦乾得意异常，大笑说道：“小弟便为采摘此物，才致迟来。不过因土壤气候的关系，可能要比昆仑所产灵效稍逊。”

说完，方自伸手怀中，意欲取甚物件，那位“白头罗刹”鲍三姑突然向焦乾摇手相拦，沉声说道，“左近现有外人，焦五弟慎勿泄密。”

夏天翔正在聚精会神地要想看那“辣手丧门”焦乾伸手怀中，究竟取甚物件？突然听得鲍三姑此语，不禁大吃一惊，知道自己可能藏身不住。

“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吃惊程度比夏天翔更甚，怒叱一声，与佟巨、吴荣、焦乾等，八手同挥，每人弹发两朵九幽磷火，向崖壁暗处及周围草树之间，疾射而出。

因这峰脚周围地势不小，祁连诸人又是并无所觉，盲目乱发，以致八朵九幽磷火均未打中夏天翔，但那九幽磷火沾树烧树，沾草烧草，甚至沾上山

壁，还要烧得石头“滋滋”作响的厉害程度，却看得夏天翔心底生寒，眉峰紧聚。

“九首飞鹏”戚大招因自己功力极高，既未听得有人潜至左近，所发九幽磷火又未逼得对方现身，不禁颇含疑惑神色地向师姊鲍三姑看了一眼。

“白头罗刹”鲍三姑冷笑连声，伸手向戚大招身后的地上一指。

原来夏天翔身后的崖壁有一缺口，此时月光恰好自缺口之外斜射而下，致将夏天翔的身形，连同隐身其间的大堆藤蔓，一齐映在“九首飞鹏”戚大招身后。

戚大招回身一看，不禁浓眉高挑，怒声狂笑，夏天翔知道无法再藏，索性一式“飞鹰攫兔”，在崖壁间微一点足卸力，再转化“雁落沙汀”，飘然着地。

夏天翔身形才一落地，“铁面鬼王”佟巨、“阴司笑判”吴荣及“辣手丧门”焦乾，立即足下微滑，分东西南三方，把夏天翔圈在其中，各聚神功，待命下手。

夏天翔明知情势险恶，这五人之中，倘若单打独斗，自己或可与佟、吴、焦等勉力一拼，但绝非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及那“白头罗刹”鲍三姑之敌。何况他们形踪诡秘，似是有甚极大图谋，突为自己撞破，更必不肯轻易放过。

心头虽知不妙，但忽然想起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平日所谆谆相嘱的“安时莫怠，危时莫馁”之语，遂根本不管那虎视眈眈、围在身外，欲向自己下手的佟巨、吴荣及焦乾等三人，只微定心神，对着那位与“白头罗刹”鲍三姑并肩立在北面的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略一抱拳，傲然发话说道：“武林末学夏天翔，参见戚老前辈，并请勿误会……”

话犹未了，“九首飞鹏”戚大招已用手中那根上铸九只展翼飞鹏、重达百五十斤的奇形钢拐，“叮叮”点石，溅起无数火星，神态冷然地摇头说道：“隐身探秘，是武林中最忌之事，你既不必解释，我也不必多问。”

说到此处，突然巨目一张，凶光四射，厉声叫道：“佟三弟，吴四弟，焦五弟，你们还不施展九幽磷火，超度这位夏朋友早登仙境！”

“铁面鬼王”佟巨、“阴司笑判”吴荣及“辣手丧门”焦乾，齐齐冷哼一声，“刷刷刷”，每人弹出三朵九幽磷火，全作品字形，先后不一的，向夏天翔冉冉飞到。

这九朵九幽磷火，慢说全中，就算中上一朵，夏天翔也将被烧得骨化形销。何况祁连派中人物，对于发放这种独门暗器，更有特殊手法。九朵绿荧荧的九幽磷火，自东、南、西三方分袭，快慢高低，均有参差，躲得了东，躲不了西，即令极为勉强躲过后发先至的东、西两方，也必伤在南方先发后至的三朵九幽磷火之下。

故而对于这种令人既不能接，又不能躲的诡辣霸道的打法，祁连派称之为“三才九宫催命火”，任凭对方是何等盖世英雄，只要困在核心，被祁连派中人物占了三才方位，便万死一生，决无幸理。

但夏天翔人既聪明胆大，奇遇又多。一听“九首飞鹏”戚大招不容分辩地变脸发令，便把自己身边两桩武林异宝一齐准备妥当，右掌中握的是“巫山仙子”花如雪所赠的“红云蛛丝网”，左掌中却扣着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威震八荒的“乾天霹雳”。

东南西三方的九幽磷火一发，夏天翔身形蓦然电转，施展一式“旋风舞

叶”，手中洒出一片红云，把九朵九幽磷火，齐齐网住。

这种变化，委实大出祁连派在场的五名顶尖高手意外。“九首飞鹏”戚大招浓眉一剔，目光注定夏天翔右手所提尚有一二朵九幽磷火在其中闪烁，但亦眼见即将灭去的“红云蛛丝网”，讶然问道：“你是‘天外情魔’仲孙圣门下的弟子？”

夏天翔初试“红云蛛丝网”，见果然灵效异常，不禁心头狂喜。听完“九首飞鹏”戚大招问话后，俊目一翻，正待应答，那位“白头罗刹”鲍三姑却阴恻恻地向戚大招说道：“掌门人，我们计议之事，不宜被外人听去，以免传扬江湖，多生是非。故而他便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弟子，也应除掉。‘红云蛛丝网’虽能克制九幽磷火，难道还能挡得住你手中这根重达百五十斤的九鹏展翼钢拐么？”

“九首飞鹏”戚大招被师姊“白头罗刹”点明利害，蓦然厉声狞笑，身形疾如电闪、轻似云飘地欺近丈许，手中九鹏展翼钢拐“呼”的一声，带着从所未见的极劲拐风，向夏天翔拦头猛砸。

戚大招身为祁连派掌门人，一身绝艺，几臻化境，加上蓄意击毙夏天翔灭口，故而这当头一拐，是他所创“飞鹏拐法”中一招“展翼垂云”的绝学，不但开山劈石，威猛罕俦，并且还隐蕴无穷变幻。

夏天翔凛于对方是一派掌门身份，又经“凌波玉女”柴无垢事先告知“九首飞鹏”戚大招在当代八大门派的掌门人中武功亦属佼佼，自然对之不敢丝毫傲慢，更因九鹏展翼钢拐份量太沉，再加上戚大招以绝世神力，蓄劲当头猛砸，遂不像对付普通敌人般撤出自己的独门兵刃三绝钢环接架，只是身驱疾若旋风，左右回环，接连三转，然后天矫如龙地足下换位移形，刹那间闪退八尺，逃出对方锐啸摄魂的杖风以外。

戚大招的那根九鹏展翼钢拐尚离夏天翔头顶尺许，突见对方以一种极为诡妙灵奇的身形步法，业已闪退七八尺外，遂满面惊讶神色，顿腕卸劲，停止下砸之势及所藏一切变化，把那根重达百五十斤的九鹏展翼钢拐轻轻撤回，横在手中，愕然注目夏天翔。

这等雷霆万钧的猛烈招术，发时困难，收时更难。夏天翔见戚大招收势卸劲如此轻妙无形，不禁更知对方果然名不虚传，功力绝世，心头又是一阵悚然戒惧。

那位神态阴森、站在崖角暗影中的“白头罗刹”鲍三姑，也似乎意外地咦了一声，低低说道：“这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天龙转’身法。这娃儿既会‘天龙转’，又复身怀‘红云蛛丝网’，到底是……”

夏天翔闻言，截断鲍三姑话头，剑眉双扬，高声叫道：“鲍三姑，你休管我是北溟门徒，还是情魔弟子，就算我是江湖中一介凡夫，你们祁连派也不应倚众逞凶，并以掌门人之尊，向人乱挥九鹏展翼钢拐！”

“九首飞鹏”戚大招被夏天翔说得脸上一红，口中嗫嚅难答，鲍三姑哼了一声说道：“若换平时，我们自然不会对你如此。但今夜却因你窥探本派重大秘密，岂可以常情相衡？……”

夏天翔不等对方话完，便即怒声说道：“我不过来得凑巧，适逢其会，只听见‘辣手丧门’焦乾在伏牛山发现一个古洞内有金鹏遗骨而已。金鹏虽属罕见灵兽，但既称遗骨，不过是一具鸟尸，有何价值？又算得了什么重大秘密？”

戚大招想起自己的重大秘密果然尚未被夏天翔听去看去，遂偏头向鲍三

姑低声问道：“我们对这姓夏的娃儿，究应怎样处置？能否放走，还是必须杀死？……”

夏天翔听得傲气腾胸地高声叫道：“谁要你放？我自己会来，便自己会走。”

“辣手丧门”焦乾阴恻恻地怪笑一声，说道：“若无掌门人令谕放你脱身，你走得了么？”夏天翔双眼一翻，精光炯炯地凝注焦乾，傲然答道：“人贵自知，我年龄太轻，功力火候所限，决斗不过‘白头罗刹’鲍三姑及‘九首飞鹏’戚大招，但若与你这‘辣手丧门’或是‘铁面鬼王’、‘阴司笑判’个别相斗，还不一定是谁尸横就地，流血五步！”“阴司笑判”吴荣冷哼一声，夏天翔对他怒目而视说道：“你哼什么？天下事有其利，便必有其弊，你们人多虽占便宜，但我捞起本来也比较容易，而且还不止一个！”“白头罗刹”鲍三姑冷然叫道：“小娃儿，你这条小命的生死尚在我一念及掌门人的一语而决，怎的犹自狂言无忌？”夏天翔喝道：“鲍三姑，谁是狂言无忌？你既然认得出‘红云蛛丝网’及‘天龙转’，怎的认不出我这枚东西？”这时那被“红云蛛丝网”网住的九朵九幽磷火均已消灭，夏天翔遂收起“‘红云蛛丝网’”，改把左掌中的“乾天霹雳”托在右掌，举以相示。一来那枚比人拳略小、墨色球状的“乾天霹雳”，看去太不起眼，二来祁连派诸人谁也没想到“北溟神婆”皇甫翠与“天外情魔”仲孙圣毕生心血所炼，号称一刚一柔，威震乾坤的武林至宝，竟会都在夏天翔身上出现，不由一个个深蹙双眉，均未答话。夏天翔狂笑一声道：“我这‘乾天霹雳’一发，至少要把你们五人以内震死三人。岂非不但足能捞回本钱，并还有利润可赚？”如今弄得最窘的，却是“九首飞鹏”戚大招，他对这眼前局势，真有点进退两难，不知怎样处置才算妥当。“白头罗刹”鲍三姑也默不作声，心中兀自盘算夏天翔所持的那枚“乾天霹雳”，是否真是功能震山摧岳的北溟神山镇山至宝？夏天翔见状知道自己大概已可仗着师门至宝的威力，在这极端险恶的情势之下安然脱身。遂剑眉双扬，满面傲色的向着“阴司笑判”吴荣所守的东方，缓步走去。“阴司笑判”因掌门人戚大招尚未下令放行，自己职责攸关，遂一横手中铁笔，红袍微飘，闪身阻住夏天翔的去路。

夏天翔眉腾傲气，目射奇光，丹田凝劲，贯注双掌，正待一斗这位“阴司笑判”，突然听得身后“叮叮”连响，“九首飞鹏”戚大招郁怒满怀，用九鹏展翼钢拐点地，厉声叫道：“吴四弟，今夜且让他去，但江湖若再相逢，不剥下他一层人皮，也要砍下他一条大腿。”

“阴司笑判”吴荣听得掌门人有令，方一收铁笔，让夏天翔通行，但口中却狞声笑道：“夏朋友可曾听见祁连派掌门令谕？今后务宜多走东南，少走西北，尤其是到祁连。否则便须特别小心你那一身人皮，和两条大腿！”

夏天翔本已飘身走出重围，但听得吴荣的最后两句话儿，却突然止步回头，又复纵到戚大招身前，朗然问道：“你是堂堂一派掌门，敢不敢与我打个赌儿？”

“九首飞鹏”戚大招对夏天翔的胆气豪情，着实暗暗心折。目光略一打量对方，蹙眉问道：“打甚赌儿？怎样赌法？”

夏天翔笑道：“我要赌的就是你方才所说的砍下一条大腿之事，因为我看出‘阴司笑判’吴荣及‘铁面鬼王’佟巨煞星高照，晦气临头，定在一年以内，会被人砍掉一条大腿。”

佟巨及吴荣闻言，不由气得各自发出一声厉吼。

夏天翔摇手笑道：“我这相人之术极灵，你们不必鬼叫，最好多加小心。倘若一年以内，你们两人仍能各自保存两条大腿，我便把‘红云蛛丝网’，双手奉送。”

戚大招哪里会信对方所言？刚刚点头答了一个“好”字，夏天翔又复说道：“但他们两位倘若在一年以内遇上飞灾，加起来不够四条大腿之时，又待怎讲？”

戚大招被夏天翔激得郁怒难禁，厉声答道：“真若如你所言，你便要我这九鹏展翼钢拐，戚大招也照样奉送。”

夏天翔摇头笑道：“你这根九鹏展翼钢拐，重达百五十斤，我既不会‘飞鹏拐法’，更没那大膂力施展，要它何用？”

戚大招越发怒道：“只要你能赢这场赌约，任凭需索何物，戚大招无不应命？”

夏天翔眼珠一转，灵机忽来，微笑说道：“我输了便送你‘红云蛛丝网’，你输了便把那匹‘千里菊花青’送我好了。”

“九首飞鹏”戚大招雄才大略，胸怀壮志，哪里会相信夏天翔这种臆度之语？何况深知“铁面鬼王”佟巨及“阴司笑判”吴荣的一身软硬轻功，均系当世武林中一流身手，尤其吴荣更工于心计，刁狡绝伦，岂易被人暗算？遂冷哼几声，点头应允。

夏天翔兴匆匆地回身走去，暗想“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用打赌之法赢了“商山隐叟”的一匹青风骥，自己倘若也能赢得“九首飞鹏”那匹千里菊花青，岂非妙事？

因为分明记得在荆门山绝顶，“峨眉四秀”中年龄最长的秀朗道姑曾向自己保证，必在一年以内，设法砍下佟巨或吴荣的一条右腿，再向“天涯酒侠”慕无忧报复。“峨眉四秀”自视绝高，言出必行，除非祁连派中人物整年都像今夜这等成群结队，佟、吴二人只一走单，冤家路窄，遇上存心寻他们晦气的“峨眉四秀”，则怎会逃得出她们那变化巧妙、威势强大，并可借力归元、生生不息的“四象追魂剑阵”？

思念方了，背后突起一声忿怒已极的狞厉怪啸及一片摄人心魂的金石交击的巨响，夜色沉沉之下，并有无数火星，四溅四射。

原来那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生平高狂骄暴，对他门派中人，颐指气使已惯，哪里受过今夜这等顶撞讥嘲？偏偏又顾忌那枚“乾天霹雳”，致对夏天翔无计可施。盛怒难遏之下，挥起九鹏展翼钢拐，生生砸裂崖角一块千斤巨石，聊作泄愤。

夏天翔对于身后这等惊天动地的巨响，竟仿佛未曾听见似的，连头都不回，青衫飘拂，缓步走往来时之处，但心头却在极度怀疑、盘算二事。

第一件事是自己与祁连派内这五位煞星闹得如此天翻地覆，“凌波玉女”柴无垢怎未闻声赶来？这位柴姑姑是往东南方去会何人？会不会又遭遇到什么艰危险厄？

第二件事则是祁连派这等高手尽出、劳师动众，难道仅仅是为了寻找一个中有金鹏遗骨的古洞而已？这算得了什么重大秘密？怎的“白头罗刹”鲍三姑一再主张要把自己杀掉灭口？

反复思忖之下，夏天翔认为“凌波玉女”柴无垢既然至今尚未见，则定已遭遇困难。自己不应如约到那峰腰古树之下等她，而应赶往她所去的东南方面加以接应。

至于祁连派把发现金鹏遗骨古洞之事看作重大秘密一节，夏天翔则判断为洞中若无罕世灵药，便有神剑仙兵等武林中人视如拱璧的前古异宝。

他这第二个判断，完全错误，而第一个判断，却完全正确。但“凌波玉女”柴无垢所遇的艰难困厄，若等夏天翔此时方往驰援，则早已茹恨埋忧，永沦孽海。

原来柴无垢这等冰心玉骨的高傲侠女，轻易不会对人钟情，但既已钟情，却又必会尽力做到地老天荒，此情不二。

故而纵然柴无垢容貌曾被“龙飞剑客”司徒畏用紫焰神砂所毁，并又在岷山回头峰前，亲眼见到司徒畏移情别恋，对“桃花娘子”靳留香那等亲昵迷恋，却仍然心未全灰，企求寄望于圣洁无边的蔷薇愿力，能使自己与司徒畏缺月再圆，残花重好。

西北方升起九朵九幽磷火，东南方却传来三声“龙飞剑客”司徒畏昔日与自己约会的弹剑暗号，“凌波玉女”柴无垢遂命夏天翔往西北方去探听祁连派集众聚会的秘密，自己却奔向东南，要看看司徒畏怎又突邀自己相见？

弹剑之声是发自东南方十来丈外的一处浅谷之内。“凌波玉女”柴无垢才到谷边，便看见那位俊美潇洒、风神英挺的“龙飞剑客”司徒畏，在谷中负手卓立。

柴无垢瞥见这位昔日与自己山盟海誓、情深爱重之人，心头自然而然地立觉奇酸，一双妙目之中，珠泪盈盈，凄然欲滴。

但柴无垢生性高傲，心中虽对司徒畏尚有余情，表面却仍有所矜持，不愿被对方看出，勉强一定心神，纵身飘下浅谷，半空中并将盈眶珠泪，悄悄拭去。

“龙飞剑客”司徒畏见“凌波玉女”柴无垢纵落身前，半语未发，只把两道锐利的目光，凝注在她那片自额间下垂的覆面黑纱之上。

柴无垢见他仍是这副冷冰冰的神色，不由心头又是一阵凄凉，幽幽问道：“你弹剑传声，把我约来作甚？”

司徒畏冷冷说道：“我把你约来，是要告诉你，以后休要单单怪我移情负义，你也……”

柴无垢未曾听懂司徒畏语中含意，接口问道：“我也怎么样？你说话为何吞吞吐吐？”

司徒畏俊目一张，狂笑说道：“你也另外有了新结交的心上人儿，相陪相伴，以后切莫再向我缠绕不清，自找无趣。”

柴无垢知道司徒畏所说的自己“新结交的心上人儿”是指夏天翔，不由气得娇躯微颤，银牙紧咬，沉声叱道：“司徒畏，你休要妄肆雌黄地含血喷人。他是后辈，叫我‘姑姑’……”

司徒畏不等柴无垢话了，又是一阵狂笑说道：“姑姑，姊姊，妹妹，哥哥，无非俱是些拿肉麻当作有趣的称呼掩饰而已。你们同往四川岷山，进入金玉谷，参拜蔷薇坟，夏天翔并对我装作与你不识，又复孤男寡女，万里偕行，其中难道还会清清白白？”

柴无垢委实被司徒畏气得珠泪泉流，自覆面黑纱之中，忍不住滚滚而落。

冤屈、气愤、伤感、痛心等恼人情绪交集之下，颇思举掌自尽。但忽然想起掌门师姊冰心神尼平素对自己的期许爱护之深，十二月十六日又有黄山天都大会，需人为助，自己如若为情自杀，未免有点愧对师姊，何不干脆从此斩断尘缘，等黄山会了，求师姊剃去三千烦恼丝，贝叶金经，皈依我佛？

柴无垢正在尘念渐消，禅念渐萌之际，谷中突然拂过一阵山风，把她覆面黑纱吹得略微飘起。

“龙飞剑客”司徒畏瞥见柴无垢覆面黑纱之下，仍是昔日的绝代容光，不由讶然问道：“你颊上的紫焰神砂伤痕竟痊愈了么？”

柴无垢想起上次他用紫焰神砂暗害自己之事，不禁又是一阵痛心，索性伸手揭去面纱，冷冷说道：“我这颊上伤痕，便是蔷薇使者亲到大雪山玄冰原、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处弄来半朵朱红雪莲，又命那位夏天翔贤侄寻见一钵神僧，求得一滴千年芝液，再由‘商山隐叟’赛韩康合药调治，才告痊愈。你昔日下此毒手，今日又出此污言，倘若尚存半分天良，岂不应该羞煞愧煞？”

“龙飞剑客”司徒畏目光盯住柴无垢业已恢复绝代容光的玉颊有顷，突然长叹一声说道：“你只怪责我负义薄情，却不知我别有难言隐痛。总之，点苍、罗浮两派夙怨太深，绝非你我区区微力所能化解。你且打开这只金盒看看，或可明白大概。”

话完，伸手入怀，摸出一只大约三寸方圆的八角金盒，向“凌波玉女”柴无垢递了过去。

柴无垢听司徒畏如此说法，不禁愕然接过金盒。

只见这只八角金盒通体花纹，雕镂极工，遂慢慢揭开盒盖，想看看盒中藏的是有什么关系点苍、罗浮两派恩怨之物？

谁知盒内竟空无一物，仅仅腾起一股淡淡香气。而柴无垢在鼻中闻见这股淡香以后，脑际略晕，颓然昏倒。

司徒畏俯身拾起那只八角金盒，在其中添了一撮药末，揣回怀内。然后目注昏倒在地地的柴无垢，狞笑自语说道：“贱婢一向高傲倔强，守身如玉，不肯随我共效于飞。上次因有靳留香暗中监视，才只得仅用紫焰神砂，毁去容貌，未便借机消受，一偿夙愿，今夜却是天赐良缘，等我尽情享受一番以后，仍用紫焰神砂将你容貌二度毁去。倒看那蔷薇使者能有多大的蔷薇愿力，再替你去找第二朵朱红雪莲及第二滴千年芝液。”

说完，满面淫邪的笑容，刚刚走向柴无垢，俯身欲加轻薄之际，突然似有所觉，微一倾耳凝神，赶紧飞起一足，把个“凌波玉女”踢得接连两个翻滚，隐入深草之中。

果然“龙飞剑客”司徒畏方始掩饰完毕，谷口便飘落一条人影，正是那位“桃花娘子”靳留香，色舞眉飞，好似满面春风的模样。

司徒畏心中颇觉靳留香来得扫兴，但表面却仍含笑相迎，柔声问道：“香姊，你不是与‘辣手丧门’焦乾同去寻那鹏尸古洞，怎又突然来此？”

靳留香眉头送媚，眼角含情，向司徒畏荡笑连声说道：“我特意赶来，让你高兴高兴。”

司徒畏误会靳留香语意，剑眉微蹙说道：“在这样的荒山野谷之中，风凄露冷之下……”靳留香伸出右手食指一点司徒畏额头，俏声骂道：“死冤家，你想到哪里去了？我是来告诉你，那鹏尸古洞业已被我和焦五哥凑巧寻得。”

司徒畏大出意外，惊喜问道：“你与焦兄居然寻到了鹏尸古洞，洞中可如传说所云，有我们要找的东西？”

靳留香媚笑连声答道：“有，有，有！不过土壤气候两皆悬殊，在灵效威力方面，可能要略微逊色而已。”

说完，便自怀中取出一样小小的物件，递与“龙飞剑客”司徒畏。

司徒畏接过手中一看，点头笑道：“果然正是此物，至于灵效威力稍逊，却倒无妨。这一趟伏牛山总算未曾白跑，终于实现了我大师兄铁冠道长与你二师兄‘九首飞鹏’两位掌门人的雄心大愿……”

话方至此，突见“桃花娘子”靳留香桃腮带笑，媚眼如丝地瞟定自己，银牙微咬下唇，知道她已动春情荡意，遂假意执着靳留香一双玉手，含笑说道：“香姊，我方才看见你二师兄戚大招以祁连掌门人身份弹起九朵九幽磷火，似在聚众议事，香姊是立刻就去，还是先与我温存温存……”

靳留香闻言，不等司徒畏话完，便即银牙一咬，无可奈何地皱眉说道：“我们只一温存，便非到天光大白不可，未免在掌门师兄之前不好交代。鹏尸古洞既得，东西又已到手，明晚当可无事，再和你好好亲热亲热便了。”

说完，又向司徒畏问道：“我方才是经行一条峡谷来此，两侧都是高峰，故而未曾看见九幽信火，你所见信火是在何处弹起？”

司徒畏明明看见“九首飞鹏”戚大招的九朵九幽信火是起自西北，却故意指得略微偏西说道：“我也未曾十分注意，大概不在西方，便在西北。”

“桃花娘子”靳留香哪里想得到“龙飞剑客”司徒畏在和自己情热如火之下，尚欲于“凌波玉女”柴无垢身上偷尝禁果？遂凑过脸儿，与司徒畏亲了一亲，并在他肩头轻轻啃了一口，才回转娇躯，纵上浅谷，向着正西方疾驰而去。

司徒畏在目送靳留香的身形消失以后，又复略候片刻，见无其他动静，方得意一笑，自语道：“你虽奇淫极荡，足令人蚀骨销魂，但毕竟是败柳残花。司徒畏好容易才有这等良机，怎肯不更换口味，领略领略柴无垢这朵白璧无瑕的娇花嫩蕊？”一面自语，一面转身走向草丛，但走到柴无垢被自己踢得昏睡藏身之处，不禁目瞪口呆！哪里还有这位已为自己用药迷昏、失去知觉的“凌波玉女”的半丝踪迹？草丛近在咫尺，慢说柴无垢不会自行醒转，就算药力失效，她只一行动，便会立为自己发觉，怎的却如鬼魅一般，突然隐遁？“龙飞剑客”司徒畏疑云满腹地细搜附近草丛，依旧毫无所获，不由越发疑神疑鬼。青芒剑霍地出鞘，意欲搜尽这片浅谷，倒看柴无垢是否能肋生双翼，飞上天去？但他才一提气纵身，扑向距离最近的一堆嵯峨怪石，耳边突然听得一种奇异的语音道：“天……良……何……在……？”这“天良何在”四字，听在司徒畏耳中，宛如晴空霹雳，震得他心神皆悸。但在实质方面，却又虚幻缥缈，似有若无，根本听不出语音发自何方？及发话人是老？是少？是男？是女？司徒畏先是出了一身冷汗，跟着便剑眉双剔，惊疑愤怒，全集心头。暗想自己号称“点苍第三剑”，在当代武林中也不算响的一流名手，这是何人，敢用甚诡计，装神作鬼地戏弄自己？越想越觉盛怒难遏，青芒剑向前一穿，冷森森精芒腾处，身随剑走，展开点苍派绝顶轻功“游龙身法”，在这片浅谷内的怪石之后、草树丛中及任何足以藏人的所在之间，捷如电闪地巡回搜索。说也奇怪，那声“天良何在”本来一闻即歇。但司徒畏身形这一展动，这句话竟也絮絮不休，并由无形转成有形，司徒畏到南，语音在北，司徒畏到北，语音在南，任凭这位点苍第三剑司徒畏展尽轻功，循声追扑，却始终慢人一步，刹那间这条浅谷以内的南北东西各面，全发出义正词严的责询之声：“天良何在？”

“龙飞剑客”司徒畏弄得通身汗下，盛气渐平，知道自己一身武学，委实不足与这既似鬼魅，又如仙佛的语音抗衡，遂借着向西北追扑之际，蓦然

一长身形，斜飞四丈，纵上谷口。

足尖刚沾谷口山石，谷中传来“笃笃笃”三声木鱼轻响，但司徒畏听在耳内，竟又如闻震耳焦雷般支持不住，心头狂跳，脚下一软，几乎竟自坠落谷中，赶紧勉强定神，吓得心胆皆裂，鼠窜而去。

司徒畏一走，谷中也恢复了一片平静，未见有任何事发生，更未见有任何人走出。

等到夏天翔仗着胆大心细，及“巫山仙子”花如雪所赠“红云蛛丝网”与师门至宝“乾天霹雳”的威力，自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那根九鹏展翼钢拐暨祁连派独门暗器九幽磷火之下，侥幸得脱重围，赶至此间，也已寻不见他那位柴姑姑的踪影。

夏天翔见“凌波玉女”柴无垢突告失踪，自然颇为悬忧。遂在这伏牛山穷搜三日之久，想搜出一些蛛丝蚂迹。

搜到第三日夜间，方向正属西南，地点则是一条幽深绝涧。

这条绝涧之中，堆满乱石，极为难行。夏天翔因柴无垢那高身手，竟会突告失踪，未免太怪，遂越是见到怪异之处，便要穷幽尽探。

涧到尽头，是一片石壁，但这片石壁不像平常那等一平如砥，却极为凸凹参差，颇似由无数乱石所砌。

夏天翔觉得这片石壁形式太以怪异，遂仔细攀登搜索，果然发觉石壁之上有一洞穴，但已被人合力弄来一块巨石堵死。

好好的天然洞穴，欲加堵塞，其中自然大有秘密，夏天翔想到“辣手丧门”焦乾所说的鹏尸古洞一事，遂费尽心力把那堵洞巨石弄开一条隙缝，然后施展“缩骨神功”，钻入洞内。

洞内路径颇为曲折崎岖，但几经转折以后，眼前忽然一亮，好似山腹突然中空出十余丈方圆，天上明月的清光自四壁无数大小宽狭不一的石孔之中射入，形成一幅光影纵横交织、极为灵奇诡丽的景色。

这十数丈方圆，并非石室，只是空空山腹之中的一个大洞，洞中赫然横陈着一具已死巨鸟的庞大白骨。

鸟骨入目之下，夏天翔自然立知此处正是祁连群凶认为绝大秘密，不愿泄漏讯息的鹏尸古洞。

但夏天翔身临其境，不禁有两宗疑念起自心头，暗地思索。

第一宗疑念是山腹空空，除了这样一具金鹏遗骨以外，别无余物，为何会被祁连群凶看得那等重要呢？

第二宗疑念是遗骨已然如此巨大，则这只金鹏的生前形状必更惊人。这等巨鸟，怎会进入这山腹之内？

因金鹏遗骨左近尚有不少大小碎石，遂使夏天翔先对第二宗疑念有了推断。认为当地可能在昔日发生过一次自然巨变，倒岳崩山，才形成这洞中乱石纵横，及石壁石洞的怪异模样，而这只倒霉的金鹏，也正好下洞饮水，遂被活埋在山腹之内。

夏天翔觉得自己这种推断颇为合理，遂引起兴趣，准备对第一宗疑念，也复详加研判，求得解答。

“但得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万般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夏天翔反复细察之下，终于看出鹏尸腹际的几块乱石异常松乱，其间并微有断折根须，似是有人自这土石混杂之中，挖走了一株植物。

被武林人物视如珍宝的植物，无非灵芝、何首乌以及其他能够疗治重伤、

祛解奇毒的罕世灵药等，故而夏天翔有了这宗发现以后，反倒爽然若失，认为祁连群凶只是在这洞内获得一株灵药异草，而不曾猜到其中居然蕴有能使整个武林血雨腥风、天翻地覆的阴谋毒计。

夏天翔心头两桩疑念均已得到解答以后，遂拟出洞继续搜寻“凌波玉女”柴无垢的下落。

才一转身，忽在满地黑白纵横的月光石影之下，发现一片色呈淡红、形作三歧的奇异树叶。

夏天翔俯身拾起，反复一观，暗想这片奇形树叶，定是被祁连群凶掘走的植物所有，不如将它带走，异日持向“天涯酒侠”慕无忧那等学识经验均极广博的老前辈们请教一番，岂不便可知道鹏尸之下所生长的究竟是株什么名贵植物？

一面思索，一面把那片三歧红色树叶仔细揣入怀中，但走到洞口时，却不禁惊得夏天翔口呆目瞪。

原来自己费了无穷心力，才移开少许，施展“缩骨神功”进入洞内的那块封洞大石，如今已被人无声无息地移在一旁，已可从容出入。

越是这种情形，夏天翔越是不敢轻易出洞，伸手取起一块山石，先行微一顿足，将山石脱手掷向洞外，然后才凝足真气，双掌护胸，一闪而出。

他空自紧张半天，洞外哪里有人向他暗袭？夏天翔再细看封洞巨石，估计重逾千斤，能够将其随意移动，已属罕世奇闻，更使自己在洞内毫无所觉，则这移石之人的武学程度，岂不比恩师“北溟神婆”皇甫翠还要高明几许？

奇诧良久，他只得惘然举步，但走出数十丈后忽有所悟，霍地转身赶回，远远瞥见，果有一位身穿灰色长衣之人，业已又将那块巨石推回原处，仍旧把洞堵死。

夏天翔尚在三十丈外，灰衣人便已发觉，身形一拔七丈有余，施展出武林中罕闻罕睹的绝世神功，在石壁间略微点足借力，宛如平步蹑虚般凌空直上。

夏天翔敬佩交集地提气高声叫道：“老前辈请留贵步，容夏天翔拜谒请教。”

灰衣人毫不回头，依旧栩栩若仙地悠然举步，等到夏天翔再度赶到洞口，对方身形早杳，只在石壁顶端，飘落一张柬帖。

夏天翔纵身接住柬帖，迫不急待地就在空中一看，只见柬帖是张白纸，正反两面均有字迹，正面写的是：“柴无恙，霍可怜，玉有刺，琼多情。”

夏天翔不暇细思，身形落地，再掉转柬帖，见反面写着：“天都险，天荆凶，司徒善，司徒恶。”

这帖上正反两面的二十四个行书字迹，虽然含义不太玄奥，较为明显，但依旧令人极费思索。

夏天翔先自思忖正面的字迹，觉得除了第一句“柴无恙”是安慰自己，告知“凌波玉女”柴无垢无恙以外，其余三句，恰好说的是“天涯酒侠”慕无忧在荆门山绝顶向自己所指出的那三名侠女。

“霍可怜”，不知是说“峨眉四秀”中的霍秀芸身世可怜，还是现状可怜？

“玉有刺”，则分明指的是昆仑派掌门知非子的得意传人鹿玉如姑娘，身怀剧毒无伦的“天荆毒刺”，不可轻易招惹。

“琼多情”，则显见指的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

温柔多情。夏天翔细一玩味之下，猛然跳将起来，向壁顶提足内家真气，施展传音及远的功力叫道：“老前辈，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蔷薇使者’。”话了以后，远远似有语音，夏天翔侧耳细听之下，不由剑眉双蹙，又觉略微扫兴。原来那语音只是自己话语的回声，心目中所猜的“蔷薇使者”，根本未曾回答半句。

至于反面的十二个字，若加推解起来，却是下六字难，上六字易。

“天都险”，可能是说武当、罗浮、点苍三派邀约昆仑、雪山、峨嵋三派，于十二月十六共聚黄山天都峰的一场大会，隐蕴无穷杀机，异常险恶。

“天荆凶”，则无疑是指武当涤尘、悟尘、浮尘三子中之丧命及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亦曾受其伤的“天荆毒刺”，极为凶毒，须加警惕注意。

但“司徒善”及“司徒恶”二语，却难于推解。因为“司徒”二字，自然是指与“凌波玉女”柴无垢情孽纠缠的“龙飞剑客”司徒畏，但善、恶却代表两种人品极端，司徒畏若善？则不恶。若恶？则不善。怎会一身兼集善、恶两字？

第七章 空山妙语

夏天翔半明白，半糊涂，半正确，半错误地猜究好久，终于也猜不出什么所以然来，心头疑云之上，再罩疑云，纳闷之中，深加纳闷，向伏牛山外，信步走去。

如今才是十月十一，距离黄山天都大会尚有六十余日，夏天翔时间充裕之下，自然准备随兴登临，览尽河南、安徽两省的胜迹。碧山红树，啸傲流连，听水看云，穷幽选胜，夏天翔走到豫、鄂、皖三省边境的大别山时，又有所遇。

他卓立一座峰头之上，正自纵目远眺，胸怀旷逸之际，忽见左右双方邻峰均现人影，齐向对面一座插天高峰赶去。

人影并不足奇，奇的是速度太快。左边一条玄衣人影，已如行云流水，电掣星驰，但比起右边一黄一白两点快得几到目力难辨程度的身影之时，却又深有未逮。

夏天翔有此发现，不禁好生惊讶，暗忖大别山中，何来这多绝世高手？慢说右方那黄白两条身影，快得宛如飞虹闪电，几非人类所能；就是左方玄衣人影的轻功身法，也似高出自己之上。但左右邻峰，均距对面高峰稍远，自己所立之处，则近出甚多，只要超越一条中横深涧，便可到达。

夏天翔年轻好事，心念既动，立即驰下峰头，寻了处山涧最窄所在，蓦然一式“神龙渡海”，借着疾驰余势，窜出六丈三四，身形凌空再一屈伸变化，并以对崖向外斜长的古松横枝，微一借力，便轻轻落足于那座高峰的腰际。他在对崖纵目，瞥见玄、黄、白三条人影齐扑此峰，但身临其境，却除了松风流水、碧藓苍崖之外，一无所闻，一无所见。夏天翔看出这座峰头非但峻拔干云，周围地势亦广，要想在这大一座山峰之间寻觅那玄、黄、白三条人影，似乎难易参半。难的是不知那三条人影目的何在？只好信步所之，期于巧遇。易的则是对方既然那等急赶，必有要事，倘若起了任何争斗，或是其他变故，自己便可闻声而至。果然世上诸缘皆凑巧，人生何处不相逢。夏天翔由峰腰直上峰头，刚行约三五丈远，崖角忽闻足音，一位清秀绝伦、年才十六七岁的玄衣少女，便自缓步转出。这位玄衣少女对夏天翔并不陌生，正是荆门山所遇“峨眉四秀”之中最年轻的也是剑法最好的霍秀芸姑娘，突然出现。

夏天翔见她来时那般急赶，如今却又这等缓步从容，不禁愕然凝立，一抱双拳，含笑道：“霍姑娘，荆门一别，不想又在此处相逢，可称巧遇。”

霍秀芸突见夏天翔，也觉大出意外，秀眉微挑，冷然答道：“巧倒真巧，你突然来此，是为了观光黄山天都大会，偶游大别山？还是与我目的相同，要想寻那藏珍古洞？”

她这末后的“藏珍古洞”四字，听得夏天翔心头一动，由藏珍古洞，联想到鹏尸古洞，再想到自己在鹏尸古洞以外所获柬帖之上的“霍可怜”之语，不由向霍秀芸多看两眼，只觉得这位姑娘，果然在清丽绝俗的风神之中，略含楚楚之状，极惹人怜。如此容貌加上这好武功，若非湖南九疑山惊鸿一瞥的那位姑娘始终系住自己的情思，这位峨眉第四秀，岂不是足以吸引人刻意追求的绝好武林剑侣？

霍秀芸见夏天翔不答所问，一双俊目中的炯炯眼神，却老在自己身上脸上转来转去，不由低哼一声，怫然色变。夏天翔也微觉自己失态，俊脸一红

含笑问道：“霍姑娘为何生气？你是不是要想和我打架？”

霍秀芸冷然答道：“现在我不和你打，将来却定和你打，我们不是已经约好了时间地点？”

夏天翔哦了一声，点头笑道：“对对对，时间是在明年五月二十，地点是在峨嵋金顶。”

说到这里，忽然又向霍秀芸含笑问道：“霍姑娘既然不想和我动手，方才为甚满面怫然怒色？”

霍秀芸不便说是怪夏天翔目光死盯自己，只得柳眉双扬答道：“我问你的话儿，你为何不答？”

夏天翔因在这刹那之间，心头已思绪如潮，以致闻言微愕，不知霍秀芸话意何指？

霍秀芸又好气又好笑地哼了一声说道：“我问你是偶游大别山？还是来寻……”

夏天翔恍然顿悟，接口笑道：“我是偶游此处，巧遇霍姑娘，不是寻甚藏珍古洞。”

话音至此，突然灵机一动，又向霍秀芸笑道：“霍姑娘，我虽不是寻甚藏珍，但或许能猜出霍姑娘要寻何物。”

霍秀芸意似不信地应声答道：“你猜猜看？”

夏天翔颇为得意地笑道：“你是不是要找一具飞鹏遗骨？”

霍秀芸听得失笑说道：“你简直不知所云。倘能收服一只活的飞鹏，倒还可骑它排荡风云，直上青冥。一具飞鹏遗骨，却寻它作甚！”

夏天翔起初以为祁连派群凶对发现鹏尸古洞之事，既视为重大秘密，则被他们在飞鹏遗骨之下掘走的那株生有三歧红叶的奇异植物，必系举世武林均相瞩目的灵药异宝，故而听了霍秀芸要找藏珍古洞，才加以如此猜测。

霍秀芸话了，夏天翔俊脸又是淡淡一红，搭讪笑道：“你所找之物，既不是我猜的飞鹏遗骨，却是什么奇珍异宝？”

这种关于至宝奇珍的武林秘讯，本不该轻易向人相询，霍秀芸被夏天翔问得柳眉微蹙，觉得答既不是，不答也觉不是。

夏天翔话音出口，才发现自己失言，但语发难收，只得索性笑道：“霍姑娘不要怪我交浅言深，夏天翔宁愿帮你相寻，并以我师门令誉担保，决不意图分润。”

霍秀芸淡然一笑道：“告诉你无妨，但我既不要你帮忙相寻，也不怕你意图分润，谁的机缘好，运气好，得到手中，便归谁有。”

夏天翔平素高傲无比，如今却被对方这个软钉子碰得剑眉双蹙，满面尴尬神色。

霍秀芸被他这副窘状逗得盈盈一笑，继续说道：“我听说这大别山刺天峰上的一处幽秘古洞之中，藏着一副‘护穴龙鳞’与一柄‘柳叶绵丝剑’。”

夏天翔哦了一声，霍秀芸见他这似乎不甚在意之状，不禁柳眉微扬，索性再加解释说道：“那副‘护穴龙鳞’共是三十六片，佩带在三十六处大穴之上，可避任何刀剑掌指之力；‘柳叶绵丝剑’则柔逾绵丝，锐能洞甲，卷之仅若银丸，放之光寒十步，均系三百年前中原第一剑客‘大别散人’所遗至宝，武林群豪梦寐以求之物。”

霍秀芸把这“护穴龙鳞”及“柳叶绵丝剑”夸赞一番，夏天翔仍未怎的动容，只是笑向霍秀芸说道：“倘若我找到‘护穴龙鳞’，你找到‘柳叶绵

丝剑’，他日在峨嵋金顶交手之时，倒可试试这‘大别散人’所遗二宝，究竟谁强？是鳞能护穴，还是剑能洞甲？”

霍秀芸此时已对夏天翔敌视之心渐减，觉得这位倔强高傲的英俊少年颇为风趣，不由含笑抬头，恰好夏天翔也在看她，两人四道目光，遂告凌空互对。

夏天翔心中微微一震，霍秀芸却由于女孩儿家特有的羞涩矜持，双颊骤然飞红，螭首一低，香肩晃处，向峰头拔起三丈。

脚尖刚点崖壁突石，青衫飘处，夏天翔又已赶到身旁，霍秀芸不知是喜是羞，佯嗔说道：“我们但凭机缘，各找各的，你却跟我前来作甚？”

夏天翔朗然笑道：“这‘大别散人’遗宝之事，我本不知，就算找到，也必然送你，何必孤孤单单地分开作甚？”

夏天翔话不择言，无心隐寓双关，听得霍秀芸益发娇羞万状，玉颊通红，“唳唳”接连三纵，向右斜上方拔起几及十丈。

她这一娇羞，夏天翔才会过意来，觉得自己所说深有语病，也不禁脸上“刷”的一热。

但霍秀芸只羞不怒，分明已有微情，夏天翔不由心中一荡。暗想可惜此女不是九疑山所见、自己为她远赴蔷薇坟、祈求蔷薇愿力之人，否则何必海角天涯……

念犹未了，对方业已接连上纵，夏天翔赶紧大展轻功，一式“螭龙得雨”转化“海鹤钻云”，又复追近霍秀芸，低声笑道：“霍姑娘请恕我无心失言……”

夏天翔毕竟未历情场，缺乏应付女孩儿家的经验，这越描越

黑的，再一点明，使霍秀芸更自奇窘不堪地咬牙叱道：“你若再信口胡言，休怪我立时拂袖而去，并连峨嵋金顶的那场约会，也一齐取消……”

霍秀芸说到此处，忽然发觉自己所说，语病更大，简直就像

是一对情人的负气之语。夏天翔听得不由暗暗好笑，因见对方业

已窘得几乎掉下泪来，遂赶紧岔开话头，笑着问道：“霍姑娘，我上次在荆门山绝顶仙人桥上，告诉你的话是虚是实？那位‘风尘狂客’厉清狂可曾到过峨嵋坤灵道院？”

霍秀芸立足峰壁间一片突出的平石之上，抬手微掠云鬓，让那劲急的山风，吹得所着的玄衣下摆猎猎作响，略定心神，方大大方方看了夏天翔一眼答道：“倘若你上次所言不实，使我们师姊妹四人星夜疾驰，平白赶回峨嵋，则我今天对你决不会这等客气，早就……”

夏天翔接口笑道：“早就什么？是不是早就让我尝尝你峨嵋剑术的滋味？”

霍秀芸见对方太以俏皮，妙目神光，方自一射，夏天翔又复问道：“那位‘风尘狂客’厉清狂既已到了坤灵道院，你们峨嵋派的传宗秘籍‘天玄剑谱’可曾被抢去？”

霍秀芸应声答道：“那位‘风尘狂客’厉清狂虽然号称当世武林中三大难缠的人物之一，但我掌门师姊玄玄仙姥也非等闲，怎会轻易让他把本派传宗秘籍‘天玄剑谱’抢去？”

夏天翔想起“天涯酒侠”慕无忧曾告自己，“风尘狂客”厉清狂不愿与霍秀芸见面之语，遂又问道：“你们赶回峨嵋坤灵道观，是否曾以‘四象追魂剑阵’对付‘风尘狂客’厉……”

霍秀芸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摇头说道：“厉清狂忒也知机，我们师姊妹四人刚自坤灵道院前门赶回，他却自后门飘然而去。否则定然如你所言，要以峨嵋‘四象追魂剑阵’，会会这位名震武林的‘风尘狂客’。”

夏天翔闻言暗惊“天涯酒侠”慕无忧所言果然不谬，但不知“风尘狂客”厉清狂避免与霍秀芸相见之故，究竟何在？

这等隐情，除了深知底细以外，根本无法猜测。夏天翔因觉厉清狂既上峨嵋，决不会无为而去，遂含笑问道：“照你这等说法，厉清狂难道不曾与你们峨嵋派中人物交手？”

霍秀芸摇头笑道：“武功到了我掌门大师姊玄玄仙姥及‘风尘狂客’厉清狂的那等火候地步，除去互拼生死，交手实是多余。他只在坤灵道院中一块听经石上，与我大师姊各置蒲团，静静对坐了一日。”

夏天翔听出霍秀芸话中有话，微笑问道：“他们这等第一流当世名家，必不会白白对坐一日，是互相考较了一些上乘玄功？还是在那听经石上留下了什么足资纪念的雪泥鸿爪？”

霍秀芸似乎惊于夏天翔聪明过人，向他深深看了一眼，点头笑道：“你后面那两句话完全猜对，他们静静对坐了一日以后，互相微笑起身，厉清狂座下的蒲团居然完好无恙地平平陷入听经石内。”

夏天翔听霍秀芸话犹未了，遂接口问道：“你大师姊呢？”

霍秀芸毫不掩饰地应声答道：“我掌门师姊在内家玄功方面，确实尚微逊厉清狂半筹，她那座下蒲团尚有三四分许未能入石。”

夏天翔颇为佩服霍秀芸这种坦白无隐的光明态度，微笑说道：“武学一道，种类甚多，软硬轻功，拳剑暗器，师承各异，技有专长，你大师姊玄玄仙姥虽在蒲团入石的玄功方面略逊‘风尘狂客’厉清狂一筹，也许……”

话音至此，倏然而止，因为目光微瞥，看出霍秀芸根本未曾在听自己讲话，却抬头凝注右上方，似乎被近峰顶处的什么奇异景色吸引得一瞬不瞬。

夏天翔随着霍秀芸目光看去，只见右上方近峰顶处，是一片长约二三十丈、宛若刀劈斧削而成的平坦峰壁，壁上满长苔藓，碧油油的，肥滑异常，壁势上突下缩，颇为倾斜，显然再好的轻功也难援上这片奇形绝壁。

但这片绝壁的中央略上之处，却有一大不盈尺的黝黑洞穴。

夏天翔暗想霍秀芸怎的如此出神，难道以为这绝壁小穴就是贮有“护穴龙鳞”及“柳叶绵丝剑”的藏珍古洞？

看这洞穴的奇险难达形势，或有可能，但洞口过小，方圆不会超过八寸，便是身怀再好的“缩骨神功”，也无法进入洞内。

夏天翔方想到此处，霍秀芸忽然手指那绝壁小洞，向他叫道：“我方才似乎看到洞中白影一闪，这样小的洞穴，何人可以入内？”

夏天翔因自己身在对峰之时，曾无意瞥见玄、黄、白三条人影齐扑这座刺天峰。玄衣人是霍秀芸，黄白两条人影却始终未见，故而听得霍秀芸说是曾见洞中白影微闪，不由心中一动，也自凝目看去。

二人凝神片刻，并未见洞中有甚白影闪动，却听到一声宛若人言的奇异兽啸。

这声发自洞中的低沉兽啸方作，刺天峰顶突然发出一声洪厉慑人的怪啸相应，并在那片绝壁顶端出现一只约有大半人高、全身遍是金色长毛，似狒非狒、似猩非猩的人形异兽。

绝壁奇峰之间，突现如此怪兽，夏天翔、霍秀芸不禁相顾讶然。但夏天

翔心中，兀自觉得这只金毛怪兽，怎的有点眼熟？

就在夏、霍二人讶然相顾之际，绝壁小洞之内突然伸出一只白毛茸茸的细小兽臂，向绝壁顶端抛上一只宽约六寸、长约尺许的扁平金色铁匣。

这只白色兽臂一现，夏天翔心头顿时恍然，暗道难怪自己觉得眼熟，原来就是在终南幽谷所见群兽奔避山洪时，被那匹神骏的青马驮在背上的小小白猿及金毛怪兽，也就是适才隔峰所见的一黄一白、快得出奇的两条身影。

夏天翔刚刚恍然顿悟，霍秀芸却失声说道：“我们机缘坐失，被人家捷足先得，那只扁平金色铁匣之内，定然藏的是‘大别散人’所遗防身至宝‘护穴龙鳞’。”

夏天翔见洞中白色兽臂虽极细小，但向上抛那扁平金色铁匣的手劲却显然极强，越发断定必是那只异种白猿，遂向霍秀芸微笑说道：“霍姑娘，我们只是机缘不属，不是机缘坐失。因为入洞取宝的，是只纯白色的极小猴子，若换我们，便费尽千辛万苦，援登绝壁，也无法进入那样狭小的洞穴之内。”

霍秀芸被夏天翔驳得无话可答，佯嗔说道：“你怎么知道洞中是只纯白色的极小猴子？……”

话音未了，洞口又复飞出一粒银丸，被那壁顶金毛怪兽微伸巨掌，接在掌中。

霍秀芸摇头说道：“这粒银丸，大概便是传说中的‘柳叶绵丝剑’！”

夏天翔笑道：“‘大别散人’所遗二宝既已到手，对方定将出洞，你且看看是不是只纯白色的极小猴子呢？”

霍秀芸方想问他怎会得知，但目光注处，不禁咦了一声，果见洞中钻出一只高才二尺、手臂长垂及地的纯小白猿，在那多好轻功均难上下自如、倾斜峭滑的绝壁之间，飞登而上。

白猿飞登绝壁顶端，先向金毛异兽掌中要过扁平金色铁匣，揭开匣盖一看，高兴得口内低鸣，蹦了几下，然后交还铁匣，取过银丸，往外微甩，果然精光微掣，银丸展处，变成一柄宽如柳叶，长才二尺一二，并极其坚挺的奇形小剑。

夏天翔、霍秀芸看得正觉悠然神往，白猿突然左爪一捏剑诀，执剑右爪，往前一递一旋，震出三朵剑花。

霍秀芸越发惊奇叫道：“这是‘灵猿献果’及‘一剑三花’，难道这小猴子还会施展‘猿公剑法’？”

霍秀芸对这异种灵猿赞赏不已，夏天翔却在暗想兽且如此，主人定更高明，不知可有机缘一见？

绝壁顶端的小小白猿及金毛异兽听得霍秀芸赞叹之声，四只怪目向二人略一凝注，白猿似乎深含戒意，立使那柄“柳叶绵丝剑”还原成一粒银丸，欢啸连连地与金毛异兽化成一黄一白两点飞星，自绝峰侧面疾驰而下。

霍秀芸眼看两桩武林异宝均已成空，追既无及，何况即便能追，也不好意思与兽类争夺，不由目注那两点黄白飞星，怅然若失。

就在此时，空山寂寂之中，突然响起一阵银铃似的朗脆语声说道：“小白，大黄，你们懂不懂江湖规矩？常言道：‘无主之物，见者有份。’我只要‘护穴龙鳞’，还不快把‘柳叶绵丝剑’给那位姑娘送去。”

夏天翔、霍秀芸闻言不由相顾愕然，但那银铃似的语音一发，白猿及金毛异兽，立即在疾驰之下，止步肃立，静静听完以后，白猿遂把扁平金色铁匣，交与金毛异兽，驰往隔峰，自己则果然向夏天翔、霍秀芸所立的刺天峰

上飞跃赶来。

霍秀芸因听出发话人的语音也是妙龄少女，眉头微蹙，向夏天翔低低说道：“这位姑娘是谁？既豢有如此能通人言的威猛灵慧的异兽，又这等慷慨大方，她真肯把那柄‘柳叶绵丝剑’送给我么？”

夏天翔目光凝望隔峰话音发处，低声答道：“这位姑娘的来历，我可能猜对，她一定是‘天外情魔’仲孙圣……”

话犹未了，霍秀芸接口嗔道：“你休要胡扯，‘天外情魔’仲孙圣是男人，这位姑娘……”

夏天翔也不等她话完，便即低声笑道：“你不曾把话听完，怎的便来怪我？我猜她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

话方至此，峰下白影电飘，那只高才二尺的小小白猿，业已赶到，右爪一伸，爪中托着一粒银丸，向霍秀芸递去。

如今近仅咫尺，二人方看清这只小猿周身的白毛又密又亮，隐泛银光，双臂极长，爪掌奇大，两只朱红的火眼，精芒四射，显系旷世罕见的通灵异种。

霍秀芸虽然极为想要那柄能够卷若银丸的“柳叶绵丝剑”，但却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向一只猿猴爪中接取。

白猿见霍秀芸不肯接取“柳叶绵丝剑”，不由急得抓耳搔腮，无可奈何地怪啸几声。

夏天翔也向霍秀芸含笑说道：“你不要辜负这白猿的一番好意，他日把你们峨嵋山的特产异果采些送它，也就……”

刚刚说到此处，隔峰银铃似的语音再度发话，笑着叫道：“江湖人言，‘峨嵋四秀，末秀最秀’，怎的却如此忸怩，不够大方，一柄剑儿算得了什么？……”

霍秀芸听对方居然知道自己身份，不愿再落讥嘲，遂大大方方地自白猿爪中接过那柄卷成银丸的“柳叶绵丝剑”。

这时，银铃般的话音又复响起，曼声叫道：“小白，快点回来，我要走了。”

白猿睁大两只朱红的火眼，对夏天翔、霍秀芸略微注目，一声清啸，翻身倒纵，跃下峰壁，宛如银箭离弦般，直向邻峰脚下射去。

邻峰脚下的峡谷之中，缓缓驰出一匹神骏的青马，马背上驮着一位身御玄色披风的女子，那头金毛怪兽却跟在马后。

虽因距离过远，面貌无法辨清，但那副穿着，那匹青马，及那副窈窕身材，却令夏天翔看得心头“怦怦”乱跳，活脱脱就是曾在湖南九疑山匆匆一面，致使自己由心爱好、魂牵梦寐的玄衣少女。

夏天翔目注骑在青色骏马背上的玄衣女子惘惘失神之状，却引得霍秀芸自鼻中冷哼一声。

男女情感，就是这般微妙，霍秀芸哼声方出，突又发现自己这种举动颇为失态，不由玉颊微红，借以解嘲地，内劲微吐，掌中那粒银丸倏然展开，成了一柄宽如柳叶、长才二尺一二、精芒隐隐的奇形小剑。

果然夏天翔听得霍秀芸冷哼之声，惊愕回头，正待问故，却见她吐劲展剑，目光不由又为这柄“大别散人”的遗宝吸引。

正在霍秀芸意图试剑之际，那只小白猿业已赶下刺天峰，电掣风驰地赶上青马，欢啸一声，凌空纵起，直向玄衣女子的怀中扑去。

玄衣女子玉臂微伸，把白猿接入怀中，跨下青马双耳竖处，“希聿聿”一声长嘶，四蹄翻飞，速度立即加快。

白猿一嘶，青马一嘶，引得夏天翔猛然回头，气发丹田，运用内家传音及远的功力，高声叫道：“仲孙姑娘，暂留贵步。”

青马背上的玄衣女子闻言，缰绳微动，圈转马头，自鞍边取下一只形如巨螺之物，扣向唇边，笑声问道：“你是何人，怎知我的来历？”

夏天翔、霍秀芸起初确因玄衣女子那远传音，依然极度从容，声若银铃，双双惊佩对方功力太高，见状方知有物为助，但这形如海螺之物的制造精奇，自可想见。

夏天翔提气答道：“我叫夏天翔，仲孙姑娘所骑的马儿，是不是‘商山隐叟’赛韩康的青风骥，被你与他打赌赢得来的？”

玄衣女子哦了一声笑道：“原来你与赛韩康相识，怪不得能猜出我是仲孙飞琼，你叫我留步何事？”

夏天翔脸上一红，仓促间无词可对，只得随口叫道：“我觉得你太会打赌，想找个机会，也和你赌上一赌。”

仲孙飞琼闻言，又自鞍边取起一只长圆镜筒，往夏天翔、霍秀芸这面略微观察，仍以螺壳传音，娇笑说道：“连赛韩康盖世无双的宝马都输给我了，你还想和我打赌，不怕输么？”

夏天翔剑眉微轩，应声答道：“为什么会怕输？我曾在巫峡江边，朝云峰下，赢过你师姊‘巫山仙子’花如雪。”

这几句答话，听得仲孙飞琼也微觉愕然，略微思索片刻说道：“既然如此，我们且在黄山再图相逢，那场十二月十六日举行的天都大会，你大概不会不去观光，如今我不搅你们的雅兴，黄山三十六峰的烟云缥缈之间，互践赌约，也就是了。”

话完，螺壳一收，青风骥再度昂首轻嘶，四蹄腾跃，刹那间，一人三兽，便自隐入丛林密莽之中。

夏天翔听出仲孙飞琼话中那句“不搅你们雅兴”，似乎误将自己与霍秀芸认作一双情侣，不由暗觉皱眉。但等目送仲孙飞琼身形杳后，再回转头时，霍秀芸也不告而别，那点玄衣背影，仅惊鸿一瞥般，在眼中略闪，便隐入刺天峰下的峡谷小径之中。

但飞鸿虽逝，爪迹犹存。峰壁间留下几行字迹，划痕极细，入石甚深，显系用新得的“柳叶绵丝剑”所镌，写的是：“其人可敬！其人可佩！其人可爱！望多多努力，勿忘明年五月二十的峨嵋金顶之约。”

夏天翔蹙眉凝目，仔细参详，终于猜出“其人可敬”是指仲孙飞琼虽得“大别散人”遗宝，却绝不自私，肯循江湖规例，将“柳叶绵丝剑”分赠霍秀芸。

“其人可佩”，则指的是仲孙飞琼竟能役使那等灵慧威猛的奇猿异兽。

但第三句“其人可爱”，则似乎充满了酸溜溜的意味。

尤其是“望多多努力”之语，义有双关，究竟是要自己对其人可敬、可佩、复可爱的仲孙飞琼多多努力？还是要自己在武功方面多多努力？才好于明年五月二十，与霍秀芸在峨嵋金顶拼命一斗？

夏天翔想来想去，却越想越不对劲，因为这趟大别山之游虽然巧遇仲孙飞琼，并得睹“大别散人”遗宝，但“护穴龙鳞”归诸仲孙飞琼，“柳叶绵丝剑”归诸霍秀芸，自己一无所得，反倒惹了不少烦恼。

仲孙飞琼既将自己与霍秀芸误认为一双情侣，则异日自己向她接近，及“蔷薇使者”设法玉成良缘之际，必然多生周折枝节。

而霍秀芸竟似亦对自己微生情愫，争奇斗胜，加上拈醋捻酸，明年五月二十的峨嵋金顶之约，大概又难免把自己弄得应付为难，焦头烂额。

夏天翔兴奋中微含懊丧，凄迷内更添怅惘，独下刺天峰，顺着大别山脉走向安徽，准备观光那场六大门派约斗黄山的天都大会。

时光已到腊月十五，黄山天都峰绝顶，先到了三位全真，正是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及武当七子中为首的一尘子，另外一人银须白发，仿佛年龄最高，却是弘法真人师兄，因罪被武当派上代掌教判罚廿年面壁、新近期满的弘光道长。

武当、点苍、罗浮三派，邀约昆仑派与会的主旨，本为了紫黑三棱毒刺一事质询辩理，但彼此既系武林人物，万一言语不合，以致翻脸动手之举，亦在意中，故而昆仑派掌门知非子也约了至友雪山派掌门“冰魄神君”申屠亥及峨嵋派掌门玄玄仙姥为助。

因此会主客双方已有六大门派，闻风前来观光的武林人物更必多多，故而双方曾获默契，观光人数自然无法限制，但当事六大门派的到场人数，每派却以三人为限。

武当派三人最先到场，掌教弘法真人向师兄弘光道长蹙眉说道：“想不到昆仑知非子竟对三棱紫黑毒刺一事不肯认错，并邀约雪山、峨嵋两派为其助力，加上来此观光的武林群雄再一推波助浪，天都大会定难善了，势必互相印证，各显神功，只一出手，高下立分。武林人物，谁不争奇好胜？各门各派的嫌隙，由此更深，江湖中恐怕搅起不可收拾的血雨腥风，再无清静之日。”

弘光道长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掌门师弟，何必如此慈悲？我面壁廿年，嗔念名心，尚未尽淡，世俗之人，更不待论。常言道：‘种因得果，如影随形。’暗用三棱紫黑毒刺，伤我涤尘、浮尘、悟尘三位师弟的狠心辣手之人，若不给他一些现世现报，以儆奸邪，才真正会使武林中永无清平宁静。”

话方至此，武当派三位道长一齐凝神，只听得天都峰下有人宣了一声“阿弥陀佛”，朗然说道：“武当诸友，居然早来？贫尼与秦师叔还以为是第一份呢！”

人随声至，一位风神秀朗的白衣女尼与一位红光满面、布衣草履的矮胖老者，并立天都峰头，向弘法真人、弘光道长及一尘子等含笑施礼。

弘法真人见来人是罗浮派掌门冰心神尼及冰心神尼的师叔“万梅老农”秦乐圃，慌忙与师兄弘光道长及师弟一尘子稽首答礼，微笑问道：“冰心大师怎的只与秦老前辈两人同来……”

秦乐圃不等弘法真人话完，便即摇手笑道：“武当、罗浮，派别各异，秦乐圃不敢接受掌教真人如此称谓，敝派中另一名参与天都大会的，是‘凌波玉女’柴师侄，因她江湖游侠，久离罗浮，已由掌门人传令相召，大概总会如期前赶到。”

弘法真人依然对这位罗浮派内辈份最高的“万梅老农”秦乐圃颇为谦抑，恭身笑道：“武林中万派同源，何况秦老前辈齿德俱尊？又是冰心大师师叔，

自属长者，请不必再对弘法见外。可惜点苍未到，不然倒可先将明日怎样质询昆仑及应付峨嵋、雪山两派之策，研讨一番，务求既获公平处理，又可息事宁人。俾免万一举措失当，彼此意气相争，极易肇成难以收拾的武林浩劫。”

冰心神尼摇头苦笑说道：“我们罗浮派与点苍派结怨甚深，想不到这次质询昆仑，竟又站在一面！他们来人大概是掌门铁冠道人及‘紫焰天尊’雷化、‘龙飞剑客’司徒畏等‘点苍三剑’。”

话音刚了，武当弘光道长手指左前方天都峰下，微笑说道：“峰下林木之间身影连晃，不知是哪派同源赶来？人数似还不在少呢。”

其余四位第一流武林高手闻言，齐自凝神倾耳，听出果然有人由峰下往上攀登，但人数却仅三人，似与弘光道长所见不太符合。

顿饭光阴过后，“点苍三剑”齐现峰头，由掌门人点苍第一剑铁冠道长率同，向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等含笑招呼，但对于冰心神尼及“万梅老农”秦乐圃，则仅傲然微一拱手，依旧保持敌意颇深的态度。

冰心神尼及秦乐圃见状，不禁晒然置之，武当弘光道长却向铁冠道长微笑问道：“铁冠道兄，你们来时，同行的是哪派武林人物？”

铁冠道长不料武当、罗浮两派到得这早，弘光道长并看见有人与自己同行，遂在微愕片刻以后，方发话答道：“贫道师兄弟等，在天都峰下巧遇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率人来此观光……”

弘法真人听说祁连派竟亦远来观光，眉头益蹙，接口问道：“祁连派戚掌门既来，如今安在？”

铁冠道长答道：“戚大招兄说是明日再复登峰观光，免得我们或有布置，为局外人撞破……”

冰心神尼听到此处，冷哼一声，晒然说道：“这才真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龙飞剑客”司徒畏眼皮一翻，精芒电射，向冰心神尼问道：“谁是小人？谁是君子？”

冰心神尼冷冷地看他一眼，方待发话，“万梅老农”秦乐圃业已淡然答道：“谁曾想在峰头布置诡计，暗害对方的，便是小人；谁能保持光明磊落及公平态度的，便是君子。”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见这罗浮、点苍两派，果然不愧夙仇，三言两语之间便起争消，遂赶紧用话岔开，向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问道：“关于明日向昆仑派质询的原则，道兄有何高见？”

铁冠道长目光一转，微扫冰心神尼及“万梅老农”秦乐圃，反向弘法真人问道，“我先听你们作何打算？”

弘法真人微笑说道：“冰心大师与贫道均主张只要能获公平处理，便无妨息事宁人？……”

话音未了，在铁冠道长身旁抱臂卓立的“龙飞剑客”司徒畏突然 4 印首长空，一阵纵声冷笑。

弘法真人目光一注这位貌相英俊、气宇轩昂的“龙飞剑客”司徒畏，讶然发话问道：“司徒大侠为何冷笑呢？难道贫道有甚言语不周之处？”

弘法真人不愧名门正派掌教之尊，对于任何人的称谓神情，均极谦恭，毫不骄傲。只看得罗浮派中两位奇侠、冰心神尼及“万梅老农”秦乐圃暗点头，心折不已。

但“龙飞剑客”司徒畏却依旧煞气腾眉，做然叫道：“我笑的是你们莫

非畏怯昆仑派掌门知非子手中那根‘天荆杖’，才如此畏首畏尾？既然这等说法，何必再作商议？明日尽管各行其是，你们罗浮掌门及武当三子被伤被害之仇，可以不究，但点苍派却宁甘玉碎，不为瓦全，我掌门师兄不能平白在终南死谷之中，挨了那么一根无耻暗算的‘天荆毒刺’！”

司徒畏的这一番话，说得非常尖刻锐利。冰心神尼及“万梅老农”秦乐圃根本不愿与“点苍三剑”多言，即那位目光远大、心意慈悲的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也被司徒畏话中那句“各行其是”，堵死了劝解之途，不好再加开导。

正在“点苍三剑”个个凶狂高傲，尤以“龙飞剑客”司徒畏份外意气飞扬，满脸骄纵的神情，看得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按捺不住，欲待向其发作申斥之际，天都峰下又复飞上一条人影。

来人正是冰心神尼的俗家师妹“凌波玉女”柴无垢，她今日换了一件银色罗衣，越发显得天人仪态，冷艳无双。先参见掌门师姊，再向师叔“万梅老农”秦乐圃及武当三位道长行过礼后，便以两道炯如寒电般的目光，注向司徒畏。

司徒畏适才在武当、罗浮两位掌门人面前，仍敢那等出言狂傲，趾高气扬，但如今被柴无垢这两道目光一注，却立即悚然低头，满面惊愧交集的神色，英风骄气，一齐尽敛。

原来司徒畏一见柴无垢，伏牛山中自己将她设计用药迷昏，准备瞒着“桃花娘子”靳留香，先尽情淫辱一番，再以紫焰神砂将柴无垢二度毁容的欺心往事，立上心头。尤其柴无垢竟会神秘失踪，以及那种宛如鬼魅，吓得自己几乎心胆皆裂，四面八方齐作，却无法搜查的“天良何在”的语音，仿佛在头脑之中，心灵深处，往复回旋，“嗡嗡”响起。

冰心神尼对师妹柴无垢与司徒畏互相私恋之事，本被他们极为慎重地瞒得死死，丝毫不知！只觉师妹离山过久，但当着武当、点苍两派，也不好深加斥责，正想稍微低声数说几句，忽见柴无垢仅冷冷看了司徒畏一眼，便把那位目无余子、骄狂颇甚的“龙飞剑客”看得威风尽敛，愧然垂头，不由有点诧异莫解？

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诧异，但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及点苍第二剑“紫焰天尊”雷化，因不知伏牛山中事，见司徒畏这等不敢与柴无垢目光相对，分明心存愧咎之状，也自惊诧不已。

“凌波玉女”柴无垢见“龙飞剑客”司徒畏这副神情，银牙一咬，冷笑几声，回头向自己掌门师姊冰心神尼及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恭身说道：“掌门师姊和武当掌教真人，何必对这丧心病狂之辈，多费唇舌呢！”

这一句“丧心病狂”骂得司徒畏恼羞成怒，凶心又炽，抬头扬眉喝道：“柴无垢贱婢……”

五字方吐，便被一种与伏牛山中所闻“天良何在”颇为仿佛的高朗语音，震得心神一悸，倏然住口。

这语音是冰心神尼运用“狮子吼”神功沉声叱道：“司徒畏住口，再若出言无状，便让你先尝尝我罗浮派的‘般禅掌力’。”

“凌波玉女”柴无垢被他们搅得语音略停，目光冷冷一扫四外，继续向冰心神尼及弘法真人说道：“关于‘天荆毒刺’的那桩公案，其中尚大有隐情，柴无垢已知八九，明日天都大会之上，当着各派群雄，必可弄得水落石出。”

“点苍三剑”自铁冠道长以次，听得柴无垢这等说法，均似大出意外，满面惊疑神色，欲知究竟？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却欣喜颇甚，含笑说道：“柴女侠既知此项重大秘密，何不说明？若能因而化解武林的一番浩劫，委实功德无量。”

“凌波玉女”柴无垢妙目一抬，对这明日即将大聚群雄的天都峰头微一打量，只见云海茫茫，松杉翠翠，景色清妙绝尘，遂冷笑一声说道：“若不是我因被奸人所害，反而因祸得福，获知秘讯，这天都峰顶的人间仙境，岂不便将在一夜之后，化作罗刹屠场，使正人相残，奸人得意？……”

语音到此，故意略顿，目光微瞥“点苍三剑”，见铁冠道长正对司徒畏怒目相视，不由淡淡一笑，继续说道：“但证据尚在另一人手中，故非等此人到来，真相无法大白。”

冰心神尼接口问道：“师妹怎的吞吞吐吐？此人是谁？何时方可到达？他身上有什么有力证据？”

柴无垢见“点苍三剑”个个惊愕失神地倾耳聆听，遂含笑说道：“此事关系太大，请掌门师姊恕小妹暂作隐瞒。因为这人至迟明晨必定赶到，万一将他姓名身份事先泄露，可能会招致群凶之忌，中途截击，企图灭口。”

罗浮掌门冰心神尼及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听出事关紧要，果应保密，遂均不再追问，但点苍掌门铁冠道长却换了一副和缓的面色，突向柴无垢说道：“我在终南死谷之中挨了那一枚紫黑三棱毒刺，委实忍气不过，急于查出正确仇家，好加报复。你所说那身怀证据之人是谁？讲讲无妨，如顾虑他中途受人袭击，‘点苍三剑’愿意连夜兼程，远迎百里，把他护送至黄山天都峰顶。”

“凌波玉女”柴无垢向这位点苍派掌门人细看两眼，螭首微摇，晒然说道：“区区‘点苍三剑’，哪里还足护人？明日若能护得你师兄弟安然无恙，就算不错了。”

点苍第二剑“紫焰天尊”雷化闻言，厉言叱道：“罗浮贱婢，你不要一再轻视点苍，何必等到明天？干脆我们两派便在今夜分分胜负。”

冰心神尼听得雷化公然叫阵，不禁眉头微剔，目中电射神光，怒视“点苍三剑”，似欲答话。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因一来听出柴无垢话中有话，二来知道冰心神尼外和内刚，罗浮派与点苍派又有夙仇，只一答话应战，事情便会弄僵，遂故意佛然微怒，暗地却向冰心神尼及秦乐圃、柴无垢等略施眼色，抢先发话说道：“天都大会定在明日举行，如今被邀请的昆仑、峨嵋、雪山三派尚未到达，我们忝为主人的三派之间，岂可先动干戈？冰心大师及铁冠道兄等两位掌门人，务请深加考虑，武当派向来公平正直，不偏不倚，你们谁先启衅，谁便甘与武当为敌！”

冰心神尼会意默然，铁冠道长也不愿轻易招惹武当派这群强敌，遂被弘法真人劝得互相退下天都峰，静等明晨再来参与大会。

冰心神尼与师叔“万梅老农”秦乐圃、师妹“凌波玉女”柴无垢等三人，就在天都峰旁一座较小的耕云峰上静坐歇息，这时一轮皓月，刚上东天，不过朗彻蟾光，时为碧空流云所掩，致使目前颇觉黑暗。

冰心神尼一遍功行作罢，向柴无垢淡然问道：“柴师妹，你约莫三年有半未返罗浮……”

柴无垢不等掌门师姊责询，便自凄然答道：“小妹身有伤心恨事，但因

时机未到，不便禀明，望掌门师姊暂加宽恕，容小妹在此次天都大会了结以后，再复陈情领罪。”

冰心神尼平素最爱这位俗家师妹，如今见柴无垢这副凄然欲绝的楚楚神情，心中虽觉惊诧，但亦不忍过份逼她，遂点头说道：“好好好，我暂且不问你私人行止，但你适才向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所说的身怀证据之人是谁？总可以对我和你秦师叔实说了吧？”

凌波玉女柴无垢微抬纤手，一掠云鬓，应声说道：“他叫

刚刚说出两字，便又倏然住口，向冰心神尼及“万梅老农”秦乐圃摇头说道：“掌门师姊及秦师叔恕罪，我觉得还是暂时不说，比较安全。”

冰心神尼面色一沉，嗔声叱道：“师妹被我惯得简直越来越不像话！你此时说出何妨？难道还怕我和你秦师叔会对奸人泄漏？”

柴无垢被掌门师姊斥责得脸上一热，赶紧陪笑说道：“掌门师姊及秦师叔请恕无垢失言，我哪里会怕师妹、师叔泄漏机密？只是认为我们周围或许仍有凶狂阴毒成性的魑魅魍魉之辈，躲在暗地窃听……”

秦乐圃点头接口笑道：“柴师侄说得对，我们宁可小心，不可冒失，反正闷葫芦最多一夜便将打破，何必……”

冰心神尼却认为各派人物均约好明日在天都峰顶相会，区区一夜，怎会便生祸端？柴师妹平素也是傲气凌云，目空一切，如今却变得这等谨慎，岂非怪事？为想再复略微引逗柴无垢，遂截断师叔秦乐圃的话头说道：“师叔怎的也相信柴师妹的这些鬼话？

……”

“鬼话”二字方始出口，冰心神尼突然咦了一声，罗浮绝学“般禅掌力”忽凝，双手当胸，合什一拜，发出一道无形劲气，直向自峰角冉冉飞来的几点绿色萤火，凌空击出。

那萤火共有七点，大似米粒，色呈暗绿，迎风忽明忽灭，冉冉飞来，除了速度比寻常萤火略快以外，根本别无异处，但被冰心神尼“般禅掌力”凌空一击之下，却突然“轰”的一声，先化成一大片暗绿火光，再被“般禅掌力”击得四散飘飞，沾石烧石，沾树烧树，好不厉害已极！

“万梅老农”秦乐圃随在冰心神尼所发“般禅掌力”之后，施展“天龙御风”的绝顶轻功，电掣云飘般一纵七丈，半空中又以“百禽身法”转化“鹏降九天”，猛扑峰角萤火飞来之处，却依然未能发现丝毫敌迹，只在崖壁间看到一根垂壑长藤，及坠落草中的一根盈尺竹管。

秦乐圃的江湖经验极为老到，见状便知果有奸邪之辈伏在暗中，对自己三人恶意图谋，直等柴无垢不肯吐露机密，方知无望窃听，才由竹管中吹出萤火，并凭借垂壑长藤，从容遁去。

冰心神尼见秦乐圃弯腰抬物，遂扬声问道：“秦师叔，有所发现了么？来人所用的暗器，似是经过改头换面的祁连派独门暗器九幽磷火。”

秦乐圃缓步走回，点头笑道：“各派暗器之中，只有祁连派的独门暗器九幽磷火，与方才那七点萤火的威力相似。但天都峰六大门派聚会，并无祁连在内，‘九首飞鹏’威大招纵有雄心异志，假借观光，实则窃探各派实力，也不必遣人暗对我们下这辣手。”

话音了处，人已走到面前，把拾来的盈尺竹管，递与冰心神尼观看，又复蹙眉说道：“祁连派的九幽磷火，出手形如灯焰，如今不但缩小得宛若萤光，又是放在这竹管中用口吹出，足见不是偶然事件，而是煞费苦心的谋定

而来。幸亏你细心认出，预加截击，倘若近身爆散，我们纵或免死，也必将被烧得皮开肉烂，明日无法见人，只好悄悄溜回罗浮，吞声忍气的了。”

冰心神尼夫声笑道：“师叔不要谬赞，这事哪里是我细心？只是对方千虑一失，在不知不觉中露出了极大破绽而已。”

秦乐圃与柴无垢一齐诧然问故？冰心神尼指着那轮中天皓月，微笑说道：“他们用恶毒暗器，制作得宛若萤光，使人难加觉察之计，虽然想得恶毒绝伦，但千算万算，却不如苍天一算，因为明日便是十二月十六天都大会会期，时逢腊月，岁属严冬，冬天哪里来的萤火虫呢？”

秦乐圃、柴无垢被冰心神尼一语道破，不由也觉相顾失笑。

这时，夜近三更，寒风如水，柴无垢想起不应使掌门师姊及师叔闷得太久，遂用手指凝劲，在地上画道：“我们所等之人，名叫夏天翔，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心爱弟子。”

冰心神尼及秦乐圃略一瞩目，相互点头，柴无垢遂将字迹拂去，又复画道：“此人身边，带有足以揭发一桩震惊整个武林的诡辣阴谋的要紧证据，故而明日最好等他到后，再向昆仑派开始质询。万一他若到得稍迟，还请掌门师姊和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密商，尽量设法拖延，莫令大会过早开始，便可免去不少争执。”

“凌波玉女”柴无垢为了保持机密，所书字迹均是随画随拂，冰心神尼与“万梅老农”秦乐圃则随看随记，看完互作会心微笑，便自行功入定。

冰心神尼一派掌门，禅学武学皆极精深，刹那之间，便已天人交会，万虑俱寂。秦乐圃则多年功力，又复心无杂念，也渐渐入了返神内照、物我两忘的妙境。只有柴无垢思潮起伏，百事纷坛，一颗芳心却哪里定得下去？

第一个使她疑虑之人，便是夏天翔。柴无垢暗想，以夏天翔那等好事的性情，应该早就赶到黄山天都，等着看热闹，怎的直到如今尚无踪影，会不会在伏牛山分手以后，又出了什么意外岔事？

第二件使她疑虑之事，便是自己在伏牛山谷误中迷香，险遭“龙飞剑客”司徒畏污辱，被“蔷薇使者”相救以后，他对当前几件大事所作的判断，是否正确？

半夜忧思，转眼间曙色微明，夏天翔仍未见到，冰心神尼只得与“万梅老农”秦乐圃率同“凌波玉女”柴无垢，共赴天都绝顶。

这时不但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弘光道长、一尘子及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紫焰天尊”雷化、“龙飞剑客”司徒畏，业已到达，连昆仑掌门人知非子，率领“昆仑逸士”向飘然、“白衣昆仑”萧惕，峨眉掌门人玄玄仙姥，率领师妹秀朗道姑、霍秀芸，暨前来观光的祁连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白头罗刹”鲍三姑、少林护法净觉禅师，以及“商山隐叟”赛韩康、“三手鲁班”尉迟巧等十来位武林知名豪侠，均已齐集峰顶，只差应邀为昆仑助阵的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等三位雪山好手尚未见到。

当今武林八大门派之中，除了少林掌教方丈以外，七派掌门，齐率本派好手，群集黄山，实是江湖中百载难逢的盛事。

但这些武林豪客面上的神情，多半颇为严肃沉重，只有少数别有用心的凶人，才在满脸谄笑之中，包含了唯恐天下不乱的幸灾乐祸的心理。

昆仑掌门人知非子是位身着道装、神采悠然出尘的白发老人，见冰心神尼等三人到后，遂向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抱拳微笑说道：“贫道及峨眉掌门人玄玄仙姥等，系奉武当、点苍、罗浮三派掌门法谕相召来此，如今虽有贫道

好友大雪山申屠神君未到，似不应多所耽延，敬请武当掌教或点苍、罗浮两派中哪位掌门，说明此会宗旨。”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此时已由冰心神尼告知，最好略微延缓时间，等夏天翔赶到，便可免得多生枝节，惹出无谓误会。闻言遂向知非子稽首为礼，微笑说道：“八大门派中人，平素天南海北，难得亲近，好容易才在这岁序将阑之际，同集黄山，我们便多等雪山派申屠神君片刻，有何不可？”

知非子长眉微轩，正待再度发话，突然，峰顶群豪一齐凝神目注峰下。

峰下一阵颇为急骤的衣襟带风之声，刹那间便纵上一条白衣人影。

来者是位身着丝质白色长衫，狮鼻海口，环眼豹头，虬须猬集，长发披垂几达腰际，形态奇异之人，但在场武林行家，却泰半均知，此人就是功力并不在雪山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之下，只因曾受申屠亥深恩，毕生甘为奴仆以报的雪山派特出奇人“雪山冰奴”冷白石。

昆仑掌门知非子向这位“雪山冰奴”冷白石抱拳笑道：“多蒙冷兄为我昆仑之事万里远来，贫道敬为道谢，但申屠神君……”

话犹未了，冷白石便即恭身说道：“冷白石不敢当昆仑掌门如此称呼，我家申屠神君及茅神妃，因在天都峰下突受奸人无耻暗算，业已立即赶回大雪山，特命老奴晋谒，请昆仑掌门恕其不能如约参与这场天都大会之罪。”

峰顶群雄，听得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及“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竟在天都峰下受人暗算，无不悚然动容。冰心神尼想起昨夜那七点阴毒萤火之事，不由闪目向站在观光位置之上的祁连掌门人戚大招看了一眼，只见戚大招神情自若，无甚异状，但他师姊鲍三姑却在嘴角浮起半丝阴笑。知非子听得双眉深蹙，对冷白石说道：“想不到为我昆仑之事，居然连累友好，沾惹意外飞灾，烦冷兄为我上复申屠神君夫妇，就说知非子俟天都大会一了，便即去大雪山拜谢致歉。”冷白石退后半步，恭身答道：“昆仑掌门请恕老奴方命。冷白石暂时不返大雪山，我要在这黄山左近，查明向我主人夫妇妄施无耻暗算之人，向他要点公道。”

话完，猛一抬头，两道极为慑人的炯炯神光，自环眼中怒射而出，向这天都绝顶主位客位，以及观光位置上的所有群雄，冷冷扫视一周，身形闪处，重又向峰下飘落。冰心神尼见“雪山冰奴”冷白石走后，不由微喟一声，摇头叹道：“武林中人不怕睚眦必报，豪气凌云，即以人头作酒杯，尽饮仇讎之血，亦无不可，但必须保持光明磊落的态度。对人无耻暗算，最为卑鄙下流，即今日天都之会，还不是因此而起？”

昆仑掌门人知非子闻言，目注冰心神尼问道：“冰心大师话中有话，贫道愿闻其详。”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见夏天翔迄今未到，知道无法再拖延，遂接口向知非子含笑问道：“知非道兄，请恕贫道无礼，有桩异事，要在道兄台前请教。”

知非子含笑说道：“真人尽管请问，贫道知无不答，答无不尽。”

弘法真人问道：“昆仑门下，除了‘白虎亮银锥’以外，是否尚用其他暗器？”

知非子被弘法真人问得微微一愕，点头答道：“本派尚有一种不许门下弟子轻易施展的厉害暗器，名叫‘天荆棘’。”

弘法真人双眉微挑，继续问道：“这种‘天荆棘’，有毒无毒？”

知非子应声答道：“这种‘天荆棘’是生长在昆仑绝顶的一株特有的天荆棘树之上，树分两枝，南枝有毒，北枝无毒。有毒者一丝见血，便使人逐

渐麻痹颤抖而死，极难施救，故而向来严禁门下弟子妄用，只有在山行野宿，忽遇怪兽奇蛇，性命呼吸之际，方可施展，决对不许向人轻用。无毒者亦无坚不摧，霸道无伦，专破金钟罩、铁布衫及十三大保横练等类功力。”

弘法真人见这位昆仑掌门人知非子答话既极详尽，神态亦极从容，不由与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及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互换了一瞥眼色，又复向知非子问道，“贫道再向道兄请教，这种天荆奇树，除了昆仑绝峰以外，他处是否尚有生长，及‘天荆刺’是何色泽形状？”

知非子依旧毫不迟疑地接口答道：“宇宙之广，山川之秘，虽然任何人也不能尽知无隐，但截至目前为止，尚未曾听说他处生长有这种天荆奇树。至于‘天荆刺’则长约寸许，体作三棱，无毒的色呈纯青，有毒的色呈紫黑。”

弘法真人听完，神情异常凝重地自怀中取出三枚长约寸许、体作三棱、色呈紫黑的刺状之物，托在掌上。

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与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也均自怀内取出一枚同样小刺，向昆仑掌门人知非子举以相示。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目光一注知非子，神色郑重地缓缓问道：“知非道兄，请你仔细辨识辨识，贫道手内与冰心大师、铁冠道长掌上的五枚刺状之物，是否贵派独门暗器‘天荆刺’中含有剧毒的一种？”

知非子哪里用得着仔细辨识，到眼便即认出正是昆仑门下严禁妄用的‘天荆毒刺’，不由与师弟“昆仑逸士”向飘然、“白衣昆仑”萧惕互相惊看一眼，对弘法真人、冰心神尼、铁冠道长愕然问道：“这五枚‘天荆毒刺’确是昆仑独有之物，三位掌门人从何而得？”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听知非子直承不讳，不由眉峰深聚，合掌当胸，宣了一声“无量佛”说道：“本派‘武当七子’之中，涤尘、悟尘、浮尘三子，均被无耻奸徒暗算身亡，这三枚‘天荆毒刺’，就是在他们遗体之上觅得。”

“武当三子”遇害之事，江湖中并未流传，故而天都峰顶群豪，除了少数几人知悉内情以外，余均闻言震惊，知道昆仑知非子话已被人扣死，极难洗脱嫌疑，眼前可能立刻就是一番龙争虎斗、血雨腥风的不了之局！

冰心神尼也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冷冷说道：“贫尼与点苍铁冠约斗于终南死谷，彼此尚未开始交手，谷外便有人以这‘天荆毒刺’暗算，若非至友一钵神僧及时赶到，并慨以千年芝叶相救，则贫尼与点苍铁冠早已九泉埋恨。”

冰心神尼这一番话，更属其他人难知的武林秘闻。只听得知非子大出意外，眉头深蹙，与向飘然、萧惕等两位师弟略一计议，然后对弘法真人、冰心神尼、铁冠道长苦笑说道：“此事委实怪异绝伦，但贫道适才话说得太满，如今百口难辩。三位掌门人对我昆仑若有责罚，知非子一身当之，绝无怨言。”

铁冠道长闻言，冷笑一声，怪眼双翻，正待发话，但弘法真人业已抢先说道：“昆仑一派，向来高蹈自隐，与世无争，极受武林尊敬，故而‘武当三子’虽然惨遭奸徒暗算，弘法并未敢确认昆仑门下所为，只因在遗体上寻得这三枚毒刺，遂不得不邀请道兄来此，当着天下武林同源，略加请教。只要道兄能对此事作一合理解释或是公平交代，武当派决不愿轻启衅端，伤了彼此和气。”

弘法真人话音方落，站在观光人丛之内的少林护法净觉禅师便即合掌低眉，念了一声佛号说道：“弘法真人果然不愧为武当掌教，武林中倘若人人均有你这等胸襟，哪里还有什么血雨腥风？必定全化作一片祥和之气。”

但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越是这等和平谦抑，知非子便越是觉得难以答话，踌躇半晌，未发一言，神情显得尴尬已极。

峨嵋掌门人玄玄仙姥与知非子交情颇厚，见他这等窘状，便咳嗽一声发话说道：“武当弘法真人、罗浮冰心大师、点苍铁冠道长等三位掌门人，我老婆子可否以局外人身份，替昆仑知非道友代为画策？”

铁冠道长见玄玄仙姥代替知非子出头，不由低低哼了一声，但弘法真人与冰心神尼，却均默然颌首，表示请玄玄仙姥尽管发话。

玄玄仙姥目光微扫昆仑、武当、罗浮、点苍四派的到场人物，朗然说道：“这桩滥用‘天荆毒刺’伤人之事，若非昆仑出了不肖门下，便系另有恶毒奸人，阴谋挑拨彼此情感，企图酿成各派间盲目寻仇的极大祸变。故而我老婆子想请三位掌门人宽限知非子一年光阴，责令昆仑派竭尽全力，查明此事，到了明年今日，不妨重聚黄山，再由知非子向三位掌门人作一合理交代。”

玄玄仙姥刚刚说到此处，天都峰顶人影一飘，那位被“凌波玉女”柴无垢久盼不至的小侠夏天翔蓦然现身，神情颇为急遽地目光四下微瞥，便匆匆纵向观光位置，对“商山隐叟”赛韩康蹙眉问道：“赛老前辈，看目前情形，这场天都大会还未开始？”

赛韩康不知夏天翔问话用意，点头笑道：“岂但还未开始，可能尚要延期一年，今天这场热闹，大概看不成了。”

夏天翔应声说道：“管它是否延期，看热闹总没有救命要紧，老前辈快随我来！”

说完，拉着赛韩康，便往天都峰下纵去。

柴无垢想不到夏天翔这等来去匆匆，本想加以阻拦，但一来当着各派武林高手，不好意思高声喊叫。二来见夏天翔那般急遽的神色，也许真有重要人物亟待赛韩康加以救治。遂仅把眉头微蹙，目送两人身影，纵落峰下。

这时峨嵋掌门人玄玄仙姥又向弘法真人、冰心神尼、铁冠道长含笑问道：“三位掌门人是否以我老婆子适才之话为然？”

冰心神尼默然不答，弘法真人却念了一声“无量佛”，点头说道：“武当愿从仙姥之言，务望知非道兄于明年此时此地，对弘法作一公平交代。”

弘法真人话音方落，一阵袅鸣似的怪笑，突地起自观光群雄丛中，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回顾师妹“自头罗刹”鲍三姑，晒然说道：“鲍师妹，想不到我们万水千山远来，未曾得观群雄绝技，大开眼界，却只看了这么一场有头无尾、脓里脓包的

话犹未了，一声怒声厉啸，又复起自主位之中，点苍掌门人铁冠道长冷笑连连说道：“戚大招兄，你且莫失望，我们点苍小派，比不了人家武当名门正派的度量胸襟，故而他们‘武当三子’之仇可忍，我这终南一刺之恨难消，‘点苍三剑’要在‘天荆毒刺’的主人手下，领教领教昆仑绝学。”

铁冠道长这一叫阵，顿将刚刚被峨嵋掌门人玄玄仙姥劝解得渐趋平静的局势，又复搅起险恶波涛。知非子眉头紧蹙，向铁冠道长深深一揖说道：“铁冠道长，在究竟是谁用‘天荆毒刺’伤人之谜水落石出以前，昆仑派对于武当、罗浮、点苍三派，歉疚异常，怎敢再复交手？”

铁冠道长冷然问道：“难道你们昆仑派就只会暗箭伤人，不敢明枪交战？”

这两句话问得着实太重，“昆仑逸士”向飘然及“白衣昆仑”萧惕听得俱都目射神光，佛然变色。

知非子赶紧摇手劝止两位师弟发作，仍向铁冠道长苦笑说道：“昆仑人物倒还不至于像道长所说这般无耻无能，彼此过手切磋，原无不可，但既承三位掌门人宽限一年，容我自白……”话犹未了，铁冠道长便即冷笑喝道：“武当、罗浮宽你一年，我点苍派却对无耻之徒难容片刻。就在此时此地，当着各派群雄，彼此作一了断，岂不干脆？”知非子涵养再好，也被铁冠道长逼得有点怒火渐升，双目神光，不住闪动。那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闻言又复推波助澜，轩眉狂笑说道：“好！好！好！铁冠道兄，你这几句话儿，是今日这天都峰顶唯一带有英雄气味之语。”

知非子仰天一笑，目光电瞥“九首飞鹏”戚大招，正待发话，那位峨嵋掌门人玄玄仙姥的小师妹，也是“峨嵋四秀”中年龄最幼的霍秀芸，业已按捺不住，霍然步入场中，向铁冠道长愤愤说道：“你们点苍派那几手‘回风舞柳剑法’有什么鬼神不测之机，惊天动地之妙？便如此张牙舞爪？怎不看看人家武当弘法真人、罗浮冰心大师，心胸何等宽宏？风度何等高朗？你要逞凶威，我偏不服，快下场来，霍秀芸教训你几招峨嵋绝学！”

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想不到小师妹霍秀芸会蓦然出头替昆仑派抱打不平，但也仅眉峰微蹙，未加阻止。

点苍派掌门铁冠道长目光略注霍秀芸，以一种颇为藐视不屑的神色，冷冷说道：“姑娘虽替昆仑派下场出头，但以你那点修为，恐怕还不值得我亲自动手！”

玄玄仙姥闻言，低哼一声，插口说道：“点苍掌门人不要自视太高，霍秀芸若不够格，我老婆子接你几招好了。”

天都峰顶的观光席上群雄，听得峨嵋、点苍两派掌门有意一较神功，不由将业已渐淡的情绪，又复提起。

这时知非子向玄玄仙姥长揖笑道：“仙姥请勿动怒，倘若点苍真不相谅，则昆仑之事，应由昆仑自己当之。”说完，微向三师弟“白衣昆仑”萧惕一施眼色，欲令萧惕出场，替换“峨嵋四秀”中的霍秀芸回转。

萧惕见状会意，刚待走向场中，那霍秀芸竟已久候不耐，柳眉双剔，又对铁冠道长叫道：“铁冠道人，你倘若要摆你一派掌门的身份，不屑会我，则大可命什么点苍第二剑或是点苍第三剑下场，难道你们素以‘回风舞柳剑法’自傲江湖，还会怯惧我的峨嵋剑术？”

铁冠道长冷哼一声，目光微注点苍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发话说道：“司徒三弟倘若有兴，便下场会会这位号称‘峨嵋四秀，末秀最秀’的狂傲姑娘也好。”

司徒畏闻言缓步走下场中，他久闻霍秀芸剑术精绝，并不敢对这位年岁颇轻的玄衣美女过份傲慢轻视，双拳微抱，含笑说道：“霍姑娘请特别留心，司徒畏这柄青芒剑不是一般凡铁。”话完，伸手轻掣剑柄，“呛呛呛”一阵清越龙吟，手中业已横着精芒夺目的一泓秋水。

霍秀芸明明看见对方手中青芒剑是柄截铁神物，却丝毫不露惊容，探手入怀取出大别山所得的银丸托在掌上，向司徒畏樱唇微撇，傲然说道：“一柄青芒剑不过火候钢质稍纯，锋芒略胜寻常，有什么大了不起？你认得我掌中这粒银丸是柄什么剑么？”

霍秀芸此语一出，吸引得天都峰顶群雄，全向她玉掌中所托的银丸，仔细瞩目辨认。

第八章 啼笑皆非

武当掌教弘法真人见霍秀芸手中所托的银丸，首先咦了一声，讶然说道：“这粒银丸，好像是传说中三百年前武林第一剑客‘大别散人’所遗留的‘柳叶绵丝剑’？”

霍秀芸螭首一偏，向弘法真人恭身说道：“掌教真人见识渊博，霍秀芸钦佩无已。”

话完，微凝真气，内力暗达四肢，未见她丝毫动作，掌中所托的银丸便即倏然展开，变成一柄宽如柳叶、长才二尺一二、精光闪闪的奇形小剑。

“大别散人”所遗的“柳叶绵丝剑”，暨霍秀芸有意无意施展的一手内家上乘功力，震惊了峰顶群雄，一齐静看这场点苍第三剑对峨嵋第四秀的剑术比赛，究竟胜负谁属？

“龙飞剑客”司徒畏想不到霍秀芸也有这等罕世名剑，心中未免微自怯懾，但因“柳叶绵丝剑”剑刃太狭，剑锋太短，遂仍复信心十足地傲然开式，剑交左手，右手挽诀齐眉，双目炯炯精光，笼注霍秀芸，向左盘旋，活开步眼。

霍秀芸则手执“柳叶绵丝剑”，斜举当胸，侧身右走，刹那间盘旋三匝，两人身形往中一合，惊神泣鬼的剑斗遂开，三数招过后，便自剑风飒飒，剑影飘飘，剑气重重，剑光灼灼。

点苍剑术胜在迅疾诡辣，峨嵋剑术胜在神妙轻灵，两人互展所长，竭力施展之下，看得另一派用剑名家，那位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也自点头暗赞不已。

“凌波玉女”柴无垢因心头别有所虑，一双妙目始终盯在“龙飞剑客”司徒畏身上，注意这位点苍第三剑的一切细微动作，并暗地疑诧夏天翔何以如此迟到？且一来便将赛韩康匆匆引走，究竟是请这一代神医去替何人疗伤治病？

柴无垢疑思未竟，场中互相交手的两名武林好手业已到了各为本派护名惜誉、全力以赴、生死相搏的紧张阶段。

司徒畏手中的青芒剑，一寸长，一寸强，精光腾彩，锐响摄魂，那虎虎剑风，几乎每一阵都是擦着霍秀芸头顶青丝拂过。

霍秀芸的“柳叶绵丝剑”则一寸短，一寸险，再配合那神奇轻灵的招术身法，也几乎剑剑不离司徒畏心窝，处处指向要害。

动手的霍秀芸、司徒畏二人，虽然时时均在生死呼吸的奇险之中，倒还心神不乱，攻守缜密。但观战的点苍、峨嵋两派掌门，反倒有些透不过气来。铁冠道长及玄玄仙姥，谁都想招呼自己方面住手停战，却谁也都想再候片刻，等对方先行发话。

就在他们两位掌门人既担忧师弟师妹安危，又顾惜本派威望，首尾两端，犹豫难决之际，霍秀芸银牙暗咬，真力全聚丹田，一招“天龙卷尾”，手中“柳叶绵丝剑”化成大片急旋疾闪的夺目精

163

光，照准司徒畏，迎头劈落。

“龙飞剑客”久战霍秀芸不下，也早就蓄意一拼，长啸起处，一招“乱推彩云”，青芒剑剑影如山排空涌出。

司徒畏这声长啸，听得柴无垢内心一惊，但眼前的紧张局势，

不容许她在此时分神旁视，目光仍被那两片即将迎合的森森剑影，

吸引得一动不动。

精芒迎精芒，剑气对剑气，猛然一合之下，脆响惊魂，龙吟

不绝，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暨峨嵋派掌门人玄玄仙姥，各自面带惊容，抢前半步，霍秀芸及司徒畏则同时眉峰深聚，怫然后退三尺。

霍秀芸右臂被震得剧烈酸麻，几乎把握不住“柳叶绵丝剑”剑柄，使这柄“大别散人”遗宝，脱手飞去。

司徒畏则目光凝注青芒剑剑锋之上，被对方“柳叶绵丝剑”截缺的一个米粒缺口，满面惊怒痛惜的神色。

铁冠道长浓眉剔处，亲自走下场中，怒容满面地傲然叫道：“昆仑、峨嵋两派掌门人，哪位下场？或者干脆二位齐上！”

铁冠道长这两句话儿，说得过份狂妄，不但使玄玄仙姥、知非子无法再加忍耐，连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及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也听得微微摇头，表示出不屑的神色。

峨嵋、昆仑两派掌门人中，究竟是谁出面接受点苍第一剑铁冠道长挑战，以及这一场龙争虎斗的结果如何，容笔者暂时按下慢提，且先表叙那位迟迟而来、匆匆而去的小侠夏天翔，暨被他自天都峰顶拉走的当代神医赛韩康方面。

“商山隐叟”赛韩康被夏天翔匆匆拉下天都绝峰，遂一面随同他举步飘身，一面含笑问道：“夏老弟，你所说的‘看热闹总没有救命要紧’之话虽然不错，但要救的是谁？是伤是病？可以告诉我么？”

夏天翔神情异常急遽地大展轻功，加急往峰下纵落，闻言应声答道：“老前辈请走快些，迟了恐怕来不及。我要你去救的，是罕世奇……”

赛韩康听到此处，暗地足下加功，并自作聪明地接口笑道：“夏老弟，你便不说，我也能猜得出来的。”

夏天翔在疾驰之中侧脸看了这位当代神医一眼，意似不信地摇头说道：“老前辈的外号是叫赛韩康，不是赛鬼谷，我不相信你能未卜先知，猜得丝毫不错。”

赛韩康根据天都峰顶所见所闻加以判断，认为自己所猜，应该十拿九稳，遂得意笑道：“老弟这回可能要大出意外，我虽无鬼谷之处，却有鬼谷之能。你把我匆匆拉走，意欲对其施救之人，是不是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及‘冰魄神妃’茅玉清？”

夏天翔大笑说道：“不对，不对，老前辈猜得完全不对……”

笑声未了，忽地倏然而止，面露惊容地向赛韩康讶然问道：“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及‘冰魄神妃’，那高一身奇异武学，怎会突受伤害？”

赛韩康简单扼要地一说究里，并反向夏天翔问道：“夏老弟，你既说我猜错，难道在这天都峰左近受伤之人，除了申屠神君夫妇以外，还有其他罕世奇客？”

夏天翔本来听得双眉深蹙，但听到最后，却突然展颜微笑，异常神秘地向右前方一指说道：“前面转过峰角，便到地头，老前辈何必定在中途追问？我请你往救的，‘罕世’二字必然当之无愧，但是否可以加上‘奇客’的称呼，则需老前辈到后自行研究的了。”

夏天翔越是这等吞吞吐吐，赛韩康便越是好奇心切，估计距离峰角仅为五丈有余，遂索性一式“长虹贯日”，凌空纵过。

峰角之后，有块平坦大石，但赛韩康身形落处，看清石上之物，不禁啼

笑皆非地手指夏天翔摇头道：“夏老弟，你把我作弄得好苦？放着天都峰顶举世英雄勾心斗角的好戏不看，却跑来此处作甚？”

原来在石上仰卧的只是一只身长不满二尺的雪白小猿，哪里是什么名满天下的罕世奇客？

夏天翔听完赛韩康的话后，正色说道：“老前辈所炼的灵丹何在？请赶快救这白猿一命。等老前辈看清它所受的伤势以后，或许知道此事关系不浅，何尝不是武林各派群雄勾心斗角的余波所及？”

赛韩康既听夏天翔如此说法，遂走近大石细看，只见那只白猿全身抖颤不休，业已奄奄一息，右臂之上，却插着一枚体作三棱、色呈紫黑的小小毒刺。

这枚毒刺入目，赛韩康果然立即惊讶变色，赶紧取出一只铁镊，夹去三棱紫黑毒刺，并以一粒奇香丹药，塞入白猿口中。

一面施救，一面喃喃自语说道：“又是‘天荆毒刺’作怪，昆仑赴会三人，全在天都峰顶，这枚毒刺却是何人所放？‘冰魄神君’夫妇所中的暗算，可能也是此物！”

夏天翔冷笑一声说道：“这场天都大会可能复杂透顶，我本拟昨夜赶到，但途中居然连遇袭击，加以阻挠，尤其最后在天都峰下，若不是这只白猿先我一步遭难，大概我也难免要挨上一枚这暗中猝发、杀人于无形无声、阴损狠辣已极的‘天荆毒刺’。”

赛韩康是今日凌晨才到，对于昨夜发生的许多纠纷，均所不知，闻言遂向夏天翔探询，夏天翔也就悻悻于色地告知究竟。

原来夏天翔自在大别山中远远瞥见仲孙飞琼一眼以后，心神越发仿佛被这位姑娘吸引牵系，暗想自己九疑山所见之人，最好就是这位仲孙姑娘，倘若竟是昆仑传人鹿玉如，岂不又将多生许多风波曲折？

一面情思恍惚，一面直奔黄山，他素来胆大喜事，自想在会期前夜便赶到天都绝顶，谁知刚刚走到距离天都峰尚有数十里山路之处，崖角林中，各处阴黑幽森所在，居然时有暗器不声不响发出，似乎意图阻止夏天翔，不使他继续前进。

夏天翔起初万想不到在这各派群雄齐集黄山之际，会发生这等事情，若非他轻功极好，身法灵妙，真个险为所伤，但两次过后，见对方所发暗器均极歹毒，知晓不是偶然，遂加深戒意。

这一小心谨慎，前进速度自然立即慢了下来，夏天翔在月光朗照之下，见前面形势甚险，两峰如削，一径通入，左侧方并有三四十株古树，簇成一团暗影。

一面缓步而行，一面暗忖，这丛树影之中，是个极好埋伏的所在，自己何如装作不觉，扬长前进，等到对方一有动作，便立即扑去，非搜查出是什么魑魅魍魉在暗地捣鬼不可。

主意既定，夏天翔遂仍以一副毫无戒意的高傲神情，信步而前，并不时眺望四外变幻烟云及中天皓月，显得十分暇豫。

那丛阴暗的树影，距离小径约莫三丈有余，夏天翔知道只要自己一走过，背后即可能有七孔黄蜂针、五云捧日摄魂针之类厉害绝伦的暗器急袭而至，遂未雨绸缪地伸手入怀，把那面“巫山仙子”花如雪所赠的“红云蛛丝网”取出，藏在掌内备用。

果然夏天翔又复走了几步，背后立有三缕劲疾尖风，破空袭至。

夏天翔眼角微瞟，看见树影中向自己射出的三缕暗蓝寒光，竟是只能躲闪，不能硬接，并不宜用兵刃磕碰，火毒兼具，霸道无伦的阴磷白羽箭，遂暗幸自己应变得然，真力倏聚，右手挥处，“红云蛛丝网”蓦然展开，化成一片红云，把三枚阴磷白羽箭凌空卷去。

夏天翔存心要看是哪路人物对自己暗下毒手，遂一面施展“红云蛛丝网”收去阴磷白羽箭，一面却毫不停留地向那丛树影之中纵身飞扑。

哪知对方有意避免与人朝相，阴磷白羽箭出手以后，根本不问中或不中，便即隐形飞遁。

故而饶你夏天翔应变迅疾，飞扑及时，也仅仅瞥见一条矫捷的人影，闪没于绝峰怪石之间，无从追及。

夏天翔方自恨得一挫钢牙，突然听得西北方远远传来怒叱及一声惨哼。

夜静山空，传音易远，夏天翔知道这怒叱惨哼来处，至少也在数十丈外，遂足下加功，循声赶往，心中兀自不解，时值天都大会前夕，为何黄山之中会发生这多难明用意的怪事？

夏天翔赶到那怒叱惨哼发生之处，已离天都峰脚不远，但空山寂寂，又已早无人踪，不过在一大堆森森矗立的嵯峨怪石之间，却有一些奇异物件，引人瞩目。

这些奇异物件，是十来粒大如黄豆，深嵌入石，仿佛碎冰形状的银白奇砂。

赛韩康听夏天翔说到此处，恍然顿悟地插口说道：“老弟所闻怒叱之声，定是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及‘冰魄神妃’茅玉清误中暗算所发。那声惨哼，则可能是对他们暗算之人，被申屠神君夫妇反击受伤。因为老弟所见那深嵌石内、形若碎冰的银白奇砂，就是雪山派独门暗器‘冰魄银光霰’。”

夏天翔哦了一声，正待说话，石上那只中了“天荆毒刺”的小小白猿，服食了赛韩康用千年芝液所炼的灵丹以后，果然神效异常，片刻工夫，便告解毒复原，蓦然一纵而起，像条脱弦银箭般的，直扑峭立千寻的危崖绝壁。

夏天翔闻声惊顾，白猿业已援登二三十丈，只剩下一点银星，不住在藤萝树石之间往上移动。

赛韩康失声赞道：“这只小小的白猿，好生矫捷，是不是老弟师门所豢的灵物？”

夏天翔摇头笑道：“它岂但身手矫捷，灵慧可爱？并还会施展‘猿公剑法’，懂得武功，不过它的主人老前辈听了可能不悦，就是跑到商山天心坪去，用打赌之术赢走你那匹宝马青风骥的仲孙飞琼。”

赛韩康闻言“哈哈”笑道：“夏老弟不要把我看得太过小气，那位仲孙姑娘虽然赢走我一匹罕世神驹，但我对她那绝代风华，仍然颇有好感。何况红粉赠美女，龙马配天人，由仲孙飞琼乘骑青风骥，倒也相得益彰，珠联璧合。只不过他日若有机缘，我还要向这位姑娘请教请教，为何青风骥会甘心追随她这陌生人之故。”夏天翔微笑说道：“这个问题，老前辈不必再问仲孙飞琼，我已参详透彻，可以代为答复。”赛韩康急急问道：“老弟请讲，这个闷葫芦我已憋了多时，亟欲一破为快。”夏天翔笑道：“那位仲孙姑娘，除了适才那只灵慧已极的小小白猿以外，还豢养了一头威猛无比的金毛异兽，指挥如意已极，故而我猜她定然精通兽语……”赛韩康听得不住点头，

夏天翔继续笑道：“仲孙姑娘既通兽语，则当日商山天心坪上，对青风骥附耳所说，必然是宝马龙驹之属最爱听的话儿。也就等于老前辈精通歧黄，替人疗疾，回春妙手一施之下，无疑药到病除。那匹通灵宝马，怎会不乖乖随她而去？”

赛韩康知道夏天翔判断之语大致不差，不由深深觉得这位“天外情魔”仲孙圣独生爱女的生活方式，必然极富情趣。

微微神往之下，又向夏天翔问道：“这只灵猿既是仲孙姑娘所豢，怎会独自跑来黄山，并身中‘天荆毒刺’？”

夏天翔遂先把霍秀芸大别山寻宝，巧遇仲孙飞琼分赠“柳叶绵丝剑”一事，略微叙述，然后再接续适才未竟之语，告知赛韩康，白猿遇害，身中“天荆毒刺”，自己为它特往天都峰顶求医的经过。

原来夏天翔不认识石中所嵌、形似碎冰的银白奇砂，便是雪山派独门暗器冰魄银光霰，心头好奇，微凝指力，想自石中取出一看。

谁知指尖刚刚触及一粒银白奇砂，便觉冰寒彻骨，不由大惊缩手，却又听得远远崖壁之间，有人发出“嗤”的一声怪笑。

夏天翔愕然抬头，只见十来丈外一片峭壁之上的十来丈高处，影影绰绰地站着一条身材极为矮小的白衣人影。

到处寻人未得之下，夏天翔怎肯再对此人放松？心中正在暗想自己是否应该赶上峭壁之际，那条白影已由十来丈高处，向夏天翔身前凌空扑落。

这时恰好月光为浓云所遮，眼前甚为黑暗，夏天翔虽穷极目力，亦无法辨清那条白影的详细身材打扮，只觉得此人敢自这高扑落，一纵并是十丈远近，轻功之高，当世武林中几乎无人能望其项背。

但白影扑至身前五六丈处，突然发出低啸，夏天翔这才知道是兽非人，脸上不由哄的一热，立时联想到大别山所见的那只会施展“猿公剑法”的异种白猿身上。

思念方起，白影已然落到身前，果是那只小小白猿，闪烁着一对朱睛，向夏天翔脸上炯炯注视。

夏天翔见白猿至此，以为它主人仲孙飞琼也在近处，遂抬头目注白猿来处。这只小小白猿委实通灵，仿佛猜透夏天翔的心意，向他不住连摇前爪。

夏天翔当日在大别山便已看出它主人能通兽语，灵兽能解人言，遂向白猿笑问道：“你向我摇手之意，是不是你主人不在近处？”

白猿闻言，微微点头，口中并“叽叽咕咕”地低声连叫。

夏天翔见状失笑说道：“我不像你主人能通兽语，你这样对我叽叽咕咕的，未免等于对牛弹琴，白费气力。”

白猿果然不再低叫，改用两只前爪，一阵比划。

这次夏天翔倒看出几分意思，向白猿含笑问道：“你是不是说你主人有事不及前来，要等明后日才会赶到？”

白猿一声欢啸，连连点头，夏天翔简直对它喜爱已极，遂试探着微张双臂，白猿居然善伺人意，纵入夏天翔怀中，把白毛茸茸的猿脸，凑在夏天翔颊上，摩挲不已。

夏天翔喜心翻倒，把白猿抱得紧紧的，不住抚摸它那一身银白猿毛，但正在人猿互相亲热之时，突然三五丈外，长几过人的丰草之中，又复微有奇异声息。

人是内家好手，猿是罕世灵物，耳力自均聪敏异常，声息才一入耳，便

齐向丰草凝目注视，白猿并由夏天翔怀中悄悄溜下。

果然丰草中伏有奸人，夏天翔刚一凝神注目，对方便已发难，“飕飕飕”，又是三条暗蓝的寒光迎面射到。

白猿一声怒啸，凌空纵起四五丈高下，双伸长臂，照准那三条暗蓝的寒光，便自抓去。夏天翔认出这三条暗蓝的寒光，仍是曾在前途暗算自己的阴磷白羽箭，遂急得高声叫道：“小白不能抓它，这东西沾惹不得。”

白猿纵得太疾，虽然听见夏天翔急喊之声，但已去势难收，两只前爪，将三根阴磷白羽箭一齐抓住。

夏天翔因这阴磷白羽箭的箭身之上涂满毒磷，皮肉万不能沾，否则便将溃烂见骨。如今眼见白猿双爪均已抓上，正自焦急颇甚，偏又无法可想之际，耳边“格登”一声，崩簧脆响，六点银星，五小一大，复自草丛发出，向白猿横飞而至。

这五小一大六点银星，夏天翔到眼便即认出是暗器中霸道绝伦的五云捧日摄魂钉，不由越发急得咬碎钢牙，暗想这只灵慧可爱的异种白猿任凭身手如何矫捷，却怎能逃得过暗器猬集的奸谋之下，恐怕难免生生断送？

夏天翔正在愁急无奈，白猿怒声长啸起处，周身银毛蓦地根根倒竖，五小一大六点五云捧日摄魂钉全被震飞，然后双爪再扬，三根阴磷白羽箭，又复齐齐折断，甩出四五丈远。

夏天翔这才知道这白猿真是罕见异种，居然皮骨如钢，不畏刀兵水火。

但高兴未毕，又转愁颜，那只连五云捧日摄魂钉均不能伤的异种白猿，正在发威作势，意欲扑向草丛搜索敌人之际，突然低哼一声，翻身栽倒，一动不动。

夏天翔惊急交迸，不顾一切危险地飞身赶过，耳中听得“嘶嘶”两声破空微响，仿佛有什么小小暗器，向自己当胸射到。

他自从白猿纵出以后，便又把那面“红云蛛丝网”取在手中，如今既有暗器偷袭，遂又洒出一片红云，加以卷落收去。

丰草丛中又恢复了一片寂静，夏天翔举掌连向草丛劈空遥击，均未见有丝毫回响，遂弯腰抱起白猿，暂时离却这容易四面受敌之地。

找了一块平坦大石，放下白猿，只见这只通灵异兽，双睛紧闭，全身剧烈抖颤不已。

夏天翔本来不知白猿怎会受伤及所中何物？但忽然想起它这等全身剧烈抖颤的光景，正与终南死谷中所见的铁冠道长及冰心神尼遇害的情形完全相同，遂在白猿全身仔细观察，果于左臂之上，寻着一根长才寸许、色呈紫黑、体作三棱的“天荆毒刺”。

白猿皮骨那等坚逾精钢，却仍抵御不了这种“天荆毒刺”，不由使夏天翔惊心怵胆，暗自摇头，不敢轻易拔那毒刺，并思索怎样才能救得这白猿一条小命？

由终南死谷，想到千年芝液，想到如今应该已在天都绝顶观光盛会的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韩康，夏天翔遂急往天都绝顶赶去。

途中抖开“红云蛛丝网”一看，网中坠落的，赫然也是两枚“天荆毒刺”。

夏天翔起身之际，已是黎明，等他赶到天都绝顶，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业与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交代了不少言语。

夏天翔一来心急白猿安危，二来听说天都大会有延期重开之说，遂急急拉着“商山隐叟”赛韩康赶回，连与“凌波玉女”柴无垢都未及招呼，互诉

别来经过。

赛韩康听夏天翔细细叙完，含笑说道：“夏老弟，如今白猿已走，我这作医生的，总算倚仗你所赠那一滴千年芝液炼成的灵药之力，未曾辱命。目前既无别事，不如仍返天都，看看这场大会究竟是否延期及有甚结果？”

白猿已走，仲孙飞琼未来，夏天翔自然因牵挂天都大会，及自己那位“凌波玉女”柴姑姑在伏牛山突然失踪，究竟是何缘故？遂点头同意赛韩康之语。

两人身形展处，风驰电掣般直奔天都，但等他们赶到这座黄山名峰的绝顶之时，只见白云茫茫，空山寂寂，那些各门各派的武林名手，一齐踪迹杳然，只剩下“三手鲁班”尉迟巧一人，倚松望云，似是等待赛韩康及夏天翔回转。

赛韩康一登峰头，便向尉迟巧问道：“老化子，这场除了少林掌教方丈之外，聚集七派掌门的天都大会，难道业已匆匆结束，不曾留下些雪泥鸿爪？”

“三手鲁班”尉迟巧怪笑几声，随口吟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印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东坡居士此诗，哲意极高，喏喏喏，那不就是今日这场天都盛会所留的雪泥鸿爪么？”

说完，伸手往天都绝顶的东南角上一指。

赛韩康、夏天翔随着尉迟巧的手指看去，只见峰顶东南，下临万丈深渊之处，有五六块重逾千斤的大石，其中三块之上，果然各有异状。

一块大石之上，印着一双纤美的人掌，深约寸许。另一块大石，似被甚极端锋利之物所劈，几乎从中分裂，还有一块大石，则已整个为人震碎，化为满地斗大的石块。

赛韩康看得眉头深蹙，向尉迟巧问道：“老花子不要卖弄玄虚，赶快实说，天都会上，有人交手了么？”尉迟巧点头笑道：“你们走后，点苍派气焰太高，逼着昆仑硬要动手。知非子百般忍让，尚未下场，却激恼了‘峨嵋四秀’中的霍秀芸，与点苍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互相狠斗。”夏天翔因在岷山回头峰前尝过司徒畏的滋味，遂颇替霍秀芸担忧地失声说道：“司徒畏功力颇深，霍秀芸恐怕非他之敌？话方至此，尉迟巧怪笑连声，接口说道：“夏老弟，你几乎完全猜错，‘峨嵋四秀’本就难缠，而‘末秀为最’之语更不虚传，两人狠斗百余回合，霍秀芸不但未在剑术上输却半分，并把‘龙飞剑客’司徒畏掌中那柄削铁如泥的青芒剑砍缺了一个小口。”

夏天翔看了赛韩康一眼，又向尉迟巧问道：“霍秀芸用的是不是当年武林第一剑客‘大别散人’所遗的绝世仙兵‘柳叶绵丝剑’？”

尉迟巧点头答道：“夏老弟怎会猜对？霍秀芸若无此剑，恐怕在三五百合之内，尚与司徒畏难分胜负。”

夏天翔听说霍秀芸剑法如此之妙，不由心内一惊，暗想自己应该刻苦用功，否则明年五月二十的峨嵋金顶之约，难免在她手下丢人现眼。

赛韩康在一旁听得微笑说道：“原来天都大会匆匆了结之中，还有这么一场精彩剑斗！我被夏老弟拉走，失此眼福，委实可惜。”

夏天翔脸上微红，手指峰顶东南那三块留痕的大石，向尉迟巧继续问道：“尉迟老前辈，这石上留痕从何而来？那两只陷石寸许的纤美掌印，有点像是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的佛门绝学‘般禅掌’呢？”

尉迟巧笑道：“老弟确实渊博，司徒畏青芒剑一缺，点苍铁冠道长便亲自下场，指名邀约峨嵋、昆仑两派掌门一斗。”

赛韩康蹙眉说道：“事情越闹越大，武林危机也就越来越深。铁冠道长既出大言，峨嵋玄玄仙姥及昆仑知非子大概不会容他张狂，这两位掌门人是哪一位先动手？”

尉迟巧答道：“玄玄仙姥首先应战，但知非子因事由昆仑而起，不肯受过卸责，遂抢先下场，与铁冠道长来了一番精彩绝伦的龙争虎斗。”

夏天翔听得简直心痒难搔，暗恨自己失去这场眼福，委实太以可惜，只好向尉迟巧急急问道：“他们两位这番恶战，究竟谁胜谁负？”

尉迟巧笑道：“武功到了他们那种火候，要想骤分上下，着实太难。‘天荆杖’对‘回风舞柳剑’，昆仑‘云龙八式’对点苍‘飞花掌’，再加上几记内家神功硬拼，依然是秋色平分，半斤八两。”

赛韩康听到此处，插口说道：“既然彼此胜负未分，岂不正好趁势收场，遵从武当掌教弘法真人之语延期一年，责成昆仑查明究竟，再作交代。”

尉迟巧点头说道：“弘法真人就在此时出面劝止，但远来观光的‘九首飞鹏’戚大招及他师姊‘白头罗刹’鲍三姑，却唯恐天下不乱，在一旁冷嘲热讽，推波助澜，僵得点苍、昆仑两派无法下台，眼见立将发生一场流血剧变。”

夏天翔惊道：“怪不得祁连派倾巢远出，万里赶来，这‘九首飞鹏’戚大招果然不怀善意。”

尉迟巧继续说道：“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的两位师弟、‘昆仑逸士’向飘然、‘白衣昆仑’萧惕，早就嫌掌门师兄过份忍让，如今越发按捺不住，双双抢出，向戚大招、鲍三姑发话质询……”

赛韩康悚然说道：“戚大招、鲍三姑均不是省油灯，这一来必然闹得祸变立生，无法收拾。”

尉迟巧又似赞美又似感慨地叹息一声，说道：“祸变一成，便难收拾。但就在这千钧一发，危机瞬刻之际，武当、罗浮两派掌门及来此观光的少林护法净觉禅师，各以绝世神功，纷纷出手。”

赛韩康、夏天翔均觉精神一振，倾耳聆听尉迟巧继续说道：“罗浮掌门人冰心神尼，以佛门绝学‘般禅掌’，印石留痕；武当掌教弘法真人，默运武当心法，以木剑劈石；少林护法净觉禅师，则以少林‘大力金钢手’，把一块千斤大石，震成粉碎。”

赛韩康、夏天翔听到此处，不由齐自目注东南天都绝顶，显得一片寂静。

尉迟巧语音微停，沉默片刻，又复说道：“这三种武林绝学出手，也就代表了武当、少林、罗浮等三派同心。饶你点苍、祁连何等嚣张，亦因深知众怒难犯，只得偃旗息鼓，遵从弘法真人延期一年的原议，而各自风流云散。”

“三手鲁班”尉迟巧把天都大会暂时结束，延期再开的一段经过讲完，又向夏天翔笑道：“‘凌波玉女’柴无垢临行之时，知道我要在此等待你与赛老怪物转来，遂托我传言，怪老弟迟迟而来，匆匆而去，未曾将身边的有力证据现出，使她可以揭破一桩为祸整个武林的莫大阴谋……”

夏天翔莫明其妙地瞠目说道：“柴姑姑怎的这等说法？我身边有什么足以揭破为祸整个武林阴谋的有力证据？”

尉迟巧见夏天翔这等神情，亦颇觉惊奇，咦了一声说道：“老弟身有证据，竟不自知，倒确是怪事。可惜柴女侠临去匆匆，来不及说明这有力证据究属何物。”

夏天翔又复听出疑点，蹙眉问道：“我柴姑姑走得如此匆促则甚？”

尉迟巧笑道：“她说她要追踪‘龙飞剑客’司徒畏，揭开一桩武林阴谋，及了断一桩私人恩怨。”

夏天翔苦笑说道：“左也阴谋，右也阴谋，向来讲究光明磊落的武林之中，怎的成了阴谋世界？”

这几句话，与赛韩康及尉迟巧的感慨相同，三人相顾无言，心头的沉重与四周的静然，织成一片愁网。

山风劲拂，白云狂飞，夏天翔越想越觉离奇难解，急于寻觅“凌波玉女”柴无垢一询究竟。遂剑眉双轩，打破沉寂，向尉迟巧问道：“我柴姑姑难道不曾与我约时约地相见？”

尉迟巧摇头说道：“柴女侠说此去风波难测，无法预约时地。只叫我转告老弟，倘若身无要事，不妨以点苍山步虚道观作为目的，走趟西南，彼此方向既同，总可相会。”

夏天翔目光微注“商山隐叟”赛韩康及“三手鲁班”尉迟巧等两位武林奇侠，问道：“两位老前辈今后行踪可有定向？”

尉迟巧怪眼一翻，“哈哈”笑道：“我与赛老怪物，向来宛如空中云荡，水上萍飘，随兴所之，毫无定见。既然西南有事，便去西南，瞻仰瞻仰‘点苍三剑’的步虚道观也好。”

赛韩康微笑点头，赞同尉迟巧所说，夏天翔闻言，眉梢略展，方待发话，突然远远传来几声奇异的兽啸。兽啸之声才一入耳，夏天翔神色又转紧张，起身走到崖边，回头向赛韩康、尉迟巧二人恭身一礼，说道：“夏天翔尚有急事，暂需告别，两位老前辈且请先行，西南路上，再行相见。”

话完，真气提处，便往峰下飘身，捷如陨电飞星，刹那不见。

“商山隐叟”赛韩康叫了一声：“夏老弟。”根本未见回答，“三手鲁班”尉迟巧怪笑说道：“老怪物你唤他作甚？难道不曾看出这娃儿神色匆忙，必有急事？”

赛韩康微微一叹答道：“我何尝看不出他身有急事？但因目前‘天荆毒刺’到处为祸，又非寻常药物可以治疗，想令他把我含有千年芝液的新炼灵丹，带几粒去。”

尉迟巧听得点头笑道：“老怪物确实细心，此事颇关重要……”语音至此微顿，想了一想，又说道：“但我适才见夏天翔印堂华盖之间，喜煞双冲，惊险虽然难免，关系性命的奇灾大厄，却未必有，且等前途相逢，再作计较便了。”

赛韩康闻言，点头笑道：“老化子江湖流转，进益颇多，如今居然又学会了麻衣相法，任何人的吉凶祸福，全系于方寸一念之间，昔人说得好：‘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夏天翔无论人品、武功、心胸、机智，均属上选，确系近年来武林中罕见的奇葩，但‘玉不琢，不成器’，让他受些无关紧要的磨折，也未尝不是对他的一种成全之举。”

这两位武林奇侠一面谈笑，一面替“凌波玉女”柴无垢遥作接应，奔向西南。

夏天翔因在天都绝顶，听得远远传来奇异的兽啸，颇似大别山所见那只金毛异兽的啸声，以为仲孙飞琼已然赶到，遂匆匆辞别赛韩康、尉迟巧二老，往啸声方向，如飞驰去。

但兽啸之声，一发即止，夏天翔下得天都峰后，又经两三转折，便不知应往何处寻找。

他目前所立之处，恰好距离赛韩康救治白猿的所在不远，夏天翔茫然片刻，正拟随意举步，漫游黄山之际，忽然听得远远的松林之中，有人说道：“这位老弟，能否慢走，我们谈谈好么？”

这语音宏亮异常，显非流俗。夏天翔愕然循声看去，只见松林之中缓步走出一人，是位狮鼻海口，环眼豹头，虬须猬集，长发披垂，年龄约莫五六十岁的白衣老者。

夏天翔一见来人这般异相，便立即想起赛韩康对自己所说的雪山派中那位特出奇人，功力并不在掌门人申屠神君之下，但因

身受重恩，遂毕生甘为奴仆以报的“雪山冰奴”冷白石。

他刚把对方来历想起，那位“雪山冰奴”冷白石业已走到面前，夏天翔遂抱拳笑问道：“老人家是不是，雪山冰……”

语音至此，倏然而住。因为想起“奴”字似有不敬，倘若贸然出口，可能引起无谓误会。

冷白石猜出夏天翔心意，微笑说道：“冷白石身受我主人重恩难报，甘为奴仆，故而‘奴’字对我并无不敬。老弟既然识我来历，叫我冷白石也好，‘雪山冰奴’也好，尽管随意称呼。但不知老弟的姓名宗派，可否见告？”

夏天翔觉得这位“雪山冰奴”冷白石的坦率豪迈神情，颇对自己脾胃，遂含笑说道：“我叫夏天翔，是北溟门下，我不但知道冷老前辈来历，可能还猜得出老前辈唤我之意呢？”

冷白石目光凝注夏天翔，上下细一打量，点头微笑说道：“老弟原来是北溟神山皇甫神婆门下，难怪器宇轩昂，不同凡俗。但你叫我冷老前辈，却不敢当，倘若执意不肯称呼‘雪山冰奴’或冷白石，便索性叫我一声冷大哥，显得亲近一些好么？”

夏天翔毫不犹豫地应声笑道：“叫你大哥，原自无妨，但你身受重恩，甘为人奴，我却无此义务，他年若见雪山派掌门人申屠神君，我只能尊称他一声老前辈呢！”

冷白石听得大笑说道：“有趣，有趣，老弟确实是位妙人儿，但请尽管放心，你我兄弟相称，只属你我之事，不涉其他，老弟固然不必向我主人申屠神君称奴，我也不必向你师傅皇甫神婆自称后辈。”

夏天翔闻言，立即改口，叫了一声：“冷大哥！”

冷白石乐得“哈哈”大笑说道：“老弟既然真个叫我大哥，我这做大哥的，却给你一些什么见面礼呢？”

夏天翔深知这位“雪山冰奴”功力绝世，遂接口笑道：“大哥若给凡俗之物，我也不要，珍贵之物，又颇难寻。不如暂且记上一笔帐儿，他日再算。”

冷白石点头笑道：“记帐也好，老弟方才说是能猜出我寻你之意……”

夏天翔不等冷白石话完，便即笑道：“大哥是不是想打听打听，左近有无可疑人物，会涉及对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暗算之事？”

冷白石环眼一睁，神光四射，诧然问道，“老弟怎会猜得这般准确？又怎知道我主人夫妇遭受无耻奸徒暗算？”

夏天翔笑道：“这不是大哥自己跑到天都绝顶，当着举世群豪宣布的么？”

冷白石眼中精光又射，重新在夏天翔身上打量几遍，蓦然以一种异样的神色狂笑说道：“老弟怎的言不由衷？我认得出你当时不在天都峰顶的济济

群雄之中。”

夏天翔暗惊这位“雪山冰奴”冷白石的眼力好生厉害，赶紧含笑说道：“大哥不要起疑，我当时确实不在天都峰头，此事是由‘商山隐叟’赛韩康转告，并猜出申屠神君夫妇昨夜三更遇伏受伤之处，就在这左近不远。”

冷白石听得两道浓眉又自一挑，夏天翔摇手笑道：“大哥大概又要问我怎会连时带地说得丝毫不错吧？”

冷白石委实被夏天翔弄得疑云满腹，浓眉双皱，低低嗯了一声，默然不语。

夏天翔笑道：“昨夜我于三更左右驰赴天都，曾远远听得此处有怒叱惨哼声息发出，等我赶来看时人踪已无，只见十来粒雪山派独门暗器冰魄银光霰嵌在乱石丛中，赫然夺目。”

冷白石这才明白夏天翔对时间、地点均猜得丝毫不错之故，长叹一声说道：“究竟是何奸徒？因甚原因？要对我主人夫妇暗算？冷白石必须弄个水落石出，才好转回雪山复命，但我在此细查半日，几乎毫无线索可寻。老弟对此有无明教？”

夏天翔笑道：“这件怪事不但大哥要查，我也要查。因为我昨夜自入黄山，便即连遭袭击，一路之上，挨了不少五云捧日摄魂钉、七孔黄蜂针、阴磷白羽箭等恶毒暗器。”

冷白石哼了一声说道：“这些东西，只能对付寻常江湖俗客，若在我们眼中，并算不得是什么恶毒暗器。”

夏天翔道：“更恶毒的不是没有，大哥诸看，昨夜我有一位朋友，便险些死在这种小小毒刺之下。”

说完，便将自己用“红云蛛丝网”收来的那两根“天荆毒刺”取出，托在掌上递与“雪山冰奴”冷白石观看。

冷白石一见这两根长才寸许、体作三棱、色呈紫黑的“天荆毒刺”，不禁双目厉芒暴射，钢牙紧挫。

夏天翔看出端倪，讶然问道：“冷大哥怎的这般神色？莫非申屠神君夫妇所中，也是此物？”

冷白石点头示意，并向夏天翔问道：“老弟那位朋友是谁？这种毒刺所含毒力甚剧，受伤以后，极为难活，要不要我送他一粒用百年朱红雪莲所炼的灵……”

夏天翔摇头笑道：“多谢大哥好意，但我那朋友，已被当代神医赛韩康治好，它是一……”

冷白石见状，蹙眉问道：“老弟颇为豪迈，为何突然吞吞吐吐起来？”

说到此处，突似有悟，看了夏天翔一眼，微笑说道：“我猜出来了，老弟这位好友，大概是位红妆侠女？”

夏天翔俊脸飞红，摇头说道：“大哥猜得不对，它是一只猴子。”

冷白石闻言，不禁愕然凝视夏天翔半晌以后，蓦地手抚虬髯，纵声狂笑。

夏天翔急声叫道：“大哥别笑，这猴子与一般猴子大不相同，和我交朋友的这只猴子，大概可以说得上是天下难寻，人间罕睹。”

冷白石听出兴趣，笑声一收，目注夏天翔问道：“这是一只什么猴子？当得‘天下难寻，人间罕睹’八字。”

夏天翔双眉一轩，朗声说道：“它的奇处太多，我和它又是新交朋友，了解不够，故而只能略举几桩荦荦大著，第一，它善解人言。第二，它一身

铜筋铁骨，绝非寻常刀兵可以伤害。第三，它娴习武功，会施展‘猿公剑法’。”

冷白石听得意似不信地骇然问道：“老弟是否言过其辞？哪里有如此聪明，并这等厉害的猴子？”

夏天翔摇头说道：“难怪大哥怀疑，这只猴子的灵异之处，若非亲见，谁肯相信？但也就因为它太过聪明，及太过厉害，昨夜才在倚仗一身铜筋铁骨，轻敌大意之下，中了无耻奸徒所发的阴恶无比的‘天荆毒刺’。”

这“天荆毒刺”四字，又听得“雪山冰奴”冷白石浓眉倒剔，环眼圆睁，指着夏天翔掌上所托的紫黑三棱毒刺说道：“老弟你说这种紫黑三棱毒刺，名叫‘天荆毒刺’？”

夏天翔方一点头，冷白石又复问道：“我仿佛听说过，这‘天荆毒刺’只在昆仑绝顶才有生长。”

夏天翔点头说道：“不错，不错，我曾亲眼看见昆仑门下施展这种‘天荆毒刺’。”

他大叫“不错，不错”，冷白石却大叫“不对，不对”，说道：“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是我主人申屠神君好友，我主人夫妇这次与我万里远来，便是特为昆仑助阵，昆仑门下怎会反而用这极为歹毒的‘天荆毒刺’暗加算计？”

夏天翔苦笑说道：“此事确实令人难解，无怪我那‘凌波玉女’柴无垢姑姑，称之为贻祸整个武林的莫大阴谋。而武当、少林、罗浮三派主脑合演神功，压服点苍、祁连，使天都大会延期一年，俾昆仑派能在此期间，查明真象，洗刷清白，用意亦复在此。”

冷白石愕然说道：“原来天都峰顶尚有这些热闹情事？可笑我在这左近空忙半日，既未查出头绪，又不知大会延期，业已暂告结束。”

夏天翔遂将“三手鲁班”尉迟巧所说各事，转对冷白石叙述一遍。

冷白石听完以后，向夏天翔瞿然说道：“既然如此，我似应赶回大雪山向主人申屠神君夫妇报知一切，雪山派也该为这弭劫消灾之举，略尽绵力。”

夏天翔闻言知道彼此即将分袂，不由目注这位新交的忘年好友，面带恋恋不舍的神色。

冷白石见他这等神情，遂轻拍夏天翔肩头，微笑说道：“老弟确是性情中人，但人生何处不相逢？何况我回转大雪山，向申屠神君报告经过以后，立将再入江湖，协助昆仑派人物查究这桩疑案。彼此目的既同，随处皆可重聚，老弟善自珍重。”

话完，神功潜提，白衣飘处，平飞七丈有余，身形渐渐隐入烟云草树之中。

夏天翔目送这位忘年好友、武林怪客、“雪山冰奴”冷白石的背影，心中颇觉怅惘若失。

就在夏天翔惜别伤离、神思迷惘之际，一声低沉的兽啸，又自十来丈外的峰角之后，传入耳底。

这声兽啸太熟，夏天翔精神一振，发话叫道：“小白，你在哪里？”

兽啸又是一鸣即歇，但峰角之后却起了“的答”蹄声，慢慢转出一匹神骏绝伦的青色龙驹，青马背上坐的正是那位身披玄色大氅、容光美得令人不敢逼视的仲孙飞琼。金毛异兽随在马后，灵猿小白却被仲孙飞琼抱在怀中，但身上黄澄澄的，似是披了一层金甲。仲孙飞琼这一露面，夏天翔心头除了“腾腾”乱跳以外，只有一个感觉，就是这位姑娘姿容太以美好，风度太以

高华，令人对之难免自惭形秽。夏天翔方勉强镇摄心神，压制住胸头那种不由自主的“腾腾”乱跳，但疑问又起脑中，暗想自己九疑山所遇的骑青马披玄衣的姑娘，究竟是不是眼前这位绝代美女？思潮起伏未了，青马业已走到夏天翔身前丈许之处，停蹄止步。仲孙飞琼见夏天翔这等痴呆呆的木然神情，不由微噫一声，抱着那只身披金甲的灵猿小白，飘身下马。由于对方这种动作，夏天翔才倏然惊觉，面红过耳，一抱双拳，嚎啕着笑道：“仲孙姑娘真是信人……”言犹未了，银铃似的语音已自仲孙飞琼贝齿樱唇之间脆生生地飞进而出，笑着问道：“我因事来迟半日，你怎么还说我是信人？”夏天翔一向口齿伶俐，辩才无碍，谁知如今才一开口，便被仲孙飞琼说得俊脸发烧，无法作答。仲孙飞琼微微一笑，又复说道：“小白高傲逞强，以致误蹈危机，多蒙你救它一命，我着实感谢不尽呢！”夏天翔见仲孙飞琼业已晓得昨夜之事，知道定是灵猿小白所告，暗想自己所料不差，这位姑娘果然精通兽语。一面思索，一面口中略为逊谢，但目光注处，看出灵猿小白所穿的那身金甲隐蕴奇光，不由诧异问道：“小白这身金甲……”仲孙飞琼不等夏天翔话完，便即笑道：“这就是用‘大别散人’所遗的武林至宝‘护穴龙鳞’所制，此物本是小白在大别山刺天峰上辛辛苦苦得来，做件衣服给它穿穿，免得再为奸人暗害，

岂不是很合理么？”

夏天翔听得简直对灵猿小白艳羡不已，暗叹这只猴子运气委实太好，镇日被仲孙飞琼这等绝代佳人抱在怀中，并把武林人物梦寐以求的罕世至宝“护穴龙鳞”给它作衣服穿，说将出去，恐怕无人能信？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目注灵猿小白所穿的金甲，听得出神，不由微微一笑，向他问道：“你的那位霍秀芸霍姑娘呢？”

这句话问得平素极为潇洒倜傥的夏天翔，俊脸上第三次满布红云，耳根发热，急声辩道：“那位霍秀芸姑娘与我不是深交，我们还有些意气之争，互相约定于明年五月二十去往峨嵋金顶，好好打一架。”

仲孙飞琼见自己每问一句，便把夏天翔窘得脸红一次，不由颇觉有趣，嫣然一笑，又复问道：“你不是和人定约打架，便是和人定约打赌，足见自恃才华，极不安份。我记得你在大别山中对我说，曾与我师姊‘巫山仙子’花如雪打过赌，是么？”

夏天翔这回却未脸红，剑眉微挑，傲然答道：“这种事怎会有假？你看这不是你师姊花如雪赌输后，送给我的‘红云蛛丝网’么？”

说完，便把“红云蛛丝网”取出，给仲孙飞琼观看。

仲孙飞琼对于“红云蛛丝网”自然到眼便即认出，也自好生诧异，不懂师姊花如雪怎会把这等师门至宝输却？

惊疑之下，向夏天翔问道：“我师姊怎样和你打赌？”

夏天翔此时那种紧张局促的情绪业已渐渐放松，神色也显得略微潇洒，微笑答道：“你们是师姊妹，路道总差不多。花仙子与我打赌的法儿，恰好和你与‘商山隐叟’赛韩康打赌的法儿完全相同，由她随意问上三句话儿让我答复。”

仲孙飞琼两条柳眉微微一蹙，又复问道：“我花师姐问你三句什么话儿，

可以告诉我么？”这时两人相距只数尺，夏天翔不仅觉得仲孙飞琼身上幽香暗传，吹气如兰，并感到这位姑娘无论是一颦一笑，都隐含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遂想了一想，应声答道：“我和你师姊花如雪打赌之时，正好是去年的五月月圆之夜，花仙子即景生情，对我所发出的第一句问话，便是长空皓月为什么会有阴？有晴？有圆？有缺？”仲孙飞琼问道：“你怎么作答？”夏天翔笑道：“这答案只要稍涉词章之人，多半均能答出。我答的是：‘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又道是：‘天若有情天亦老，月如无恨月长圆。’……”仲孙飞琼听得眉梢又是一聚，发话问道：“我花师姊第二句问话，却是什么？”

夏天翔答道：“花仙子就着我所答的那句‘月如无恨月长圆’问道：‘这轮清辉朗照人寰的光明皓月，怎会有恨？’”

仲孙飞琼妙目微注夏天翔，夏天翔会意说道：“我答的是李义山有句：‘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蟾光桂影，高处清虚，碧海青天，离愁索寞，只怕‘巫山仙子’与嫦娥仙子，所恨相同，情怀相若了。”

仲孙飞琼点头说道：“你确实聪明，正好答中我师姊花如雪的心事，难怪她会把你师门至宝‘红云蛛丝网’送给你了。第三句她又问的是什么话儿？”

夏天翔笑道：“第三句她问我的是俗语云‘海枯石烂’，请教‘海’要怎样才枯，‘石’要怎样才烂？”

仲孙飞琼说道：“这句话儿不太容易回答。”

夏天翔得意笑道：“我当时确实颇感为难，但正在筹思之际，一只夜鸟冲天飞起，遂使我触动灵机，脱口答出。”

仲孙飞琼咦了一声说道：“一只夜鸟，会带给你什么灵机？你怎样回答，海如何枯？石如何烂？”

夏天翔剑眉微扬，笑吟吟地答道：“世间有鸟皆精卫，天下无人不女蜗。”

仲孙飞琼闻言，点头失笑说道：“你这两句话儿，确实异想天开，答得极妙。”

夏天翔脸上不由再复浮现得意笑容，但仲孙飞琼在对他略加赞美以后，又自若有所悟地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我师姊花如雪与你打赌落败之故，完全是败在心高气傲，亟欲取胜，题目出得稍难一点。”

夏天翔听不懂仲孙飞琼的语意，眉峰微聚，讶然问道：“仲孙姑娘，你说令师姊花仙子之败，是败在题目出得稍难了一点？”

仲孙飞琼好似春花初绽般微微一笑说道：“对了，倘若能把题目出得容易一点，你就未必答得上来了。”

夏天翔俊目闪光，剑眉微剔，接口问道：“容易一点的问题，会比难的难答？”

仲孙飞琼两道极其美妙，但也极其平和的秋波，凝注夏天翔点头说道：“你要不要试上一试？”

夏天翔满怀不服地大笑说道：“要试，要试，我就以师门至宝‘乾天霹雳’，作为第一个问题的赌注。”

仲孙飞琼闻言，秋波又注夏天翔，微笑说道：“原来你是‘北溟神婆’皇甫翠老前辈的高足，但‘乾天霹雳’虽称武林异宝，威震江湖，我却不要这等煞气太重之物。”

夏天翔听仲孙飞琼的语意，仿佛自己业已输定，不由又好气又好笑地取出那面“红云蛛丝网”道：“以此作为赌注可好？”

仲孙飞琼看他一眼说道：“你怎么这等性急？我的赌注还未拿出来呢。”

夏天翔摇头笑道：“不必，不必，照你那样讲法，仿佛我已输定，反正我们今日每题一赌，三项问题共赌三次，夏天翔万一侥幸，再随仲孙姑娘意兴，略赐微物点缀点缀便了。”

仲孙飞琼笑道：“你倒颇为识相，也颇为大方，但我身边向无俗物，你若输到拿不出值得我发问的赌注之时，我便中止发问。”

仲孙飞琼越是这等十拿九稳，夏天翔自然越是心头不服。但因对方无论在容光、眼波、语音、姿态等任何方面，均太以引人爱好，遂不便发作自己的高傲本性，只得勉强按捺，含笑说道：“依你，依你，不知这面‘红云蛛丝网’，能不能够作为第一项问题的赌注？”

仲孙飞琼点头笑道：“这是家父所炼的独门异宝，自然能够。你且准备，我所认为极其容易，但你却难答复的问题来了。”

夏天翔面对这位美拟天人的绝代娇娃，虽然难免有些心神飘荡，但戒意仍深，闻言遂赶紧澄心静虑地等待对方发问。

仲孙飞琼玉手轻轻抚摸怀中所抱的通灵白猿，目光凝注夏天翔，微笑说道：“请你回答我，我这只心爱小猿的一身毛色，为什么会是白的？”

夏天翔被仲孙飞琼问得一愕，暗想这种问话，真正有点岂有此理？白猿的毛色不白，难道黑猿的毛色才白不成？

但心中虽然觉得这问题太以简单容易，口中却不知究竟如何作答才算妥当。

仲孙飞琼见他沉吟不答，遂妙目凝光，盯住夏天翔微笑问道：“我说得怎样？这问题容易已极，但你却答不出了。”

夏天翔满心不服地猛一抬头，恰好与仲孙飞琼四目相对。

自从与仲孙飞琼会面以来，夏天翔便深深觉得对方这两道澄澈的秋波，所含魔力最大。自己每与她眼光相遇，都弄得心头猛跳，意乱情迷，难以自主。如今正待答话，偏偏又遇上这两道秋波，未免越发心神紊乱，想不出怎样措词置答？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蓦然抬头与自己目光一对，便即满面飞红，又复垂头不语。自然以为对方业已认败，遂伸手笑道：“你既然答不出来，甘心认输，怎么还不把‘红云蛛丝网’拿来给我？”

仲孙飞琼澄如秋水的眼波，能使夏天翔意乱情迷，这脆若银铃的语音，同样也能使他如奉纶旨般无法抗拒。双手捧着“红云蛛丝网”递向对方，心中却自暗想：“岂仅是甘心认输，简直输得有点莫名其妙！”

仲孙飞琼自夏天翔手中接过“红云蛛丝网”来，又向他微笑说道：“你对第一项问题既已认输，第二项还要不要赌？”

夏天翔啼笑皆非地避开仲孙飞琼的眼光，点头答道：“要赌，要赌，这第二项问题，你总不能再问我那匹马儿及那头怪兽的毛色，为什么会是青的？金的？”

仲孙飞琼闻言，也自失笑不禁，美人一笑，倾国倾城，那种绝代风姿，看得夏天翔意乱中加上情迷，情迷中深为意乱。暗想不论九疑山所见的玄衣女子是否这仲孙姑娘，自己也拿定主意，非把她追求作终身伴侣，绝不罢手。

夏天翔绮思未罢，耳边又响起仲孙飞琼娇脆清朗的语音说道：“你既要赌，却拿什么作为赌注？”

夏天翔本想取出自己那对三绝钢环，但又因仲孙飞琼说过不喜带煞的凶

物，遂想起可惜“风尘狂客”厉清狂送给自己的那柄湘妃竹折扇，业已落在昆仑派弟子赵钰道人手中，不然岂不恰好合用？

如今身旁比较珍贵之物，只有“蔷薇使者”交给自己持向一钵神僧示信的那片“紫玉蔷薇”，但“蔷薇使者”一再叮咛，不可遗失，究竟应否暂时借用？

仲孙飞琼见夏天翔伸手怀中，意似取物，但却久不作答，不由讶然问道：“你怎的如此沉吟？难道除了自我师姊花如雪处赢来的‘红云蛛丝网’以外，身边竟拿不出第二件比较不俗之物？”

夏天翔被对方僵得脸上又自飞红，遂不顾一切地自怀中取出那片“紫玉蔷薇”，递与仲孙飞琼说道：“你且看看，这片‘紫玉蔷薇’能不能作为赌注？”

仲孙飞琼接过反复略看，便交还夏天翔，点头笑道：“能，能，能，这片紫玉，不但玉质极好，所雕的并是一瓣蔷薇残花。你知道我在百花之中，最喜爱的便是蔷薇花么？”

夏天翔听仲孙飞琼答应自己用这片“紫玉蔷薇”作赌，不禁心头“腾腾”微跳，暗想这次千万不能再输。否则不但对“蔷薇使者”无法交代，自己身边也再无别物可以用作第三项的赌注。

大敌当前，最忌的便是畏首畏尾，心神不定。夏天翔觉得自己与仲孙飞琼虽非互相过手，也不应犯此大忌，遂静心澄意，等百虑皆忘以后，才向仲孙飞琼微笑说道：“仲孙姑娘，你第二项问题问些什么？可以宣布了。”

仲孙飞琼不知究竟有意，抑或无意，又复充分利用她那比宝刀利剑及内家掌力更为厉害百倍的天然武器，秋波深注夏天翔，声若银铃的缓缓问道：“第二项问题，与第一项截然不同，我要你猜猜为什么在百花之中，我偏爱蔷薇之故？”

夏天翔因为这次委实怕输，遂眼观鼻，鼻观心，不敢再与仲孙飞琼的目光相对。但男女之间，往往有许多不可思议的微妙之事，仲孙飞琼妙目凝注那垂头默想的夏天翔，等待答复，仍使这位素来聪明胆大、倜傥不群的倔强小侠，感觉出对方那两道热烘烘、软绵绵，并纯洁澄澈无比的秋波之中所含的莫大无形魔力。

她要自己猜她为何在百花之中偏爱蔷薇？这问题本可随意作答，但要想答中问话人的心意，却太以艰难。因为像仲孙飞琼这等温柔的性格，决不会欣赏多刺的蔷薇，然则她把蔷薇置诸品格清高的梅、兰、莲、菊及众所共爱的芍药、牡丹之上，又属何故？重重疑问，尚未推解开来，夏天翔鼻中一阵淡淡幽香，仲孙飞琼业已轻伸素手，取去那片“紫玉蔷薇”，向他微笑说道：“答不出来，便赶快认输，须知能够甘心认输，才能从头作起，并不致遭受更重大的挫折。”

夏天翔见“紫玉蔷薇”又被自己输掉，不由抬头一看仲孙飞琼，但目光业已深含惭愧惶恐交进的神色。

仲孙飞琼见他这等神情，秀眉微蹙，似乎颇觉不忍，歉然笑，道：“你不要灰心，第一次及第二次虽然输掉，但第三次也许你会赢呢。”

夏天翔脸上由红转白地茫然摇头说道：“我不赌第三次了。”

仲孙飞琼早就看出这位年轻英俊的夏天翔，性格极为高傲刚强，文武两途，并均有深厚根基，芳心难免暗暗倾折，故而闻言似出意外，惊讶问道：“你为什么不赌了呢？是不是认为我问得有何不公么？”

夏天翔苦笑答道：“不是我不愿意和你再赌，而是我身无长物，赌不起了。”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笑靥微开，似欲发话，但想了一想以后，却对夏天翔点头说道：“我们第三次的赌约，留待日后为举行也好。”

说完，怀抱白猿，飘身纵上青风骥，便望来路缓缓驰去。

夏天翔目送伊人背影，忽然自惭惶神色之中，浮现一丝笑容，暗想保留一次赌约也好，否则日后想见这位仲孙姑娘之时，岂不又要另找借口？

思念未毕，仲孙飞琼忽然圈马走回，向夏天翔问道：“你离此以后，回不回北溟神山？”

夏天翔微微摇头，仲孙飞琼又复问道：“假如我要寻你履行第三次赌约，却往何处……”夏天翔接口说道：“目前我西上祁连、点苍，明年五月，则去峨嵋金顶，腊月十六再到这黄山天都峰头观光盛会。有这许多地头，你总应该寻得着我了吧？”仲孙飞琼目光向他深深一注，默然勒转马头，但忽然又对夏天翔回眸一笑，素手扬处，三片金光，联翩飞到。

夏天翔看出对方不似有甚恶意，遂把三片金光接在手中，原来是三枚金色鳞片。

仲孙飞琼曼声叫道：“‘大别散人’所遗的‘护穴龙鳞’共是三十六片。我虽替爱猿小白织了一件金甲，但因它身材矮小，尚余六片之多，我和你每人各分三片。”

夏天翔想不到仲孙飞琼在赢走“红云蛛丝网”及“紫玉蔷薇”以后，竟又赠送自己武林至宝“护穴龙鳞”，不由有点茫然失措，不知应否收受。

仲孙飞琼见他这等神情，秋波一转，又复失笑说道：“你怎的还不收起？赌约归赌约，朋友归朋友，彼此风萍得聚，总有前缘。我听你要西上祁连，因祁连人物个个凶毒，才赠你三片‘护穴龙鳞’用作防身，相见匪遥，各自珍重。”

这一番话中，仿佛情意甚深，夏天翔正自听得心头又复思潮起伏，意乱情迷。耳边“希聿聿”一声马嘶，那匹罕世龙驹，带着一黄一白两只异兽，及那位风华绝代的仲孙飞琼，业已消失在苍烟落照之中。

第九章 疑云重重

这两次赌约，夏天翔是输了！输去了神妙无方、颇为得用的“红云蛛丝网”，输去了那片不知妙处的“紫玉蔷薇”，但除了将来对于“蔷薇使者”难于交代，使他略感困惑以外，夏天翔却输得满怀高兴，因为借此认识了仲孙飞琼，而对方“风萍得聚，总有前缘”之语，及赠送自己三片“护穴龙鳞”之举，似乎印象不恶，深含情意。

但既对自己有情，为何如此匆匆别去？倘对自己无情，又为何去而复转，赠物留念，并坚询自己行踪及以后约会时地？

夏天翔初涉情网，猜不透仲孙飞琼究竟对自己有情无情，以致痴立久久，迷惘于一片茫茫情思之中。

终于他想起在鹏尸古洞所见柬帖上的“柴无恙，霍可怜，玉有刺，琼多情”之语，就根据这“琼多情”三字，夏天翔遂自作多情地判断那位温美多情的仲孙姑娘对自己已有相当情意。

最难打发相思苦，最难消受美人恩。夏天翔既已对仲孙飞琼深怀相思，自然认为那三片“护穴龙鳞”之中情意太重、不容辜负，遂设法嵌在衣内，护住了前胸七坎、将台及后背脊心等三处大穴。

夏天翔因自己的“凌波玉女”柴无垢姑姑，业已追踪“点苍三剑”，远奔西南，“商山隐叟”赛韩康、“三手鲁班”尉迟巧等两位老前辈，也已随后赶往，自己则由于与仲孙飞琼这桩赌约纠纷，尚在黄山逗留，走得最迟。如今既已事毕，似应立即启程，便中还想一上祁连，查查那伏牛山的鹏尸古洞之中，被人掘走的一株植物，究竟含有什么重大的秘密。

他心中这等想法，足下自然迅疾异常，但尚未走出黄山，便又遇上一桩诧异事！

在一处危崖断壁后的杂草树丛之中，有人发出似乎濒于死亡的低沉叹息。

夏天翔本不想多管闲事，但听得那一声声中杂惨哼的叹息过于悲凄，遂心生不忍，驻足止步，转身真气微凝，双掌护胸，纵进那丛草树之中，略加察看！

刚刚纵入，首先便是一阵血腥气息，令人欲呕，并有一件血红长袍，赫然夺目！但长袍下摆破烂不堪，并染满了比袍色略紫的斑斑血渍。

身着血红长袍之人，生着一副鹰鼻鸡眼、狞恶诡异的面容。这副面容，对夏天翔并不陌生，尤其是他所着的这件红袍以及抛落身旁草间的一枝铁笔，更使夏天翔立即认出此人正是曾在伏牛山会过的祁连派中人物“阴司笑判”吴荣。

吴荣好容易盼到有人前来，但认出是夏天翔后，不禁长叹一声，瞑目待死。

夏天翔对于祁连派中人物虽然几乎个个憎恶，但亲眼看见吴荣的这副惨状，怜悯之意，仍不禁油然而生。

何况彼此又无甚深仇大怨，夏天翔遂伸手微揭“阴司笑判”吴荣所着的红袍，发现他一条左腿，业已被人砍断大半。

断腿无妨，失血过多，才会致人于死。夏天翔既发现吴荣伤势极重，遂赶紧取出身旁所带的上好金创圣药，替他敷伤止血，并撕下半幅红袍，为吴荣包扎伤口。

吴荣如今好似业已气息奄奄，只是双目紧闭，一动不动。

夏天翔为之敷药包扎完毕之后，见他这般情状，知是失血太多，元气大伤，遂又喂了吴荣一粒功能培元固本的师门灵丹，笑着问道：“吴朋友，你这条左腿是被何人所断？”

“阴司笑判”吴荣眼皮微动，嘴角微牵，但终因太以孱弱，眼也未曾睁开，话也未曾说出，只极其勉强地把头摆了两摆。

夏天翔笑道：“吴朋友既然不能说话，便不必勉强。断腿虽属重伤，但以你的功力，又复内服外敷我师门灵药，性命定可保全。不过夏天翔要奉劝你一句良言，就是‘冤家宜解不宜结’，倘若你这断腿之事是咎在自己，则大可不必耿耿于怀，从此莫涉江湖锋镝，啸傲云山，乐享天年，岂非反而因祸得福？”

吴荣面色阴沉，依旧闭目不语，夏天翔知道自己虽然苦口婆心，但几句空言，哪里会劝得醒这等凶人？遂微叹一声说道：“谁能看开生死？谁能跳出是非门？夏天翔尚有急事，不便久留，吴朋友你且自行将息便了！”

说完，因恐吴荣只剩独腿，起行不便，遂先替他把所抛的铁笔捡回，又找来一根三尺来长的树枝，修削成杖，一并放在吴荣身侧。

就在夏天翔背着身儿，替吴荣削制木杖之际，偶然发现日光影里有物微动，遂转身一看，看见吴荣右臂已抬，掌中却托着一根长约寸许、体作三棱、色呈紫黑的“天荆毒刺”！

夏天翔毕竟入世尚浅，心机未深，哪里会猜得到自己空自替他敷药喂药，疗治伤势，但这狼心狗肺的“阴司笑判”，不仅不感激救命之恩，反而想用“天荆毒刺”对他暗下毒手！

故在见了吴荣掌中这根‘天荆毒刺’之后，竟会错了意地点头笑道：“吴朋友，请自将息，不必动转，我知道你大概也是被这‘天荆毒刺’所伤，不过更不幸的是又复断去一腿而已！但在黄山天都峰左近，受害的岂止你一人。连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也同样中了这奸人弄计、足以诬蔑昆仑、勾引起各派纠纷的‘天荆毒刺’！”

语音至此略顿，把木杖铁笔放好以后，又复笑道：“吴朋友所用的兵刃及我替你特制的木杖，均在你身躯右侧，等精力恢复，便可携杖起行，夏天翔暂且告别，祁连山绛雪岩头，彼此或许还有相见之日。”

说完，见“阴司笑判”吴荣依旧默无一语，遂含笑飘身，纵出这丛草树，继续向前赶路。

一阵狂驰，黄山将尽，背后斜刺里突又传来急遽的蹄声及高昂的马嘶，听得夏天翔始而喜，次而惊，终则疑诧不已。

夏天翔开始以为这蹄声马嘶是仲孙飞琼赶来，故而心喜！但立即听出不但马嘶有异，连方向也恰好相反，仲孙飞琼若来，应自前方返回，怎会由后方赶到？

自己轻功身法，足称上乘，而听出这马蹄之声，却比自己脚程快捷不少，除了仲孙飞琼那匹罕世龙驹“青风骥”以外，寻常凡马，焉有如此脚力？

故而夏天翔只在一闻蹄声之时，心头喜悦，其后便转为惊疑满腹。

惊疑正甚，一匹神骏的青马，业已自后方现身，对着自己狂驰而来，但马背上坐的却不是如花似玉的仲孙飞琼，而是一位身躯伟岸的老者。

夏天翔恍然顿悟，这匹神骏的青马，不是“青风骥”，而是“天涯酒侠”慕无忧告诉自己的另外一匹青色龙驹“千里菊花青”。而马背上伟岸的老者，

虽距离尚远，面目难辨，已可断定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业已赶到。

这匹“千里菊花青”的脚力委实惊人，夏天翔刚刚想出人马来历，“九首飞鹏”戚大招凶狞阴冷的面目，业已呈现近前！马未停，人已起，戚大招带着他那根重达百五十斤的九鹏展翼钢拐，在马背上一式“长箭穿云”转化“飞鹰掠水”，落在夏天翔面前，“千里菊花青”则四蹄齐收，停在夏天翔身后，一人一马，恰好把夏天翔前后堵住！

夏天翔一见这位名列武林八大掌门中的“九首飞鹏”戚大招神色不善，隐含凶狞，遂把右手伸入怀内。

戚大招见他这等动作，自鼻中哼了一声，冷然说道：“你又要摸取你那‘乾天霹雳’？”

夏天翔“ ”连响，撤出自己的独门兵刃三绝钢环，俊目闪光，斜睨戚大招，傲然不屑地狂笑说道：“戚朋友，休看你是堂堂一派掌门，但夏天翔与你一对一时，倘若使用‘乾天霹雳’，便算我违犯了师门规戒！”

戚大招虽是绝代凶人，却也不禁对夏天翔这等傲骨豪情，暗自心折。静静听完，晒然一笑，摆手说道：“你且把这对环儿收将起来，我追你只为查问一事，彼此不需过手！”

夏天翔半信半疑地把三绝钢环并交左手，扬眉朗声问道：“你要查问何事？难道还是在伏牛山的那几句陈腔俗调？”

戚大招摇头说道：“我适才在隔峰看见你独自狂驰，遂赶来查问一人的下落！”

夏天翔闻言，猜出戚大招所欲查问之人，定是受伤断腿、被自己相救的“阴司笑判”吴荣，但仍故作不知，静待戚大招说出。

戚大招面带怒色，蹙眉说道：“天都大会延期再开，匆匆结束，我遂拟召集派中人物同返祁连，却发现其中一人突告失踪不见！”

夏天翔微笑接口问道：“是不是‘阴司笑判’吴荣？”

戚大招大惊说道：“失踪之人，正是我吴四弟，你看见过他了么？”

夏天翔点头说道：“他身中‘天荆毒刺’，一条左腿，并已被人砍断大半！”

戚大招听得全身一震，浓眉越发紧皱，急急问道：“我吴四弟如今是生是死？人在何处？”

夏天翔笑道：“死不了，死不了，但一腿成残，若想仍在武林争雄，非大大下番苦功，费尽心力不可了。”

说完，遂将“阴司笑判”吴荣所在的位置，对“九首飞鹏”戚大招详述一遍。

戚大招听完，毫不停留地纵上千里菊花青的马背，便欲驰去寻觅。

夏天翔大声叫道：“戚朋友，你不能这样就走。”

戚大招诧然问道：“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就走？”

夏天翔目光一注戚大招胯下的那匹千里菊花青，微笑说道：“我们伏牛山所订赌约未满一年，‘阴司笑判’吴荣业已少了一条大腿，你这匹马儿应该如约输给我了！”

戚大招闻言，浓眉忽剔，厉声喝道：“我吴四弟断腿之故，莫非就是被你这小鬼阴谋暗算？”

夏天翔抬头仰视云天，纵声朗笑说道：“夏天翔年岁虽轻，武学虽薄，

但光明磊落，侠肝义胆，决不后人，尤其生平最恨暗箭伤人的卑鄙无耻之辈！”

这几句话儿，居然听得那位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脸色微红，蹙眉不语。

夏天翔继续说道：“何况我们赌约是一年之内，谁断大腿谁输，如今‘阴司笑判’吴荣一腿既断，则不论被谁所害，赌约已是我赢，难道你堂堂一派掌门身份，还好意思腆颜背信地赖帐不成？”

戚大招几乎被夏天翔责询得无言可对，目光微动，怪笑说道：“你说得对，戚大招身为一派掌门，岂会赖帐？但我有三个理由，目前不能把这匹千里菊花青交付给你。”

夏天翔扬眉说道：“有理由尽管请讲，第一点是什么？”

戚大招应声答道：“你在伏牛山中，说是我‘铁面鬼王’佟三弟及‘阴司笑判’吴四弟两人，在一年以内难保双腿！如今吴四弟一腿虽失，佟三弟却未成残，赌约就算我输，岂不也仅仅输了一半？”

夏天翔点头答道：“这第一点理由颇为充分，但赌约输了一半，却怎样交代？难道你要把这匹四条腿的千里菊花青，分给我两条大腿？”

戚大招哼了一声说道：“我三点理由，才说一点！”

夏天翔笑道：“对对对，算我性急，请教戚朋友的第二点理由何在？”

戚大招神情忽变，双眉剔处，狞笑说道：“一年约期未满，我‘铁面鬼王’佟三弟在此期间，双腿是否能保无恙？固然尚难预知，但你又怎知你就不会被人打断一条大腿？”

夏天翔剑眉双挑，俊目之中神光暴射，凝注这位祁连派掌门人，毫不畏惧地傲然说道：“你是不是想仗着你的九鹏展翼钢拐，一逞凶威？”

戚大招狞声怪笑，叮然一顿手中的九鹏展翼钢拐，摇头说道：“我若倚仗这根重达百五十斤的九鹏展翼钢拐及独创的‘飞鹏拐法’，想砸断你一条大腿，简直易如翻掌折枝！”

夏天翔听到此处，不禁傲气难平，一分手内的三绝钢环，怫然色变！

戚大招见状向他摇手笑道：“年轻人莫要沉不住气，话虽如此，但戚大招生平言出必行，适才既已声明，今日未曾打算和你动手，则你这条大腿，要断当断在与我下次相逢之日！目前我只问你，我这第二点理由，有没有理？”

夏天翔盛气微平，想了一想，点头说道：“不但有理，并且非常有理！你就凭这两点理由，业已足使我在一年约期届满之前，不会再向你索讨这笔赌注！”

戚大招哦了一声，夏天翔又复说道：“两点理由，虽已足够，但第三点理由，我还是要听！因为我想不出你还有其他任何理由可说。”

戚大招笑道：“这第三点理由，难怪你想不出来，就是我这匹千里菊花青性如烈火，除我以外，不服任何人骑。故而慢说我尚未输却赌约，即令一年期满，赌约我输，你也未必能骑得它走。”

夏天翔听得大大摇头说道：“你这第一二点理由说得有理，我毫不反对！但这第三点理由，却太以不通！”

戚大招讶然问道：“怎样不通？难道你以为说我这匹千里菊花青性如烈火，除我以外不服人骑之话乃是虚语？”

夏天翔闻言，目光微注“九首飞鹏”戚大招胯下的千里菊花青，虽觉这匹异种龙驹确实生相威猛，神骏绝伦，但怎肯相信自己这好一身内家功力，会骑它不住？遂向戚大招颇为不服地朗声说道：“赌约之事，且等一年期满

以后再提，如今你肯不肯把这匹千里菊花青借我骑上一圈试试？”

戚大招毫不犹豫地飘身下马，把缰绳递与夏天翔，怪笑说道：“你想试便尽管一试，但吃了苦头，却不要怪我！”

夏天翔接过缰绳，微笑说道：“你倒信得过我，不怕我骑了这匹马儿绝尘千里？”

戚大招一阵纵声狂笑说道：“十里之内，我只要高吭一啸，这匹千里菊花青便会立即闻声而至。你若能往返廿里，人不坠马，便不必再谈赌约，我也将这匹异种龙驹，送给你了！”

夏天翔满腹疑云地飘身纵上马背，那匹千里菊花青却连一动也不动，决无寻常烈马那等又踢又咬，不容人上背的各种动作。夏天翔手挽缰绳，人跨马背，高兴得对戚大招笑道：“俗语云：‘神驹识主’，你看这匹马儿，对我如此乖法……”

话方至此，坐下本来一动未动的千里菊花青，突似急箭离弦，猛然一窜而出，把个正在自鸣得意的夏天翔，闪得“咕咚”一声，跌坐在地。

夏天翔满面通红，千里菊花青却缓缓走到“九首飞鹏”戚大招身旁，戚大招轻抚马项长鬃，发出一阵讽刺晒薄意味极浓的纵声狂笑。

夏天翔红着脸儿，站起身形，嗫嚅说道：“这回……不算！”

戚大招大笑说道：“不算就不算，你且好好留神，再复试上一试！”

话音刚落，夏天翔突展绝世轻功，一式“鸿雁孤飞”，飘上马背。

千里菊花青“希聿聿”一声长嘶，前蹄离地，人立而起！

但这次夏天翔吃亏知戒，有备而来，双膝裆中，运足真力，整个身儿，便似钉在马背之上，哪里甩得他落。

千里菊花青蓦然人立，未将夏天翔甩落，便即又是一声长嘶起处，四蹄如飞，向前绝尘狂奔。

夏天翔紧握缰绳，凝神一志，任凭那千里菊花青自行纵跃奔驰，但觉出这匹异种龙驹，果然不愧“千里”之称，脚程委实快得出奇，刹那间便自越过一座极高的峰脊。

每逢宽度不满十丈，高度不满三丈等涧壑石树阻路之际，千里菊花青便懒得绕行，均是奋鬣扬蹄，一跃而过。

夏天翔一面运足功力，稳住马背，提防失闪，一面又起玄思，暗想自己若能把这匹千里菊花青弄到手中，与仲孙飞琼那匹青风骥并辔江湖，游侠人间，岂非真是神仙不羨？

玄思未了，身后远远传来一声长嘶，夏天翔憬然顿惊，难道就这眨眼工夫，自己业已驰出十里？

千里菊花青果然一闻主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嘶声，便立即回头，但似乎存心与夏天翔捣蛋似的，专门找那奇险无伦的绝壁危崖，凌空飞渡。

夏天翔仅仅乘骑片刻，便觉周身汗湿，两腿奇酸，仿佛比与人恶斗狂拼上三五百合更为乏累。

好容易即将转回到原处，眼见“九首飞鹏”戚大招卓立十丈以外，夏天翔不禁心头狂喜，暗想自己往返二十里，人未坠马，倒看这位祁连派掌门人是否遵守诺言，把千里菊花青举以相赠。

喜心才作，噩运却已临头，那千里菊花青一声高昂无比的长嘶发处，忽地凌空跃起三丈。

当地只是一片斜坡，既无树石阻路，又无涧壑相隔，夏天翔怎料得到千

里菊花青会这等突然跃起？

猝然惊变之下，夏天翔仍依一般乘骑惯技，俯身前倾，双膝紧夹马腹，助长千里菊花青的上跃之势！并准备等它下降之际，再行踢蹬仰身，裆中用力，勒紧缰绳，压住马背。

他这等措置，原属乘骑妙诀，但胯下千里菊花青，因系罕世异种，龙驹烈性，毕竟与凡马不同，一路奔跃腾纵，均未能将夏天翔甩下背来，心头早已不服，如今在这远远望见主人之际，居然使出了烈马摔人的最后绝技。

夏天翔一路默计，知道千里菊花青每次往高腾跃，必然一跃三丈左右！哪知这次却出意外，千里菊花青仅仅跃起一丈来高，便即收势疾降，四只马蹄，同时落地，在山石之上，重重一击。

千里菊花青这种四蹄同时落地猛击的反震之力，极为强大，换了武功稍差的骑士，必被震伤肺腑，口吐鲜血，坠马而死。

夏天翔未防它降得这快。犹以双膝紧夹马腹，探身前倾的姿势，助马上跃！自然只听“咻”的一声响处，先被弹起五六尺高，再复摔落地面。

夏天翔人方落马，“九首飞鹏”戚大招的高大身影，带着那根九鹏展翼钢拐及一阵得意狂笑之声，便已纵上马背，缰绳微领，毫不停留地驰向“阴司笑判”吴荣受伤所在，并传来他那阴冷晒薄的语声说道：“夏天翔，今天算你便宜，但一年之内，却须好好保全你那两条大腿！”

夏天翔本想发话，但方一提气，便觉胸口剧痛难禁，这才悚然惊觉，千里菊花青四蹄一震之威，居然竟使自己受了内伤，遂不敢再逞强，赶紧闭目行功，以本身纯阳真气，流转十二重楼，自疗伤势。

所幸他根底极好，震伤不重，故而功行一遍之后，也就霍然无碍，但夏天翔因在一匹马儿蹄下丢了大人，心中未免恶气难平，一路之间总觉郁郁不悦。

夏天翔由黄山奔往点苍，本可入鄂溯江，经川抵滇，但因这条道路，恰是来时所经，不愿重走，遂决定陆行，斜穿湘黔，直赴云南。

一路无话，也毫无“凌波玉女”柴无垢、“商山隐叟”赛韩康、“三手鲁班”尉迟巧等的踪迹音讯。

直等到了湖南武陵山脉，夏天翔偶因夜遇急雨，遂欲向一座建筑颇为简陋、略有灯光的道观之内投宿。但目光瞥处，不禁微觉惊愕，因为道观虽已残旧，但观门匾额之上却赫然写着“步虚下院”四个大字。

“下院”二字无甚足奇，夏天翔是对那“步虚”之名略觉惊讶，暗想这座残旧道观，难道竟与点苍派圣地，点苍山的步虚道观，有何关系？

心中一面疑思，一面举手叩门，片刻以后，有位三十来岁的青袍道士启门而出，向夏天翔问道：“小施主莫非意欲投宿？本观房宇狭隘，还是请往前面再寻宿处，比较方便。”

夏天翔见这应门拒客的青袍道士两眼神光十足，双太阳穴又复坟起，分明内外功行均颇不弱。遂知自己所料不错，此处定与点苍山步虚道观极有关系。

青袍道士边行发话拒客，边自便欲掩门，夏天翔却因好奇心起，举手相拦笑道：“夜雨深山，无处投宿，出家人讲究慈悲，道长法号怎样称呼？可否令夏天翔进入宝观借宿半宵，并参拜三清道祖。”

青袍道士听见夏天翔这等说法，知道再若坚拒，必使对方生疑，竟立即换了一副笑容说道：“贫道玄清，夏小施主既然不嫌简慢，尽管请进！”

说完，便自侧身肃立，稽首让客。

夏天翔由于对方神态转变太快，反更起疑，但却丝毫不形于色，缓步进入正殿。

玄清道人向夏天翔笑道：“夏小施主请在三清道祖座前拈香，玄清禀报观主一声，即来引导小施主安歇！”

夏天翔听这步虚下院居然另有观主，遂一面含笑答应，伸手拈香，一面却瞥眼偷窥，果见玄清道人走进右侧丹室，对一位白袍老道人恭身低语，似有所禀。

这位白袍道人盘坐丹床之上，须发俱呈银白，仿佛年事极高，听完玄清道人禀告以后，只是将头微点，未出半语，亦无其他动作。

玄清道人退出丹室，夏天翔含笑问道：“原来宝观尚有老观主在，夏天翔应否参谒？以免失礼。”

玄清道人摇头笑道：“老观主年事太高，畏见生人，夏小施主不必多礼，请到玄清所居斗室之中安歇吧。”

夏天翔跟随玄清道人走进左室，但心中兀自觉得这座残旧道观之中，似乎笼罩着一层淡淡的神秘。

左室中陈设更为简陋，只有一张丹床，两把竹椅，夏天翔不禁蹙眉说道：“夏天翔倘若占了道长的丹床，岂非……”

话犹未了，玄清道人已将丹床上的一只蒲团取置地上，回身笑道：“荒山小观，破残不堪，惭愧无余地待客！夏小施主尽管上床安歇，玄清就在这蒲团之上打坐即可！”

夏天翔体会出玄清道人颇有对自己监视之意，不由剑眉微剔，目光略注窗外，冷然笑道：“如今雨已渐收，夏天翔身有急事，俟曙光一透，便当告辞，故而根本不必再睡，道长倘若不嫌我扰及清修，莫如彼此闲谈，以遣长夜。”

玄清道人替夏天翔斟了一杯香茶，目光微转，含笑问道：“夏小施主似乎有话想问，何妨明言？”

夏天翔本已看出玄清道人武功不弱，如今更知他亦颇机智，遂点头笑道：“请问道长这步虚下院，与点苍山步虚道观……”

玄清道人目中忽闪奇光，截断夏天翔话头问道：“夏小施主既知点苍步虚道观，应属武林中人，可否在贫道答话以前，先请教小施主是何宗派？”

夏天翔剑眉双轩，朗笑答道：“明人面前不说假话，夏天翔薄习武学，游侠江湖，但却不在少林、武当、罗浮、点苍、峨嵋、昆仑、祁连、雪山等八大门派之内！”

玄清道人闻言，讶然问道：“尊师何人？”

夏天翔垂手恭身，肃然答道：“家师复姓皇甫，长居北溟，世称‘北溟神婆’！”

玄清道人听得夏天翔竟是名震乾坤的“北溟神婆”皇甫翠门下，不由大出意外，神色一惊！夏天翔趁势问道：“道长是否点苍一脉？”

玄清道人知道无法相瞒，冷然点头答道：“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是我师兄。夏小施主是路过此处，还是特来相访？”

夏天翔见玄清道人说话之间，似自丹田提气，凝聚真力，仿佛有所戒备，不由心中忖道：“三间残旧的道观，会藏有什么重大秘密？怎的玄清道人无论言语神情，均对自己深怀戒意！”

思念方毕，见玄清道人似因自己迟疑未答，脸上神色益发难看，遂赶紧含笑说道，“夏天翔有事西南，路过宝观，因这‘步虚’二字，与点苍圣地同名，才偶然发问，道长无须疑及其他

玄清道人面色略霁，微笑说道：“夏小施主莫怪贫道无礼多疑，因为点苍第三剑司徒畏与本派强敌罗浮‘凌波玉女’柴无垢，新近才在这步虚下院门前互相恶斗，整整一日，两派新仇旧怨，越发加深，故而贫道看出小施主身怀内家绝学以后，不得不怀疑罗浮门下又复有人赶到。”

夏天翔听得自己那位柴姑姑曾在这步虚下院门前与司徒畏恶斗一日，不禁颇为悬心，但仍装出一副漠不相干的神色，只是略微好奇地接口笑道：“点苍、罗浮两派之间的夙仇难解，武林中早有传闻，可惜我来迟一步，未曾得睹这场定必樟彩绝伦的龙争虎斗，究竟是‘凌波玉女’胜了‘龙飞剑客’，还是‘龙飞剑客’胜了‘凌波玉女’？”

玄清道人如今因夏天翔异常机警，装出一副漠不相关的神色，遂戒意渐除，含笑说道：“那位‘凌波玉女’柴无垢斗到真力将竭之际，连中我司徒师兄七剑……”

夏天翔心头怦然一惊，却就势双伸拇指，含笑说道：“点苍‘回风舞柳剑法’，果然名不虚传……”

话方至此，玄清道人又复摇头说道：“但我司徒师兄攻敌之际，疏于防身，也中了柴无垢三记‘般禅重掌’！”

夏天翔方瞿然问道：“如此说来，他们岂非两败俱伤，但不知哪位伤得重些？‘般禅掌力’是罗浮派绝学，号称能够‘隔纸劈石，碎骨摧心’，‘龙飞剑客’连挨三掌，可有性命之危？”

夏天翔极为聪明，故意不问柴无垢的伤势，而对司徒畏表示关切，果然玄清道人应声答道：“夏小施主见识渊博，说得极对！我司徒师兄连挨三掌，内伤颇重。柴无垢则虽中七剑，但均非要害，不过失血太多，也非短期便可复原如旧。”

夏天翔听出柴无垢未遭毒手，这才心内稍宽，又向玄清道人含笑问道：“‘凌波玉女’、‘龙飞剑客’，均属当世武林中一流好手，夏天翔渴欲一见，他们如今是否还在宝观？……”

玄清道人摇头笑道：“慢说柴无垢与点苍派仍是不世夙仇，连我司徒师兄也未进这步虚下院半步。他们各带重伤，均向西南方匆匆而去。”

夏天翔长叹一声说道：“武林中凡属势均力敌的龙争虎斗，结果往往都是两败俱伤。夏天翔正好西南有事，倘若有缘拜谒贵派掌门人铁冠道长之时，愿尽绵力，替点苍、罗浮两派，设法解除一切新仇旧怨！”

玄清道人稽首当胸，念了一声“无量佛”，说道：“夏小施主虽然一片仁心，但请不必徒劳，因为罗浮、点苍两派誓不并存，夙仇太深，无法化解！”

夏天翔听到此处，心头突然发觉有异，暗想“凌波玉女”柴无垢还想倚仗“蔷薇使者”所赋与的蔷薇愿力，使她意中人“龙飞剑客”，司徒畏回心转意，破镜重圆，怎的两人却在此狠拼，岂非与柴无垢初衷大相违背？

玄清道人见夏天翔蹙眉深思，遂讶然问道：“夏小施主，你在想些什么？”

夏天翔笑道：“我因世上无不消之恨，人间无不解之仇，在想究竟用什么方法，才能替点苍、罗浮两派，在化释嫌隙方面，略尽微力。”

玄清道人闻言正自再度摇头，夏天翔目注窗外，继续笑道：“急雨已停，曙光将透，夏天翔打扰半宵，深感盛情，道长请替我在老观主前代为申谢！”

说完，立即起身告辞，玄清道人也不坚留，便自持灯送客。

但夏天翔经过正殿，目光偶注右侧丹室，却在无意之中，发现一桩异事。

原来那位身为观主、银须银发的白袍年老道人，如今似有意似无意地向夏天翔将口微张，口内居然无舌！

夏天翔蓦然一愣，白袍年老道人又把双手伸出袖外，使人目击之下，益发心惊，十只手指，一齐被人剁去，只剩两只光秃秃的手掌！

这时前行引路的玄清道人，似发觉夏天翔突然停步，立即回头查看，夏天翔心知白袍年老道人那等动作必有深意，遂为之掩饰，伸手入怀取出一锭黄金，递向玄清道人笑道：“玄清道长，这锭黄金作为香油之敬！”

这一打岔，玄清道人果被夏天翔瞒过，未曾发觉那位白袍年老道人已泄机密！摇头不收黄金，微笑说道：“彼此既系武林同源，夏小施主怎的还如此见外？”

这时已到观门，夏天翔见对方不肯接受黄金，遂自收回怀内，轩眉一笑，长揖为别。走出未到半里，夏天翔便停步不进，思潮起伏，胸中满布疑云。

暗想那位白袍年老道人既被尊称观主，怎的又会口内无舌，手上无指？点苍派气度狭隘，睚眦必报，倘若这白袍年老道人是被其他武林人物所害，应该早起争端，不致毫无传闻讯息。

倘若那点苍本派人物所为，则割舌剁指之意，无非令这白袍年老道人口不能言，手不能书，防止他泄漏什么重大机密？

夏天翔把这两桩疑点反复推敲，终于根据玄清道人的神色，暨白袍年老道人故意向自己显示残疾等两点之上，判断出此事必系点苍派人物自作。

但尚有使他想不通之处，即是点苍派既然恐惧这位白袍年老道人泄漏重大机密，则索性杀死，岂不干脆？何必如此残忍地将他割舌剁指，并给与步虚下院的观主之位？

越想越觉矛盾，越矛盾也就越觉怀疑，夏天翔怀疑难释之下，决定悄悄掩回步虚下院一探究竟。

他辞别玄清道人之际，天尚未曙，如今却已晓色朦胧，夏天翔才到步虚下院门前，尚未飘身进殿，院门便即呀然而开，玄清道人满面秋霜地当门而立，向夏天翔沉声问道：“夏小施主，你这次又是无心路过？”

夏天翔万想不到对方居然有备，不由窘得满面飞红，勉强抱拳嗫嚅笑道：“夏天翔赶回之故，是……是忘了向道长请教一事！”

玄清道人嘴角微撇，晒然说道：“小施主不必掩饰，贫道奉劝你两句良言，就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北溟神婆’皇甫翠是名惊天下的绝代高人，但也不必卷入其他门派的恩怨之内！”

说完，“砰”的一声紧闭观门，把位小侠夏天翔难堪无比地僵在门外。

夏天翔有生以来，从未受过如此奚落。剑眉双剔，方待飘身入观，与对方破脸一斗，但念头转处，觉得自己倘若这等作法，一来师出无名，二来更难探得有关白袍年老道人惨遭割舌剁指的秘密，遂强忍心中怒火，带着惑然难解的满腹疑云，悄悄离去。

因为深知对方有备，夏天翔第一日仅在左近流连，毫无动作，等到第二日夜间，才再复蹑足潜踪，暗探步虚下院。

观口灯火微微，夏天翔远远跃上一株距离步虚下院仅约丈许的大树，准备先以耳目之力略探虚实，然后进入观内。

步虚下院之中，玄清道人所住的左室一片黑暗，只有神前灯火，及白袍

年老道人居室之内，略有微光透出。

夏天翔是由四五丈外纵身，但足尖刚落树顶，便隐隐约约地听得玄清道人的口音叫了一声“管师叔”。

这一声“管师叔”入耳，夏天翔几乎愕然惊呼。暗忖那位口内无舌、手上无指的白袍年老道人，难道竟是二三十年前威震江湖、号称点苍派中最杰出人物的“慈心羽士”管三白？

“慈心羽士”管三白昔年不仅曾以一柄白龙剑连敌罗浮、少林、祁连三派掌门，保持不败，因而威震江湖，为人更心慈性直，严正不阿，极获武林尊敬。

风闻这位前辈高人自从铁冠道长接掌点苍派掌门以后，便即封剑归隐，并已仙去，怎的今尚健在？更复身罹奇祸，惨被割舌剁指！

夏天翔胸头密罩疑云之下，遂静气凝神，冥心内视，把全身功力集聚双耳。

他这一施为，果然可自山风飒飒之中，辨清距离丈许之外的室内人声，只听得玄清道人话意颇为不恭地向那白袍年老道人狞笑说道：“管师叔，你这风前残烛，总共还能再活多久？何必一心不死，老想破坏我掌门师兄的雄谋大略！玄清受任甚重，万一你若把这步虚下院中的重大秘密泄诸外人，却休怪我不再留情，要对师叔施展严厉手段！”

那白袍老年道人想因口内无舌，不能答话，只在鼻中重重哼了一声，但这哼声之中，分明充满了无穷的愤恨及反抗之意。

夏天翔如今业已知道这位白袍年老道人，确是自己所猜的“慈心羽士”管三白，不禁越发骇然，并自玄清道人的这番话中，听出三大疑问。

第一桩疑问是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有什么畏人破坏的雄谋大略？

第二桩疑问是这残旧不堪的步虚下院之中，藏有什么怕人发现的重大秘密？

第三桩疑问是玄清道人竟对师叔威吓，欲以严厉手段相加，难道“慈心羽士”不但舌断指无，连一身绝世神功也已被废？而这残酷行为，是否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及玄清道人等丧心病狂地逆伦所作呢？

夏天翔这一起疑，更知前夜“慈心羽士”趁机对自己显示他口内无舌、手上无指之举必有深意。但因暂时无法猜测判断，遂又复静心倾耳，只听得玄清道人一阵厉声狞笑说道：“管师叔，你不要不服，慢说前夜来的夏天翔只是一名年轻小辈，便是他师父‘北溟神婆’皇甫翠亲来，玄清能敌则敌，万一不敌，即实行我向掌门师兄所立的誓言，发动埋伏，用一粒硫磺火珠，把观内本派三人及来敌一齐化为灰烬！”

这一番话，使夏天翔在三桩疑问之上，又加了一桩更大疑问！这桩更大疑问，就是玄清道人所说的“观内本派三人”之语，太以离奇，分明整个步虚下院共只三间，除了中殿所供三清道祖之外，右室住的“慈心羽士”，左室住的玄清道人，那“第三者”究竟是谁？又复何在？

夏天翔疑怀难释，正待索性纵身进入步虚下院加以细探之际，忽然觉得身后有一缕微风凌空袭到。

因这缕微风来势甚缓，不似暗器，夏天翔遂轻伸猿臂，接在手中，果然只是一片树叶。树叶是发自两三丈外的小林之中，夏天翔目光注处，见林内闪出一条黑影，向自己微微招手。

夏天翔因觉得这条黑影身形颇熟，遂悄悄向小林飘身，但那黑影却一式

“长箭穿云”，又复纵出五六丈去，隐在林中崖角的嵯峨乱石之后！

夏天翔跟踪纵过，半空中便低声问道：“石后可是‘三手鲁班’尉迟前辈？”

黑影点头笑道：“夏老弟真好眼力，你何时到此？既在树上偷窥，是否业已看出这步虚下院之中颇有蹊跷？”

夏天翔见果如自己所料，来人正是“三手鲁班”尉迟巧，不由心中大喜，身形落地，急急问道：“尉迟老前辈，赛韩康老前辈与我那‘凌波玉女’柴姑姑呢？听说柴姑姑曾经在此与‘龙飞剑客’司徒畏恶斗，并于真力将竭之下，身受七处剑伤……”

尉迟巧咦了一声，接口说道：“夏老弟，你居然知道得比我仔细？赛老怪物自黄山追踪柴女侠至此，偶听人言，日前在这步虚下院之前，有一男一女恶斗，双方同受重伤。赛老怪物因听出女的容貌打扮颇似柴无垢，遂放心不下，赶往前途策应，老化子则留此刺探详情，夏老弟方才所说与柴女侠动手的对方，竟是‘点苍三剑’之中的‘龙飞剑客’司徒畏么？”

夏天翔遂将自己西行经此，因见步虚下院之名，起疑投宿等情，对尉迟巧讲述一遍，说完含笑问道：“尉迟老前辈，适才我在树梢运用内家‘天聪耳’功力，听得玄清道人曾呼‘管师叔’，莫非那位惨遭割舌剁指的老年白袍道人，便是昔年名震江湖的点苍派中杰出人物‘慈心羽士’管三白么？”

尉迟巧听得悚然一惊，摇头说道：“不会，不会，‘慈心羽士’管三白那高一身绝世功力，又是点苍派中硕果仅存的唯一老辈，怎会落得这等口内无舌、手上无指的凄惨光景？”

夏天翔笑道：“不论那白袍老年道人是不是‘慈心羽士’，但据我适才所闻之语，这步虚下院之中，分明共有三人，那另外一人是谁？躲在何处？为何不敢见人？其中必有重大蹊跷！老前辈素有‘三手鲁班’的美号，定多良策，想个什么法儿探听明白，心头才觉痛快。”

尉迟巧好似被夏天翔触动灵机，浓眉微轩，怪笑连声说道：“夏老弟，‘三手鲁班’之号是因我善偷，并擅制各种精巧用物，才蒙江湖友好惠赠！不过我已被你提醒，就凭这‘三手鲁班’四字，大概可探出步虚下院的几分虚实。”

夏天翔微笑问道：“尉迟老前辈有何高策？难道你想施展空空妙手，进这步虚下院大偷一场？”

尉迟巧摇头笑道：“偷却不见得能够偷出什么名堂？我是想替他们放上一把‘有情火’。”

夏天翔愕然问道：“常言道‘水火无情’，却不知老前辈这把“有情火”是怎样放法？”

尉迟巧自怀中摸出三粒大如龙眼核般的蓝色小珠，向夏天翔含笑说道：“夏老弟，这三粒小球便是我精心独创之物，名叫“有情火”。一经出手着物，见风即燃，并浓烟四起，火光颇大，水泼难灭，令人感觉手忙脚乱，无从扑救！但燃烧时间极短，片刻过后，便自行火熄烟消，不会对于房舍有甚大损。”

夏天翔这才知道“有情火”的命名之意，不禁向尉迟巧失笑问道：“老前辈是想将那藏在暗中的第三人，用这把‘有情火’烧将出来，看看本来的面目？”

尉迟巧点头笑道：“只要火势一作，步虚下院之内所住的人必然外逃，

则不但可以看出那深藏隐秘的第三人究竟是谁？并可自那白袍老年道人的身法之上，看出他是不是当年连斗罗浮、少林、祁连三派掌门、名震天下的‘慈心羽士’管三白。”

夏天翔觉得尉迟巧的这条计策果然合用，遂双眉一剔，含笑说道：“尉迟老前辈，这把火儿由我来放，让我试试你这‘有情火’的神妙威力。”

尉迟巧闻言又自怀中取出三粒‘有情火’，一并递与夏天翔，微笑说道：“夏老弟在两三丈外，向步虚下院中殿及东西两室，各弹一粒便可！其余三粒赠送老弟，但出手以后，应即从速隐身，莫被对方看破痕迹才好！”

夏天翔欣然领命，蹑足潜踪，悄悄掩立距离步虚下院两丈三四之处，把三粒‘有情火’连珠弹出，并立即施展“龙形一式”，转化“八步登空”的绝顶轻功，纵回尉迟巧身侧。

果见三点蓝光闪处，步虚下院的中殿及东西两室，同自轰然火起，浓烟高腾，威势颇烈。

起初玄清道人似在惊惶扑救，但片刻以后，便匆匆自中殿纵出，手内横托一位俗家打扮之人，不再顾及房宇，驰向西南而去。

因火光极大，看得分明，那位被玄清道人自中殿救走的俗家打扮之人，对夏天翔、尉迟巧均不陌生，竟然就是点苍第三剑“龙飞剑客”司徒畏。

夏天翔愕然说道：“原来司徒畏挨了我柴姑姑的三记‘般禅重掌’，并未远去，就在这步虚下院之中养伤，但既然是他，却何必这等藏头藏尾则甚？”

尉迟巧不答夏天翔所问，却自瞿然说道：“夏老弟，你所说的那位口内无舌、手上无指的白袍老年道人并未逃出，我们应该进入步虚下院看看，万一若有差错，岂不是老化子无心造孽！”

夏天翔被尉迟巧一言提醒，心中也颇为那位白袍老年道人担忧，两人遂各展轻功齐向步虚下院扑去。

这时那三粒“有情火”的威力业已渐渐消灭，果然仅仅烧坏一些窗棂屋椽之属，对整座房舍并无大损。

夏天翔、尉迟巧扑进步虚下院，到了东室门口，却见那位白袍老年道人依旧在丹床之上盘膝端坐，庄严沉默得宛如一尊石像，对那窗棂间熊熊未灭的火光，根本视若无睹。

夏天翔觉得这位白袍老年道人具有一种能够令人肃然起敬的异常威仪，遂恭身发话问道：“北溟门下武林末学夏天翔，请问老人家可是点苍派中硕果仅存的唯一老辈奇侠‘慈心羽士’管三白？”

白袍老年道人目光一注夏天翔，微微点头，“三手鲁班”尉迟巧却惊疑得忍不住诧异问道：“‘慈心羽士’昔年曾以一柄白龙剑连战罗浮、少林、祁连三派掌门，保持不败，因而威震武林，名驰八表。老人家既是这位前辈奇侠，则一身绝世武功，而今安在？”

白袍老年道人闻言，长眉微蹙，向尉迟巧默然张口伸手，显示自己口内无舌，手上无指，以致既不能书，又不能语。

尉迟巧及夏天翔看清“慈心羽士”那空洞洞的口腔与光秃秃的手掌，均不禁心头一阵惨然。尉迟巧浓眉深皱，又复问道：“老人家向我等显示伤残之意，是否一身绝世武功，已为奸徒所废？”

“慈心羽士”木然点头，尉迟巧见这等一位声名极好的前辈奇侠，居然落得如此下场？不禁凄然长叹，继续问道：“老人家的武功是废在哪名奸徒

之手？尉迟巧、夏天翔当本江湖正义，代消此恨。”

“慈心羽士”起初脸上神情木然淡漠，但听了尉迟巧的这几句话以后，忽似有点激动起来，目光凝注尉迟巧、夏天翔片刻，眼皮微微垂阖，但却自眼角流下两行珠泪。

这等无声之泣，往往比起嚎啕痛哭更觉悲凉。夏天翔综合目前所见及前日所闻，业已猜出几分端倪，义愤填膺地高声问道：“夏天翔由于老人家凄然落泪之举，业已猜出大概。请问老人家，把你害得这般光景，割舌刳指，并废去一身武功的残酷奸徒，是否就是你嫡亲师侄、如今身任点苍派掌门人的铁冠道长？”

“慈心羽士”听完夏天翔话后，益发泪落如泉，并霍然一睁双目。

但就在“慈心羽士”霍然睁目，尚未设法回答夏天翔所猜是正是误的刹那之间，火光刚灭的窗棂之外，突然射进一缕冷风，直透管三白后心，使得这位“慈心羽士”未能泄漏谜般的隐秘，便即离却龌龊的尘世。

夏天翔首先警觉，但对方发难太快，措手不及之间，“慈心羽士”管三白便已遇害，遂只得怒满心头、咬碎钢牙地穿窗追出。

“三手鲁班”尉迟巧则在百怔之中，翻转“慈心羽士”管三白的尸身，看出他是被一枚霸道绝伦的子午问心钉打中后心要害致死，不禁暗恨来人忒以狠毒，也自双掌护身，追出步虚下院。

来人正是去而复转的玄清道人，如今正施展点苍绝学七十二式“回风舞柳剑法”，与夏天翔的一对三绝钢环，打得十分火炽。

玄清道人虽是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师弟，但武功比起点苍三剑却差上一筹。何况他手中所用，又是一柄极为寻常的青钢长剑，自然难免处处被夏天翔那对专门锁拿刀剑的三绝钢环克制，只得仗着“回风舞柳剑法”的精妙招术，勉强支撑而已！

夏天翔一面施展北溟绝学，用独门兵刃三绝钢环圈住玄清道人，一面向尉迟巧高声叫道：“尉迟老前辈，对于这种弑师叛上、丧心病狂的万恶贼子，不可随便杀死！我要把他生擒，交付武林公决！”

尉迟巧点头叫道：“夏老弟尽管放手施为，擒住这恶贼以后，待我施展从不轻用、惨酷已极的‘五阴截脉’手法，便是铜浇罗汉、铁铸金刚，也非把其中真情和盘托出不可！”

夏天翔又复叫道：“尉迟老前辈，你且在一旁掠阵，帮我留神这恶道觅机脱逃，及施展他身边所带的点苍派杀手暗器紫焰神砂，我要请他尝尝这对三绝钢环的真滋味了。”

话音方落，龙吟脆响突起当空，两只三绝钢环，“左右一错，抢走进身，右环斜砸，左环平推，用出了一式“北溟神婆”皇甫翠所传的精妙绝学“昭昭日月”。

玄清道人早知不敌，但对方一对奇形锯齿钢环的招术神奇，威力太强，使自己逃遁甚难，亦复无法匀出手来施展紫焰神砂，转败制胜！

他因身负特殊任务，曾立誓言，倘遇重大危机，便应及时自尽，决不使点苍派秘密丝毫泄漏。

如今这种局面，正是玄清道人目尽保密之时，但他虽能对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募下毒手，却对自己狠不下这条心肠，仍想死中求活，觅机逃命。

夏天翔这招“昭昭日月”才施，玄清道人便感压力奇强，深知不妙！急

忙用出“回风舞柳剑法”之中一招护身绝学“柳线摇青”，把青铜长剑舞成一片旋光，力拒来势！

夏天翔蓄意擒敌，自然早已智珠在握，以三绝钢环荡开千重剑影，左右微合即分，便把玄清道人那柄青铜长剑锁住。

玄清道人忽见兵刃被锁，不禁大惊失色，知道当前唯一生机，便是与对方一较丹田真力。

倘若自己能以长剑夺走对方双环，则可趁机逃走。倘若此愿不遂，一线生机，便将立绝。

生死既然系诸环剑一夺，玄清道人自然丹田凝劲，奋力夺剑。

人在拼命之下，往往力量突增，玄清道人这猛一奋力夺剑，居然如愿以偿地使夏天翔的三绝钢环脱手凌空飞起。玄清道人心头狂喜，正待趁势抽身，但惨嚎声里，寒光闪处，竟被人活生截断一只右臂，晕倒在血泊之中。

原来夏天翔早知玄清道人无可奈何之下，必然奋力夺剑，遂左环微一凝力回夺，右环趁隙悄悄空出，然后就着对方猛力夺剑之势，左环脱手，并向前略送，右手的三绝钢环却以一式“力划鸿沟”，裁向玄清道人的持剑右臂。

一个是有意夺剑，一个是存心撒环，夏天翔左手那只三绝钢环，自然被夺得高高凌空飞起，但玄清道人也因而胸前门户洞开，右臂齐肩之处的筋骨皮肉，全被夏天翔右手三绝钢环的森森利齿划断。

夏天翔右手钢环伤敌，空出的一只左手，就势凌空认穴，吐劲生风，点了痛极惨嚎的玄清道人晕穴，使他栽倒在血泊之中。

玄清道人一倒，夏天翔同时飘身接住正自空中下坠的左手钢环，凝立得意地傲然微笑。

不但他自己得意，连在旁观阵的“三手鲁班”尉迟巧也长叹赞道：“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新人换旧人！夏老弟这一手诱敌伤敌的绝招，用得确实灵妙干脆之极，令老伙子大开眼界，深觉后生可畏！”

夏天翔傲色一收，谦然微笑，正待发话之际，尉迟巧忽又手指左前方诧声叫道：“夏老弟请看，步虚下院之中怎的又复火起？而且这种火色特异，是不是祁连派的独门狠毒暗器九幽磷火？”

夏天翔闻言微惊，扭头看去，果见步虚下院中冒起的火光，绿荧荧的，绝似自己在伏牛山中曾见祁连派人物使用的九幽磷火。

遂在目光略注之下，向尉迟巧说道：“老前辈猜得不错，这火色确似祁连派所用的九幽磷火！但不管是与不是，我们均应赶紧把玄清道人带到一个较为隐密之处，由老前辈借‘五阴绝脉’手法加以恐吓，逼供实情……”

话犹未了，两人同有所觉，一齐施展轻功绝技，左右飞身飘出丈许。

身后不知何处冉冉飞来一朵形若灯花的绿色火焰，但并非袭击夏天翔及尉迟巧，却系觑准晕倒血泊之中的玄清道人而发。

绿荧荧的火光腾处，玄清道人立即周身皆火，一阵皮肉烧焦的腥臭之气，简直中人欲呕！夏天翔与尉迟巧因深知凡被九幽磷火打中的人物，绝对无救，是铁烧溶，是石烧裂，故而根本不作抢救玄清道人之想，只是相对苦笑地注目四外，搜索这朵九幽磷火究系自何处发出。

但空自注目良久，四外暗影沉沉，毫无人踪，夏天翔不禁怅声说道：“这事怎又把祁连派牵涉在内？好好一名活口，却在我们略微大意之下，被对方趁隙用九幽磷火加以毁灭。”

尉迟巧蹙眉说道：“事既如此，我们只好另行设法探查，但我却不懂在

暗中施放九幽磷火之人，为何单打玄清道人，而不向老弟与我直接下手？”

夏天翔轩眉叫道：“这种原因我倒知道！”

尉迟巧诧异问故，夏天翔答道：“祁连派内的那些牛鬼蛇神知道我不怕九幽磷火。”

话方至此，不由悚然一惊，想起自己身边那面能够克制九幽磷火的“红云蛛丝网”，业已为了打赌输给仲孙飞琼，倘若方才那朵九幽磷火，打的竟是自己或尉迟巧，岂不一样要被饶得皮焦肉烂，惨遭不测？

尉迟巧闻言惊道：“这种九幽磷火毒性极烈，黏性尤强，更厉害的是水泼不灭！故而无论何人，只要一被打中便难幸免，老弟有何神功，竟能不惧此火！”

夏天翔想起适才险境，心头犹有余悸，但因认为施放九幽磷火的祁连派中人，必仍潜伏暗处，遂故意傲气十足地扬声笑道：“老前辈有所不知，我有‘天外情魔’仲孙圣所赠的‘红云蛛丝网’在身，便已足能克制九幽磷火。何况最近我又遇奇人，更学会了专破这种毒火之法。”

尉迟巧又惊又喜地继续问道：“夏老弟你又曾遇上了什么奇人

夏天翔装出一副诡谲神色，微笑说道：“这是极高机密，倘若被那些牛鬼蛇神听去，使用起来便会失灵！故而我们且往前行，寻个比较隐秘的所在，再向老前辈细细奉告。”

尉迟巧猜不透夏天翔葫芦之中究竟卖的甚药？只得怀着满腹疑云，随他同奔西南而去。

等他们身形消失以后，沉沉暗影之内，果然出现两人，一个是祁连派中的“桃花娘子”靳留香，另一个却是点苍派中的“龙飞剑客”司徒畏。

司徒畏脸色苍白，精神不振，显见身负极重的内伤。他目光凝注夏天翔、尉迟巧等去处，见二人确已走远，遂向靳留香蹙眉说道：“香姊，步虚下院的梁柱之属，均已被你的九幽磷火烧焦，烦你再加上几记劈空掌力，震倒残垣，掩盖地穴，并看看管三白的那把老骨头是否业已化为灰烬？千万不可留下足以令人起疑的蛛丝蚂迹。”

“桃花娘子”如言纵进烧得残毁不堪的步虚下院，只见那位盖世奇侠“慈心羽士”管三白的遗体业已尽化劫灰，遂如司徒畏之言，暗凝功劲，发出几记劈空掌力，震倒残垣，掩盖一切痕迹。

司徒畏等靳留香处理妥当以后，向她愁眉不展地微叹一声说道：“那夏天翔小鬼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门徒，来头既大，本人更极刁钻难缠，又复偏偏专和我们作对！香姊适才可曾听得他又学会了什么专破九幽磷火之法？万一遇上这小鬼时，却必须小心一二，不可大意！”

“桃花娘子”靳留香一阵极具荡意的“咯咯”娇笑说道：“堂堂点苍剑客，竟会怕起一个小鬼头来？难道你不知道我专门会收拾男人，任凭他铁打金刚……”

“龙飞剑客”司徒畏不等靳留香话完，便即摇头苦笑说道：“你那足以使男人们甘心效命的一套功夫，只能对我施展，难道对付起夏天翔那等乳臭未干的小鬼，也要用什么素女偷元、赤珠吸露？”

靳留香又是一阵勾魂荡笑，把整个娇躯偎向司徒畏怀中，司徒畏在她玉颊之上低头亲了一亲，继续说道：“我怎会对夏天翔有所怯惧，只不过因他身后那位皇甫老婆婆武功极高，性情太怪，曾受掌门师兄谆谆告诫，在大计未成以前，避免招惹而已。”

靳留香经过司徒畏一阵温存，竟然满面含春，桃腮带笑，媚眼如丝的在司徒畏耳边低声数语。

司徒畏闻言，苦着脸儿说道：“我受柴无垢贱婢‘般禅掌力’的内伤，尚未全复……”

“桃花娘子”靳留香春情既动，哪里还能忍耐？只在鼻中嗯了一声，不等“龙飞剑客”司徒畏话完，便把他扯得双双滚入草丛之中。

第十章 心如蛇蝎

夏天翔见“三手鲁班”尉迟巧行路之际，兀自蹙眉深思，知道他疑怀难释，遂故意与这位老前辈逗趣，含笑说道：“尉迟老前辈，你且猜猜教我专破祁连派恶毒暗器九幽磷火手段的前辈奇人，是哪一位？”

尉迟巧想了一想说道：“是不是‘风尘狂客’厉清狂？”夏天翔摇头微笑，尉迟巧继续猜道：“既非‘风尘狂客’厉清狂，可能是一钵神憎，再不然使是老弟又遇上了‘蔷薇使者’？”

夏天翔连连摇头，尉迟巧失笑说道：“老弟快请实言，再如此胡猜下去，我这尉迟巧要变成尉迟拙了。”

夏天翔忍俊不禁地大笑说道：“这位老前辈以心灵技巧及神偷八法名世，江湖公送美号‘三手鲁班’。”

尉迟巧闻言，气得摇头说道：“夏老弟为何来寻我的开心？我何曾教过你专破祁连派独门恶毒暗器九幽磷火之法。”

夏天翔笑道：“老前辈虽未传授，我却已触类旁通，因而得益，此行倘若再遇祁连派中穷凶极恶的人物，大可觅机一试。”

尉迟巧越听越觉愕然，夏天翔向他微笑说道：“这专破祁连派独门恶毒暗器九幽磷火之物，就是老前辈用以焚烧步虚下院，并送给我三粒的‘有情火’。”

尉迟巧方自微一摇头，夏天翔又复说道：“在与祁连派人物互动手之际，我暗地留神，一见对方意欲发放九幽磷火，便将‘有情火’照准九幽磷火抢先打出。老前辈请想，这样一来，岂不是给他们来个天理昭彰、自作自受的现世报？”

尉迟巧这才恍然，暗自赞许夏天翔委实资禀过人，聪明无比。遂点头笑道：“夏老弟，你这份聪明，在当世年轻一辈的人物之中，可能无出其右……”

话方至此，夏天翔便已接口摇头说道：“老前辈不要对我夸奖，起初我也以为自己还算有点小聪明，未免沾沾自喜。哪知这次在黄山碰了两个钉子，受了一场教训，才晓得茫茫宇宙之间，多聪明的人都有，我还笨得很呢。”

尉迟巧因不知夏天翔与仲孙飞琼打赌失败，输掉“红云蛛丝网”及“紫宝蔷薇”之事，自然听得诧异非常，正欲向夏天翔询问，忽见夏天翔目注远方，遂也回头看去，只见三四十丈以外有条人影自西南驰来，往东北方电疾赶去。

尉迟巧方觉这条人影的身法颇熟，夏天翔毕竟年轻眼快，已自施展传音及远功力，高声叫道：“赛老前辈慢走，晚辈夏天翔暨‘三手鲁班’尉迟前辈均在此处。”

人影闻声止步，转向赶来，果然正是那位当代神医“商山隐叟”赛韩康，但神色匆匆，仿佛有甚急事。

尉迟巧怪笑一声问道：“赛老怪物为何走起回头路来？莫非你在前途遇上了什么为难之事？”

赛韩康苦笑一声，举起一角玄色衣袖相示，夏天翔目光注处，不禁大惊问道：“这角衣袖，是不是我‘凌波玉女’柴无垢姑姑所有？赛老前辈与她相遇了么？”

赛韩康摇头叹道：“这位姑娘太以倔强，也太重情义。她剑伤未愈，便已单人独闯点苍山步虚道观，我拦阻无效，只扯下了她这一角衣袖。”

尉迟巧蹙眉说道：“步虚道观是点苍派根据重地，‘点苍三剑’等好手云集，又与罗浮派结仇甚深，柴姑娘单人独闯这等虎穴龙潭，更复剑伤新愈，恐怕不大妙吧？”

赛韩康点头说道：“我便因放心不下，才特意赶回，邀同你们一起驰援，谁知若非夏老弟眼快，几乎就在此地错过。”

尉迟巧及夏天翔听赛韩康这等说法，遂一齐展开脚程，赶赴西南，夏天翔一面提气飞驰，一面向赛韩康问道：“赛老前辈，你方才说我柴姑姑太重情义之语何意？她为什么要这样匆忙急促，赶往步虚道观？”

赛韩康答道：“她是为了急于搭救她那位意中人‘龙飞剑客’司徒畏。”

这句话听得夏天翔及尉迟巧一齐大出意外，尉迟巧愕然问道：“搭救‘龙飞剑客’司徒畏？柴姑娘不是已和此人破脸成仇，并在步虚下院之前相互恶斗，才身受剑伤的么？”

赛韩康摇头叹道：“柴姑娘对我详告其中原委以后，我才知道这是一段颇为曲折的武林秘辛，夏老弟四川岷山所遇及我与尉迟老怪物黄山天都峰顶所见，哪里是什么‘龙飞剑客’司徒畏！”

夏天翔惊诧无已地问道：“他不是‘龙飞剑客’司徒畏是谁？就算我们认不出来，难道曾经与他誓海盟山、情爱缠绵的‘凌波玉女’也会认错？”

赛韩康望着惊诧无已的夏天翔，点头笑道：“妙就妙在两人容貌完全相同，只要在眉心装上一颗朱砂红痣，谁还认得出这位‘龙飞剑客’是真是假？”

夏天翔哦了一声叫道：“照赛老前辈这等说法，那位假龙飞剑客，竟是真龙飞剑客的孪生兄长‘辣手纯阳’司徒敬？但我不是听我柴无垢姑姑在商山天心坪说过，司徒敬于两年多前，便被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用‘般禅掌力’震落弱水而死。”

赛韩康答道：“‘辣手纯阳’司徒敬极精水性，虽落弱水，一息尚存，但从此即隐却真名，改以他兄弟‘龙飞剑客’司徒畏的面目在江湖出现。”

尉迟巧在一旁问道：“真的‘龙飞剑客’司徒畏呢？”

赛韩康因急行颇久，有些口渴，取出身边的水壶，略为饮用，目注尉迟巧、夏天翔微笑说道：“这段武林秘辛，说来话长，老化子及夏者弟，须听我从头讲起。”

夏天翔笑道：“漫漫长途，正苦无事寂寞，老前辈尽管详述何妨？”

赛韩康遂把柴无垢告诉自己的一段隐事，向尉迟巧及夏天翔详细说出。

原来点苍、罗浮两派结有夙仇，争斗不已，直到铁冠道长及冰心神尼掌门这一代时，才在两派之间各有一位志同道合的英雄侠女，互相精诚爱恋，并欲将私人之爱予以扩张，设法化除两派积久难消的深仇大恨。

这一双精诚相爱的英雄侠女，女的便是罗浮派中的“凌波玉女”柴无垢，男的便是点苍派中的“龙飞剑客”司徒畏。

他们二人志愿虽极其高洁，但众浊之中，究难独清，司徒畏在对掌门师兄痛述利害，慷慨陈词以后，反被铁冠道长及“紫焰天尊”雷化怒斥一顿，并命他将机就计，强污柴无垢清白，使她归入本派，或作为内应，刺探罗浮派中的一切秘密。

司徒畏秉性刚正，岂甘如此卑鄙？遂据理力争，师兄弟间几将反目。

“辣手纯阳”司徒敬恰在此时养好被冰心神尼所击的“般禅掌力”伤势，转回步虚道观，忽听兄弟“龙飞剑客”司徒畏力主与罗浮派弃嫌修好，他衔仇正切之下，自然怒火高腾，竟蓦地下手，以“铁指神功”连点司徒畏的五

阴重穴。

司徒畏五阴重穴被点，一身绝世武功，暂告被废，司徒敬自知莽撞，遂向掌门师兄铁冠道长请罪。

谁知铁冠道长不怒反笑，一面命人将司徒畏就地幽禁起来，一面却命“辣手纯阳”司徒敬在眉心化装一颗朱砂红痣，并取了司徒畏的青芒剑，从此即以“龙飞剑客”的面目出现，设法夺取柴无垢的元贞，使她倒反罗浮，归入点苍派下。

“凌波玉女”柴无垢哪里会想到竟有这等变化？在与假龙飞剑客司徒敬相逢以后，自然依旧蜜爱轻怜、卿卿我我。

司徒敬与司徒畏虽是一胎孪生，却正邪不同，熏染各异，他本来就是一个贪花好色的淫徒，何况又奉了掌门师兄之命？自然在软玉投怀、温香偎颊之下，立生绮念。

尚幸柴无垢玉洁冰清，神明未为情欲所乱，觉得意中人今日大异寻常，有点轻薄过份，遂赶紧正襟危坐，告以彼此精诚相爱，但目前不能及乱，必须等双方各尽绝大努力，说服掌门师姊师兄，以一场婚礼，化清罗浮、点苍两派的嫌怨之后，方可得谐素愿，月圆花好。

一席良言，哪里劝得动丧心病狂的贼子？司徒敬淫心大动，欲火高腾，怎肯放过这口边美食？居然涎着脸儿，有了霸王硬上弓的无耻举动。

柴无垢大惊之下，以脆生生的两记耳光，换来了司徒敬一把紫焰神砂，以致玉容受损，赶赴商山天心坪当代神医赛韩康处求医，并愤于“龙飞剑客”司徒畏突然如此变心，遂远赴四川岷山的金玉谷中，要想毁却当初曾与司徒畏同诉衷情、祈求蔷薇愿力的蔷薇坟，以泄胸头悲愤。

夏天翔听赛韩康说到此处，忍不住诧异问道：“我那柴姑姑怎会知晓这其中隐秘？”赛韩康笑道：“柴姑娘伏牛山再遇司徒敬，又复中了迷香，险遭淫辱！幸而被‘蔷薇使者’相救，并由这位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神奇人物，告知一切。柴姑娘得悉内情，认为真正的‘龙飞剑客’司徒畏必然被禁点苍派根据重地、点苍山步虚道观之中，乃于黄山会后，星夜驰援，却在那步虚下院之前巧逢‘辣手纯阳’司徒敬，发话揭破他迫害胞弟、盗名欺世的无耻恶毒阴谋，两人剧战遂起，司徒敬挨了三掌，柴无垢中了七剑。”

夏天翔眼珠一转，停步顿足说道：“我柴姑姑这趟点苍之行，又是白跑，那位‘龙飞剑客’司徒畏根本就未曾幽禁在步虚道观之中。”

这回轮到“商山隐叟”赛韩康大为错愕了，夏天翔遂将步虚下院所见，详述一遍。

赛韩康静静听完，蹙眉说道：“就双方所知综合推测印证起来，步虚下院火起以后，被玄清道人自正殿地穴中匆匆抱走之人，必是真正的‘龙飞剑客’司徒畏。但可惜尉迟老化和夏老弟未能及时尾随，如今又不知为点苍派藏匿何处？”

“三手鲁班”尉迟巧听了半天，怪眼一翻，向赛韩康冷冷说道：“老怪物莫要舍本逐末，我们目前恐怕顾不得先找司徒畏吧？”

赛韩康点头说道：“老化和子说得不错，我们如今确实顾不得寻找司徒畏，必须先策应柴姑娘，她一人独闯点苍派好手云集的步虚道观，太以危险。”

尉迟巧目光微扫赛韩康、夏天翔，怪笑说道：“若照步虚道观之中‘点苍三剑’等多名一流好手的实力而论，一个‘凌波玉女’再加上我们三人，仍嫌力薄势孤，但仓卒之间，别无帮手可寻，也只得硬着头皮，闯一闯了！”

夏天翔也深知若论功力高低，自己这一行三人均非“点苍三剑”之敌，不由想起在黄山天都峰下新交的忘年好友“雪山冰奴”冷白石来，暗忖这位奇人曾说回转雪山向他主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复命以后，便将再入江湖，查究“天荆毒刺”之谜，途中若能巧遇，岂非倒是一个绝好帮手？

赛韩康见夏天翔忽然沉思起来，遂含笑问道：“夏老弟聪明绝世，你如此沉思，想出了什么高明主意么？”

夏天翔笑道：“两位老前辈老谋深算，高明当前，哪里还用得着夏天翔妄逞浅薄？我是在想点苍之行虽颇凶险，但途中可能会遇上意料之外的绝好助力，即或不然，真等到山穷水尽、危机一发之际，我们也有自救手段。”

尉迟巧被他一言提醒，拍掌笑道：“对对对，夏老弟身边还有一颗威能毁却步虚道观，使‘点苍三剑’不能不深怀戒惧顾虑的北溟至宝‘乾天霹雳’。”夏天翔笑道：“‘乾天霹雳’虽是我师门至宝，但夏天翔因它过于霸道，凛于师训，从不轻用。但如今为了我柴姑姑的安危，及维护江湖正义，也只好仗之与人多势众的点苍群豪放手一搏了。”

话到此处，目中突射英光，冷冷注向西南，对赛韩康、尉迟巧正色说道：“两位老前辈，我们主意既定，便应加急赶程。因为我柴姑姑以女儿清白之身，独闯豺狼之群，委实危机重重，必须及时接应，俾免使她在势孤力蹙之下，受了奸人凌辱。”

赛韩康、尉迟巧与夏天翔一般心急，齐自足下加功，往点苍派的根据重地、点苍山步虚道观赶去。

他们这一去虽然身历奇险，但在浴血苦战之下，却也把座步虚道观搅得地覆天翻，乱成一片。

在这武陵山脉之中的一片乱葬岗中，在夏天翔等刚刚离此赶往步虚道观的当天深夜。

既名乱葬岗，周围景色无非是败棺朽骨、蔓草荒烟及一片高低的坟冢，加上刚刚下过阵雨，云低月黑，份外凄迷，充满了悲凉的意味。

就在这等环境之中，乱葬岗上出现了男女二人，女的是武林有名荡妇、祁连派的“桃花娘子”靳留香，男的便是假扮“龙飞剑客”司徒畏的“辣手纯阳”司徒敬。

两人走到一座比较高大的荒坟之前，司徒敬止步蹙眉向靳留香苦笑说道：“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我主平双掌之下杀人无算，但对我兄弟，却因暗地下手、点他五阴重穴之事，心怀歉疚，竟始终不敢与他见面，你道怪是不怪？”

靳留香一双桃花眼中射出荡毒的凶光，看看司徒敬，晒然冷笑说道：“亏你外号人称‘辣手纯阳’，竟会如此拿不起，放不下？步虚下院已毁，难道你还想把他千里迢迢地送回步虚道观自泄机密不成？”

司徒敬被她激得两条浓眉方自一扬，靳留香火上加油，又复“咯咯”笑道：“兄弟虽是同胞骨肉，但在情份之上也不见得能够亲过夫妻。你记不记得我为了和你厮混，用销魂断肠酒自鸩亲夫之事？”

司徒敬目中厉芒电射，狞笑点头说道：“香姊说得对，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烦你到那狐穴中把司徒畏抱出，让我在这最后关头，再劝我兄弟几句。”

靳留香阴阴一笑，转身纵出三丈，走到一个被丰草遮掩的狐穴之中，把那位饱受折磨的“龙飞剑客”司徒畏抱出穴外，使他在了一块墓碑之下席地而

坐。

司徒敬见兄弟虽被自己点了五阴重穴，武功全失，宛若废人，但眉目之间却英挺如昔，尤其那两道深含不屈不挠神色的炯炯眼光，直看得自己毛发悚然，口中期期艾艾，难以发话。

“桃花娘子”靳留香见状，不禁柳眉微蹙，咦了一声，伸手轻拍“辣手纯阳”司徒敬肩头，笑着问道：“你不是有话要向你兄弟说么？”

司徒敬被靳留香这轻轻一拍，震起凶心，目注“龙飞剑客”司徒畏，狞笑问道：“兄弟，你被我暗点五阴重穴，害成这般模样，心中恨我不恨？”

司徒畏以一种异样的目光，向自己这位心如蛇蝎的同胞兄长及“桃花娘子”靳留香看了两眼，微微摇头，表示并不怀恨。

司徒敬见兄弟表示不恨自己，不由心中微喜，点头说道：“兄弟总算是明白人，你不恨我才对。要知道你虽然被点五阴重穴，武功暂时被废，但只要回头改过，兄弟一心，我请求掌门师兄赐服一粒本派传宗至宝‘九转万灵丹’，仍可复原如旧。”

“龙飞剑客”司徒畏闻言，冷冷说道：“本派传宗至宝‘九转万灵丹’共只两粒，岂能为我轻用？再说非但我宁可形销骨化，此志难回，并在万一不死、侥幸恢复武功以后，便将与哥哥及掌门师兄誓不两立。”

“辣手纯阳”司徒敬讶然问道：“兄弟，你一向说话决无虚言，方才不是表示不恨我么？”

司徒畏应声答道：“哥哥是我同胞兄长，慢说你暗中下手点我五阴重穴，便把我锉骨扬灰，亦无所恨。司徒畏恨的只是你与掌门师兄杀上逆伦，灭绝人性，下手惨害师叔‘慈心羽士’之事。”

这两句义正辞严之语，又使“辣手纯阳”司徒敬听得悚然一惊，但立即狞笑连声，向“龙飞剑客”司徒畏道：“管三白妄自尊大，以业经退隐之身干涉本派大事，并对掌门人异常无礼，岂非祸由自取，杀之无亏？倒是他在临被掌门师兄割舌刖指以前，向你高呼‘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二语，究竟何意？”

司徒畏见司徒敬如此神情，知道这位同胞兄长恶性重大，迷途已深，绝难痛悟回头，不由长叹一声答道：“管师叔平生除了武功绝世以外，亦颇足智多谋，他老人家不过因为万想不到点苍派中有人胆敢逆伦，才中了你与掌门师兄的无耻暗算。至于那‘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二语，虽然必含深意，但小弟亦在当时被害，至今参详不出。”

司徒敬狞笑说道：“兄弟你若再口出不逊，知而不答，便是自速死期！”

司徒畏冷然答道：“自从在步虚观大殿所供点苍派历代师祖灵前被点五阴重穴以后，生死二字，哪里还在司徒畏念中？做兄弟的奉劝哥哥，有关害我之事可以不足萦怀，但对于管师叔惨被刖指割舌一举，却必须准备接受冥冥中的循环报应。”

司徒敬恼羞成怒，佛然厉声叱道：“兄弟住口！什么叫报应循环？什么叫昭彰天理？司徒敬一概不管。我如今只问你肯不肯放弃成见，兄弟一心，光扬点苍声威，共灭罗浮敌派？”

司徒畏正色答道：“常言道得好：‘冤家宜解不宜结。’为了罗浮、点苍两派的嫌隙，百年来械斗频频，不知把江湖搅起多少腥风血雨？哥哥莫费唇舌再劝小弟放弃成见，共灭罗浮，除非司徒畏骨化形销，我必为消弭两派积怨之事，尽心竭力。”

司徒敬外号人称“辣手纯阳”，自然心辣意毒，手下极黑。如今毕竟因“龙飞剑客”司徒畏是他同胞亲弟，若换外人，早下毒手。

司徒畏话完，司徒敬浓眉双挑，厉声接口说道：“兄弟还敢倔强，我要你骨化形销，岂非易如反掌？”

司徒畏毫无惧色，傲然答道：“哥哥尽管下手，能令小弟一瞑不视最好，免得将来我既必为管师叔报仇，又顾念手足之情，对你不便处置。”

司徒敬这时因司徒畏不但毫不听话，并当着“桃花娘子”靳留香把自己数说斥责不堪，早已兽性高腾，凶心大动，冷笑一声说道：“你休想以手足之情来打动司徒敬的铁石心肠，我今夜定然使你称心如愿，骨化形销就是。但在你未死以前，尚有一事必须问明，若不从实回答，休怪我要施展辣手，令你受尽无边楚毒。”

话完，居然抖手打出一枚子午问心钉，血花四溅，深深钉入司徒畏的左大腿肉厚之处，并狞声狂笑说道：“这就叫手足之情，且让你先略微尝尝忤犯‘辣手纯阳’的滋味！”

好一位“龙飞剑客”司徒畏，真不愧天生铁汉，虽被钉深入肉，鲜血四溅，脸上神色却丝毫未变，只向自己这位心狠意毒的同胞兄长微蹙眉头说道：“哥哥，你使我受尽任何楚毒均无所谓，所问之话，若有所知，亦决无不答。但我死前有一小小请求，却望你看在同母同胞的情份上，能够应允。”

司徒敬这时又取了两枚子午同心钉在手，闻言冷冷问道：“你有什么请求讲出来听听再说，但我们之间，从今后莫再提及‘同胞’二字。”

英雄不落泪，只为未伤心。又道是“人是英雄泪越多”。方才子午同心钉深钉入肉的剧烈痛苦未能令“龙飞剑客”司徒畏略皱眉头，但如今“辣手纯阳”司徒敬末后这句“从今后莫再提及同胞二字”之话，却听得司徒畏心中难过异常，忍不住双睛湿润，英雄泪滴。

他钢牙微咬，俊目猛张，以一种并不怀恨，却深蕴怜悯神色的眼光，看看司徒敬，缓缓说道，“哥哥，尽管你断绝了同胞手足之情，但作兄弟的，除了将来为‘慈心羽士’管师叔报仇雪恨之际，不能对你宽恕以外，依然……”

司徒敬听得怒火高腾，厉声接口叱道：“你如今业已死到临头，凭什么还想替那死鬼管三白报仇雪恨？承你重视同胞之义，司徒敬也当尽手足之情。方才那枚子午问心钉打你左腿，如今这枚则钉你右臂，你有甚请求，怎的还不快讲？”

话音了处，弹指吐劲，子午同心钉化成一点寒星，照准“龙飞剑客”司徒畏的右臂，飞袭而去。

司徒畏一身武功虽因五阴重穴被点暂时告废，但对于这枚子午问心钉，倒还不至于躲闪不开，不过他自知今夜生机已绝，难逃同胞兄长毒手，遂横定心肠禁受，根本不如躲避。

但眼看子午问心钉飞到，“龙飞剑客”司徒畏却突觉右肘似被小虫叮了一口，微感酸麻，自然而然地下垂二寸，使那子午问心钉擦着衣袖打空，落入萋萋墓草之中。

司徒畏知晓此事决非偶然，可能有人在暗中维护自己，为恐“辣手纯阳”司徒敬生疑，遂赶紧发话说道：“我所要求之事，就是请哥哥顾念我‘龙飞剑客’四字清清白白，得来不易，望你今后恢复‘辣手纯阳’司徒敬的本来面目，则小弟纵死九泉，亦无所憾。”

司徒敬闻言，一阵厉声狂笑，点头说道：“我借用你这‘龙飞剑客’之

名，无非想觅机夺取柴无垢的元贞，使她不得不嫁鸡随鸡，倒反罗浮，归入本派。”

司徒畏听得全身毛发一竖，颤声问道：“她……她……她可……曾……”

“桃花娘子”靳留香始终在旁静看，未发片言，如今也银牙微咬下唇，向那满面凶狞暴戾神色的司徒敬瞥了一眼。

司徒敬继续说道：“但如今柴无垢不知怎的竟已发现这桩秘密，此后借名无用，我便答应你这桩请求就是。”

司徒畏自司徒敬的话中，听出柴无垢业已洞悉奸谋，清白未曾被污，不由心头一宽，含笑说道：“多谢哥哥美意，你有何话问我？司徒畏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辣手纯阳”司徒敬目射凶光，凝注司徒畏沉声问道：“死鬼管三白对你颇为器重，他昔年独战少林、罗浮、祁连三派掌门，所用的那柄白龙剑及一册精妙异常、可与回风舞柳剑配合运用的‘白云剑谱’下落安在？是否曾将秘密告诉你？”

“龙飞剑客”司徒畏摇头答道：“管师叔浪迹天下名山，倦游归来，才到步虚观不久，便被你与掌门师兄突下辣手加害，根本未曾与我交谈，怎会把他老人家手著的‘白云剑谱’及那柄白龙剑的下落相告？”

司徒敬因深知兄弟为人，生平不打谎话，说一不二，既然这等讲法，可能确实不知“白云剑谱”及白龙剑的下落，遂取出三枚子午问心钉托在掌中，凶睛双瞪，向司徒畏狠狠叫道：“辣手纯阳’杀人向不眨眼，但今日却特别为你再留一线生机，你究竟肯不肯……”

司徒畏不等司徒敬话完，便凛然摇头说道：“哥哥不必留情相劝，司徒畏此心如石……”

话方至此，精光疾闪，锐啸划空，三枚子午问心钉已被“辣手纯阳”司徒敬凝足内力发出，照准司徒畏胸头七坎、左右乳下期门等三处致命死穴打去。

司徒敬杀心一动，司徒畏自忖必死，但谁知那三枚子午同心钉却似用力稍强，准头略偏，一齐斜落左方，险煞人地掠着司徒畏的腋下打过。

前一次子午问心钉未曾打中司徒畏右臂，司徒敬以为是对方避开，故未曾在意，但如今却发觉有异，眼内凶光直注司徒畏身后那丛长得高几过人的萋萋墓草，疑心有人藏在其中，故意弄鬼。

“桃花娘子”靳留香也看出蹊跷，但却装作毫无所觉，向“辣手纯阳”司徒敬微施眼色，媚笑说道：“你内伤新愈，昨夜又那等疯狂，居然连暗器手法都失了准头，岂不可笑？但既有意超脱你兄弟早离苦海，就该贯彻始终，再用‘乱洒天星’的手法，给他一把子午问心钉试试。”

司徒敬领会出靳留香语意，又自怀中取了六七枚子午问心钉在手，靳留香也藏了两朵九幽磷火，觑准那丛墓草，以备一见有异，立即出手。

就在靳留香向司徒敬笑语之际，“龙飞剑客”司徒畏突觉有两缕冰凉的寒风袭向双腿，使得自己全身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

并听见一丝细如蚊哼，但清晰已极的人语，送入自己耳底，缓缓说道：“你双腿被人截断的穴道血脉业已解开，赶蛋起立走向身后墓草丛中，司徒敬若施暗器相袭，可装出武功恢复，随意凌空挥袖，便生奇效。”

司徒畏既是被点了五阴重穴，丧失武功，又为司徒敬截断双腿血脉，使他不能起立行走，闻言以后，将信将疑地试一起立，果然血脉已通，竟告如

原？

“辣手纯阳”司徒敬方将六七枚子午问心钉取到手中，突见司徒畏竟能起立，不由大惊失色地双眉猛剔，断喝一声，施展“乱洒天星”的手法，觑准“龙飞剑客”，洒出一蓬星雨。

“乱洒天星”及“满天花雨”手法虽是暗器之中的上乘绝学但多半是用在月牙刀、金钱镖或菩提子等小巧暗器方面，如今“辣手纯阳”司徒敬用的是极为霸道的子午问心钉，仍可施展这种手法，着实难能，威力也显得异常强大。

司徒畏此时虽能行走，但一身上乘武功已废，只得遵照暗中人语所云，觑准划空锐啸而至的六七点寒星，引袖凌空拂去。

一片无形劲气，随同司徒畏的拂袖动作布满当空，果然激得那六七根子午问心钉，电射星飞、四散溅出。

一明一暗的双方动作，配合得巧妙绝伦，使“辣手纯阳”司徒敬在看不出丝毫破绽之下，不禁疑神疑鬼，惊讶欲绝。

司徒畏拂退怒射的寒星，带着一种死里逃生、喜出望外的心憎，转身走向丛生的墓草。这时在那墓草丛中，蓦然出现一具白骨嶙峋、大如巴斗的奇形怪头，而“桃花娘子”靳留香所准备的九幽磷火，也已化成两朵绿荧荧的灯花出手。九幽磷火一发，怪头亦自凌空飞起，正好被那绿荧荧的灯花打个正着。熊熊碧焰一起，才看清那具怪头只是一具死牛或死鸟之类的白骨骷髅，但骷髅在被九幽磷火打中以后，竟自动裂成无数碎块，白骨四射，毒火横飞，惊得司徒敬、靳留香双双施展轻功绝技，电疾飘身，才不致作法自毙，被漫空飞舞的九幽毒火打中。

一个是狠辣无比的武林荡妇，一个是心如蛇蝎的绝代凶人，怎肯就此甘休？双双厉啸摄魂，觑准尚未走入丛生墓草之中的“龙飞剑客”司徒畏，作势待扑之际，突在静夜空中响起了宛如平地焦雷的人语之声，这语声极其简单，仅有四字，说的是：“天……良……何……在？”

“天良何在”四字入耳，“辣手纯阳”司徒敬不禁想起自己在伏牛山中企图淫辱“凌波玉女”柴无垢时所遇的宛如鬼魅的不可思议之事，哪里还顾得追杀“龙飞剑客”司徒畏？急忙一拉“桃花娘子”靳留香，双双就势飞遁，隐入了乱葬岗头的荒烟蔓草之中。

司徒畏茫然走入那片丛生的墓草，草中却阒然无人，只在地上留着一封柬帖及一粒朱红灵丹，封外并写着八个字，“先服灵丹，再阅柬帖。”

司徒畏此刻自然唯命是从，先取朱红灵丹服下，顿觉丹田温暖，周身舒泰，然后打开柬帖，只见帖上写着十四个字道：“高黎贡山凝翠谷，松花指路月当头。”

这十四字的含义，参详起来，似乎上易下难？因为“高黎贡山凝翠谷”分明只是地名，而“松花指路月当头”不但不知何意，并与师叔“慈心羽士”惨遭掌门师兄铁冠道长暗害，割舌剃指以前，目注自己高叫“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之语，完全符合。

“龙飞剑客”司徒畏苦思久久，忽然把这“松花指路，明月当头”两句隐语，与兄长“辣手纯阳”司徒敬向自己一再逼问的师叔“慈心羽士”所用的白龙神剑及可与回风舞柳剑法揉合运用、更增威力的“白云剑谱”，发生联想。

睛忖，莫非管师叔临被害前向自己高呼之意，就是要自己依照他这两句

隐语，寻得白龙神剑及“白云剑谱”，替点苍派光正门户、制裁掌门师兄逆伦重罪，为他报仇雪恨？

这样一想之下，似乎颇有几分道理，应该赶往高黎贡山凝翠谷找寻。但司徒畏自服那粒朱红灵丹后，虽已精神大振，却因五阴重穴被点，真气内力依旧难提，加上左腿又复负有子午同心钉穿肉之伤，恐怕尚未走到地头，便会遭受掌门师兄铁冠道长，及狠心辣手的同胞兄长司徒敬的侦骑毒手。

“龙飞剑客”司徒畏因环境艰难，方自愁眉不展之际，突然一阵狂风，吹散满天云雾，现出一轮皓月，当头朗照。

一见明月当头，司徒畏渐冷的雄心忽又大振。暗想自己若非被神出鬼没的奇人所救，今夜早已死在同胞兄长的手中，一条性命反正是捡来的，何不遵照这柬帖所指示，走趟高黎贡山，到那凝翠谷中一试试机运？

雄心既动，司徒畏钢牙一咬，起出那枚深钉入肉的子午问心钉来，撕幅衣襟包扎伤口，便往高黎贡山赶去。

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等“点苍三剑”，自黄山事了以后，铁冠道长与“紫焰天尊”雷化便即赶回云南，“辣手纯阳”司徒敬却因贪恋与“桃花娘子”靳留香情欲纠缠，暂时未返。

铁冠道长因审时度势，深知自己与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所定的凶谋可能败露，武林剧斗迫在眉睫。遂在一回步虚道观之后，立即召集点苍派所有好手，发给每人一小袋平素视为至宝、不舍轻用的紫焰神砂，并严嘱加紧练功，勤习点苍派做视江湖的“飞花掌法”及“回风舞柳七十二剑”。

这日铁冠道长正亲自督率几名二代弟子练剑，突闻密报，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师妹、驰名武林的“凌波玉女”柴无垢似乎独自来访，已到点苍山下。

铁冠道长与“紫焰天尊”雷化对看一眼，眉头微蹙说道：“柴无垢独闯点苍，是否活得太不耐烦？但我对此女还想设法利用，雷二弟且按江湖规矩接她进观再说。”

雷化点头起身，带领两名小道，缓步迎出。

“凌波玉女”柴无垢虽为深坠情网，企图营救“龙飞剑客”司徒畏，冒险独闯点苍，但何尝不知自己孤掌难鸣，绝非铁冠道长等人之敌。遂决定不用暗探，却按武林规矩明面拜访，以言语揭开阴谋，倒看点苍派掌门人怎样答对？

故而一见点苍第二剑“紫焰天尊”雷化迎出，竟暂忍心头恶气，微抱双拳，朗然发话说道：“柴无垢鲁莽造访，望雷天尊海涵

雷化稽首为礼，含笑答道：“柴女侠远途光降，步虚道蓬荜生辉，望雷化奉掌门人之命出迎，恭请柴女侠观内待茶。”

话完便即侧身肃客。

点苍、罗浮夙有深仇大恨，步虚观无殊虎穴龙潭，但柴无垢为了挂念意中人“龙飞剑客”司徒畏安危，纵是剑树刀山，一样视作康庄大道，遂毫不犹豫地缓步走进。

铁冠道长于正殿相待，柴无垢先向三清道祖神前拈香，然后便在点苍派众目炯炯之下，傲然就坐……

小道献上香茗，铁冠道长端茶敬客，微笑问道：“黄山天都峰顶一别未久，柴女侠却为何事光降点苍？”

柴无垢微微一笑，目注铁冠道长答道：“道长何必明知故问？柴无垢也

从来不作虚言，我是来找‘龙飞剑客’司徒畏。”

铁冠道长想不到柴无垢已知真象，以为她是指的冒牌龙飞剑客，遂含笑说道：“我司徒四弟自黄山会了，因私事羁绊，尚未回归……”

柴无垢接口冷笑说道：“我要找的，不是道长口中所说的曾到黄山与会的那个龙飞剑客，而是被你幽禁在这步虚道观之内的真正的‘龙飞剑客’司徒畏。”

铁冠道长听得眉头双蹙问道：“柴女侠怎的与我谈起禅机来了？我司徒四弟未犯本门规律，怎会加以幽禁？何况我已声明，他尚在外未归。”

柴无垢一双美目之中射出炯炯精光，冷然说道：“道长此话未免故意矫情？在外与祁连妖妇‘桃花娘子’靳留香鬼混未归的，恐怕不是你司徒四弟，而是你司徒三弟吧。”

铁冠道长闻言，不禁心惊这项重大秘密，怎会被对方看破，但因话出如风，为了保持自己一派掌门的身份，只得强赖到底，故一阵森然冷笑，剔眉说道：“柴女侠，因你今日按着江湖礼节来访，是我步虚观的上客，铁冠才不便妄出无礼之言，但亦请柴女侠自加尊重，切莫信口雌黄，我司徒三弟不是在三年前便被你师姊的‘般禅掌力’震落弱水？”

柴无垢听对方这等说法，知道铁冠道长必然不肯坦白相承，而自己暂时又拿不出真凭实据，倘若彼此争论得动起手来，反会吃亏，并对营救意中人”龙飞剑客”司徒畏之事毫无助益。利害想通以后，心头盛气一平，竟不再深究，反向铁冠道长歉然笑道：“柴无垢道听途说，未必是真，道长现称并无此事，请恕鲁莽，柴无垢立即告辞，我还奉我师姊之命，要在江湖间查究有关‘天荆毒刺’的可疑情事。”

“紫焰天尊”雷化因柴无垢言语之中，分明已知“辣手纯阳”司徒敬顶替“龙飞剑客”司徒畏一事，觉得此女绝难再为己用，不如趁她独闯虎穴、孤掌难鸣之际，予以歼除，也可使罗浮派中减少一名顶尖好手。

故一听柴无垢意欲告辞，便向掌门师兄铁冠道长暗施眼色，但铁冠道长却佯如未见，站起身形含笑说道：“关于‘天荆毒刺’之事，铁冠旦夕萦心，并已派得力人手四出探听，柴女侠若有秘讯，尚请念在敌忾同仇，就近寻觅点苍派中弟子，赐告一声为感。”

柴无垢转身出殿，铁冠道长居然还礼貌周到地亲自送出步虚道观。

“紫焰天尊”雷化等“凌波玉女”柴无垢去远，一面与铁冠道长同回大殿，一面诧然问道：“大师兄，难道你认为此女还有可以利用之处？”

铁冠道长闻言，忍俊不禁地一阵仰天大笑。

这阵大笑，笑得雷化益发狐疑莫释？

铁冠道长笑声收歇以后，一双闪烁的鹰目之中，暴射异样的精光，看着雷化说道：“雷二弟，你怎把你掌门师兄看得如此庸俗？柴无垢现已知晓司徒三弟假扮‘龙飞剑客’之事，怎会还有利用价值？”

雷化虽亦极为凶毒，但比起他这位雄心勃勃的掌门师兄，毕竟相差一筹，仍未能体会铁冠道长的用意，讶然问道：“大师兄既知此女已无利用价值，则何必在她自投罗网之下纵虎归山，以遗后患呢？”

铁冠道长伸手重重一拍雷化的肩头，“呵呵”大笑说道：“雷二弟，在武功方面，你虽足可与任何一流高手相互颉颃，但在机智方面，须多用心思，你认为柴无垢数千里远来，会这样三言两语就走？”

雷化这才恍然大悟地说道：“大师兄认为柴无垢还敢来暗探步虚观？”

铁冠道长笑道：“无论是男是女，只要一坠情网，均必尽心尽力地关怀对方，不会以本身利害为念，故而慢说我们这座步虚观，便是一座森罗地狱，设有鼎镬刀山相待，柴无垢也今夜必至。”

雷化暗中佩服掌门师兄的算计，微笑说道：“柴无垢一身罗浮绝学颇不寻常，‘般禅掌力’尤非小可，今夜来时，是否由小弟出手对付？”

铁冠道长摇头笑道：“雷二弟，你这种想法，未免又落下乘，我若想一招一式地杀她，则方才何必让柴无垢生出步虚观？”

雷化简直被这位大师兄弄得莫测高深，茫然瞠目。

铁冠道长见他这副神情，不禁失笑说道：“杜少陵说得好：‘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而杀人之道，亦当以诛心为上。今夜根本用不着施展‘飞花掌’、‘回风舞柳剑’及你精心苦练的‘紫焰神砂’，我便保证柴无垢心碎魂飞，咬牙无奈地自尽而死！”

铁冠道长越加解释，雷化便越是糊涂，直等那位阴刁狠毒无比的点苍派掌门人，向他附耳低告之后，方惊佩不已地遵照指示，布置一切。

“凌波玉女”柴无垢果如铁冠道长所料，决定夜来独闯步虚道观，探听意中人“龙飞剑客”司徒畏究竟被幽禁何处。

她离开步虚道观独自游览点苍，并远眺洱海云烟，以遣寂寞。

苍山洱海，全属滇中胜景，但景随心生，所见各异，柴无垢因悬念司徒畏的安危，不知他如今究竟是生是死？芳心凄苦，意兴阑珊，以致大好风光到她眼中，几乎全变作断肠景色。

好不容易才等到夜幕深垂，天空并有大片流云时掩月色，柴无垢遂展开一身上乘轻功，扑奔点苍派的根本重地，步虚道观。

观中情景并无丝毫异状，若干弟子似乎还在夜深人静、高低殿宇之间，时时喃喃念经，满是一副出家圣地的清净模样，不像一般武林舵寨那等杀气腾腾，布岗置哨。

柴无垢因这步虚道观地势颇大，前观且复时有当地士民来此瞻拜，知道若有秘密，必在后观，遂蹑足潜踪，一重一重殿宇地往后探去。

一直越过三四重殿宇，眼前是一堵高大的围墙，铁门紧闭，门上并有“香客止步”字样，柴无垢略察周围形势，并由那围墙建造得特别高大之上加以判断，猜出既然不让寻常香客游人随便进入，则墙内定是点苍派的秘密重地。

果然“凌波玉女”柴无垢刚刚提气飘身，纵上墙头，便听得一座八角形的奇异建筑之中，传来一阵阴森狠辣无比、摄人心魄的狞声厉笑。

这阵笑声，柴无垢入耳便知正是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所发。

但这座八角形的建筑极为奇异，墙高几及两丈，不仅不见屋顶，亦无门窗，只在正对自己的方向，有一直径尺许的圆形小洞，那位名列点苍第二剑的“紫焰天尊”雷化，却率领四名手横利剑的门下弟子，站在这小洞之外，似是担任警戒。

柴无垢见状不禁暗自猜疑，那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在这奇异密室之中作些甚事？为何摆出如此紧张的状态？

疑念方起，四五丈外的奇异建筑之中，突然传来一声凄惨的高呼，跟着又是一阵铁冠道长所发的“ ”狞笑。

那声惨呼听来已觉毛发齐竖，遍体寒生。而那阵狞笑却更为凶狠无伦，摄人神魄。

柴无垢自被“蔷薇使者”告知“龙飞剑客”以假为真的那段秘密之后，

整颗芳心不禁为了意中人的安危惊忧欲碎，如今听得这阵狞笑及这声惨呼，又复自然而然地猜疑到司徒畏身上。

当面既有“紫焰天尊”雷化率领门下虎视眈眈，柴无垢遂只得利用那道高墙隐身，悄悄绕向侧面。

行走之际，狞笑及惨呼声息依然阵阵传来，并觉狞笑越来越暴戾无俦，惨呼却越来越悲凄无比，弄得这位久走江湖、见过不少大风大浪的“凌波玉女”心神难安，狐疑满腹，胸中宛若小鹿乱撞般地“腾腾”狂跳。

约计绕过十来丈后，柴无垢轻轻纵身，双手攀住墙头，微露双睛一看，果然绕到侧面，雷化等人已为墙角所掩，难于发现自己。

因对方系属武林一流高手，为恐万一衣襟带风，易被发觉，柴无垢遂不用轻功飞纵，只是悄悄溜下高墙，一步一步，蹑足潜踪地走到那座无门无窗，又无屋顶的奇异建筑之下。

刚刚贴近奇异建筑墙根，又复听得一声惨呼，但这声惨呼，音质虽然悲厉，声量却已低微，仿佛那惨呼之人已被折磨得只剩下了奄奄一息。

柴无垢的一颗芳心狂跳得几乎跃出胸膛，急忙提气纵起丈许，仍用双手攀墙，慢慢长身，偷窥墙内动静。

原来这座奇形建筑是以一层坚韧异常的密密铜网代替屋顶，顶网下灯火通明，一览无遗，但那惊心怵目的惨状，使得“凌波玉女”柴无垢魂魄欲飞，双手乱抖，几连墙头都有些抓攀不住。

网下室内地势，倒有七八丈广阔，但除了一炉熊熊炭火以外，丝毫陈设俱无，人数共只三人，一名青衣小道，一名点苍掌门铁冠道长，另外一人则上身赤裸，下体仅存短裤，背后烙伤累累，皮焦肉烂地晕绝伏地。

柴无垢虽然看不见这惨遭酷刑之人的面貌，但从背后观察，身材却与意中人“龙飞剑客”司徒畏极其相似。

就在“凌波玉女”惊心欲绝之际，那位狠毒无比的点苍掌门铁冠道长又发出一阵冷冰冰、阴恻恻的狞笑说道：“师弟既然不肯与我同心，且罗浮派已有人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彼此便当大别。但在尚未成全你解脱以前，还要让你尝尝掌门师兄的手段，借以向逆我者立威示儆。”

铁冠道长的这一番话，字字均无殊锐利的钢针，刺得“凌波玉女”柴无垢芳心欲碎，几告当时晕厥。

因为铁冠道长虽未直呼司徒畏之名，但从话意之中，已显然可听出惨受非刑的正是点苍派唯一正大光明的“龙飞剑客”。

这时铁冠道长又向青衣小道略一挥手，小道便提了一桶冷水浇向受刑之人，然后伸手把他翻过身来。柴无垢尚存万一希冀地注视这惨受非刑之人的面貌，但目光才触，越发心惊肉颤，咬碎银牙。因这人脸上同样满布烙痕鞭伤，既肿且破，血肉狼藉，哪里还分辨得出五官面目？

铁冠道长真似铁铸的心肝？见了如此惨状，依然丝毫无动于衷，冷冷向那青衣小道发话说道：“你且再用一次烙刑，我便送你四师叔早归天界。”

“四师叔”三字，粉碎了柴无垢的一切希冀，心头茫茫然万念皆空，只有一个“死”字独存，想运用“般禅掌力”回手猛震天灵，殉情自尽，与意中人“龙飞剑客”共图来世缘会。

并非柴无垢懦弱无能，不敢与点苍人物拼力一战。只因目前情势，对方防范得太以严密，既不能破网直下，又无法在顷刻之间，战退雷化及其所率的四名弟子，从小洞进入室内。何况外面只要略有动静，室内的铁冠道长必

然立下毒手。

根本决无任何抢救途径之下，“凌波玉女”柴无垢才伤心欲绝地死志高萌。但她“般禅掌力”方凝，右掌微翻，尚未自震天灵之际，忽又想起自己宁可跳苍山，投洱海，但却不能死在此处。因万一这干穷凶极恶的无耻奸徒，若对自己遗体妄施卑鄙手段，则不仅九泉含羞，连罗浮门户也将同玷奇耻大辱。

思念及此耳边一声“嗤”的微响起处，立有皮肉被炙的焦臭气味袭入鼻端，分明网下惨残的烙刑，又在开始。

柴无垢哪里忍心再看意中人临死之前遭受如此折磨，银牙猛挫，提气飘身，便离却这人间地狱，往来路高墙扑去。

她身形才动，负责警卫的“紫焰天尊”雷化便已发觉，目光微注，一阵得意异常的厉声狂笑叫道：“柴无垢贱婢慢走，你千里远来，一明一暗，两进步虚观，怎不留下几手罗浮绝学？”

柴无垢如今既决心甘为情死，又企图保持清白，遂不再理会雷化的挑战之举，只是提足真气，施展“八步赶蟾”绝世轻功，扑向高墙，口内却厉声答道：“昭昭天道，朗朗无亏，来早来迟，善恶必报。司徒畏及柴无垢生为人杰，死为鬼雄……”

话音未了，人也尚未扑登高墙，墙头却已“飕飕飕”窜上三条黑影。

柴无垢以为又中对方埋伏，银牙咬处，方待拼力一战，但忽然发觉来人竟是自己的援兵“商山隐叟”赛韩康、“三手鲁班”尉迟巧及小侠夏天翔等三位。

情势一缓，“凌波玉女”柴无垢郁积已久的伤心痛泪立即夺眶而坠，滚滚泉流，向赛韩康等凄然叫道：“三位既来，柴无垢死无所憾，但务请把我的遗体带出步虚道观，或加毁灭，千万不可落于这干狠毒无伦、神人共愤的恶贼手中，则罗浮一派及柴无垢九泉幽魂，均感盛德。”

“盛德”二字一出，便即凄然微笑，凝聚“般禅掌力”，回手拍向天灵百会死穴。

夏天翔身形疾闪，一式“排云捉月”，托住柴无垢的右腕，剑眉双蹙，讶然问道：“柴姑姑，你为什么要想自尽？”

柴无垢起初被夏天翔问得脸上一红，但旋即目中射出湛湛神光，朗然答道：“我与‘龙飞剑客’司徒畏曾有同生共死的深盟，他如今业已死在他毫无人性的掌门师兄手上。”

夏天翔闻言也自大吃一惊，又复急急问道：“柴姑姑，‘龙飞剑客’司徒大侠死在何处？你是怎么知道的？”

柴无垢回身一指那座宛如人间地狱的奇异建筑，凄然垂泪道：“我适才亲眼目睹司徒畏在这密室之内惨受烙刑，如今大概业已气绝！”

这时“紫焰天尊”雷化并未前来答话，只是极其冷静地向那刚自密室小洞中钻出的铁冠道长低声数语。但赛韩康、尉迟巧、夏天翔、柴无垢等周围，却出现了十余名不知从何而来的点苍好手，各抱兵刃远远默然肃立，阻断了一切退路。

夏天翔听得柴无垢曾目睹司徒畏在这密室以内惨受烙刑，不由与赛韩康、尉迟巧等交换了一瞥诧异的眼色，向柴无垢异常郑重地正色说道：“柴姑姑，人生在世，难得知音，倘若司徒大侠真已遇害，则夏天翔决不敢阻拦柴姑姑的殉情壮举。”

柴无垢听出夏天翔的语意，不禁诧然问道：“夏老弟此语何意？莫非司徒畏之死其中还有蹊跷？”

赛韩康在一旁神情凝重地接口说道：“柴女侠不妨忍死须臾，等我们向这位点苍派掌门人问一个水落石出以后，再作定夺。”

话音至此略顿，目光一扫四外，虽知已入重围，但仍神色自若，按照江湖规矩，微抱双拳，向铁冠道长叫道：“武林末学赛韩康、尉迟巧、柴无垢、夏天翔等夤夜妄闯宝观，尚请道长曲谅。”

铁冠道长两道浓眉之间杀气高腾，冷然说道：“点苍山步虚观，不比黄山天都峰头，无殊刀山剑树，虎穴龙潭，你们来虽好来，走却难走。”

夏天翔听得纵声狂笑说道：“既敢闯龙潭，便总有几分降龙手段。我们来时扬长直入，去时还不是悠然自如？来来来，夏天翔有几句话儿，要向你这点苍派掌门人请教请教。”

铁冠道长怒视夏天翔几眼，狞笑说道：“我曾闻密报，你这小娃儿一再与本派作对，今夜宁可开罪于‘北溟神婆’皇甫翠，我也不会放你生出步虚观。”

夏天翔大笑说道：“彼此真章未见，你这老牛鼻子何必先吹大牛？我有几句话向你问完，便领教领教点苍武学究竟有什么惊天动地之处！”

铁冠道长冷笑说道：“点苍绝学是否惊天动地，少时自知。你有何事相询，还不快问！”

夏天翔伸手一指那间奇形密室问道：“在这室中惨受烙刑之人，是不是‘龙飞剑客’司徒畏？”

铁冠道长因自己身为一派掌门，是当世武林举足重轻的有头有脸的人物，适才虽可设计哄骗“凌波玉女”柴无垢，但如今对于夏天翔这当众公开相询，却为了保持身份，不便再复谎言，只得摇头，示意室中惨受烙刑之人并非司徒畏。

铁冠道长这一摇头，却宛如使柴无垢吃了一剂灵效无比的清凉药，芳心大定，喜极之下，反自目中垂落几滴珠泪。

“紫焰天尊”雷化见夏天翔满面得意神色，不禁怒火中烧，愤然叫道：“你们不要得意，司徒畏他日身受，定然比这室内之人更惨。”

夏天翔冷然问道：“常言道得好：‘同室莫操戈，兄弟不阋墙。’你们为何要对‘龙飞剑客’司徒畏如此残酷？”

铁冠道长看了“凌波玉女”柴无垢一眼，应声答道：“武林中讲究敬重尊长门规，司徒畏自行其是，独倡异说，不服我这掌门师兄之命，自然罪有应得。”

夏天翔静听铁冠道长话完，忽然剑眉双挑，发出一阵极具晒薄意味的纵声狂笑。

铁冠道长怫然问道：“你这等狂笑作甚？”

夏天翔怒目答道：“我笑你居然还懂得‘敬重尊长’四字。”

他这句话，是根据自己推测“慈心羽士”惨遭割舌刖指之事，可能是这阴险毒辣的点苍派掌门人所为，才特意借机加以试探。

铁冠道长因心中有愧，果被夏天翔此话说得深吃一惊，不敢再从正面问答，竟佯装盛怒难遏，沉声叱道：“小贼出语不逊，谁耐烦再与你絮絮叨叨！你们既敢擅闯步虚观，总算是备而来，打算怎样动手呢？”

夏天翔见铁冠道长避开话头，欲逞凶锋，便知自己与赛韩康、尉迟巧等

所料，必定无甚差错。遂又是一阵纵声狂笑，豪情十足地朗然说道：“为人不作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你不要避开话头，也不必心怀畏惧，像这等神人共愤之事，我要在明年十二月十六的黄山天都大会之上，当着举世武林人物，才公开揭你的疮疤。至于今夜则怎样动手均可，要不要我与你这点苍一派掌门，先行斗上一斗？”

夏天翔因鉴貌辨色之下，业已胸有成竹，故而这一席话，更使铁冠道长听出一身冷汗。

尤其最后点苍一派掌门的轻轻一语，说得这位武功高绝，目前无人能敌，并已凶心大动，立意将赛韩康等四人扫数歼除，以图杜灭后患的铁冠道长，竟不好意思一上来便亲自出手。

“紫焰天尊”雷化见掌门师兄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遂狞笑一声，发话说道：“掌门人何必动怒？这等区区小辈，连小弟也不屑出手，随意在点苍二代弟子中选上一人，便足将其超度。”铁冠道长因深知夏天翔年岁虽轻，但既系当世武林中出名难惹的“北溟神婆”皇甫翠门下，武功必获真传，年龄有距，辈份相差，胜之不武，不胜为笑，正觉有些作难之际，忽听二师弟雷化这等说法，遂点头叫道：“‘辣手小纯阳’董晋何在？”

铁冠道长话音方了，西方暴喏起处，一名年约三十余岁、身着道装、鹰鼻鹞眼、看去阴恶非常的点苍门下弟子，自三丈以外，贴地平飘而至，显得轻功极俊，武技不弱。

夏天翔暗想司徒敬外号“辣手纯阳”，如今来的这位，又叫“辣手小纯阳”，足见此人必然心狠意毒，决非良善角色。

董晋肃立当场，向掌门人铁冠道长恭身稟道：“弟子董晋，奉掌门人法谕相召，恭候差遣。”

铁冠道长目光一注夏天翔，浓眉双剔，杀气高腾，沉声问道：“武林人物不按江湖礼貌通名拜谒，竟然夤夜恃技妄闯本派重地，照我所定规戒，便应如何？”

董晋应声答道：“妄闯前观，斩落一肢，若至后院，必杀无赦！”

铁冠道长目中凶光厉射，点头说道：“既知规戒，我命你立斩来人护法！”

董晋闻言，以眼角凶光略瞥夏天翔，又向铁冠道长说道：“弟子谨遵法谕，但风闻夏朋友是‘北溟神婆’皇甫……”

铁冠道长面色一沉，厉声叱道：“当场不认父，举手不留情，无论他是何人门下，有甚来头，既犯本派忌讳，便当一律诛却！”

夏天翔被他们这一吹一唱的这番做作勾动心头怒火，暗想既入虎穴龙潭，便索性不再顾忌，闹他个天翻地覆再说。

“辣手小纯阳”董晋听铁冠道长如此说法，遂向掌门人恭身一拜，转面对夏天翔狞笑说道：“夏施主，贫道董晋，奉本派掌门人法谕，讨教高招，兵刃掌法，或是暗器互斗，真力相拼，任凭夏施主选择其一。”

夏天翔因在岷山回头峰下会过假龙飞剑客“辣手纯阳”司徒敬的“飞花掌”，又于武陵山步虚下院会过玄清道人的“回风舞柳剑法”，深知这两种点苍绝学均颇神妙，自己纵可得胜，必费心力，

249

不如倚仗恩师傲视当世、秘授心传的“乾天气功”，先给对方一点下马威看看再说。

这时赛韩康因周围形势险恶，铁冠道长及“紫焰天尊”雷化等点苍双剑

眉腾煞气，虎视眈眈。又见夏天翔一双俊目之中，精芒闪烁，猜出这位高傲倔强的小侠，可能已动杀心，遂真气略凝，向他耳边传音道：“夏老弟，我们身入重围，务须保留精力，以图安全退出。对于动手之事，最好不必过份逞强，点到为止。”

夏天翔因主意已定，并已将师门绝学“乾天气功”暗暗聚集，遂虽听赛韩康如此说法，依旧傲然一笑，向那董晋微晒说道：“贵派掌门人既命董朋友诛除妄闯点苍重地之人护法，则夏天翔愿获全尸，我们以内力相较，干脆脆的一掌为判！”

无论比赛兵刃抑或拳脚，强者虽可风狂雨骤地凌厉进攻。弱者亦能闪展腾挪，招架防守。唯独这种内力相较，无法取巧，何况又是一掌为判？换句话说，也就是立拼生死。不由把这位语气谦和、心肠狠毒的董晋，听得深觉一愕！

夏天翔见状，狂笑说道：“点苍派下人物，原来只会大言，全无实学……”

一言未了，“辣手小纯阳”董晋暗聚所练“黑煞阴掌”，冷哼起处，双掌猛推，两股阴冷劲疾的寒风便向夏天翔当胸撞到。

夏天翔暗提一口先天真气，布满全身百穴，也自双掌前推，却毫未带甚疾风劲气。

四掌相触，董晋方自力聚掌心，绵绵吐出阴寒暗劲，夏天翔双掌突然微循即翻，“哈哈”一笑，“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傲世绝学“乾天气功”所化的纯阳劲气，立由丹田贯注双掌，迸射而出。

铁冠道长一派掌门，毕竟识货，一听夏天翔所发的“哈哈”笑声，隐具先天之气，便向雷化蹙眉说道：“想不到夏小鬼年纪轻轻，竟学会了皇甫翠的‘乾天气功’？董晋所练的‘黑煞阴掌’恰好最惧这种纯阳劲力，恐怕要受克制，难逃大劫。”

一面说话，一面目注当场，只见董晋与夏天翔四只手掌紧合未分，彼此似在奋力强拼，但夏天翔面带傲笑，神色从容；董晋则凶睛猛瞪，鼻翅狂扇，一滴一滴的冷汗，自额间滚滚而落。方暗道：“不好！”已觉一股如山劲力汹涌而至，体内狂震，气血逆转，直犯天君，口中一甜，眼前一黑，颓然委顿倒地。

铁冠道长钢牙微挫，哼了一声叫道：“七师弟玄化出场，八卦堂值日弟子，替你‘辣手小纯阳’董晋师兄安排后事！”

东北方应声纵过一名蟹面虬髯的青袍道士，人犹未到，夏天翔收掌抬足，把个七窍溢血的董晋尸身，踢得栽出五步。

赛韩康见第一场便伤人命，知道双方必难善了，若想生出步虚道观，非经浴血苦斗不可。方自准备下场，换回夏天翔之际，“凌波玉女”柴无垢却已娇躯微闪，一纵而出。

夏天翔知道柴无垢的一身武功高出己上，遂乐得暂时休息，向那被铁冠道长唤做七师弟的玄化道人笑道：“夏天翔暂且回阵，让你尝尝我‘凌波玉女’柴姑姑罗浮绝学的滋味。”

罗浮、点苍两派积怨甚久，各不相容，故而柴无垢与玄化道人在略为答话之下，便即四掌翻飞，战在一处。

玄化道人比董晋长了一辈，功力自然较深，所用“飞花掌法”，虽尚未到卷絮随风、沉花共露、燕愤蝶怨、月冷烟空的最高境界，但亦极尽轻灵美妙之致，并在飘飘荡荡之下，时有令人难防的诡辣杀手。

柴无垢所施展的是罗浮派精妙掌法“小诸天兜罗八手”，她功力本可略胜玄化道人一筹，但因在武陵山步虚下院与“辣手纯阳”司徒敬恶斗，三记“般禅重掌”换来七处青芒剑痕，彼此均告伤得不轻。如今虽经赛韩康妙药治愈，依旧不无影响，以致三五十合过后，仍然秋色平分，未能占得胜面。

玄化道人似乎看出柴无垢弱点所在，居然一轮疾风暴雨拼命强攻，不由挑逗得柴无垢心头火发，也自不顾一切地凝聚“般禅掌力”，施展“小诸天兜罗八手”中的连环三绝“贝叶翻经”、“金龙归钵”、“佛座拈花”，幻成一天掌影，飘飘拍出。

这三招暗夹“般禅重掌”的绝妙招术，虽然逼得玄化道人无法闪躲，硬加接架而被震出数步，足下踉跄，胸前剧烈起伏，面如金纸，显见内伤不轻，但柴无垢亦因用力过度，肩头剑创迸裂，罗衣之上一片血渍。

赛韩康急忙唤回柴无垢，以身边灵药为她内服固本，外敷疗伤，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则怒容满面，挥退玄化道人，厉啸一声，所有外围点苍弟子，均自往中一围，在夏天翔等三丈之外，各亮长剑，布成了一个似星非星的奇形剑阵。

剑阵布好，铁冠道长面寒如水，向“紫焰天尊”雷化冷冷说道：“雷二弟，我命你亲自出手，不留丝毫情面，诛杀来人，让他们认识认识点苍武学的真正威力。”

说到此处，话音略顿，改向那群布成奇异剑阵的点苍弟子厉声叫道：“如今‘长庚剑阵’既布，步虚观这后院之中，便只许人进，不许人出。无论防守任何方位的弟子，倘若被人冲出脱逃，一律提头来见！”

点苍弟子暴啞起处，每人一柄冷森森的长剑，均自平举当胸，剑尖对准赛韩康等四人，肃静无声，使得这步虚道观的后院之中，满布阴沉杀气。

赛韩康见情势如此危急，不禁愁聚双眉，暗想己方四人之中，当推柴无垢武功最好，但已旧创迸裂，难禁剧战，其次要数夏天翔、自己及尉迟巧，虽各有专长，真实武功比起“点苍双剑”等一流高手却嫌稍弱。可见不仅势孤，并且力穷，对于目前局势，却是怎样应付才算妥当？尉迟巧见点苍第二剑“紫焰天尊”雷化，业已威风凛凛地倒提长剑，巍立当场，遂向赛韩康怪笑一声说道：“老怪物不要发愁，常言道得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老化子今夜也出出风头，用我这根七宝李公拐，领教领教雷老牛鼻子的点苍剑术。”

赛韩康心中一动，低声问道：“老化子素有‘三手鲁班’的外号，你这李公拐既加‘七宝’之称，可是有甚花样，足以克制

……”

尉迟巧不等赛韩康话完，便即摇头笑道：“秘法不传六耳，我确实不怕雷老牛鼻子的什么点苍剑术，但他若被我逗得恼羞成怒，用起成名毒物紫焰神砂之际，老怪物可得替我打个接应。”

两位风尘奇侠均怀绝世智慧，如今竟然心领神会地各逞机锋，互相低语，却未用炼气成丝、传音入密的功力，故意使“紫焰天尊”雷化及铁冠道长听在耳内。

雷化也深知尉迟巧心灵手巧，擅制各种机械，闻得他竟不怕自己威震江湖的“回风舞柳剑法”，便猜出定是那根七宝李公拐上有甚特殊花样，必须留神警戒。

尉迟巧话完以后，面含怪笑地走下场中，自怀内取出一根长才尺许、乌

光闪闪的精钢所铸的短拐。

“紫焰天尊”雷化见对方这根钢拐短得简直宛如儿童玩具一般，不由越发皱眉，知道必有意料不出的妙用，否则尉迟巧怎敢以之敌挡自己的点苍神剑？

果然尉迟巧刚把这根七宝李公拐取到手中，未见任何施为，只发出一声怪笑，铮然脆响起处，拐便长出八寸，成了二尺左右，斜举胸前，足下歪歪斜斜地活开步眼。

雷化名列点苍第二剑，是当今武林中一流高手，看出尉迟巧不但所用的七宝李公拐能够长短伸缩自如，施展的并是一套江湖罕见、极具神妙的“八仙醉拐”。253

遂心中暗自拿定主意，事事稳重，以防万一中了暗算，有损“点苍三剑”的威名，并在与对方略微周旋后，便即施展成名毒物紫焰神砂，把这动作诡异、兵刃特别的“三手鲁班”除去。

主意方定，尉迟巧居然先行发招进攻，并还抢踏中宫，一式“吕洞宾醉写岳阳楼”，以拐当笔，便向雷化胸前划到。

雷化久经大敌，心思颇细，见尉迟巧连拐带臂，不足五尺，却在六尺以外发招，便知又有蹊跷，故意不加接架，只是微一吸胸，后退三尺。

当真不出所料，就在雷化刚刚吸胸退后之际，铮然一响，七宝李公拐的拐尖，又复长出八寸。

雷化浓眉方剔，尉迟巧索性故炫神奇地右臂蓄力猛震，两声清脆龙吟，七宝李公拐拐尖现出一朵莲花，拐柄也多了一个形如月牙、精光闪闪、看来极为锋利之物。

雷化丝毫不敢大意，横剑护胸，冷笑说道：“你这根拐中所藏的花样倒真不少。”

尉迟巧大笑答道：“钢拐两长，莲花一现，再加上这柄专破任何内家气功的屠龙刀，七宝之中，不过才现四宝，哪里算得上多？你还是好好留神我这七宝李公拐之中尚未施展的‘夺命三绝’！”

话音了处，持着那根一端有朵钢铸莲花，一端有柄月牙利刃，仿佛均可飞出伤敌，长度已达二尺七八的奇形钢拐，展开精妙招术，狠扑雷化，威势宛若天风海雨，颇足慑人。

“紫焰天尊”雷化在武功方面虽较尉迟巧高出一筹，但因对于这根花样极多的七宝李公拐太以顾忌，招招谨慎，步步留神，故而展眼间业已二三十合，居然还不能放手发挥点苍剑术的精妙所在。

夏天翔看得颇为高兴，向赛韩康低声笑道：“赛老前辈，这样看来，今夜局面并不算坏，尉迟老前辈倘若施展他那七宝李公拐中的‘夺命三绝’，说不定还可使雷化吃上一些苦头呢？”

赛韩康眉头微蹙，炼气成丝地向夏天翔耳边说道：“夏老弟有所不知，尉迟老化子这根七宝李公拐毫无实用，完全是故示神奇，仗以吓人。倘若被雷化发觉，便将立蹈危机，除非对方中了我们适才故意互相低语的诱敌妙计，施展紫焰神砂，才或许能够以毒制毒，有些便宜可占。”

夏天翔闻言方知尉迟巧在场上狠天狠地、着着抢攻的慑人威势，原来竟是骗局！但却果见奇效，使得雷化心存顾忌，处处碍手碍脚。

不过紫焰神砂是点苍派震慑武林的独门暗器，非但与祁连派的九幽磷火有异曲同功之妙，并因紫焰神砂一洒便是好大一片，面积较广，威力比九幽

磷火尤强，柴无垢对这种毒辣暗器尤为顾忌，怎的尉迟巧却盼望对方施展？倒看他有什么特殊手段，能如赛韩康所说的以毒攻毒。

第十一章 千钧一发

夏天翔惊疑忧喜交集，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也看得心烦，认为尉迟巧所用的七宝李公拐歹毒异常，若容其尽展神妙，二师弟“紫焰天尊”雷化甚或可能要吃暗亏，遂口中低啸一声，催雷化不必纠缠，速下煞手。

果然雷化一听铁冠道长啸声，浓眉剔处，左掌凝足内家真力护身，右手长剑三绝招回环并发，“风摇万叶”、“折柳长堤”、“春城飞絮”，变化万方，令人神摇目眩，洒出一天剑雨。

“三手鲁班”尉迟巧发觉这几招威势太猛，不愿硬接，足下踩着“八仙醉步”，歪歪斜斜地退出丈许。

雷化略微逼退对方，遂把握这刹那良机，剑交左手，右手以迅疾无比的手法，戴上了一只用药炼制过的鹿皮手套。

尉迟巧一见雷化戴上鹿皮手套，赶紧高声叫道：“赛老怪物与夏老弟，小心防护柴姑娘，雷老牛鼻子要以他那狠毒无比的紫焰神砂施展毒手。”

雷化闻言方自傲然冷笑一声，尉迟巧又复说道：“雷老牛鼻子，只要你真敢发出紫焰神砂，我便也令你尝尝这根七宝李公拐中一再留情、尚未施展的‘夺命三绝’的滋味。”

雷化哪里会相信对方肯对自己一再留情？狞声厉笑起处，那只戴着鹿皮手套的右手，在道袍腰间所悬的蟒皮囊之内一探一甩，甩出一片丈余广阔、微带腥味的紫红火光，向尉迟巧全身密盖而下。

这种紫焰神砂，是雷化独出心裁炼制之物，不用时盛在蟒皮囊内，只是一粒粒的紫色晶砂，但一经出手，便迎着着火，化成一片蕴合奇毒的紫色火光，使得对方避无可避。

但尉迟巧突然狂笑震天，把手中七宝李公拐向前斜举，便自拐尖那朵莲花的每一花瓣尖端，射出一股带有异味的劲急水线，宛如十来道水龙似的，对着漫空紫色火光疾飞而去。

这十几道带有浓烈气味的奇异水线，是尉迟巧偶游海外，无意发现的一种极易燃烧的奇异油质，遂独运匠心，打造了一根七宝李公拐，把这奇异的油质藏贮其中，不想如今果有大用。

区区十来道其细如丝的水光，哪里会看在雷化眼中？不禁扬眉狂笑道：“难道这就是你所谓留情未发的‘夺命三绝’之……”

话犹未了，面色忽变，赶紧施展一式“黄鹄孤飞”，疾向左侧闪去。

原来那些水线一与漫空紫色火光接触，紫色火光立即火灭烟消，而水线却变成轰轰发发的十来条火龙，直向雷化飞到。

雷化虽已见机闪避，但事出意外，知戒略迟，何况尉迟巧此时业已收回七宝李公拐，双掌蓄足内家神功，虚空猛推，推得那些火龙，益发去势加疾，捷如电射。

两三条火龙上身，雷化便知不妙，果然奇异油味触鼻之下，全身均被烈火笼罩。

烧伤些皮肉毛发，原自无妨，但最可虑的却是雷化腰间所悬内贮紫焰神砂的蟒皮囊，万一囊中紫焰神砂也被引发，成了一囊毒火，则一声平地焦雷起处，不但雷化本人立告形销神灭，骨肉成泥，连周围三五丈内的点苍人物，暨赛韩康、尉迟巧、柴无垢、夏天翔等，亦必齐将惨死无救。

不仅夏天翔不知形势危殆，祸已临头，尚在与赛韩康、柴无垢指手画脚

地赞佩“三手鲁班”的这种破敌手段果然独运匠心，妙到极处，即连尉迟巧本人亦因诱敌之策生效，转败为胜，至少也可令雷化吃场大苦，而心头颇觉得意，未曾顾及后果。

就在这群侠尚自懵然未觉危机一发之际，半空中冷森森的剑光忽闪，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一剑疾落，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劈下雷化腰间的蟒皮砂囊，却丝毫未伤皮肉，并就势剑尖微挑，挑得那只满沾奇异油质的带火皮囊，斜斜飞出，然后再加上一记强劲无比的劈空掌力，击得这具即将爆发的祸胎，远落六七丈外。

铁冠道长一面竭力施为，抢救当前危机，一面向雷化急急喝道：“雷二弟赶紧滚地灭火，并自行取药疗伤，今夜来人太以狂妄胆大，由我亲手处置，一个也休想生出步虚观！”

话音刚了，霹雳当空，那具内贮紫焰神砂的皮囊业告爆炸，不但震塌了六七丈外一座大殿殿角，那横飞的毒火，并已引起多处火头，威势之强，委实看得人心神俱悸。

铁冠道长大袖一挥，示意命人救火，然后手横长剑，面沉如水，觑定尉迟巧，双目之中厉芒电射，冷冷问道：“尉迟巧，若非我下手抢救得时，岂不由于你的狂妄逞能，造成无边大孽？”

“三手鲁班”尉迟巧确实未曾想到会有这等严重后果，心头不禁微觉愧疚，眉峰深蹙，默然不语。

铁冠道长抬头看了那座几被震塌半边的大殿一眼，目中凶光转厉，狞声笑道：“江湖中讲究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座大殿损失一根屋梁，我便取你一根肋骨抵偿！”

尉迟巧自从这位点苍派掌门人一出，便知自己大劫难逃，反而振奋起满腹豪情，仰首云天，发出一阵纵声长笑。

铁冠道长被尉迟巧笑得有点莫明其妙起来，不禁诧然问道：“你笑些什么？”

尉迟巧浓眉倒剔，怪眼圆睁，正待答话之际，夏天翔业已怀抱三绝钢环，一跃而出，含笑叫道：“尉迟老前辈且请暂时歇息，让夏天翔在这位点苍派掌门人台前领教领教。”

尉迟巧知道夏天翔不但武功、机智均不在自己之下，并系当世三大难缠人物之一皇甫神婆的爱徒，多少总会使铁冠道长略存顾忌，遂见机而退，微笑说道：“夏老弟来自自然比我更强，但对方一派掌门，功力非同小可，千万不能狂傲大意。”

铁冠道长冷冷看了夏天翔一眼，点头说道：“你来也好，尉迟巧是欠债应还钱，你这小鬼却是杀人需偿命。”

夏天翔闻言纵声狂笑。

铁冠道长愤然问道：“你们究有何事，如此好笑？”

夏天翔剑眉双轩，反向铁冠道长朗然问道：“我杀人应该偿命，你杀人却偿不偿命？”

铁冠道长不能不答地说道：“那要看杀的是甚等样人？及杀得有理无理？”

夏天翔双目之内暴射出两股森严的神光，觑定这位当世武林八大掌门之一的铁冠道长，冷然喝道：“杀的是你嫡亲师叔‘慈心羽士’管三白，理由只是弑……”

铁冠道长听得悚然一惊，哪里肯容夏天翔当众揭开自己的疮疤？怒声叱道：“无知小贼，胆敢胡言，还不与我纳命来！”

随着话音，长剑疾挺，一式“天台指路”，便向夏天翔心窝点到。

夏天翔见铁冠道长居然抢先出手，不由又是一声狂笑说道：“堂堂点苍派的一派掌门，身份胸襟，不过如此！”

“呛呛呛”龙吟起处，三绝钢环左右双分，居然又用那式“昭昭日月”，把铁冠道长的长剑锁住。

武陵山步虚下院之前，夏天翔确曾用这招“昭昭日月”的绝学，战胜玄清道人的“回风舞柳剑法”，以左环锁剑诱敌，右环划断对方一条手臂。但武学一道，差不得丝毫功力火候，如今与这位点苍掌门过手却迥不相同，只见铁冠道长力贯右臂，一震长剑，夏天翔双手虎口便皆震裂，鲜血迸流，两只三绝钢环齐告“”落地。

赛韩康、尉迟巧、柴无垢等，见铁冠道长果然不愧位列武林八大掌门之一，夏天翔一招未满，所用三绝钢环便被震得脱手坠地，不由一齐骇然瞩目，忧心如捣。

铁冠道长杀心早萌，动作何等敏捷？右手刚用长剑震落对方三绝钢环，左手立运“铁袖神功”举袖一拂，拂出一股比寻常劈空掌力强劲多多的罡气狂飏，把夏天翔迎胸撞得退出五步，并因自己是用足十二成真力施为，料定对方必死，遂傲然叫道：“夏天翔已然毙命，你们之中谁……”

话音未了，夏天翔忽然一式“鲤跃龙门”，自地上跳起身来，戟指铁冠道长，傲然叫道：“不要脸的老牛鼻子，怎么拼命吹牛？你这一记‘铁袖罡风’大概还拂不死我！”

铁冠道长见状，不禁惊惭交进，暗想夏天翔在双环震落，门户大开，并不及运功防御之下，被自己十二成力的“铁袖罡风”拂中前胸，应该立时气绝，怎会不但不死，并能起立发话？

就在他疑思起伏之际，那位当代神医赛韩康业已纵到当场，轻拍夏天翔肩头，含笑说道：“夏老弟，你且让我一阵……”

一语未毕，指发如风，出乎夏天翔意料之外地骈指点了他肋下晕穴。

若换平时，赛韩康虽属蓦然出手，仍难点中夏天翔，但如今夏天翔身受重伤，又复强行跃起答语，早已气若游丝，魂游墟墓，故而无法抗拒，应指便倒。

铁冠道长深知赛韩康医道通神，夏天翔既未当时气绝，便极可能被他治愈，而在皇甫神婆前搬弄是非，成为莫大隐患，不如把目前四人一齐击毙，严诫点苍弟子守口如瓶，皇甫翠反而难于查明，即令这位难缠难惹的老婆婆闻得流言，前来兴师问罪，因无对证，亦可设词抵赖，或推卸责任。

凶心既定，见赛韩康一手挟着夏天翔，一手正在拾取地上的那对三绝钢环，遂冷笑一声，阴沉沉地说道：“赛韩康，难道你还想救他一命？”

赛韩康拾起三绝钢环，目中炯炯神光一注铁冠道长，朗然发话答道：“医家有割股济世之心，慢说这位夏天翔老弟与我同来，便是你点苍门下有人中了奇毒，或是受了重伤，赛韩康也一样肯悉心加以疗治。”

铁冠道长冷然一笑说道：“你说得倒颇大仁大义，但阎王注定三更死，岂肯留人到五更？我不仅要令夏天翔立时毙命，索性连你也一齐打发了吧。”

赛韩康听得双眉一挑，正待答言，夜空中突然响起一阵脆若银铃的朗笑之声说道：“这样狠毒之言，我不相信是出自名列当世武林八大掌门之一的

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口内。”

随着这阵朗脆而又深含讽刺意味的语音，从步虚道观前后院之间的那道高大围墙之上，纵起一黑一黄及一条金白相间的矮小人影。

这三条人影的轻功身法均如绝世飞仙般美妙绝伦，惊讶得满面怒容的铁冠道长不得不深怀戒意，身形微闪，退后数尺。

来人身形一现，黑影正是“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仲孙飞琼，黄影是那只长毛披拂的异兽，金白相间的矮小身影却是那只灵猿小白。

尉迟巧、柴无垢均不识来人，赛韩康却不但认得那只灵猿小白，更复认出这位身披玄氅的绝世佳人便是跑到商山天心坪，用打赌的方法赢走自己那匹罕世龙驹青风骥的“天外情魔”仲孙圣的独生爱女。

但那灵猿小白如今却在身上穿着一件玲珑金甲。

铁冠道长虽然不认识仲孙飞琼，但从她那种高华无比的绝代风神之上，已可看出来人不俗，尤其所率的一白一黄两只怪兽，分明均属罕世异种，威猛无比。

遂眉头微蹙，发话问道：“来者何人？可知夜闯本观，犯了点苍禁忌？”

仲孙飞琼一到，首先目注夏天翔，眉梢深笼愁色，好似不曾听见铁冠道长所说，未加答理。

赛韩康把那含有千年芝液的特炼灵丹喂了夏天翔一粒，向仲孙飞琼低声说道：“仲孙姑娘且与对方答活，夏天翔老弟暂时无妨，等我们退出这点苍重地以后，再替他详细诊治。”

仲孙飞琼闻言，愁眉略解，转身用一对翦水双瞳凝注铁冠道长，缓缓说道：“我叫仲孙飞琼，凭我爹参与点苍派上代掌门人的深厚交情，才赶来替你们步虚道观挽回浩劫，你还怪我犯了什么禁忌么？”

铁冠道长久闻“天外情魔”仲孙圣有一独生爱女善役百兽，故在一见金毛怪兽及灵猿小白以后，便即有所怀疑，如今听仲孙飞琼这一报名，果然猜中，不禁越发皱眉，因自己故世的恩师，确实与仲孙圣有深厚的交情，遂只得改口佯笑说道：“原来是仲孙世妹，请恕贫道失迎。但不知世妹赶来之意，是要为步虚观挽回什么奇灾浩劫？”

仲孙飞琼用手一指夏天翔，向铁冠道长问道：“你知不知道他的来历宗派？”

铁冠道长应声答道：“他是‘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弟子。”

仲孙飞琼笑道：“这位老婆婆刚暴怪僻，比我爹爹还要难缠，并极其护犊。倘若她这唯一爱徒夏天翔死在你的手下，皇甫老婆婆定然问罪点苍，盛怒之下，难保不走极端，只消一颗‘乾天霹雳’，整座步虚道观岂非立将惨遭浩劫，化为灰烬？”

铁冠道长原本深知“北溟神婆”皇甫翠的厉害，才在以“铁袖神功”拂伤夏天翔之后，想索性杀人灭口。但这种凶心毒意无法明言，只得默然不答。

仲孙飞琼见铁冠道长这等神情，知道他也色厉内荏，遂淡然一笑说道：“你适才叫我仲孙世妹，我如今便以世妹的资格出面调停，双方暂息争斗，不论有甚过节，均于十二月十六第二次黄山会上，在天都峰顶一并解决。”

铁冠道长双目凶光炯炯地狞视仲孙飞琼有顷，心中暗自盘算，倘若不答应她这要求，不但又树强敌，而眼前除了夏天翔以外的四人二兽，也着实未必好斗？遂钢牙微咬，沉声说道：“他们不但妄闯步虚观重地，伤了点苍门下，并对我横加污蔑，贫道忍无可忍，才下辣手。如今仲孙世妹既然出面调

停，便把这场过节留到黄山天都峰顶再算，也无不可。不过世妹须知这完全是看在你的金面，却不是我这点苍掌门畏惧什么‘北溟神婆’皇甫翠的‘乾天霹雳’！”

赛韩康、尉迟巧知道这等说法不过是借词下台，故均隐忍不言，但“凌波玉女”柴无垢却听不入耳，冷哼一声，柳眉微剔，欲待发话。

仲孙飞琼见状，忙向柴无垢含笑摇头，抢先发话说道：“道长既然如此说法，仲孙飞琼便与赛大侠等告别了。”

这一句“赛大侠”，听得铁冠道长又皱双眉，佛然说道：“仲孙世妹，你这次来得太巧，下回倘若再到步虚观，务请早告，贫道当率众远迎，免得失礼。”

仲孙飞琼何尝听不出铁冠道长语意之中，颇怪自己突如其来地帮助赛韩康等人，但仍装作不知，向他含笑挥手为别，偕同群侠，退出步虚道观之外。

转过一座山角，赛韩康因已远离步虚道观，遂止步细为夏天翔诊断脉息。

仲孙飞琼看出夏天翔受伤颇重，不禁柳眉深皱，向站在自己身旁的柴无垢问道：“他是受了什么伤势？好似业已深及肺腑。”

柴无垢因夏天翔业已服了一粒古有千年芝液的特炼灵丹，伤势依然未见好转，也自愁急颇甚，低声答道：“他胸前受了铁冠道长的‘铁袖神功’一拂。”

仲孙飞琼失惊问道：“有几成力？”

柴无垢眉头深蹙，忧形于色答道：“那时正当‘紫焰天尊’雷化所施展的紫焰神砂，被尉迟大侠破去，点苍派连挫之余，铁冠道长才含怒亲自出场，手下不会留情，可能用了全力！”

仲孙飞琼讶然说道：“以这位点苍掌门的武功造诣及‘铁袖神功’的厉害程度来说，倘若全力施为，石人亦将立碎，夏天翔怎会当场不死？”

话音至此略顿，忽然若有所悟地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我在黄山曾送给夏天翔三片‘大别散人’所遗至宝‘护穴龙鳞’，可能即系此物护住了他的胸前要穴，才幸保暂时不死。”

赛韩康闻言隔衣一探，果然发现夏天翔胸前七坎、将台两处死穴之上各有一片“护穴龙鳞”，另一片却在后背的脊心穴上。

这位当代神医得悉其中因由以后，不禁摇头叹道：“夏老弟胸前两处死穴既被这‘大别散人’所遗至宝护住，虽中‘铁袖神功’所化的罡风，若能及时运气调息，并无大碍。但他生性太以倔强，竟用一式‘鲤跃龙门’跳起身形，并向铁冠道长高声答话，以致气力两亏，怒火伤肝，虽然服了一粒中含千年芝液的极好灵丹，仍……”

仲孙飞琼见赛韩康自为夏天翔诊脉以后，便既面带沉忧，如今说话又这等吞吞吐吐，知道不妙，芳心一震，急急问道：“赛大侠怎的不往下说？是不是……”

赛韩康长叹一声说道：“纵然尽我腹中所学，最多也只能保留他七日生命。”

这两句话儿，听得柴无垢、尉迟巧面面相觑，凄然无计。

仲孙飞琼蹙眉问道：“赛大侠当代神医，岐黄国手，难道就没有救他之策？”

赛韩康目注柴无垢说道：“柴姑娘，夏天翔老弟目前的伤势，便与你昔日颊上所留紫焰神砂的伤疤一般，只有整滴千年芝液，或整朵朱红雪莲可救。

但这两种罕世灵药，一在东海，一在藏边，七日之期，如何来得及……”

仲孙飞琼脸上突现一丝喜色说道：“东海太远，至于藏边大雪山，倒或可在七日之内赶个来回？”

赛韩康闻言，也猛然想起那匹罕世龙驹青风骥来，遂向仲孙飞琼问道：“仲孙姑娘把你那匹青风骥骑来了么？”

仲孙飞琼因赛韩康是青风骥旧主，不禁脸上微红，舒吭一啸。

啸声未歇，那匹青风骥便即寻来，看见赛韩康后，居然还伸长马颈，靠在旧主人胸前一阵亲热。

柴无垢点头说道：“既有这匹龙种神驹，七日之期，或不致误，但朱红雪莲系属无价之宝，‘冰魄神君’申屠亥岂肯整朵送人？雪山派武功别具神妙，又非易与……”

仲孙飞琼不等柴无垢话完，便即说道：“既然只有这条途径可以救活夏天翔，虽极艰难，也当一试。何况有灵驹青风骥及小白大黄两头异兽，或能得手，也未可知？”

说到这里，转面向赛韩康问道：“时间匆迫，事不宜迟，仲孙飞琼这就赶往藏边大雪山，赛大侠等却在何处相待？”

赛韩康想了一想说道：“洱海东岸有座荒废的禅寺，我们就在寺中等待。”

仲孙飞琼微一点头，伸手抱起灵猿小白，飘身纵上马背，向群侠略微挥手，便即神色匆匆地绝尘而去。

赛韩康等在洱海东岸荒废的禅寺之中，等候朱红雪莲为夏天翔疗伤的七日之间，尚经历不少奇艰绝险。

仲孙飞琼一面策骑飞奔，一面芳心微转，暗忖自己向来厌见俗人，乐与禽兽花草等为伍，怎的在黄山与夏天翔打赌，赢得“红云蛛丝网”及那瓣“紫玉蔷薇”以后，心头便始终惦记此人，居然神思惘惘，随之赶上点苍，并自告奋勇地担任这趟既是漫漫数千里长途，又复不易如愿，求取朱红雪莲为夏天翔疗治伤势的艰难使命？

想来想去，仲孙飞琼居然想得玉面娇红起来，无以解嘲地失笑自话说道：“我这只是基于江湖道义，济困扶危而已，‘天外情魔’之女，决不会为情所缠，坠入情网。”

她怀中那只灵猿小白，见主人自言自语，似乎有失常态，遂抬起前爪，向仲孙飞琼肩头轻轻抓了一下。

仲孙飞琼精通兽话，善役百兽，知道灵猿小白看出自己失态，不禁娇羞益发飞红，柳眉微蹙，故意目注爱猿笑道：“小白不要抓我，你是不是怪我在步虚道观之内，未曾让你和人打架？要知道那群道士凶得狠呢？”

灵猿小白闻言，朱睛双翻，精光四射，仿佛大有不服之意。

仲孙飞琼深知爱猿高傲异常，遂抚摸着它那一身金甲，微笑说道：“其实你穿了这件用三十片‘大别散人’遗宝‘护穴龙鳞’所织的金甲，加上特殊天赋，纵遇内家一流好手，亦已大可应付，以后若有机会，我便让你活动活动，但与大黄一般，切忌不许乱发凶心，伤人性命。”

灵猿小白闻言，高兴得把张毛脸偎入仲孙飞琼香怀，不住亲热，那只金色长毛披拂的威猛异兽，却在随同罕世龙驹青风骥疾驰之下，发出一声低沉怪啸。

仲孙飞琼一闻啸声，便知兽意，目光凝注金毛怪兽，冷然叫道：“大黄，不要不高兴，你与小白大不相同，因随我年浅，以致凶性尚未尽泯，倘若一

旦莽撞，妄开杀戒，我却必加重罚，决不宽贷。”

那只名叫大黄的威猛怪兽，听完仲孙飞琼的话后，瞥眼偷窥主人的凛然神色，不禁周身金色长毛一阵抖颤，仿佛极为畏惧。

仲孙飞琼对这二兽一马，心爱已极，见状又改了温和笑容说道：“大黄真乖，这次到了大雪山玄冰原后，不可自己乱来，一切都要听话，我便和喜欢小白一样地喜欢你了。”

人是奇人，兽是异兽，马是龙马，加上昼夜不懈，电掣星驰，仅仅两日有余，便已到了藏边大雪山。

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所居的玄冰原，地势极高，是在一大片百丈雪山顶上。

寻常马匹，在这四周都是奇寒无比的万年冰雪之下，早就冻僵，根本无法驰骋，但青风骥却是神龙异种，掌有暗钩，毫不畏怯，一声昂首骄嘶，便向那百丈雪山，飞登而上。

在山下遥望，峰顶一片皑皑白雪，但到了地头，才知道因长年不化，积雪久冻，业已等于在原来的山石之上，加了一层厚逾丈余的坚冰，与新降的白雪相较起来，整个冰原，果然微现玄色。

近山顶处，有一座整体均是玄冰建造的高大牌楼，横书“玄冰原”三个大字。

仲孙飞琼生性和善，素不狂傲逞强，遂在三丈以外下马，牵着青风骥缓缓走过，似示礼貌。

距离那座玄冰原牌楼尚约一丈左右，便有两名白衣少女，自牌楼之后转出，向仲孙飞琼恭身施礼，含笑问道：“请教尊客上姓高名？是否要见本派掌门申屠神君夫妇？”

仲孙飞琼见这两名白衣少女，人既生得美秀，神情亦颇谦和，加上在这等冰天雪地之中，身上仅着蝉翼薄衣，纵然雪山派因地域特殊，炼有御寒灵药，内功也必极好，遂含笑答道：“我叫仲孙飞琼，两位姊姊怎样称呼？”

这两名颇为美秀的白衣少女，被仲孙飞琼一声“姊姊”叫得脸上飞红，赶紧惶然恭身，由左面一名答道：“启禀姑姑，我们是亲生姊妹，我叫冷莹，她叫冷洁，‘雪山冰奴’冷白石便是我们的爷爷，姑姑却是名震天下的仲孙老人爱女，至少比我们长一辈呢。”

仲孙飞琼听这冷莹、冷洁竟是“雪山冰奴”冷白石的孙女，知道自己委实比她们辈份稍高，遂不再谦逊，正待告知来意，求见“冰魄神君”，那站在右边、名叫冷洁的白衣少女，似乎对仲孙飞琼颇为投缘，业已含笑说道：“仲孙姑姑，你远来藏边，必有所求，最好是向茅神妃商量，因神妃脾气较为温和，申屠神君却因黄山中伏，大发雷霆，几乎要亲下中原，与我爷爷一齐去查究什么‘天荆毒刺’之事，肝火太旺，不大好讲话呢。”

仲孙飞琼微笑点头，冷洁遂向冷莹说道：“姊姊，你陪着仲孙姑姑在此略微眺览玄冰原景色，我去禀告神妃，迎接佳客。”

话完，身形微闪，扑向玄冰原北端一座洞穴颇多的冰峰，纵落之间，轻功果然极俊。

冷莹目注仲孙飞琼怀中所抱一身金甲的灵猿小白、金毛披拂的怪兽大黄及那匹龙种神驹青风骥，微笑说道：“仲孙姑姑，你这匹马儿太好，这头小小白猿，更为有趣。我们这里的天寒谷中，也养着一对通灵雪猿，除了毛是白色以外，似乎和你这只金毛怪兽形状长得差不多呢。”

仲孙飞琼哦了一声，正待问话，忽然瞥见那座冰峰之中，已自有人走出。来人身法轻灵曼妙已极，展眼间便到面前，是位一身上着紫色宫妆的中年美妇。

仲孙飞琼知道这位中年美妇定然便是“冰魄神妃”茅玉清，遂微笑说道：“晚辈仲孙飞琼因事远道干谒，尚祈茅老前辈恕我冒昧之罪。”

“冰魄神妃”茅玉清本就和蔼异常，加上仲孙飞琼那等绝代风华，也太以惹人爱好，遂含笑说道：“仲孙姑娘不避长途跋涉，远来穷边，必有要事，本当请你到我广寒洞府之中，略尽地主之谊，但外子自从黄山归来，心绪不佳……”

仲孙飞琼不等茅玉清话完，便即恭身笑道：“仲孙飞琼不敢搅扰申屠神君，但因有一至友，中了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的‘铁袖神功’，伤及脏腑，才特地赶来玄冰原，可否请茅老前辈慨赐一朵朱红雪莲，俾其返魂续命。”

茅玉清听仲孙飞琼是来讨取朱红雪莲，不由面露难色，沉吟片刻，缓缓说道：“这玄冰原一带，虽是大雪山灵气所钟，但也仅仅生长有三朵朱红雪莲，其余雪莲，则因年代未到，多半为白色，只可算是寻常药物。”

仲孙飞琼闻言方自猜想，看这“冰魄神妃”对自己的神情颇好，朱红雪莲又有三朵之多，或肯慨赐一朵，岂不免得自己大费手脚并树强敌之际，茅玉清又复说道：“但三朵朱红雪莲之中，被‘蔷薇使者’要去半朵，外子与茅玉清黄山中伏归来用了半朵，为了预防无耻恶贼滥用‘天荆毒刺’伤人，又复摘了一朵朱红雪莲，正在炼制足克任何剧毒的‘冰魄雪莲丹’，故而那生产朱红雪莲的天寒谷冰壁之上，如今仅剩最后一朵。”

仲孙飞琼听得朱红雪莲仅剩最后一朵，不由柳眉深蹙，满脸失望的神色。

“冰魄神妃”茅玉清见仲孙飞琼忧容满面，遂微叹一声说道：“申屠亥、茅玉清夫妇虽然定居玄冰原，创立雪山派，但朱红雪莲却是乘两间灵气所生，似乎不应绝对占为己有。”

仲孙飞琼微喜问道：“茅老前辈的言中之意，是否并不禁人进入天寒谷摘取朱红雪莲？”

茅玉清点头说道：“禁是不禁，但有三项规定，极难通过，故而从来尚无外人在天寒谷内得手走出。”

仲孙飞琼眉头一展，含笑问道：“茅老前辈，这三项规定，能否见告？”

茅玉清向仲孙飞琼与她怀中灵猿、身后怪兽以及那匹龙种神驹青风骥看了几眼，点头答道：“第一项规定是朱红雪莲生长在峭立冰壁的三十丈上，不许使用任何绳索暗器套取击落，必须猿登采摘，以免损坏罕世灵药。”

仲孙飞琼目光微注灵猿小白，觉得这第一项规定，或许能够难住别人，却不会难住自己，遂又问道：“第二项呢？”

茅玉清继续说道：“那天寒谷内有两只雪猿，力大绝伦，威猛无比。它们负责守护朱红雪莲，外人只许设法将其逐走，却不许用毒辣手段加害。”

仲孙飞琼心想自己身有伏兽奇能，对于解决第二项难题，似乎更为容易，不禁喜上眉梢，再向茅玉清问道：“请教茅老前辈，最后一项规定却是什么？”

茅玉清见仲孙飞琼脸上神色由失望转为满面宽慰的笑容，似乎丝毫未把前两项规定看在眼内，不由微诧答道：“前两项规定，是在事前，第三项规定却在事后。凡能得到‘朱红雪莲’之人，必须在天寒谷内忍受三日奇寒，方许出谷。”

仲孙飞琼心想夏天翔肺腑重伤，命在旦夕，自己倘若三日以后方能出谷，

岂不耽误赛韩康的七天限期？

茅玉清见仲孙飞琼又转愁容，不由叹息一声说：“这三项规定委实太难，但朱红雪莲属于罕世圣药，雪山派不得不……”

仲孙飞琼接口说道：“晚辈倒并不是畏怯这三项规定，只想请茅老前辈略赐通融。”

“冰魄神妃”笑道：“仲孙姑娘，你与我一见投缘，要想怎样通融？尽管说出，倘若不太过份，茅玉清必然应允。”

仲孙飞琼见对方如此说法，先自恭身称谢，然后微笑问道：“仲孙飞琼因至友重伤，才来冒渎。倘若侥幸在遵守前两项规定之下得到朱红雪莲，想请茅老前辈许我先命所豢异兽把朱红雪莲送往点苍救人，以收时效，然后独处天寒谷中，等到三日期满，再行出谷。”

茅玉清听仲孙飞琼说得入情入理，遂在想了一想以后，点头说道：“仲孙姑娘既对令友这等关切，茅玉清自然愿意成全，但那前两项规定即已极难，何况最后天寒谷耐寒三日之内，还有一次无形无色、无声无味的‘冻髓寒潮’，足以令人骨髓成冰，耳鼻冻坠。”

仲孙飞琼丝毫不以为意地恭身称谢道：“多承茅老前辈推情相允，仲孙飞琼向我这匹马儿嘱咐几句，便请指点天寒谷路径。”说完回身替青风骥将缰绳取下理好，挂在鞍间，轻拍马颈向它耳边低声数语，那匹罕世龙驹立刻微嘶点头，并把张长长的马脸偎向仲孙飞琼玉颊，略微亲热亲热，然后便即驰下冰峰，在这玄冰原左近自行觅地休憩。

“冰魄神妃”看得讶然问道：“仲孙姑娘，你这匹马儿如此神骏通灵，是不是当今有数的龙驹青风骥？”

仲孙飞琼点头称是，并向茅玉清请示天寒谷路径，茅玉清看了看小白大黄，微笑问道：“仲孙姑娘要把你这怀中灵猿及身旁异兽也带进天寒谷内？”

仲孙飞琼微抚灵猿小白的那颗茸茸毛头，含笑道：“这只灵猿小白从来不肯与我相离，或许也还有些用处。”

话音至此微顿，指着异兽大黄，又复笑道：“至于这只异兽大黄，我却要在倘能得到朱红雪莲以后，命它拼命飞赶，送往云南洱海。”

茅玉清见仲孙飞琼决心已定，遂点头笑道：“仲孙姑娘既已意决，我便亲自送你到天寒谷谷口。”

仲孙飞琼闻言遂向冷莹、冷洁二女含笑为别，随同茅玉清往玄冰原西北方两座刺天雪峰之间的峡谷走去。

茅玉清一面举步缓行，一面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今日进入天寒谷，时机倒是极好，因为谷内的冻髓寒潮，每逢朔望最烈。昨夜恰值望日，今天严寒新退，必较平时略暖。”

仲孙飞琼听出这位“冰魄神妃”似乎有意对自己指点，遂妙目微翻，以一种感激的眼光看着茅玉清道：“多谢茅老前辈指点……”

茅玉清接口笑道：“对于这种自然威力，我也无有什么足以指点之处，不过却知昔日进入天寒谷企图取得朱红雪莲的人，多半被冻髓寒潮冻僵，甚至丧失性命之故，大都由于自恃内功精纯，拼命提聚纯阳真火御寒，结果任凭功力再强，哪里抵抗得过为时三日的自然奇寒的威力，终于身遭惨祸。倒不如设法算准冻髓寒潮的起止时刻，在初入谷时，尽量听任自然，忍耐寒冷，保留实力，等到寒潮一起，再运纯阳真气，缓缓流转周身，不令气血凝滞，或有几分侥幸之望。”

仲孙飞琼聪明绝世，一听便知茅玉清在这番话中，已对自己指点了御寒要诀，不由感激颇甚，含笑说道：“茅老前辈对仲孙飞琼如此关垂见爱，委实令我感激不尽，他日若有可以效劳之处，定当殚智竭力，以报盛德。”

茅玉清心想“天外情魔”仲孙圣是当世武林中三大难缠人物之一，但他这独生爱女却居然极为温婉美秀，谦和可人，自己既觉颇与投缘，不如索性加以结纳，多对她提醒几句。主意既定，又复向仲孙飞琼笑道：“不过我以上所说，均指来人未能取得朱红雪莲而言，姑娘是名门之女，可能与众不同，倘若入谷即能把这罕世圣药弄到手内，则一切自然无虑。”

仲孙飞琼正想请教为何只要取得朱红雪莲便一切自然无虑之际，两人已走到那有四五丈高巨石封路、非纵上石顶无法进入的天寒谷口。

茅玉清止步手指巨石笑道：“造化之巧，委实远超人力，这块天然巨石，恰好挡住谷内寒风，否则玄冰原上，又不知将是何等局面？姑娘纵上石顶入谷之时，千万留神，茅玉清说话太多，似已越出我夫妇所定规戒，只好暂时告别，三日后再到此处迎接姑娘功成出谷便了。”

仲孙飞琼觉得这位“冰魄神妃”为人极好，不由拉着她一只玉手笑道：“茅老前辈，你对我实在太好，以后我想和你亲近一点。”

茅玉清方自含笑点头，仲孙飞琼又复嫣然一笑说道：“但这老前辈老前辈的叫起来又觉别扭，又觉生分，我以后改口叫你阿姨好么？”

茅玉清闻言颇为高兴，失笑说道：“像你这般乖娇娃，谁不想收，但我默计冻髓寒潮的起止时刻，如今进谷取莲较为适当，故而我这做阿姨的不再与你多话，三日后再为乖侄女设宴洗尘。”

话完，微笑挥手，身形转处，衣袂飘飘地便自回转广寒洞府，去向丈夫“冰魄神君”申屠亥报告这桩收了一名乖侄女的喜讯。

仲孙飞琼目送茅玉清去后，知道这位阿姨既然如此说法，自己必须把握时机，赶紧进入天寒谷内。

这时，灵猿小白已在怀中跃跃欲动，仲孙飞琼玉手略松，一条银箭便自向那封谷巨石顶端直飞而上。

仲孙飞琼因为茅玉清一再强调谷内严寒厉害，生恐白猿有失，遂向大黄略打招呼，一人一兽，跟踪纵起。

果然身形纵得才与巨石顶端相平，便觉得身上寒意陡增，宛如在数九寒天之下又复兜头泼落一盆冰水。

尚幸人是奇人，兽是异兽，尤其仲孙飞琼极得乃父“天外情魔”仲孙圣宠爱，自幼便获真传，更因善伏百兽，异果灵药，所服极多，如今一身功力，不但远超夏天翔等同辈年轻人物，即比起当代武林的所谓八大掌门，亦自未逞多让，故而戒意虽深，却仍无怯惧，略微打量谷中形势以后，便即向下纵落。

这条天寒谷，只是路径曲折的一条峡谷，因左右矗立的全是百丈冰峰，遂根本也无什么特殊景色可描？只令人感觉到冷，冷，冷……

一人二兽纵落谷底以后，仲孙飞琼便向大黄说道：“大黄，你且发啸把这谷中两只雪猿引来，先加收服，免得我们设法摘取朱红雪莲之际，它们会在一旁碍手碍脚。”

大黄闻言，血盆巨口方张，灵猿小白忽然向它抓了一把，竟似阻止大黄，不令发啸。

仲孙飞琼起初微愕，但立即会过意来，失笑说道：“小白心思真灵，大

黄啸得低点，我听我爹爹说，在这种冰天雪地之中，因回音极大，不宜发出洪烈之声，否则万一引起雪崩，即成浩劫。”

异兽大黄虽比白猿敏慧稍逊，但也通灵，垂头静静听完，大嘴微张，发出一声颇似内家传音及远功力般的、听来不甚高昂却传送颇远的低长怪啸。

怪啸方起，果然远处立有啸声相和，回音“嗡嗡”不绝，宛若构成一片奇异的天籁。

仲孙飞琼居中卓立，灵猿小白在左，异兽大黄在右，一人二兽，六道目光，均凝注在五六丈外天寒谷径转折之处。

不到片刻，自夹立的冰峰之上驰落两条白影，是两只身高五尺，形若巨猩，但全身茸茸白毛，长度几达六寸有余，双臂奇长的威猛雪猿。

雪猿来势虽猛，但似颇为识货，看出小白大黄均不好斗，故在三丈之外便即倏然收步，与仲孙飞琼等一人二兽，相互峙立。

灵猿小白向对方看了两眼，手舞足蹈地发出一阵“吱吱”猿语。

仲孙飞琼善通兽语，一听便知小白是在称赞这两只雪猿长得颇为好看。

遂看着爱猿，失笑说道：“小白，它们虽然长得威猛好看，却是雪山派所豢，难道你还想收服带走？大黄性情太刚，倘若出手相斗，未必准能不使对方受伤，还是你去和它们比比力气，先显一点威风，然后我再给它们说上几句好话。”

小白闻言，缓缓走出，向那两只神情紧张、严阵以待的雪猿，“吱吱”低叫，并举起前爪，略作比划。

雪猿也属猿类，兽语自然相通，知道这只身穿金甲的小白猿，不但要向自己挑战，并且还夸称以一敌二。

兽类心思与人类大略相同，这两只雪猿，虽知对方神气异常，不太好斗，但毕竟觉得这白猿过于矮小，倘若真正以二对一，还不举手之间，即可撕裂？

但就在两只雪猿方自对看一眼，有些对小白藐视之际，金白相间的身影晃处，灵猿小白竟已发难，快得宛如石火电光一般，一跃数丈，纵过对方头顶，半空中再一翻身，两只钢爪，一左一右的扣住雪猿颈项，猛然用力一甩，居然把两只身躯巨大、威猛绝伦的异兽雪猿，甩得“咕咚”连声，跌出数尺以外。

雪猿作梦也未想到如此一只小小白猿，竟有这强臂力？方自双双低声怒吼，爬起身来，灵猿小白又复一伸利爪向左边那只雪猿，当胸抓去。

这只雪猿正在满怀不服，忽见小白抓到，便即微一偏身，反向小白的长臂抓去。

雪猿以为这回必然可把白猿手臂捏碎，哪知任它钢爪猛扣，灵猿小白却直如未觉，反而左爪微翻，一式“白猿掌法”中的“仙猿献果”，着实地打在雪猿胸前，使它如中铁锤，又复“腾腾腾”退出数步，几乎栽倒在地。

这时那两只高大威猛的雪山异兽，才大杀威风地并立一处，目光如电，凝注灵猿小白，但显然已有畏怯之状。

仲孙飞琼静观至此，知道时机已至，遂缓步走出，含笑叫道：“小白，你已经大显威风，应该适可而止，倘若把它们逗得凶心大发，拼起命来，便不好办了。”

一面发话制止小白再勿进手，一面却向那两只雪猿慢慢走去。

仲孙飞琼生平爱与禽兽之类为友，胆量既大，神情又在和蔼可近之中，带有一种慑兽的威严，竟使这两只雪猿瞪着四只铜铃似的巨眼，莫明其妙地

看着仲孙飞琼，丝毫不敢蠢动。

仲孙飞琼走到雪猿身前，用一种猿猴之类通用的兽语，蔼然微笑说道：“猿儿啊！我所养的小白大黄力气都比你们大，你们何必要和它们打架？乖乖让我们把朱红雪莲采走，才好救人性命。”

两只雪猿似懂非懂，毫无动作，只把大眼连眨。

仲孙飞琼委实喜欢它们长得威猛可爱，遂大着胆儿，伸手在那长满茸茸白毛、巴斗似的巨头之上，微微抚摸。

雪猿在仲孙飞琼初一伸手之际，似乎微觉怯惧，但等发现对方毫无恶意以后，反倒咧着两张大嘴，一动不动，听凭仲孙飞琼爱抚，神情异常驯善。

仲孙飞琼知道在恩威并济之下，这两只雪猿已有降意，遂索性用玉颊亲着它们的毛脸，柔声低低说道：“猿儿啊！你们拔根头发给我好么？”

雪猿何曾受过人类如此怜爱？双双对看一眼，低吼连声，果然各在脑后拔下一根雪白长发，向仲孙飞琼恭恭敬敬献上。

猩猿猴之类的这种拔发自献的动作，是代表衷心降伏，决不再叛。仲孙飞琼见状，自然大喜，收起雪白长发，玉手一挥，那两只雪猿果然当先领路，向天寒谷中驰去。

仲孙飞琼与灵猿小白、异兽大黄等紧紧相随，只觉寒意越来越深，若换了身无纯厚内功及天生异禀之人，根本熬不到什么冻髓寒潮发作，便将被冻得四肢僵直，无法行动。

十来重转折过后，谷势狭得宽不逾丈，左右冰壁峭立千仞，两只雪猿也倏然止步不走。

仲孙飞琼抬头凝目，看见右侧峭立冰壁的三十来丈之上，在冰缝间生着一朵形状如清莲的红色奇花，遂向那两只雪猿用兽语问道：“那朵红花就是朱红雪莲么？”雪猿双双把头连点，并“叽叽咕咕”说了一阵兽语。

仲孙飞琼听出雪猿大意是说：“这朵红花就是朱红雪莲，但我们格于‘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的禁令，不敢代为摘取。”

她不禁微笑伸手，轻拍两只雪猿的肩头，指着灵猿小白说道：“三十来丈的峭立冰壁，大概还难不倒我的小白，你们不必帮忙，只要莫加捣乱，便成功了。”

话完，转对灵猿小白问道：“小白，你自己估量估量，上得去么？”灵猿小白抬眼一看那朵朱红雪莲，傲然点头，仲孙飞琼又复笑道：“你既然能够上去，且把金甲脱下，免得太滑。”灵猿小白目射精光，一声长啸，凌空飞起七八丈高，那件用三十片“护穴龙鳞”所织的金甲，依然穿在身上未肯脱下。仲孙飞琼见爱猿如此倔强好胜，不禁微笑摇头，只见小白所化的那点金白相间的飞星，在冰壁上四五个起落，便已到了朱红雪莲附近。两只雪猿见灵猿小白飞登冰壁的身法，果比自己灵妙多多，不由瞪着四只大眼，神情益发惊服。灵猿小白先伸手轻轻摘下那朵朱红雪莲，然后再往莲根一探，忽又发出一声欢啸。仲孙飞琼因“冰魄神妃”茅玉清已对自己处处推情，见状忙即高声叫道：“小白，我们只要朱红雪莲，不许多拿人家的东西。”但话音方出，小白业已利爪连施，划开冰层，自莲根之下，又复取出一只粗如人臂的雪白冰藕。仲孙飞琼眉头方蹙，灵猿小白便已带着雪藕朱莲，凌空飞降，直向自己怀中扑到。事已作出，责怪无用，只得伸手接抱，但一声小白尚未叫出口来，口中竟被小白塞进一段冰藕。仲孙飞琼不忍过拂爱猿心意，勉强微一咀嚼，居然齿颊生芬，化成一股清香玉液，咽下喉头，全身立即暖意洋

洋，不再感觉四外寒威可惧。这时她才悟出“冰魄神妃”茅玉清所说“倘能取得朱红雪莲，则一切自然无虑”之话，便是指这莲下冰藕足以御寒，大概只要把藕吃完，对于冻髓寒潮即无所惧。遂接过那只冰藕，分成五份，除了自吃一份以外，分给灵猿小白、异兽大黄及两只雪猿，每兽一份。小白大黄自不客气，那两只雪猿却在仲孙飞琼一再催促之下，才敢把冰藕吃掉。

仲孙飞琼等它们吃完冰藕，便将那朵朱红雪莲，交与异兽大黄说道：“我和小白要遵守诺言，在天寒谷中熬过三日。你赶紧把这朵朱红雪莲送到云南洱海东岸的一座荒废禅寺之中，交与‘商山隐叟’赛韩康，解救我好朋友夏天翔的性命。”

大黄听得连连点头，仲孙飞琼又轻抚它那一身金黄长毛，面色一整，沉声说道：“大黄，你恶根未净，凶性犹存，在我身边，自然不敢伤人，但这趟独行送药，千里长途，却颇为令人悬心。须知我平时虽极喜爱你们，万一犯了规戒，尤其是妄造杀孽，却必定重责不贷！”

貌相那等威猛的异兽大黄，听了仲孙飞琼这番言语，及见她不怒而威的神色之后，竟全身微颤，悚然垂头，倒退三步，恭谨一拜，方捧着朱红雪莲，向天寒谷外飞驰而去。

第十二章 棺中奇遇

“商山隐叟”赛韩康等，自与仲孙飞琼分手以后，便即到那洱海东岸的荒废禅寺之中，静候仲孙飞琼求来朱红雪莲，为夏天翔疗伤续命。

这座荒废的禅寺，殿宇虽已颓圯破败，但占地颇广，群侠选了第三进大殿，作为暂时居停之所。

赛韩康因自夏天翔脉息之中，察出他伤势极重，生恐等不及仲孙飞琼求取朱红雪莲归来，遂又给他服了两粒内有千年芝液的特炼灵丹，并由赛韩康、尉迟巧、柴无垢三人轮流为他隔体传功，补益元气。

这进大殿所供的佛像早已残坏，但东屋所停的两具未厝棺柩，木料油漆均极为考究，显系富贵人家所有，可能突遭不幸，绝了嗣续，才任凭弃置此间，无人埋葬。

前五日均颇平静无事，但到了第六日夜间，“三手鲁班”尉迟巧出外置备饮食物归来，却面色颇为沉重地向赛韩康、柴无垢说道：“我方才在十余里外，看见那位冒牌龙飞剑客、‘辣手纯阳’司徒敬向乡人查问我们的踪迹，或许少时便寻来，是否应该早作准备？”

“凌波玉女”柴无垢一听“辣手纯阳”四字，心头便腾怒火，柳眉双挑，银牙一咬，恨恨说道：“司徒敬倘若独自寻来，倒是我快意恩仇、使他血溅五步、遭受天报的绝好机会。”

赛韩康向柴无垢摇头说道：“司徒敬凶刁无比，他明知不但你不好斗，便我与老化子亦非易与，怎会一人独来？”

柴无垢仇火难平，轩眉说道：“如今不是在他步虚道观的重围之中，此地地势又好，他们纵来上几人，也未尝不可放手一战！”

尉迟巧点头笑道：“柴姑娘所说不差，但夏天翔重伤在身，却太以碍手，祁连派中荡妇‘桃花娘子’靳留香与司徒敬恋奸情热，极可能随他同来，互相动手之间，只消靳留香一朵九幽磷火或是司徒敬一把紫焰神砂，夏天翔岂非必将惨遭劫数？”

柴无垢闻言，眼珠一转说道：“我们找个安全所在，把夏天翔藏起来，岂不便可与这干神人共愤的恶贼放手一斗。”

赛韩康苦笑说道：“在这等荒败的殿宇之中，哪里去寻安全所在？”

尉迟巧忽有所得地接口笑道：“我也委实气愤点苍群凶不过，颇想以暗对明，使他们遭遭报应，便连藏放夏天翔之处也已想出，但似乎对于这位老弟有些委屈。”

赛韩康眉峰微聚，发话问道：“你是不是想把夏天翔藏在东屋的棺木之中？”

尉迟巧点头笑道：“夏老弟先后连服你三粒含有千年芝液的特炼灵丹，仅仅内伤未能痊愈，应该不怕什么棺中尸气。”

赛韩康说道：“尸气倒是开棺即散，也不足怕，但令夏老弟与枯骨同卧，终似不妥……”

话方至此，远远夜空之中，忽然升起了八朵九幽磷火。

尉迟巧憬然说道：“祁连派人物果来，而且照这八朵九幽磷火看来，此人身份竟远高出‘桃花娘子’靳留香之上。”

赛韩康审情度势，知道一场恶战绝难避免，只得同意尉迟巧

之计，向他叫道：“老化子，你赶紧去到东屋，轻轻撬开一口棺木，先

行散去尸气，并以指力在棺底凿穿几个小洞，只要敌踪一现，我们便把夏天翔藏在棺中，然后各自觅地隐伏待敌。”

尉迟巧如言行事，他外号“三手鲁班”，对于撬开棺盖之举，自极出色当行，不着丝毫痕迹。

但棺盖一开，尉迟巧不觉微愕，原来棺中是具长袍马褂、穿着极为整齐的男尸，并毫未腐烂，颜色如生，以致无甚恶浊尸气。

尉迟巧因时机迫切，不及细察，刚刚微凝指力，在棺底凿透了几个小孔，赛韩康便即抱着夏天翔，与柴无垢匆匆赶来，皱眉说道：“方才寺前不远又升起七朵九幽磷火，定是‘桃花娘子’靳留香与‘辣手纯阳’司徒敬赶来，我们应该尽快把夏天翔藏好，你将棺底气孔凿通了么？”

尉迟巧微一点头，遂把神志昏迷、尚不十分清醒的夏天翔装进棺内，轻轻掩上棺盖。

尚幸这两俱棺木质料既极名贵，体积亦巨，以致其中躺了一具死尸及一个活人，仍似略有宽裕。

赛韩康在帮助尉迟巧盖棺之时，忽然用鼻连嗅，并诧然说道：“这种气味，怎的像是罕世难逢的……”

话犹未了，突然一声长啸划空而至，听出来人已到寺门，并还是个真气罡力极强的绝世好手。

赛韩康脸色一变，向柴无垢、尉迟巧低声说道：“这是何人？功力似乎还在‘辣手纯阳’司徒敬之上。我们各自隐身，非到万不得已之时，总宜尽量忍耐，不要出手。”

话完彼此略打招呼，尉迟巧身形微闪，藏入殿外草丛深处，赛韩康纵上殿顶伏在暗中，柴无垢则飘起数丈，隐身殿内的粗巨横梁之上。

这时三条人影电疾星驰地纵上荒芜禅寺寺门，左面一人正是“辣手纯阳”司徒敬，但因所扮假龙飞剑客的机密泄破，业已恢复了一身道装，右面粉红衣裙的美艳少妇，果是“桃花娘子”靳留香，当中则是一位年龄甚大的白发婆婆，目光如电，顾盼生成，显然功力身份均在司徒敬、靳留香之上。

赛韩康伏身高处，瞥眼偷窥，认出来人竟是在祁连山雪峰冰洞闭关数十年、不问世事的“白头罗刹”鲍三姑。

鲍三姑功力绝高，并还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师姊，突然在此现身，赛韩康自颇心惊，暗想柴无垢、尉迟巧等倘若负气妄动，决非这位老婆婆之敌，却将怎生处置？

鲍三姑卓立寺门顶端，冷然说道：“司徒老弟搜前殿，靳六妹搜二殿，我搜第三进殿，既然得报这群东西藏在寺中，哪怕他们飞上天去！”

司徒敬、靳留香闻言领命，各自飘身，“白头罗刹”鲍三姑却施展绝世轻功，冲天纵起五丈来高，宛如一只极大夜枭，向第三进大殿凌空飞到。

赛韩康伏身殿顶，本来最易被人发觉，但一来天气阴黑，星月无光，二来一般人心理，泰半专门注意暗处，对明处往往忽略，故而鲍三姑一双锐目射出的炯炯神光，只在殿檐暗影之下扫来扫去，对那毫无掩蔽的高高殿顶，却连看都未看一眼。

伏在草丛中的“三手鲁班”尉迟巧，因禅寺荒废已久，草长过人，对方除了把这好大一片草丛整个搜索，否则决难发现自己，而自己却可把外间一切动静，看得清清楚楚。

鲍三姑身影刚刚到第三进殿前院中，尉迟巧便也大吃一惊，暗想怪不得

适才所闻怪啸气劲慑人，原来竟是这位闭关多年、最近方现身随同她师弟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去往黄山天都峰顶观光盛会的著名女魔“白头罗刹”。

他与伏在殿顶的赛韩康同样心思，担忧柴无垢对“辣手纯阳”司徒敬的恨心太深，又复藏在殿内，看不出来人竟是号称祁连派中最难惹的“白头罗刹”，万一忿然动手，必落下风，局面却怎样收拾？

尉迟巧念犹未了，“白头罗刹”鲍三姑忽然提气叫道：“司徒老弟与靳六妹快来，他们果然藏在这第三进大殿之中。”

赛韩康闻言，闪目微瞥殿前阶石，知道这座禅寺失修时久，到处蛛网尘积，而这第三进大殿，却因自己等人借住数目，进出之间，践踏地上积尘，自然难免留下痕迹，故被目光如电、江湖经验极为老到的鲍三姑看出破绽。

伏在殿内梁上暗影中的柴无垢，因听得来人既对“辣手纯阳”司徒敬及“桃花娘子”靳留香老气横秋地称弟妹，又是位老婆婆的口音，遂在略加思索判断之下，也想到黄山天都会上曾经见过的“白头罗刹”鲍三姑身上。

柴无垢自知倘若来的只是司徒敬、靳留香等一双狗男女，则自己与赛韩康、尉迟巧三人，足可对其下手收拾，一雪积恨。但如今加了这位功力绝世的“白头罗刹”，敌我形势立即改观，自己务宜尽量忍耐，不要危及重伤未愈、藏身棺木之中的夏天翔的性命。

这位“凌波玉女”刚把利害想通，却听得东室之中发出一种极其低微的怪异声息。

声一入耳，柴无垢不禁大惊，暗想东室之中空洞洞的只在长凳之上放着两具棺木，这怪声何来？难道是夏天翔自行醒转，恢复知觉，受不住棺中气闷所发？

尚幸这种怪声一响即息，而殿外的司徒敬、靳留香又恰好听得呼声双双赶到，才未使鲍三姑有所发觉。

靳留香目注这座静寂、黑沉沉的大殿，向鲍三姑荡笑问道：“大师姊，你已进殿搜查出什么痕迹了么？”

鲍三姑摇头冷笑说道：“何必进殿搜查，你看，整座禅寺年久失修，到处都是蛛网积尘，而这座大殿门前却特别干净，岂非显然有人住在其中，进进出出？”

靳留香闻言，目注殿中，挑战意味极浓地微笑叫道：“柴无垢，所有陷害你心上人‘龙飞剑客’司徒畏的手段，都是我所设计，你怎的不想报仇？赶快出殿与我靳留香放手一搏！”

柴无垢生平侠肠傲骨，嫉恶最甚，何况对于这位出了名的桃花荡妇，更复衔恨如山，本欲不顾一切艰危，挺身应战，但为了夏天翔重伤脏腑，命若游丝，再禁不起丝毫惊动伤害，遂只得目眦欲裂、咬碎银牙地强自忍耐。

殿顶的赛韩康与草内的尉迟巧，听完“桃花娘子”靳留香那几句极为刻薄骄狂的挑战之语以后，一齐认为“凌波玉女”柴无垢必会挺身而出，遂均凝神备战，准备一拼。

谁知事情大出意料，靳留香语音收后，大殿之中毫无反响，依然一片静寂。

赛韩康、尉迟巧见柴无垢平素那等刚强，如今竟能忍辱负重，不由均自暗地点头，宽心略放。

谁知合该有事，柴无垢虽然强忍仇火，默不作声，但东室之中却又传出

一阵“格吱吱”的怪响，分明是夏天翔业已醒转，在棺内气闷难受，手抓棺木。

这阵异声，不但鲍三姑、司徒敬、靳留香等全都听清，一齐愕然凝目，连赛韩康、尉迟巧也均弄得莫明其妙起来，不知声由何出？

司徒敬首先冷笑说道：“你们往昔也颇徒负虚名，何必在殿中暗地弄鬼，难道就不敢出面一会？”

靳留香阴阴一笑，接口说道：“这些沽名钓誉、自称侠义之辈，一旦危机临头，还不是照样与俗人无异，一般贪生怕死？他们怯于我大师姊的威名，绝对不敢出来，我们也不必贸然入内，致遭暗算，莫如效法那老花子‘三手鲁班’在武陵山步虚下院所为，用我几朵九幽磷火，给他来个火化金身，还怕不把这些侠男侠女，一齐烧出大殿？”

靳留香这个主意颇为毒辣，听得赛韩康、尉迟巧以及伏身殿内横梁之上的柴无垢，均自眉头紧蹙。

但靳留香语音才落，鲍三姑却发出一阵狞声厉笑，笑完缓缓说道：“何必放火烧殿？他们不敢出来，我却敢进内搜索，凭对方那点微末能为，任凭有甚埋伏，也伤不了我这百炼金刚之体！”司徒敬以一种惊喜的神色问道：“金刚不坏之体？难道鲍大姊十三年冰洞闭关，竟把‘雪冻僵尸’的极高功力，练到炉火纯青了么？”

鲍三姑傲然笑道：“炉火纯青谈何容易？这种‘雪冻僵尸’神功，我仅练到十一成，司徒老弟应该知道……”

司徒敬惊服无已地点头接口说道：“知道，知道，十一成‘雪冻僵尸’神功，虽尚未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已宛如百炼金刚，成了不死之身。慢说寻常兵刃暗器，便连斩金洞石的宝刀宝剑亦复无惧。”

话完随即翻手肩头，拔出那柄武林神物青芒剑，一式“斜劈苍松”，便照准鲍三姑，猛剁而落。

鲍三姑微微一笑，果然全不畏怯地横臂迎剑，只听“夺”的一声，如中败革，青芒剑那等吹毛折铁的锐利锋刃及“辣手纯阳”司徒敬的沉雄内力，居然两两无功，除了在衣袖上留下一道剑痕以外，毫未伤及这位“白头罗刹”的半丝皮肉。

司徒敬惘然叹服，靳留香眉飞色舞，鲍三姑也颇洋洋得意，但赛韩康、尉迟巧却看得暗自惊心，柴无垢亦听得忧烦不已。

这时，东室异声不再续作，回复了一片沉寂，而“白头罗刹”鲍三姑却已大模大样，目无余子地向殿中缓步走入。

一进殿门，因其中过份黑暗，鲍三姑遂回身向“桃花娘子”要了一只千里火折。

本来在这鲍三姑回身取火之际，正是“凌波玉女”柴无垢向对方下手进袭的最好良机，但鲍三姑先声夺人，柴无垢暗忖她已练成“雪冻僵尸”神功，连宝刀宝剑均所不惧，自己的“般禅掌力”更无把握奏效，还是忍到最后关头再说。

鲍三姑接过火折，似乎不愿持在手中，目光微注横梁，脱手飞起，正好打中柴无垢身下，夺然深钉入木。

这样一来，横梁之下虽然光亮，横梁之上却越发暗黑，令人更难发现柴无垢的身影。

寺庙的横梁多半均系楠木所制，质地极坚，鲍三姑把火折打得入木颇深

之举，不免又使柴无垢暗暗惊心，知道自己火候还差，决非这位“白头罗刹”之敌。

鲍三姑借着火折的光亮，把正殿及东西两间小屋细察一遍，不由愕然说道：“殿中既无人踪，想系对方知机早避，但方才所闻异声，又自何处发出？”

眼珠一转，忽然明白过来，狞笑说道：“东室那两口棺木太以可疑，莫非人藏棺中，待我开棺看一看。”一面自语，一面便向东室举步，这种动作，却把隐身暗中的赛韩康等三位男女奇侠，急得心头狂跳不已。

尤其是藏在横梁之上的柴无垢，更是芳心焦灼不已，暗想夏天翔是被“三手鲁班”尉迟巧装在右边棺内，鲍三姑倘若先开左棺，则见了棺中尸体，可能不再起疑，退出大殿，危机即解。但万一她先开右棺，自己只有不顾一切，凝足“般禅掌力”，飞袭鲍三姑的头顶百会及后背脊心等两处死穴。

主意虽定，因自己藏身之处，看不见东室动静，而蛇行移动，又必有声息发出，泄漏踪迹。柴无垢万般无奈，索性银牙一咬，大着胆儿，站起身形，在梁上向东蹑足潜踪地走了几步。

移动了七八尺距离以后，柴无垢已可瞥见东室动静，但触目之下，又复惊心，赶紧把所练的罗浮绝学“般禅掌力”凝贯左右双掌。

原来正殿火折的光亮并不能直接照进东室，在壁间反映的微弱闪光之下，鲍三姑仿佛化成一条狰狞魔影，而这条魔影，却正对着权作夏天翔卧榻之用的右边那口棺木移动。

柴无垢的芳心随着鲍三姑的步履狂跳，一步，一步，又复一步，终于这条白发魔影，不但停留在右边棺前，并缓缓举起双手，搭向棺盖。

这时柴无垢紧张得无法再事忍耐，百脉僂张地觑准对方，作势欲扑。

就在彼此均将发难的千钧一发之际，那种“格吱吱”手抓棺木的异响，又复响起。

柴无垢初闻之下几乎晕倒！但瞬即冷森森地一个寒噤起处，全身毛发悚然，因为她分清这种手抓棺木的异声，不是起自右棺，而是由左边那口棺木之中发出。

鲍三姑双手微举，尚未抓上右边棺盖，突闻异响发自左棺，遂立即回身，右掌虚扬，照准左边棺木隔空轻轻一按。

这位白发婆婆武功既高，心思尤细，虽然练就较金钟罩、铁布衫、十三太保横练等高明多多的“雪冻僵尸”的绝学，仍恐对方在棺内有甚意想不到的厉害埋伏，故而先行隔空发出一记“透骨阴风掌”，这种掌力歹毒无伦，不伤表皮，专伤内脏，棺内无论何物，均将应掌立碎，不再足虑。

她这种举措原极毒辣稳当，谁知天下事往往出人意料，妙趣无穷，鲍三姑发出这记“透骨阴风掌”以后，那种“格吱吱”的异响，竟自更加猛烈起来，仿佛有人裂棺欲出。

这样一来，鲍三姑不禁怒满心头，暗想棺中所藏究是何人？竟能禁受得起“透骨阴风掌力”，而对自己有意戏弄。

又惊又怒之下，双掌当胸齐推，再度发出“透骨阴风掌”，并把双掌功力加到十成以上。

风起五步，透骨生寒，鲍三姑心忖棺中便是一具石人，也将块块皆裂，化为碎粉。

但随着鲍三姑把“透骨阴风掌力”加强，棺中异响也自越来越烈。

站在梁上作势待扑的柴无垢看得好不惊奇，知道今夜在这荒废禅寺之

中，必有出人意料的好戏可看。

殿外草中的尉迟巧及殿顶伏身的赛韩康，自也听得异声，知道出了岔事。但却猜不出为何始终不见柴无垢有所动作，故仍极力忍耐。

“辣手纯阳”司徒敬、“桃花娘子”靳留香则一个带好鹿皮手套，准备随时施展紫焰神砂，一个取了两朵九幽磷火注目凝神，防范有任何人自殿内逃出，立加阻截。

至于那位鲍三姑，因系一代凶人，素性骄狂凶暴已极，此时被棺中异响激怒得冷笑连连，满头白发呼然齐飘，十指箕张，凝足“大力金刚抓”神功抓住棺盖，猛往上揭。

棺中异响本欲裂棺而出，但因身在棺内，手足不易施展，棺木又系上佳质料，钉得死死，暂时难以如愿。鲍三姑这一运用“大力金刚神抓”，恰好成了内外合力，只听一声摄人心魂的暴响起处，那具楠木棺盖便即应手而起，四分五裂，飞上殿顶。

棺盖一飞，棺中令人毛发悚然的阴风散处，缓缓站起一人，身穿一件金色盘龙长衫，也是一位白发飘萧的凶狞老妇。

柴无垢借着火折映光，辨清棺中人形貌，身上不由又打了机伶伶的一个寒颤，心中暗自怵懾，这位白发老妇，莫非便是传说已死十年的黑道凶人“白头夜叉”龙老婆婆？

这“白头夜叉”龙老婆婆与乃夫“活僵尸”常挺，在十年前名满江湖，威震黑道，但据闻早已身亡，谁知竟在此间出现？而且，左面棺中既是龙老婆婆，则右面棺中定是常挺。“三手鲁班”尉迟巧想出这桩主意，冒冒失失地把夏天翔装入如此有名凶人的棺内，后果哪里还堪想像？

鲍三姑昔年未在祁连山雪峰冰洞闭关以前，便曾与“白头夜叉”龙老婆婆略有过节，并深知她那一对“五鬼毒爪”厉害无比，如今蓦然相遇，两度施展“透骨阴风掌力”，又未伤得对方分毫，心中怎得不惊？身形微闪，退后三步，注目凝神，扬声喝道：“龙老婆子，想不到深宵废寺，突遇故人，我们且好好比划几招，倒看是我这‘白头罗刹’胜得了你这‘白头夜叉’？还是你这‘白头夜叉’胜得了我这‘白头罗刹’？”

这时殿外的赛韩康、尉迟巧、司徒敬、靳留香四人，一齐惊心侧耳，梁上的柴无垢则在吃惊之中又觉好笑，暗想“白头罗刹”遇上“白头夜叉”，岂不成了一句祝贺年老夫妻之语：“白头好合？”

鲍三姑发话喝问以后，那位龙老婆婆却片语不答，直立棺中，一对凶睛也无甚光华，呆滞若死。

鲍三姑见对方这等形状，心底生寒，眉头双蹙，疑云满腹地再度喝道：“龙老婆子，你到底是生？是死？是人？是鬼？……”

话音未落，阴风骤卷，那位龙老婆婆突自棺中一跃而出，双臂平伸，向鲍三姑猛然扑到。

鲍三姑因如今对这“白头夜叉”究竟是人，还是成了僵尸之类已起怀疑，怎肯硬接？身形一飘，右闪七尺。

果然那位龙老婆婆来势虽凶，却无变化，鲍三姑人一闪开，她那一双钢钩似的利爪，便即抓向殿壁之上。

鲍三姑恍然顿悟，脱口叫道：“这是僵尸……”

但僵尸的威势，果极慑人，殿壁竟被推得轰然颓倒，那位身死多年、尸体未朽、如今才感受生人气息、变成僵尸的龙老婆婆，便从这灰尘砖瓦乱落

如雨之中，冲出殿外。

“白头罗刹”鲍三姑生恐司徒敬、靳留香不知究里，吃了暗亏，赶紧随后追出，并扬掌照准这位龙老婆婆后背，又复发出一记刚猛阴毒无比的“透骨阴风掌”。

这一记“透骨阴风掌”，几乎已竭鲍三姑的全力，但仍未能伤得了已成僵尸之体的龙老婆婆，只把她所着的那件盘龙金衫击得丝丝缕缕，四散飞扬，变作半裸形态。

如今最感为难的，却是柴无垢，暗想左面棺中的“白头夜叉”龙老婆婆已成僵尸，则右面棺中的“活僵尸”常挺，岂不更为可虑？应该赶紧把夏天翔抱出，否则万一发生惨剧，简直不堪想像。

她心中极度担忧，遂飘身纵落，但见经过这场大闹，右边棺木之中仍无丝毫动静，不由暗想自己若把夏天翔抱出棺来，反而无法确保他的安全，不如略微冒险，仍听凭他睡在棺中，倒定能瞒过敌人，逃此一劫。

两种意念，此起彼伏，颇难决定，柴无垢伸手微扣右边棺盖，然后倾耳静听，见毫无声息及其他异状，遂决意听凭夏天翔留在棺中，自己悄悄走到颓墙之侧，窥探殿外动静。

这时，殿外情景如火如荼，好看煞人，“白头罗刹”鲍三姑、“辣手纯阳”司徒敬、“桃花娘子”靳留香等三名当世武林中的一流高手、绝代凶人，正被那位已成僵尸之体的“白头夜叉”龙老婆婆，赶得团团乱转，危机万状。

原来司徒敬先听得鲍三姑喝了一声“这是僵尸”，然后便见一位神态凶狞的白发婆婆推倒殿壁冲出，便拟施展紫焰神砂伤敌。

但右手才扬，忽见鲍三姑随后追到，因自己的紫焰神砂一洒便是一片，深恐误伤鲍三姑，遂缩手急声叫道：“香姊还不快发你的九幽磷火？”

靳留香秀眉一挑，如言出手，两朵灯焰形状的九幽磷火，“噗噗”连声，一朵打中龙老婆婆前胸，一朵打中右臂，顿时她便遍身狂冒绿荧荧的奇毒火焰。

赛韩康在殿顶看得不禁失笑，暗想司徒敬、靳留香毕竟见识稍差，这样一来，反而要使他们自己大伤脑筋。因为龙老婆婆是具僵尸，并非生人，哪里还怕火烧，还怕中毒？

尉迟巧生恐他们这场人尸恶斗波及自己，遂暗由草丛之中移到墙根隐伏，暗想鲍三姑所练的惊人功力，名叫“雪冻僵尸”，而这龙老婆婆如今却成了火炼僵尸，正好白头对白头，僵尸斗僵尸，委实巧到极处，又复妙到极处。

果然龙老婆婆周身一冒九幽磷火，形状更为可怖，凶威也更为增强，高举两只钢钩似的尖锐手爪，追扑得鲍三姑、司徒敬、靳留香等一筹莫展，连连闪避，已萌退走之意。

就在这等险恶紧张的局势之下，西北双方全有异兆，西方传来一声洪烈厉啸，北方升起七朵九幽磷火。刹那过后，双方来人，同自赶到这荒废的禅寺，均是越墙飞纵而入，并因来势太疾，又恰好凌空相对，几乎撞在一起。

北方来人身材长瘦、八字眉、斗鸡眼、驴脸厚唇，穿着一件月白麻布长衫，鬓边并挂有两串纸钱，活似丧门吊客模样。

西边来的则是一只全身金毛披拂的威猛异兽。

丧门吊客模样之人，正是“白头罗刹”鲍三姑的五师弟“辣手丧门”焦乾。

全身金毛披拂的威猛异兽，则是仲孙飞琼所豢、派它自大雪山玄冰原天寒谷飞送朱红雪莲来此、为夏天翔续命疗伤的通灵神兽大黄，但双爪之间所捧的那朵朱红雪莲却已不见。

靳留香一面闪避龙老婆婆所化带火僵尸的凶威，一面瞥眼看出这只金色异兽威猛非常，遂高声叫道：“焦五哥小心，这只畜牲看来不大好斗！”

话犹未了，焦乾狂笑一声，右掌微挥，已用“铁琵琶手”神功弹在异兽大黄的胸前金毛之上。

大黄生具异禀，不但力大无穷，并除了脐眼一处要言之外，周身坚逾精钢，刀剑难入，故而对于焦乾这一记“铁琵琶手”连理都不理，反而趁着对方出手攻敌，门户洞开，身形又复凌空，难以变化之际，钢爪疾伸，抓向焦乾左肋。

焦乾也是当今一流好手，武功极强，但吃亏就在自视太高，生平狂傲，以为一只猿形畜牲，还不是随手即可打发，才会落入这等险境。

大黄钢爪递到，焦乾仍不太为意，左手默凝神功，一式“金丝缠腕”，向外使开，哪知自己所练的内劲，竟敌不过大黄的天生神力，一下未能挡开来势，硬被抓中左肋。

大黄受得了焦乾一记“铁琵琶手”，焦乾却受不了大黄钢爪一抓，四五根肋骨应爪立断，鲜血狂流，人也疼痛得晕死过去。

这时“商山隐叟”赛韩康、“三手鲁班”尉迟巧、“凌波玉女”柴无垢等，见大黄一到，以为仲孙飞琼已来，不由精神大振，一齐长笑现身，纷纷闪出。

一具“白头夜叉”龙老婆婆所化的带火僵尸，已使鲍三姑、司徒敬、靳留香等无法应付，何况“辣手丧门”焦乾初来便遭异兽毒手，对头又复纷纷现身，自然深知情势不妙。鲍三姑遂当机立断，厉声叫道：“司徒老弟与靳六妹速退，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我们有的是与这干鼠辈算帐之日。”

一面发话，一面三个凶人同时退身，等到话音收处，只剩三点黑影，在庙墙之上晃不见。

龙老婆婆所化的带火僵尸，虽极凶猛，但终转折欠灵，追扑鲍三姑等不及，掉转身来，竟向异兽大黄恶狠狠地扑去。

大黄何曾见过这等全身冒火的狰狞怪物？不由也颇惊心，匆忙之下，举起业已晕死的焦乾，便向龙老婆婆所化的带火僵尸凌空抛去。

龙老婆婆双臂一张，正好抱任焦乾，獠牙猛启，便向焦乾咽喉之间啃了几口。

说也奇怪，那等凶猛的一具带火僵尸，如今吸了几口人血以后，竟渐渐僵立不动。

片刻过后，轰然一声，大团绿色火光喷处，焦乾身边所带的祁连派独门恶毒暗器九幽磷火，竟被僵尸身上的火光扫数引发。

这时那只异兽大黄，却跪在“商山隐叟”赛韩康面前，全身发抖，两只大眼眶中并有一滴滴的晶莹泪珠直往下落。

赛韩康见状大惊问道：“大黄，你为何如此悲伤？难道你主人仲孙姑娘与灵猿小白在大雪山玄冰原出了什么差错不成？”

异兽大黄把头乱摇，口中不住呜咽，两只前爪并连连比划。

柴无垢女孩儿家终较细心，看了它那阵比划，恍然悟出大黄的用意，微笑说道：“它好像是说仲孙姑娘与灵猿小白尚在大雪山玄冰原未返，命它先

把朱红雪莲送来应用。”

柴无垢语音方落，异兽大黄便即点头不已。

赛韩康见状自然欣慰，但目光微注之下，不禁又复诧然问道：“大黄，你既是来送朱红雪莲，却怎的不见这罕世灵药？”

大黄闻言，全身金毛齐猬，目光电射，仿佛怒极发威，神态猛烈已极。

但刹那以后，又恢复了恹恹恐惧的神色，双爪微作比划，低头垂泪。

柴无垢如今已能触类旁通，体会出大黄的意思，不由柳眉深锁，长叹一声说道：“大黄是说途中有人设计把那朱红雪莲夺去，这样一来，夏天翔岂非返魂无术？他为了与我援手，远来点苍，倘若真个无救，柴无垢也只好以一死相报。”

尉迟巧想不到出了这等变化，亦自深感事态严重，目光觑定赛韩康，看他这位当代神医怎样发话？

谁知赛韩康脸上却毫无忧色，反而抚着异兽大黄的颈上金毛，“哈哈”笑道：“大黄不要害怕，柴姑娘也不必担心，我不但略知医术，并且还稍通麻衣相法，夏天翔福泽深厚，决非早夭之人，虽然失去足以使他返魂续命的朱红雪莲，也许他却另有一段棺中奇遇！”

“棺中奇遇”四字，听得尉迟巧、柴无垢好不惊奇。正待向赛韩康追问之际，那只异兽大黄却又指着地上那具被龙老婆婆所化的僵尸紧抱不放，并己为九幽磷火烧成一堆白骨的焦乾的遗尸，颤栗不已。

赛韩康微笑问道：“大黄，你是不是因为杀死此人，怕你主人加以责罚？”

异兽大黄垂手肃立，翻着一双怪眼，满含乞怜神色地看着赛韩康，连连点头。

赛韩康轻拍大黄的肩头笑道：“只要你不倚仗天赋神威，乱开杀戒，偶然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杀死‘辣手丧门’焦乾这样的恶人，并无大罪。等你主人仲孙姑娘来时，由我替你说情，求她免究便了。”

大黄闻言，喜得连蹦几蹦，尉迟巧却向赛韩康急急问道：“老怪物，你不要只顾与这金毛猴子讲话，却把老化和柴姑娘放在一旁发急，赶快对我们解释解释，什么叫做‘棺中奇遇’？”

赛韩康看他一眼，“呵呵”笑道：“老化子不要性急，我先问你一句，你在撬开右边那具棺木之际，是否棺中毫无恶臭尸气？”

尉迟巧点头说道：“棺中尸体根本未曾腐坏，自然毫无恶臭尸气，但夏天翔老弟长睡棺内总不太好，我们还不进殿，把他抬出来么？”

赛韩康一面携同异兽大黄缓步进殿，一面摇头笑道：“老化子，你除了喝酒睡觉，及弄那根毫无作用的七宝李公拐吓唬吓唬‘紫焰天尊’雷化以外，还懂什么？我如今根据各种资料，判断夏天翔确有一场不平凡的棺中奇遇，让他睡得越久越好，反正纵令‘白头罗刹’鲍三姑等心中不服，回转头苍步虚道观求援，今夜也不及再来，我们急着把夏老弟抬出棺来则甚？”

尉迟巧被赛韩康说得双眼连翻，干笑几声说道：“老怪物，我且由你说嘴，只要你赶快解释什么叫做‘棺中奇遇’？”

赛韩康见柴无垢也是满面渴欲得知的神色，遂进殿选了一个干净所在坐下，含笑说道：“要解释什么叫做‘棺中奇遇’，必须从十年前的一桩武林掌故说起。”尉迟巧怪眼一翻，目光觑定赛韩康叫道：“老怪物莫要多吊胃口，你能不能长话短说？”

赛韩康点头笑道：“老化子既要我长话短说，就得在一旁帮腔，你知不

知道‘活僵尸’常挺与‘白头夜叉’龙老婆婆这一对夫妻当年是如何绝命？”

尉迟巧接口答道：“当年常挺因生平行事手下太黑，致撻众怒，被三十六名绿林恶寇拦路埋伏，打成重伤，虽然拼命突围，但已奄奄一息。龙老婆婆得悉之下，赶紧带着丈夫去往西南某地，费尽千辛万苦，寻来一朵功能起死回生的五色松菌，喂给常挺服食……”赛韩康听到此处，点头笑道：“老花子博闻强记，讲得一些不差，常挺服食五色松菌以后，又便怎样？”尉迟巧继续说道：“谁知常挺服食五色松菌以后，非仅毫未见效，反倒立即气绝身亡。龙老婆婆悲痛万分之下，置备了两口极好的棺木，盛殓丈夫，然后出外半年，带回设伏狙击常挺的三十六颗人头，举行血祭，并自行跃入空棺，命人钉好棺盖，闭气殉夫而死。但绝想不到他们这两口棺木竟未入土，厝在此处。”

赛韩康听完，点头微叹说道：“可叹龙老婆婆只闻药效，不知药性，以致把她鲜龙活跳的丈夫，生葬在楠木棺内。”

尉迟巧怪眼一翻，不解问道：“老怪物此话怎讲？”

赛韩康笑道：“这种五色松菌，不仅确能起死回生，并可增益真元内力，但服药以后必将晕死三日，然后才会回苏。龙老婆婆不知此故，竟将她丈夫活钉棺中，以致真个气闷死去，绝了回苏之望。”

柴无垢听得恍然大悟说道：“这‘活僵尸’常挺曾服罕世灵药五色松菌，怪不得尸体未腐。但‘白头夜叉’龙老婆婆怎么也能皮囊不朽？”

赛韩康笑道：“这位老婆婆以三十六颗人头血祭丈夫，然后钉棺自尽，胸中必然戾气不消，大概就是这股戾气，保持她皮囊不朽。岂料连日来寺中突来多人，气机牵引，才使她变成僵尸，与‘白头罗刹’唱了一台白头好合的精彩好戏。”

柴无垢点头笑道：“暴死之人，戾气未消，往往为厉。倘年老缠绵病榻日久，精气神消耗殆尽，即无此应。这大概就是常挺不变僵尸，龙老婆婆反而变作僵尸之故。”

尉迟巧笑道：“柴姑娘此说固然有理，但阴阳相吸，气机牵引，恐怕也是主要原因？我们三男一女，寄居此殿，成僵尸的才是龙老婆婆，倘若换了三女一男，也许常挺那口棺中又会生变了。”

赛韩康听得笑道：“老花子与柴姑娘之言，均颇有理……”

话犹未了，尉迟巧业已怪笑说道：“有理也好，无理也好，老怪物不要设法乱兜圈子，你直到如今，尚未告诉我们何谓‘棺中奇遇’？”

赛韩康目光微注夏天翔与“活僵尸”常挺共卧其内的那口棺木，然后向尉迟巧、柴无垢笑道：“那朵五色松菌的灵效药力尚未发挥，常挺即被生生闷死，加上棺木质料极佳，灵气难泄，日久天长以后，便会在正对常挺尸口的棺盖之上，寄生出一朵形状较小、灵效略逊的五色菌儿。”

柴无垢听得心花怒放，含笑问道：“赛大侠所谓‘棺中奇遇’，是否认为夏天翔已把这朵寄生棺盖的五色菌儿吃掉？”

赛韩康点头答道：“夏天翔只是神志昏迷，知觉并未尽失，经过这样一场大闹，仍无丝毫动静，必然业已服食五色小菌，进入对他益处极大的沉沉酣睡之境。”

尉迟巧冷笑一声说道：“赛老怪物，倘若真个如你之言，自然极好。但万一所料成虚，棺盖之上，并无什么五色小菌，而夏老弟又复气绝身亡，则你这块当代神医的招牌，可将砸到家了。”

柴无垢听了尉迟巧这番话后，脸上喜色又复逐渐消失。

赛韩康含笑骂道：“老化子莫来扫兴，你可记得我在帮你盖棺之际，曾经用鼻连嗅，并作自语？”

尉迟巧想起赛韩康当时确曾用鼻连嗅，并说过这种气味，怎的像是罕世难得的……之语，但语音未竟，对头即来。遂点头答道：“老怪物说得不错，我记得你当时确有这等动作。”

赛韩康笑道：“我号称神医，自能辨识药味，当时便嗅出棺中似有罕世奇药，加上与昔年往事细一推究判断，哪里会有丝毫错误？因棺中灵气较重，夏天翔反正最少也要酣睡两日，故而不必抬他出来。这位老弟，事先服我三粒中含千年芝液的灵丹，再加五色小菌的灵效，但等一觉醒转，非仅脏腑重伤痊愈，连他师门绝学‘乾天气功’也必大有进益，远胜畴昔的了！”

话音至此略顿，目光一注尉迟巧，微笑又道：“至于老化子适才所虑，却请尽管放心，赛韩康愿以当代神医之誉及项上人头，保证夏老弟安然无恙。”

经过赛韩康这样一加解释，尉迟巧与柴无垢自然均放宽心。但惊定思惊，想起适才所经，不禁相对苦笑摇头，暗拭冷汗。

柴无垢一面轻抚那蹲在自己与赛韩康之间的异兽大黄的一身金色长毛，一面蹙眉说道：“想不到‘白头罗刹’鲍三姑十余年冰洞闭关，竟然练成‘雪冻僵尸’神功，岂不如虎添翼，越发难制？今夜幸亏有那‘白头夜叉’龙老婆婆所化的僵尸帮忙，才弄得他们无法应付，恨恨而退。否则我们纵有侥幸，隐身不出，这只仲孙姑娘所豢、极为可爱的异兽大黄却必定难逃对方毒手，不是惨遭九幽磷火或紫焰神砂焚身，便是丧命在歹毒无伦的‘天荆毒刺’之下。”

赛韩康讶然问道：“今夜来敌，只有祁连派中的‘白头罗刹’鲍三姑、‘桃花娘子’靳留香、点苍派中的‘辣手纯阳’司徒敬，以及已死的‘辣手丧门’焦乾四人，他们怎会持有昆仑特产的‘天荆毒刺’？”

柴无垢答道：“这桩秘密，是由‘蔷薇使者’告诉我，而我却一直无机可转告各位。据说有只金鹏异鸟，无意中携带了昆仑绝顶所产的天荆奇树种，飞到河南伏牛山，遭逢地震，葬身乱石之中，故而慢慢在伏牛山鹏尸古洞之中，又复生长了一株小小的天荆奇树。祁连派寻得此洞，遂将天荆树连根取走，利用毒刺为害，嫁祸昆仑，企图引起武林纷争，彼此互消实力，而使祁连、点苍两派坐大。”

尉迟巧问道：“我听夏天翔老弟说道，点苍派掌门人铁冠道长也曾在终南死谷之中，与柴姑娘的师姊罗浮派掌门人冰心神尼同中‘天荆毒刺’。”

柴无垢银牙一咬，愤然答道：“这才是他们狠毒刁狡之处，点苍派掌门人亦中‘天荆毒刺’，并由罗浮派掌门人作证，岂不便可置身事外？从而鼓动风波，挑起武林剧斗。其实点苍、祁连两派，早就狼狈为奸，互相勾结。”

说到这里，柴无垢忽然哦了一声，好似想起甚事，微微叹息说道：“但昆仑派内亦有不肖之徒，‘武当三子’及我师姊冰心神尼等所中‘天荆毒刺’，便是昆仑门下盗赠，后来因知非子防范极严，不易多得，才设法搜寻鹏尸古洞，获得了另外一株天荆奇树。”

赛韩康静听至此，发话问道：“柴姑娘既经‘蔷薇使者’告知此项重大阴谋，为何不在黄山天都会上当着举世群雄予以揭破？”

柴无垢苦笑说道：“要想揭破如此重大的奸谋，非有相当证据不可，否

则祁连、点苍两派岂肯相承？天都峰顶立将发生一场血雨腥风的轩然大乱！”

尉迟巧眉头微蹙，插口说道：“这种事情要找相当证据，委实不易……”

话犹未了，柴无垢便即笑道：“‘蔷薇使者’说是夏天翔曾入鹏尸古洞，并捡得一片天荆树叶带在身旁，嘱我等他一到天都峰顶，便索取此叶，交与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察看，当众揭穿祁连、点苍两派的阴谋诡计。”

赛韩康想起自己替灵猿小白疗治所中“天荆毒刺”之际，夏天翔曾说在赶赴黄山天都绝顶的一段途中，不断遭逢暗袭，遂恍然说道：“夏老弟在赶赴黄山天都绝顶途中，曾经连遭暗袭，莫非就是为了他身边所携的那片天荆树叶？”

柴无垢点头微笑，先把自己与掌门师妹冰心神尼及师叔“万梅老农”秦乐圃等，于天都大会前夕夜宿黄山，几乎险被祁连派恶毒暗器九幽磷火所暗算之事，讲了一遍，然后继续笑道，“我虽向我师姊告知有人身怀证据，即将赶到黄山，但却不曾说出‘夏天翔’三字，以防对方隐身左侧，听去姓名，设法对他拦劫，中途加害。”

赛韩康笑道：“柴姑娘你这一加小心，却引得祁连、点苍两派在途中多设埋伏，对所有赶赴天都绝顶之人，均怀疑身有足以败露他们奸谋的重要证据，而全部拦劫袭击。”

尉迟巧也恍然大悟地哦了一声，摇头笑道：“这种蓦然拦劫，太以令人难防。大概最倒霉的要算远路赶去准备为昆仑助阵的雪山派掌门人‘冰魄神君’申屠亥、‘冰魄神妃’茅玉清夫妇。”

三位男女奇侠互相谈笑，把昔日黄山天都会上的几桩疑问，弄得清清楚楚以后，时光也已到了第二日的黄昏时分。

赛韩康一算时间，向柴无垢、尉迟巧说道：“如今时已黄昏，但等长夜一逝，曙光微透，便可开棺审察夏天翔是否如我猜测的服食了五色小菌，获得一段颇不寻常的棺中奇遇。但这一夜之间，却须慎防‘白头罗刹’鲍三姑等，邀来点苍掌门铁冠道长，‘紫焰天尊’雷化，对我们再度袭击。”

柴无垢笑道：“今夜情势与昨夜不大相同，一来对方决不会再猜疑夏天翔藏在棺中，二来我们也多了一名绝好帮手。”

赛韩康闻言，目光一注异兽大黄，向它微笑问道：“大黄，你在途中遇上何人？竟会被他把朱红雪莲夺去。”

大黄双爪连比，口中“叽叽咕咕”说了半天，神色好似羞愧不已。

柴无垢向赛韩康、尉迟巧摇头笑道：“我们不像它主人能通兽语，大概非等仲孙飞琼姑娘赶到以后，才可揭开这桩哑谜。”

时光不停流转，黄昏变成黑夜，夜色逐渐加深，一更，二更，三更……

赛韩康、尉迟巧、柴无垢的心情，随着遥远村落传来的更鼓之声，渐渐紧张，均自猜测这对夏天翔毕生祸福关系极重的一夜光阴，是否可以安然度过？

殿内由紧张构成了一片死寂，殿外则由死寂构成了一片紧张。

任何的一阵风吹，几株树响，都使得赛韩康等提心吊胆地倾耳凝神，如临大敌。

远村梆鼓，已打四更。

忽然异兽大黄周身的皮毛起了一阵剧烈颤抖，好似遇见什么厉害对头，神情显得畏怯已极。

柴无垢首先发现，不由向赛韩康及尉迟巧失惊叫道：“赛大侠及尉迟大

侠，你们请看，大黄为何全身乱抖，神情如此畏惧？”

赛韩康与尉迟巧注目之下，知道情形不对，尉迟巧首先叫道：“大黄力大身轻，极为威猛，昨夜‘辣手丧门’焦乾那等身手，尚被它一爪抓晕，如今却突然现出这种怯惧的神情，显然不是有甚不祥预兆，便是来了绝世强敌，我们应该立即备战。”

赛韩康、柴无垢均深以尉迟巧之言为是，一齐静气凝神，准备应付任何突变。

荒废的禅寺周围，依然是一片死寂，但大黄身上皮毛的颤抖程度，却越来越觉厉害，显然惊怖已极。

赛韩康、尉迟巧、柴无垢等，正自猜不透其中缘故，互相瞠目惊疑之际，忽然齐自凝神倾耳，听得从西北方极远极远之处，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息。

这阵蹄声太快，快得宛如电掣云飞，遂使“凌波玉女”柴无垢恍然顿悟，脱口叫道：“原来是仲孙飞琼姑娘已由大雪山玄冰原赶回，别人的马哪有如此快法？”

尉迟巧眉头微蹙，接口说道：“柴姑娘不要忘记，祁连派掌门人戚大招的坐骑千里菊花青，也是一匹罕世难得的龙驹宝马。”

赛韩康含笑说道：“老伙子不要乱讲，来人若是‘九首飞鹏’戚大招，大黄早就蓄势待敌，怎会如此害怕呢？”

说到此处，转面向那颤栗不已的异兽大黄笑道：“大黄不要害怕，等你主人到来，由我们为你求情，请她对你途中失去朱红雪莲之事，不加责怪就是。”

大黄闻言，颤栗稍止，一双大眼环视三人，眼中露出乞怜的神色。

柴无垢看它这副神情，不禁好生怜爱，遂把大黄轻轻拉到身边，一面抚弄它的金色长毛，一面向赛韩康及尉迟巧摇头叹道：“我们在被江湖人物视作当世武林中的一流好手，旦夕苦研内家绝学，哪知所得仍微，若与这只异兽大黄相比，仅仅耳目之力，便差得极远，它在我们毫无所闻之际，便听出仲孙姑娘到来……”

话犹未了，那里电掣云飘，急骤的蹄声已到荒废的禅寺之外，并听得青风骥发出一声“希聿聿”的长嘶，仿佛越墙飞进。

赛韩康真气微凝，高声叫道：“来人可是仲孙姑娘？老朽赛韩康等均在第三进大殿内。”

语音方落，眼前黄白相间的人影一晃，那只身穿“护穴龙鳞”所织黄金宝甲的灵猿小白，业已当殿而立，向殿中三人一兽，连连欢啸。

赛韩康等见果是仲孙飞琼到来，遂一齐起身，迎出殿外。

这时那秀逸绝伦、容光绝世的仲孙飞琼，业已手牵青风骥走进第三进院宇。

首先引人注目的，自然便是“白头夜叉”龙老婆婆紧紧抱住“辣手丧门”焦乾，被九幽磷火烧光皮肉衣服所剩下的两具赫然白骨。

仲孙飞琼情知有异，赶紧自怀中摸出两粒灵丹，塞进经过长途飞驰的爱马青风骥口中，然后飘身入殿，对赛韩康急急问道：“赛大侠，我派大黄尽速飞送朱红雪莲，它是否来得及？夏天翔如今安在？”

尉迟巧见仲孙飞琼对夏天翔如此关怀，不禁暗暗点头，伸手指向左边那口棺木说道：“夏天翔如今便在这口棺木之中！”

仲孙飞琼哪里猜得出尉迟巧语内蕴有种种妙趣，听得夏天翔人在棺中，

以为已遭不测，不由双耳“轰”的一声，娇躯微震，转身直向大黄看去。

那只异兽大黄，如今正伏在仲孙飞琼足下，周身颤栗不已。

仲孙飞琼见大黄这副神情，越发感觉事态严重，柳眉双锁，沉声叱道：“大黄，是你迟到？还是把朱红雪莲中途遗失？才害得我好朋友夏天翔遭遇不测。”

大黄见主人大发雷霆，不禁吓得合掌连拜，赛韩康遂白了“三手鲁班”尉迟巧一眼，向仲孙飞琼笑道：“仲孙姑娘请不必责询大黄，这只怪尉迟巧老化子说话缠夹不清，未曾说明朱红雪莲虽然中途失去，但夏天翔老弟却反转祸为福。”

仲孙飞琼听得朱红雪莲果已中途失去，未免一惊，但听得夏天翔居然转祸为福，又未免一喜。在这种惊喜交集、莫明其妙的心情之下，只得暂时不向异兽大黄追究失落朱红雪莲的原因，而先行静听赛韩康叙述昨夜那段惊险奇妙的经过。

直等听清全部经过，仲孙飞琼方面寒如水地向异兽大黄沉声说道：“大黄，真想不到你仅仅离开我身边一日有余，便闯下两桩大祸。第一件中途遗失朱红雪莲之事，倘若明晨开棺，夏天翔真有奇遇，倒可加以宽饶。但第二桩妄开杀戒一举，却必须重加责罚。”

大黄垂手低头，全身乱抖，吓得连眼都不敢略抬一抬，“凌波玉女”柴无垢心中不忍，遂代它缓颜，向仲孙飞琼微笑说道：“仲孙姑娘，以‘白头罗刹’鲍三姑练就‘雪冻僵尸’的那高功力，尚且丝毫奈何那‘白头夜叉’龙老婆婆所化的僵尸不得，若非大黄赶到，我们恐怕全将遭遇惨祸，何况又是‘辣手丧门’焦乾先向它下毒手，对于这等凶人，杀之无亏，故而你不但不可责罚，还应给它一番奖励才对。”

仲孙飞琼听得“凌波玉女”柴无垢这等说法，面色略霁，微笑答道：“柴女侠有所不知，大黄随我时日稍浅，恶根未净，凶性犹在，倘若不对它严厉管教，难免造出无数恶孽。昨夜之事，既然错不在它，并经三位讲情，姑准暂时记帐免责，下次再犯，便立即命小白将它斩断脚筋，逐出门下！”

话音至此微顿，目光凝注大黄喝道：“大黄起来，不要装出这副鬼相，博人怜悯，你那朵朱红雪莲是被何人夺去？”

大黄战战兢兢站起身来，以一副羞窘难堪的尴尬神情，举爪连连比划，并“叽哩咕噜”叫了一阵。

柴无垢等正觉大黄这副神情极为可笑之际，仲孙飞琼忽然叱退大黄，向三人摇头笑道：“大黄说是中途有人拦路，向它暂借那朵朱红雪莲，声称极需这种罕世灵药救人，将来必然设法奉还，并有相当酬报。”

柴无垢失笑说道：“这人倒也颇为有趣，难道大黄听了此语以后，便把朱红雪莲借给他么？”

仲孙飞琼笑道：“大黄自然不肯，但对方竟施展绝世功力，硬自大黄爪中把朱红雪莲夺去。”

尉迟巧听得吃了一惊说道：“大黄天生异禀，神力无穷，身法更复轻灵迅疾绝伦，那人竟能从它爪中夺去朱红雪莲，武功必然高得不可思议！”

这时灵猿小白向异兽大黄“叽哩叽哩”说了一阵兽语，好似有些责怪不屑之意，大黄则低声连啸，神情在愧悔之中，微显不服。

柴无垢看得有趣，向仲孙飞琼问道：“仲孙姑娘，它们说些什么？”

仲孙飞琼笑道：“小白在怪大黄无用，大黄却说那人跑得既比它快，力

气又比它大，就算换了小白，那朵朱红雪莲也非被夺去不可。”

赛韩康接口笑道：“朱红雪莲被称为罕世圣药之故，就是因有祛毒疗伤的灵效，足以救人。只要老朽所料不错，夏天翔老弟因祸得福，安然无恙，则以此灵药改救他人，也算功德，仲孙姑娘大可不必为了此事耿耿不释，有所气恼。”

仲孙飞琼笑道：“假若夏天翔无恙，我对此事确实不甚挂怀，但大黄却愤愤不平，业已约好小白，他日万一再遇此人之时，要联手与他斗上一斗。”

群侠一番谈笑之下，漫漫黑夜已逝，东方隐隐现出一片鱼青曙色。

赛韩康略一计算时间，向柴无垢、尉迟巧、仲孙飞琼等人笑道：“如今天光已曙，可以开棺察看夏天翔老弟是否如我所料，重伤已痊，转祸为福的了。”

说完站起身形，便往夏天翔所卧的右边那口棺木缓步走去。

赛韩康若猜测得不错，自然无妨，但万一所料成虚，朱红雪莲又已被人夺走，则夏天翔必将返魂无术，或是早在棺中气绝，变作一具尸体。

因为这一卦算得准确与否，关系如此重大，故而不但柴无垢、尉迟巧、仲孙飞琼等心头“怦怦”乱跳，屏息凝神地注目静观，连当众夸下海口的赛韩康也颇觉紧张。他走到棺前，先行停步，深深吸了一口长气，微定心神，然后徐伸双手，搭上棺盖，就在赛韩康即将揭开棺盖之际，仲孙飞琼忽然低声叫道：“赛大侠请慢点开棺。”

赛韩康停手回头问道：“仲孙姑娘有何话说？”

仲孙飞琼说道：“赛大侠开棺以后，倘若夏天翔真个无恙，则请暂缓将他救醒。”

尉迟巧、柴无垢等一齐听得不解，赛韩康也愕然问道：“仲孙姑娘，你此话何意？”

仲孙飞琼笑道：“因为我不想见他，只要他真个无恙，我便在他恢复知觉之前，先行离去。”

柴无垢因知道仲孙飞琼可能就是夏天翔为她远赴岷山蔷薇坟前祈求蔷薇愿力的意中人，闻言不禁柳眉微蹙，讶然问道，“仲孙姑娘，我知道你和夏天翔曾在大别山、黄山两地互相结识，难道你远上点苍之故，不是为了与他相会？”

仲孙飞琼的玉颊之上自然而然地飞起两朵红云，向柴无垢点头说道：“不瞒柴女侠说，我此来确是找他，不然也不会为他远上大雪山玄冰原，求取疗伤圣药。”

赛韩康笑道：“仲孙姑娘既和夏天翔老弟互相投契，又何必与之吝见一面，等他无恙醒来，还应拜谢你为他远赴大雪山求药之德呢！”

仲孙飞琼娇靥又是一红，含笑摇头答道：“我就是突然发现与他颇为投契，才不愿相见，因为我爹爹生平……”

赛韩康忽然想起“天外情魔”仲孙圣向来只许门下以情撩人，不许真正坠人情网，遂向仲孙飞琼哦了一声，笑道：“老朽已知姑娘此举用意，但与夏老弟见上一面似无大碍，最好等他醒来再走。”

仲孙飞琼银牙微咬，仍自摇头，但柴无垢等冷眼旁观之下，看出她在羞窘情怀之中，依旧显露出对夏天翔关切的神色。

赛韩康见仲孙飞琼执意不肯与夏天翔相见，心头一转，也不再劝，侧脸对尉迟巧叫道：“老化子将火把多点一根，举得高一些，我要开棺察看夏老

弟在这特别卧榻之中的长长一觉，是否睡得香甜安稳？”

尉迟巧伸手捡了一块被“白头夜叉”龙老婆婆所化的僵尸推倒的窗榻，用火点燃，照得这东室之中，颇为明亮。

赛韩康则微凝真力，把那沉重的棺盖，一揭而起。

火光照耀之下，看得分明，夏天翔双睛微阖，脸色红润异常，竟躺在棺底那具身着长袍马褂的“活僵尸”常挺的尸身之上，睡得香甜已极。

柴无垢见状心头一块巨石方告落地，因颇想留住仲孙飞琼，遂向赛韩康微施眼色，暗示他快使夏天翔醒转，恢复知觉。

赛韩康会意点头，刚刚伸手替夏天翔拍开穴道，室中黑、黄、白三条人影闪处，仲孙飞琼业已带着灵猿小白、异兽大黄，飞落院中青风骥背上，蹄声“的答”，驰向寺外，并曼声吟道：“当聚则聚，当散则散，不落言诠，不坠情障……”

柴无垢听得摇头笑道：“这位仲孙姑娘强作矫情，她如此不敢着相，岂非业已深坠情障？”

这时夏天翔方自一种天君泰然、通体舒畅的情况之下朦胧醒来，首先入耳的，便是那逐渐远去的马蹄之声，因听得异常熟悉，遂霍然睁目，脱口问道：“这蹄声好熟，是谁的马儿？是祁连派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的千里菊花青？还是仲孙飞琼的青风骥？”尉迟巧微笑叫道：“夏老弟，你且慢询问那是谁的马儿，你先看看你睡的是什么所在？”

夏天翔此时朦胧睡意已消，也觉出所卧之处有异寻常，遂赶紧一跃而起，这才发现自己不仅睡在一口棺木之中，身下并另外还有一具死尸，作为垫背。

这种奇异已极的情况，不由弄得他目瞪口呆，莫名其妙。

赛韩康拉起夏天翔的左手，三指一搭寸关尺，为他细诊脉象，片刻过后，双眉一展，“哈哈”笑道：“夏老弟，恭喜你因祸得福，不但脏腑间所受‘铁袖神功’的严重内伤业已全消，可能连你师门绝学‘乾天气功’，也在不知不觉之中增强了三成功力。”夏天翔越听越觉糊涂，但就在此时，棺中那具“活僵尸”常挺的尸体，突又直挺挺地霍然坐起。夏天翔从未见过这种怪异，不禁有点毛骨悚然，赶紧一伸双掌，微凝“乾天气功”，又把常挺的尸体，推得平卧棺内。常挺的尸体虽被推倒，但等夏天翔“乾天气功”一收，却又立即坐了起来。赛韩康起初颇觉惊异，但微一思索，便自恍然，遂等夏天翔再度凝聚“乾天气功”，推倒常挺尸体之际，向站在棺边的柴无垢叫道：“柴姑娘，你且退后数尺。”柴无垢如言飘身，赛韩康又向夏天翔笑道：“夏老弟，你收去‘乾天气功’一试，大概这位昔年威震武林的黑道魔头，不会再度坐起了。”夏天翔半信半疑地一收内力，果见“活僵尸”常挺的尸体不再坐起，遂急得蹙眉叫道：“赛老前辈，你们弄的究竟是什么玄虚？再不快些说出，我要闷得受不了。”赛韩康含笑招呼夏天翔同把棺盖盖好钉死，然后向尉迟巧笑；道：“老化子快用一粒‘有情火’，烧去这口棺木，免得异日万一再生尸变，遗害附近百姓。”尉迟巧闻言，一面弹出一粒朱红火星，击向棺木，化成一蓬猛烈火焰，引起燃烧，一面怪笑说道：“老怪物毕竟外行，‘有情火’只可用来捣乱，像烧棺焚尸的这种任务，必须施用无情火。”赛韩康“哈哈”笑道：“有情也好，无情也好，我们不必再守在此处观看火炼僵尸，赶快换个所在，向夏老弟说明他受伤昏卧七日之间的一切经过。”群侠闻言遂一齐退出东屋，由赛韩康向夏天翔详细说明这七日之间一切惊魂荡魄的经过。夏天翔听得仲孙飞琼为了救活自己，竟不惮数千里，老远的赶赴

大雪山玄冰原求取朱红雪莲，心中不由一阵感激，一阵温馨，但听到仲孙飞琼不愿再见自己，策骑径去之际，又不禁一阵凄迷，一阵怅惘。

赛韩康说完以后，柴无垢向夏天翔问道：“你在棺中是不是吃了一朵五色小菌？”

夏天翔摇头笑道：“我当时沉沉昏睡，神智不清，只记得仿佛有物触及口鼻，遂糊里糊涂地吃下腹内，却不知是否柴姑姑所说的五色小菌。”

柴无垢如今方深信赛韩康所猜完全正确，遂向他含笑问道：“赛大侠，适才‘活僵尸’常挺又几乎变作僵尸，倘若它在夏天翔尚自昏卧棺内之时，便生此变，后果岂非不堪想像？”

赛韩康笑道：“柴姑娘有所不知，虽然‘活僵尸’常挺曾服足以回生的罕世灵药，被人活钉棺内。‘白头夜叉’龙老婆婆又是殉夫自尽，戾气未消，双双保持尸体不朽。但要想变成僵尸，仍必须生人气机吸引，否则不克为功。我们居此多日，因男多女少，阳气较盛，遂使龙老婆婆得到感应，与‘白头罗刹’鲍三姑等恶斗一场。适才你恰好站在棺边，纯阴气息吸引之下，又使常挺的尸体霍然坐起。至于夏老弟酣睡棺中之际，则因阴阳相斥，常挺的尸体根本不会作怪。”

尉迟巧听得拊掌大笑说道：“老怪物，照你这样说法，夏老弟回生之事，我老化子应占头功。”

赛韩康白他一眼，失笑说道：“老化子倒会自我陶醉，你的功在何处？”

尉迟巧“呵呵”大笑说道：“我的功劳，便在选对了棺材。倘若我把夏天翔老弟藏入左面棺内，则他不但吃不到那朵足以使他伤势痊愈、功力增加的五色小菌，并难免要尝尝‘白头夜叉’龙老婆婆僵尸鬼爪的滋味。”

夏天翔惊定思惊，不禁听出一身冷汗，急忙起身向尉迟巧长揖称谢。

尉迟巧摇手笑道：“老化子生平最爱诙谐，夏老弟怎的认真起来，倒是听说你身边带有一片弄得举世武林纷纷大乱、几乎酿成血雨腥风极大灾变的天荆树叶，为何始终未曾提起？赶快取将出来，让我们瞻仰瞻仰。”

夏天翔愕然答道：“我身边哪里会有什么天荆树叶？”

赛韩康看出夏天翔身怀足以揭破祁连、点苍两派恶毒阴谋的重要证据而不自知，遂含笑问道：“夏老弟，你在伏牛山中是否曾经寻得一座鹏尸古洞？”

夏天翔越发惊奇透顶地目注赛韩康，惑然问道“赛老前辈，当时你还在商山天心坪炼药，怎会知道我在伏牛山中找到一座鹏尸古洞？”

柴无垢接口代替赛韩康答道：“‘蔷薇使者’说是你在鹏尸古洞之中拾得了一片天荆树叶。”

夏天翔听柴无垢提及“蔷薇使者”，这才恍然顿悟说道：“怪不得祁连群凶在他们的掌门人‘九首飞鹏’戚大招的率领之下，突于伏牛山中集结，并极端诡秘地要搜寻鹏尸古洞。原来他们自鹏尸古洞中挖走的那株珍贵植物，便是生长‘天荆毒刺’的天荆奇树。”

话完以后，便由身畔取出得自鹏尸古洞的那片色呈淡红、形作三歧的奇异树叶，递与柴无垢观看。

柴无垢一面观看树叶，一面把“蔷薇使者”探悉祁连、点苍两派狼狈为奸等情，向夏天翔仔细叙述。

夏天翔听得剑眉连轩，冷笑说道：“原来连终南死谷之中点苍、罗浮两位掌门人同中‘天荆毒刺’的那场事变，均属铁冠道长故意做作，含有极大阴谋，我真后悔当日未能准时赶上黄山天都绝 311

顶，当着举世群雄揭破奸谋，倒看祁连、点苍两派那些狠毒无耻的恶贼怎样交代，置身何地！”

尉迟巧笑道：“夏老弟何必后悔？第一次天都大会未能揭破阴谋，第二次天都大会总该水落石出。不过这片色呈淡红、形作三歧的奇异树叶，是否确属天荆树叶，仅凭‘蔷薇使者’的臆断，尚难定论。似乎应该送上昆仑山，交与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验上一验。”

夏天翔闻言，豪情勃发地含笑说道：“尉迟老前辈说得不错，我目前反正无事，便索性畅游西域，走趟昆仑。”

柴无垢接口说道：“要去干脆大家都去。”

夏天翔最爱热闹，见柴无垢这等说法，自然高兴异常，但转念一想以后，却蹙眉摇头说道：“不行，不行，我们四人不能同去，仍应分作两路。”

柴无垢诧异问故，夏天翔遂将“天涯酒侠”慕无忧与“峨眉四秀”结怨之事，对赛韩康、尉迟巧、柴无垢等叙述一遍，并蹙眉说道：“我既与慕无忧老前辈约定于五月二十日在峨眉舍身岩下相会，陪他同往坤灵道院，又与‘峨眉四秀’中的霍秀芸约定在峨眉金顶单独一会，自应到时履约守信。但如今既欲远上昆仑，漫漫长途之中，难保别无其他意料不到的事故发生，以致峨眉之约未必能践，故应分人前往，代我向慕老前辈及霍秀芸解释一声，就说夏天翔尽量准时赶到，唯因身负有关整个武林祸福的重责，万一略有耽延，却请他们宽恕担待。”

柴无垢听夏天翔如此说法，遂应声说道：“‘龙飞剑客’司徒畏究竟是生是死？如今何在？尚待找寻。夏老弟既然峨眉有约，我便代你一行，顺便也好在川滇黔桂之间，探听探听司徒畏的下落，也许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冒打冒撞地获得些蛛丝蚂迹，也未可知？”

夏天翔目注赛韩康、尉迟巧笑道：“两位老前辈呢？哪位老前辈与我同行，哪位老前辈与我柴姑姑一路？”

赛韩康笑道：“我陪柴姑娘同行，老化子与夏老弟一路，这样或许比较适宜，因为你们一老一少可以一搭一档起来，尽量调皮捣蛋。”

尉迟巧失笑骂道：“老怪物太以滑头，分明自己偷懒不愿跑路，反编造理由，乱嚼舌头则甚？”

赛韩康微微含笑，自怀中取了四粒特炼灵丹，分交夏天翔、尉迟巧每人两粒，说道：“你们这一老一少合起手来，沿途必然祸事层出，百变滋生，万一有甚灾厄凶险，这种灵丹颇有妙用。”

尉迟巧闻言，两只怪眼方自一翻，赛韩康又复笑道：“老化子不要瞪眼，就算你们平安无事，一路康庄，也可把这灵丹用来扶危济困。”

尉迟巧听赛韩康这样说法，才伸手接过灵丹，向夏天翔说道：“夏老弟，我们既然打算远上昆仑，不如立刻就走，因为这段路程确实不算近呢！”

赛韩康点头说道：“你们先走也好，我和柴姑娘时间充裕，较有余暇，还想就便一览金马碧鸡及五百里滇池等风物之胜。”

语音至此微顿，忽又目注夏天翔问道：“夏老弟，我们是等到黄山天都再见，还是……”

夏天翔接口说道：“赛老前辈与柴姑姑请在峨眉金顶略候，我和尉迟老前辈纵或五月廿日不及赶来，但六月初旬以前，必到峨眉金顶。”

诸事安排既毕，四位男女老幼奇侠，遂含笑分袂，“商山隐叟”赛韩康与“凌波玉女”柴无垢飘然东游，“三手鲁班”尉迟巧及夏天翔则双双北上。

尉迟巧因路途太远，又无甚时间限制，自然不必急赶，遂一面缓步前行，一面向夏天翔笑道：“夏老弟，我们这趟远赴昆仑，怎样走法？”

夏天翔摇头含笑答道：“尉迟老前辈请作主张，何必问我？这段路程我从来未曾走过。”

尉迟巧微一沉吟说道：“若论最近之路，自然是由此斜穿康藏，直赴昆仑，但取路川边，经青海，或索性再绕甘肃入疆，也无不可。”

夏天翔想了一想说道：“为了早日使昆仑派掌门人知非子查验我身边这片天荆树叶，揭破凶谋起见，我们似乎去时应走近路，等昆仑事了，则无妨绕路甘川，这样既能多见识一些西陲风物，倘若兴致好时，并可顺便走趟祁连，斗斗那群凶神恶煞。”尉迟巧认为夏天翔这种主张颇有见地，遂依计而行，两人斜穿康藏，直赴昆仑而去。

（请续看第二部）

